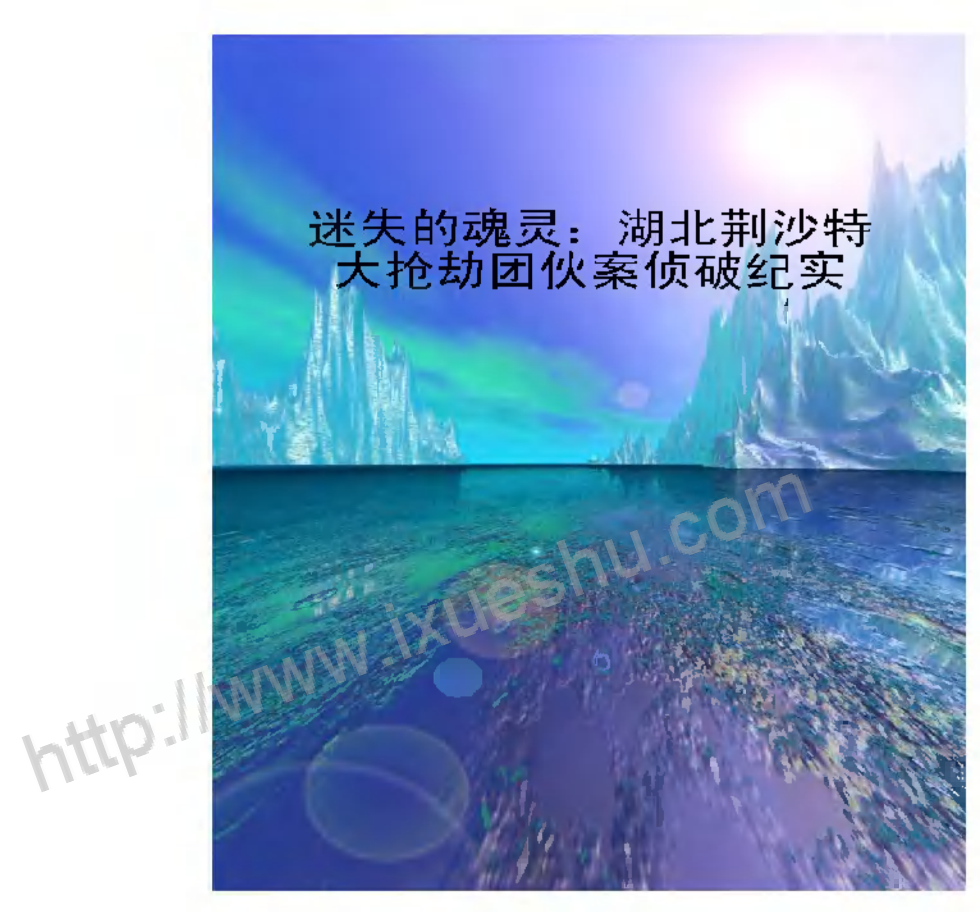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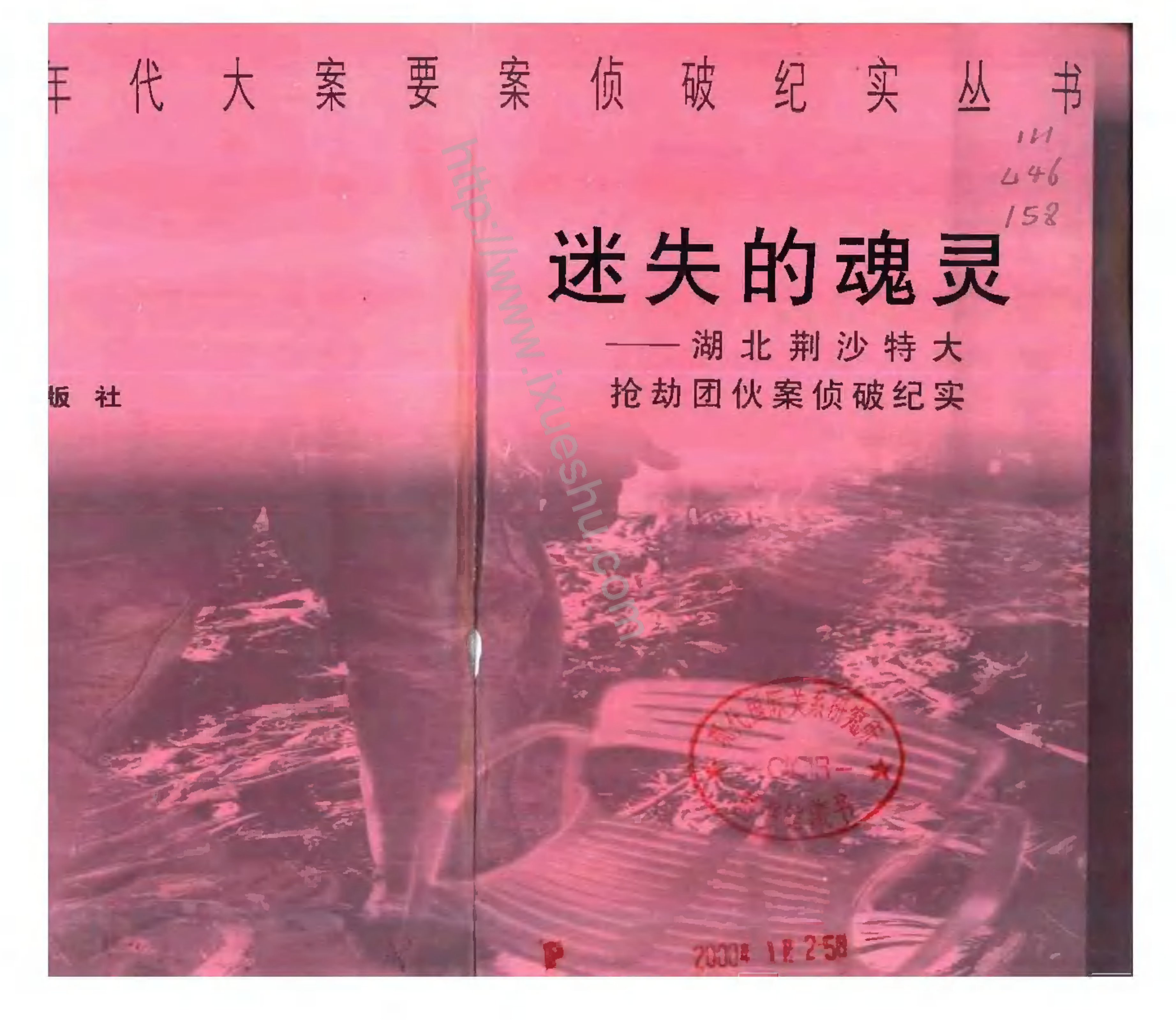

迷失的魂灵：湖北荆沙特
大抢劫团伙案侦破纪实



迷失的魂灵

——湖北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侦破纪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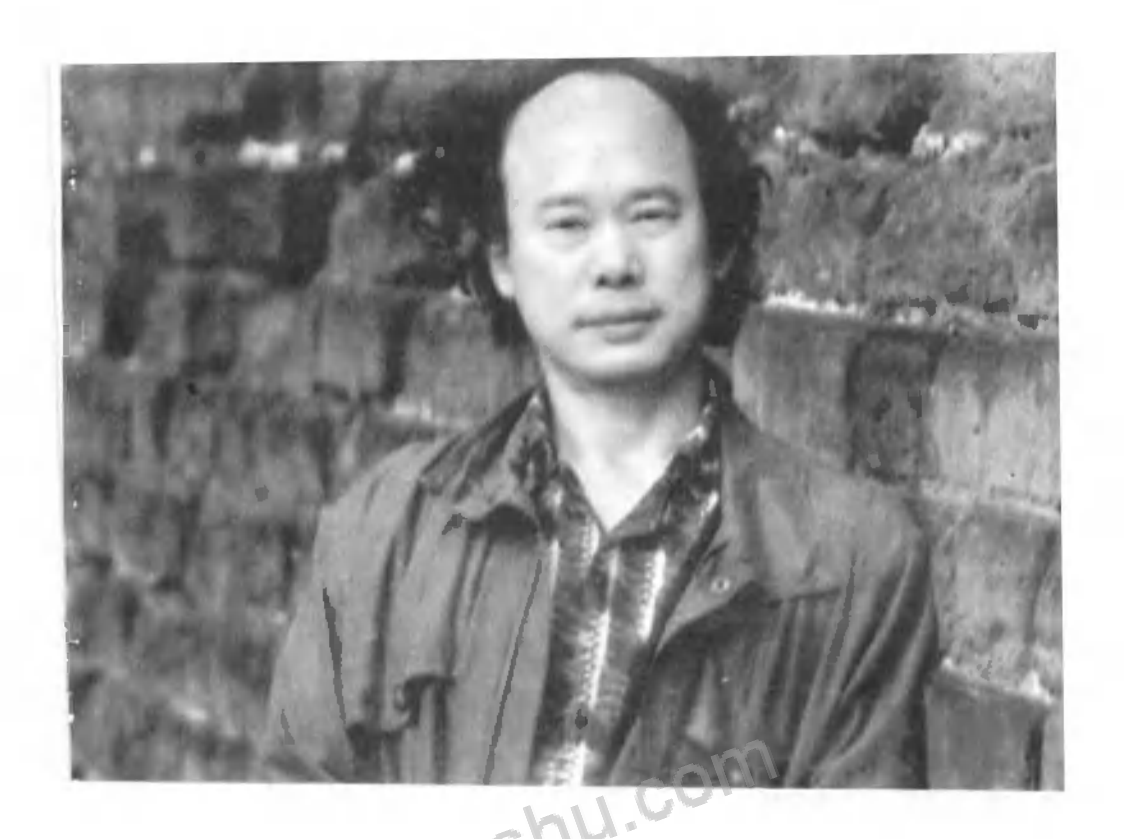
迷失的魂灵：湖北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侦破纪实/刘益善著．北京：群众出版社，1997
（九十年代大案侦破纪实丛书）
ISBN 7-5014-1652-4

Ⅰ．迷… Ⅱ．刘… Ⅲ．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Ⅳ．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3525 号

迷失的魂灵 一九十年代大案要案侦破纪实丛书

著　　者 刘益善
责任编辑 张　蓉　王志祯
封面设计 章　雪
技术设计 祁燕君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电话：67633344 转
社　　址 北京方庄芳星园二区 15 号楼　邮编：100078
印　　刷 京安印刷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21 千
印　　张 9.25
插　　页 3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014-1652-4.I・651
印　　数 30001—45000 册
定　　价 15.00 元



刘益善，1950年12月生。湖北武昌人。华中师范大学毕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已出版诗集、散文集、小说集、纪实文学《我怀念的山村》、《玛瑙石》、《母亲湖》、《窑工虎将》等10部。有数种作品获奖或译介国外。现为某杂志社社长、主编、编审。

引　子

1996年5月16日下午，我在武昌湖北新闻宾馆旁边的一堵墙上，看到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于5月15日发布的1、2、3、4号布告。布告上满是血红的√号，令人惊诧。我站下来。我读那4大张布告，并做了点统计，回家后记在当天的日记里。4张布告，枪决40名罪犯。罪犯多是七十年代出生，多是从农村走出来的，所犯罪行多是抢劫，或因抢劫而杀人。

一年前的5月13日，我从荆沙市采访完发生在荆沙的一个特大抢劫团伙案的侦破过程，返回武汉。那时，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荆沙的这个抢劫团伙人数达40余人，全是从乡村走出来的青年农民，20岁左右的年龄，专抢劫从国道上过往的车辆，先后作案达150余起。案子破了，罪犯也即将宣判，公安部门的同志告诉我，这个团伙的12名主犯要判死刑的（后来这12名主犯中8名判死刑两名判死缓两名判无期）。

1995年的短暂采访，我写了篇中篇报告文学发表了。1996年6月下旬，我第二次到荆沙市，做了深入的采访及调查，于是我写了这本书。

荆沙市是1994年10月31日经国务院批准，由原来的荆州地区和沙市市合并而设立的新市。荆州古城和明

星沙市正在联成一体。

荆沙市位于湖北省中南部、长江中游和汉水下游。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势平坦，土地肥沃，物产丰富。长江东西横贯，汉水南北纵穿；207、318国道和宜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焦枝、荆沙铁路连接全国；十五条飞机航线辐射各方；出土文物价值连城，名胜古迹名扬中外。荆沙是著名的楚文化中心，是荆楚故地，是江汉平原腹地，是全国及湖北省重要的商品粮棉基地，素称“鱼米之乡”。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丰富的资源，绚丽的风光，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热土，是中外友人向往的地方。但这里历来社会治安情况复杂，犯罪与反犯罪的斗争异常激烈，发生过形形色色的大案奇案。

我的这本书先从荆沙市市长收到的一封信开始，信是用邮政快件寄的。

沙市遭抢劫，异乡落横祸

尊敬的市长：

我是陕西省洋县倪家乡倪家村第七组的农村妇女。我丈夫在2月17日（1995年）晚8点左右，驾驶洋县综合经营部车号陕西08—01876解放牌汽车，途经你市荆沙路沙市容器厂门口停下小修时，不料有八名歹徒各执凶器（都是青年小伙，其中六名执刀，两名持枪）突然围了上来。一名歹徒用手枪顶住我丈夫头部，一名歹徒把刀架在他脖子上，并喝问谁是老板，赶快给老子把钱

都交出来。一歹徒见我丈夫行动缓慢，就用刀在他脸部猛刺一刀，还将他拿工具的右手砍了一刀。另一歹徒朝我丈夫下腹部猛踢，致使我丈夫昏倒在地。与此同时，其余歹徒打开车门，将驾驶室内还没有反应过来的货主抓到车下，刀砍，脚踢，血流不止，当时就不能动了。这还不算，他们穷凶极恶地强制他们四人全部趴在地下，其中一个趴得慢一点，左肩又挨歹徒一刀，然后逐个威逼要钱，将随车四人所带现金一万余元抢劫一空，只有年龄最小的副司机身上不多的现金未被搜去。在这次横祸中，我丈夫左脸右手各被砍一刀，头部被枪把猛击两下。副司机被砍伤左肩，两名货主一个右腿被砍一刀，另一个头部被砍两刀。作案时间大约五分钟左右，作案后几名歹徒分坐两辆红色小轿车逃窜，当时由于天下着雨，加上受害者伤势严重，未看清车牌号。

案发几分钟后，他们到容器厂门卫值班室问医院在什么地方，值班人员这才发现他们受害，忙叫来一辆三轮出租车把两个伤势严重的先送到沙市第四人民医院外科室抢救，并安排住院治疗。随后又将另两人送去做了伤口缝合包扎手术。2月18日早晨9点左右，他们找到沙市区城西派出所报了案。值班人员记录了案情经过。因无钱治疗，我爱人他们只得告别了医生，沿路乞讨。各个公路、桥梁收费站见他们可怜，均免费

放行，才得以使他们回到陕西老家。他们现正在我地区医院继续治疗。在此，我特向沿途伸出救助之手的各级组织和好心的人们表示衷心感谢，并向沙市第四医院的工会主席李××和外科××医生，深深地鞠躬，感谢你们为我丈夫和其他几名受害者给予的热心护理和关怀。

尊敬的市长，我丈夫是一个贫苦农民，一家老小全靠他养活。遭此横祸，至今他本人生活不能自理。本不敢向你们报告真情，因为：(一)是想起这伙凶恶残暴的歹徒就心惊胆战；(二)是怕这伙人公安部门抓不住，我们有朝一日再经过这里连命都保不住；因为就在我丈夫出事的第二天，在同一所医院竟又碰上了一起外地司机，同样遭到洗劫并被伤残。这说明这伙强盗是一个有组织，有预谋，手段凶残，非常狡猾，累累作案的犯罪团伙，就其手法来讲是老手惯犯。这样的一伙害群之马如不缉拿严惩，人们的生命如何保障？安全感从何而来？车辆如何顺利通行？贵省谁还敢再来！所以特请求市长同志在万忙之中无论如何挤出一点时间来过问此事，否则不仅影响贵市、贵省良好声誉，也和当前经济发展形势格格不入。

一个受害者的妻子：张志玲

1995年2月27日

荆沙市市长张道恒同志，在读完这封普通农妇的来信后，握在手中的笔有些沉重，他用有些沉重的笔在信封上批示："转市公安局张普华同志阅处。"

荆沙市公安局长张普华读了信和市长的批示，立即批转："办公室：送告荆州区分局北门派出所，查证落实。"

在此前后，荆沙市公安局荆州分局局长吴焰新也收到一封信，信是用邮政快件从湖南寄来的。

尊敬的局长同志：

您好。我们是湖南省慈利县文具厂的负责人，今日向您汇报一起在贵地区发生的一件令人震惊的持枪持刀抢劫钱财的案件，情况是这样：

我厂派购销员唐汇军于1995年2月27日雇货车去湖北鄂州市玻璃制瓶厂购墨水瓶，当天下午5点半车到荆州，但7点才能进城卸货（从慈利拖有到荆州的双飞粉）。货卸完后晚上11点上高速公路至丫角。由于车子的后桥坏了，不能行走，就在高速公路上停了一晚。2月28日上午8点多钟，车子勉强返回荆沙市荆州区东城草市镇小翻斗厂前，等待慈利派修理工去修车。到了晚上8点10分，三名大约24岁—26岁的歹徒持刀从司机台左边打开车门上了驾驶室，分别持刀抵住司机的脖子及采购员唐汇军的脖子（车上只有两人）。歹徒并打开了右边的车门，右边车下还有一名歹徒持枪（手枪）对着

司机台。他们抢走司机现金200元，BP机一只，抢走采购员唐汇军购货款7000元及其个人私款300元，还有手提包一只，内有日记本、文稿纸及2份合同。持枪歹徒临走时用枪柄将采购员头部打伤。

案发后，我厂采购员唐汇军在8点15分到东城派出所报了案。派出所同志当夜派人在现场查看，第二天派出所杨所长要办案人员给我采购员开了一个证明，并说要他先回家，待案情有进展后再电话联系。现我厂采购员唐汇军已回了厂（因无钱去购货了）。

我厂急需要用的各种墨水瓶没有购回，使我厂蒙受了重大经济损失。像这样的抢劫案件，近年来，在我们这里的一条小街（大约100米左右长）上，就发生了四起，货主都是因去贵省而在荆沙一带被抢劫，只有一起破了案（沙市过渡抢劫）。因此你们省的这个地区治安确实是个大问题。中央三令五申要确保一方平安，你们的工作没有达到要求。像这样的社会治安秩序，谁敢再来湖北沙市荆州地区做生意？谁的车子敢路过这个地方？

我们向领导反映这个情况，希望领导督促案子早破，使集体、私人财产少受损失。使你们这个地区的社会治安真正好转也是我们湖南人民的期望。盼望好音。

祝领导身体健康！

汇报人：吴国玲

湖南省慈利县文具厂（公章）

1995年3月8日

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将信反复读了，眉头越皱越紧，一双指挥破过许多大案奇案的手攥紧了拳头。

湖南的一个县的某一条不足100米的小街上，竟有四起货主在荆沙被抢劫的案子。而荆沙市由于所处的交通枢纽式的地位，每天南来北往的车辆到底有多少，车匪路霸在这里抢劫作案有多少起？公安局长心里是不好受的。

湖北省公安厅编的《要情摘要》113期登有山西省万荣县城关联运车队崔克胜等4人驾解放牌车，在荆州北门立交桥附近被三名歹徒拦截，持刀抢劫现金3000余元一案。中共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永良在上面批示道：

> “孝云（荆沙市委书记卢孝云）、道恒（荆沙市长张道恒）同志：这类恶性案件不断出现，第一请市委、政府高度重视，组织公安力量尽快破案。第二破案后要大张旗鼓处理，威慑犯罪分子。”

省委领导的批示，群众的来信，与不断发生的抢劫案件，对荆沙市公安局长和各区分局的局长，对荆沙市的广大公安干警，是一股无形的压力。

江汉平原沃野千里的厚道，荆州城的悠久岁月，明星

城沙市的美好面容，怎能容忍一伙车匪路霸不法歹徒来玷污，来抹黑！国外敌对电台曾经污蔑荆沙市是中国大陆三大匪城之一的滥言，要以事实予以粉碎。

荆沙市的公安民警们一天都没有松懈啊！他们打击的力度是强大的，他们出鞘的利剑寒光闪闪！他们日日夜夜，不分寒暑战斗，犯罪分子纷纷落马，受到严惩。

就在湖北省委副书记杨永良的批示到达荆沙市公安局的那一天，杨书记批示的那个案子正好被荆州区公安分局北门派出所破获。3名犯罪分子全部落网，都是年轻人，其中有一名只有15岁。

北门派出所的民警，是我所写的这本书中的主角。我和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经是朋友了。正是他们艰苦侦破，周折费尽，百折不挠，英勇出击，用了19天的时候，将一起在湖北省和荆沙市以至在全国都很少见的特大抢劫团伙破获了，在荆沙市公安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章。北门派出所因为破获这起案子，荣立公安部集体一等功，为荆沙市的民警们争了光。

江汉平原鲜花遍地，荆沙市的天空日丽风和，荆州古城巍然，沙市星光璀灿，南来北往经过荆沙地区的车辆畅通无阻。

荆沙，荆沙，祖国中部的美丽城市。

本书的叙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少数地方作者直接插入做些分析。


迷失的魂灵
责任编辑：张锋 王志南
封面设计：晓 章

九十年代大案要案

侦破纪实丛书

- 《犯罪升级》 胡平=著
- 《死罪难逃》 杨道金=著
- 《原　罪》 牛伯成=著
- 《走出噩梦》 张国擎=著
- 《天府之国魔与道》 张成功=著
- 《梦醒魂不归》 杨黎光 蔡志明=著
- 《迷失的魂灵》 刘益善=著
- 《冷　血》 高红十=著

第1章：
意财饭庄　2月18日案发

陕西省洋县倪家乡倪家村7组农妇张志玲给荆沙市长写的《沙市遭抢劫，异乡落横祸》信中所述其丈夫遭抢劫殴打一案，正是谢青、陈诗权、林克州、陈军、赵德来、何运海、龚庆军、鲁雪8人所干。

1995年2月17日晚，谢青等八人做完这笔业务后，把陕西省固城县许家供销社货主杨爱学、周宝民和陕西洋县的司机李军、李勇四人扔在沙市容器厂门口，分乘两辆出租车飞驰而去。两辆出租车在江津路上一前一后地跑着，"个婊子养的，干干脆脆拿出来蛮好的，何必非要老子动手，打得你头破血流的，钱还是拿出来了，这叫贱！"坐在司机旁边的大个子赵德来说。他给司机递了根烟，司机接了，附和了一句："就是么，这叫贱。"

谢青坐在前面的一辆出租车的后座，闭目养神，没理会车上弟兄们的嬉闹，他在想事。

"阿三，到哪儿？"坐在前座带路的何运海问。

"老地方，转盘那儿停！"谢青眼没睁地说。

江津路是荆沙的一条重要干道，是荆州城区和沙市城区相连的一根纽带，从这条路上318国道，上207国道，上宜黄高速公路，快捷而畅通。这是条新建的干道，路面宽展，路线直。

两辆出租车到了江津中路，前面有一街心转盘，红星路与江津路相交成十字，转盘处十字中心。转盘是个花坛型，周围用砖与水泥砌就，中间栽了浅草和花木。

"就这儿停车！"何运海说。

两辆出租车在转盘边停下来了。何运海和赵德来分别付了车费。按道上的规矩，凡是做成了业务，车费按计费器上的价翻倍。如果是大业务，那车费就是几百元的给了。

八个人从车里钻出来，站在转盘边，街灯照射在他们身上，好壮实精干的一群小伙！

还不到9点钟，转盘边的街上有一建筑豪华的地方，“活力28城”几个字组成霓虹灯在闪烁，从那城里飘出迷人的音乐声，过夜生活的人们正在里面喝酒跳舞听歌呢！

“你晓得这活力城的老板是哪个?”陈军问鲁雪。

“闹不清，你晓得是谁?”鲁雪只有19岁，是这伙人中最小的。

“这里的老板叫刘幸福，他唱《三峡情》，在中央电视台搞的民族唱法中得了奖的。”陈军说。

“三哥，我们到活力城去潇洒一盘吧!”鲁雪听陈军一吹，就找到谢青要求。

“那肯定是不行的，今天已不早了，我们明天还要起早床，再干几笔业务，李才广和陈鹏住医院快一星期了，他们要医疗费呢!”谢青说。

“走，回胜利村去!”赵德来一挥手。

八个人就离了转盘，沿江津路朝前走。渐渐的，路两边的房屋少了，他们进人了郊区。路灯把他们的身影照得忽长忽短，使他们看上去变得怪异面神秘。

突然，陈军哼了一句：“钞票，人人对你离不了!”

“钱啦，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何运海接着陈军唱出声。

“明晓得是杀人不见血的刀，你还要搞它，何必呢!”林克州说。

“这东西就像女人，要去搞，又晓得她是刀。”一直没怎么作声的陈诗权也答起腔来。

胜利村到了，江津路拐上一条土路，经过沙市区联合乡派出所，朝前走里把路，拐下土路就进了村。大家都噤了声，脚步放

得轻轻的。

胜利村中有条煤渣路，路西是一中外合资企业，叫做荆沙市澳星环保成套设备有限公司第一环保成套设备厂，厂房大门设计洋气，有点怪，像变形的几何图案。路东就是村民建的一排排坐北朝南的楼房，一般都是两至三层，一小栋一小栋的。

赵德来领路，其他人相跟着，进了第二排的一栋小楼的院子。上到二楼，林克州掏出钥匙开了门，拉亮了电灯。八个年轻小伙子站到屋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上所有的钱都掏出来。如果是你自己原来带在身上的，出去的时候给人说了一声的，这时你就拿出来放到一边。不是你自己的钱物，凡是做业务时抢来的，此时全拿出来归拢。各人掏完了，这时就有一人把大家身上再摸一遍，说明你没有夹带。谢青说："这样做不是不相信弟兄，这是立的行规。大家都是提着脑袋在玩命，互相干净些就能团结久远，免得生分。哪个弟兄有困难，可以帮助，但在干事时就应一是一，二是二，这要分清楚。"

所有跟着干的弟兄，不论是干过一次二次，还是像他们这几个经常干的人，都拥护这行规。

沙市容器厂门口干的这笔业务，汇总后，除去付出租车钱，共有 9808 元。

"这钱龚庆军你先收起来，再干几笔后再说。今晚上早点休息，明天早上 6 点准时在转盘那儿集合。"谢青吩咐大家。

房间里只有一张大床，林克州、赵德来、龚庆军三人留在这儿睡觉。

鲁雪、何运海、陈诗权、陈军四人到沙印宿舍和沙市三医院病房睡觉。李才广和陈鹏在沙市三医院住院。

谢青回他在胜利村另一家租的房子里住。

"阿三，别太累狠了，影响明天的工作哟！"何运海嬉皮笑脸地说。

"管好你自己的那个东西，免得别人再替你去挨刀！"谢青有些严肃地说。

谢青的女朋友喜子从武汉回来，正住在他这儿，两人没拿结婚证，在同居。

1995年2月18日，星期六，这是个很普通的日子，黎明时分，四川省大竹县橡胶厂业务员郭治培和司机刘志军蜷在驾驶室里睡觉。这是一辆东风牌141加长货车，车上满载着从上海采购回的化工原料，司机冯小明此时正驾驶着卡车在318国道上奔驰。

因为要早点把原料采购回厂，以便使生产早上台阶，郭治培春节一过就带着两名司机赴上海了。2月18日是农历正月十八。现在好了，化工原料已装在车上，冯小明与刘志军轮流开车。路平车况好，东风车跑起来很是畅快。

国道两边的江汉平原农村，春节的气氛尚未退尽，农民在田里已开始春耕了。多大的平原啊，一望无涯，村落星散，春风已扑面来了。冯小明沐着从车窗外溜进来的晨风，心情不错，肚子却有点饿了。

6点半时，卡车已进入荆沙市郊了。

"嘿，哪个们，荆州到了，你们睁开眼看看嘛，多好的风光哟！"冯小明一边握着方向盘，一边朝驾驶室里睡着了的两个喊。

郭治培醒了，揉了揉眼睛，朝车窗外一看："哎哟，天都大亮了，荆州真的到了。"

刘志军也醒了。刘志军很想看看古城荆州。"听说城里博物馆有具西汉男尸，是我们国家迄今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完好的古尸，能去顺便看看吗？"他试探性地问郭治培。

郭治培摇了摇头。"不行啊，我们得赶路。荆州何止男尸，纪南城、八岭山、玄妙观、关帝庙、铁女寺，玩的地方多着呢！小刘，我们下次再来吧，这原料要快点拉回去，家里等米下锅呢！"

郭治培很有点抱愧。

“好，那就下次再来吧！”冯小明把车开进了大北门路段。

“师傅师傅，停车吃早点吧！”路两边站着几个女孩子，在招手喊着拉生意。

“荆州城玩不成，饭是要吃的嘛！”刘志军说。

“是的，先把肚子填饱。冯师傅，你选个好停车的馆子，我们下车喂肚子。”郭治培说。

路北边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门口竖一木制招牌，上书：意财饭庄，停车吃饭。

门口是有一块停车的空地。

“意财意财，兆头不错，就是这一家吧！”冯小明把东风卡车在空地上停稳，打开车门，三个人相跟着跳下来。

这意财饭庄是荆州人刘义财的房子，门牌为北环路50号，属荆州区荆北办事处管辖。离饭馆百把米远的路北，有一集贸市场，叫城北贸易市场。意财饭庄的隔壁，也是一家餐馆。与意财饭庄相对的路南边，也有好几家小商店小餐馆，这一带的地名叫荆安村。

刘义财的房子，他们一家住楼上，楼下开餐馆，摆了三张桌子，却是出租给潜江市人樊友爱经营。樊友爱45岁，带着个20来岁的女孩张翠兰在意财饭庄卖早点。

冯小明的车停稳，女孩张翠兰就迎上去了。“师傅师傅吃早饭吧！”喊得很热情，脸上一堆笑。

“我们这不是来了吗！”郭治培说。

女孩忙颠颠地跑回店堂，拉开椅子，让三人坐了，然后又麻利地打了盆热水来，请三人抹脸洗手。

“哼，你的服务态度不错嘛！”刘志军让郭治培冯小明洗了手脸，他才去洗了个手，对女孩夸奖了两句。

“你们有什么早点卖？”郭治培问。

老板樊友爱说：“有烧牛肉烧猪蹄烧肥肠土豆，可以喝早酒。

有油条包子还有各种面条。”

“是个女老板啰。这酒是不能喝，我们要开车。一人来一大碗牛肉面条，再来一笼小包子，面条里面多搁点辣子嘛！”冯小明说。

“你们四川人喜欢辣子。好的，请稍等。”

女老板和张翠兰两人手脚麻利，不一会就端上三碗牛肉面一笼小包子。那面碗上的油辣子红亮亮的，引得刘志军吞口水。

“吃吧！不够叫老板娘再下。”郭治培说。

三个四川人就忽拉忽拉地吃起面条，那辣子特别来劲，吃得好过瘾。

在郭治培他们吃面条时，女孩又到门口朝那些过往车辆招手：“师傅师傅，停车吃饭。”

刘志军见状，端起碗，跑到女孩身边站着，帮女孩吆喝。他边吆喝边敲碗，逗得女孩直笑。

这时，两辆出租车相跟着，从沙市那边，沿着318国道，朝宜昌方向开去。

两辆出租车驶近意财饭庄时，坐在车上的人看见女孩和刘志军两人站在门口吆喝。谢青坐在前面的车上，司机座边是何运海。谢青说：“好的，就在这里停车吃早饭吧！”

两辆出租车就停在四川的东风卡车前面，把卡车挡住了。赵德来从后面的出租车上跳下来，朝车里喊：“吃饭吃饭，师傅一起来吃。”

接着，陈诗权、龚庆军、林克州、陈军、鲁雪、何运海相跟着从车里钻出来。谢青是最后一个下车的。两辆出租车的司机也下来了，十条汉子闹闹嚷嚷走进了意财饭庄。

刘志军还站在女孩身旁吃面条，嘴里辣得嗞嗞叫，边看那两辆出租车，两辆车都是蓝色的，一辆桑塔纳一辆富康，车门上印有蓝星集团出租公司字样。刘志军尚未看得十分清楚，陈军走到他的身边，朝他碗里一看：“哟，吃面条哇！”

刘志军忙答："对，这面条的味道不错。"

这时，冯小明在店堂里喊："小刘，快进来吃包子，吃完了好赶路。"

女孩张翠兰已领着谢青一帮人进了店堂。

刘志军听冯小明喊自己，就转身进了店堂，他进店堂时，又回头去看那出租车，他看到一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上贴着一块小胶布，大概那块玻璃裂了缝了，他想。

谢青一伙八人，加上两名出租车司机，分两张桌子坐了。

赵德来叫道："快点老板娘，把包子往上拿，一人一碗牛肉面，吃完了再算帐。"

女老板樊友爱与女孩张翠兰忙碌起来，店堂里好热闹。

郭治培见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全是年轻小伙子，一个个面容不善，心里在打鼓，妈的，别遇上麻烦吧！他催冯小明和刘志军快吃，他想快点离开这地方。

冯小明、刘志军吃完了，郭治培喊老板娘结帐。老板娘算了帐，说："17 块 5 角，给 17 块钱吧！你们吃好了么？"

"吃好了吃好了！"郭治培说着，小心翼翼地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 50 元的钞票，递给老板娘，老板娘找了 33 块钱给他。

"走吧！"郭治培起身，带着冯小明、刘志军朝门外的卡车走去。

店堂里的另外十个人已开始吃包子面条了。

郭治培付帐时，赵德来看在眼里。郭治培他们出门时，赵德来朝谢青说："外地的，看样子不瘦，搞吧！"

"搞了个狗日的！"何运海说。

"搞！"谢青把面碗朝桌上一撂，面条太辣，他才吃了一筷子。

这是个信号，八个人一忽拉就朝门外拥去。龚庆军走在后面，对两个出租车司机说："不吃了，你们马上到车上去，有事情，你们别多嘴。"

冯小明刚才在店堂里已感觉到不对，他与郭治培匆匆地朝卡

车奔去，刘志军尚未明白事态危险，但见他们两人走得快，也跟上来。

“给老子站住!”冯小明正开驾驶室大门，一把冰凉的长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他用眼一扫，只见刚才那群年轻人，一人手持一件家伙，有刀子有铁棍榔头还有钢珠手枪。

郭治培和刘志军也被围住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嘛?”冯小明问。

“莫给老子装胡涂。老子们是吃这碗饭的，把钱拿出来，是钱亲还是命亲?”冯小明感觉那刀刃正朝他的脖子上压了。

冯小明一拉车门，脖子一缩，躲过刀刃，想钻进驾驶室发动卡车来撞这伙劫匪。手握铁榔头的鲁雪朝冯小明的头上就是一榔头。冯小明立刻就倒了，血从他的头上汩汩地流出来。

“个婊子养的贱，这叫不识相。”拿刀子的林克州说。

郭治培被赵德来陈诗权逼住了。郭治培叫起来了：“你们这叫什么话嘛，青天白日的在大街上抢劫，还有王法没有?”

“莫跟老子讲王法，把钱拿出来。”陈诗权说。

“这钱不能给你的，这是国家的钱。”郭治培抱紧了手上的提包。

赵德来飞起一脚，把郭治培踢倒，扬起手中的警棍朝郭治培身上乱打，郭治培抱紧提包在地上滚，口里直喊救命。

陈诗权配合赵德来的警棍，用脚踢郭治培的手，郭治培的手松了，陈诗权把提包抢到手，赵德来看到郭治培手腕上的表，强行捋了下来，一看，不错，是块英纳格哩!

刘志军被何运海和陈军逼住了。刘志军赤手空拳和何运海搏斗了两个回合，陈军一铁棍扫过来，刘志军一跳，铁棍扫在脚上，他“哎哟”一声，跌倒在地。何运海上前，用脚踩住刘志军的胸口，用手中的钢珠枪对着刘志军说：“你再不老实，老子就朝你脑壳打一枪，你看老子敢不敢!”

陈军弯下腰在刘志军身上搜，从内衣口袋里搜出了一把钞票。

“那是老子私人的钱，老子准备在上海给老子的爱人买衣服的，衣服没买成，被你们龟孙子抢走了。”刘志军叫着。

“你还老子老子的，再老子老子就开枪。”何运海说。

谢青与龚庆军守在两辆出租车边。

有人打架！有人抢劫！这时已是早晨7点钟了。到城北集贸市场买菜的，附近路过的群众有20多人围着看。面对这伙持枪挥棍的歹徒，有位中年妇女叫起来：“你们有王法没有？”

站在出租车边的谢青挥着枪说：“你们站远点，这里没什么好看的，小心你们自己。”

三个四川人都被打翻，再没什么油水了，赵德来吹了声尖厉的口哨，这是撤退的信号。

陈军最后踢了刘志军一脚，说：“这面条好吃吧，个龟孙子。”

八个人很快钻进出租车里，出租车发动起来，谢青指挥道：“掉头，原路转回去，上高速公路。”他望了望人群，同时也看到了意财饭庄四字，嘴角浮出一丝冷笑。意财意财，不意之财，好兆头。

意财饭庄的女孩张翠兰眼见歹徒把三个四川人打得血流满面，站在一边吓得直战抖。

女老板樊友爱开始还在灶前忙碌，待她明白怎么回事赶出来时，谢青等八人已经抢劫完毕，上了出租车，樊友爱大叫：“我的饭钱，你们吃了东西，还没给钱呢！天杀的地剐的！”

两辆蓝色的出租车飞驰而去。

1995年2月18日清晨5点过10分，谢青在胜利村46号租住的房间里起来了。他是个精细而有心计的人，今天的计划是做笔把业务，带大家到宜昌去转转。他悄悄地起身，穿好衣服，借着床前台灯的微光，他看到喜子还在熟睡。喜子的三角裤衩乳罩丝袜什么的扔得满地都是。他逐一从地上捡起来，放到床头上。该

动身去喊他们了，赵德来、林克州、龚庆军三人的瞌睡大。谢青俯身吻了吻熟睡的喜子，喜子却一下睁开眼，伸出光胳膊勾住他，问："这么早上哪儿去？"

"你睡吧，白天就一个人玩玩啦。我今天去宜昌，晚上回来陪你。"谢青柔情地说。

"你总是早出晚归的，我来了也不好好陪我，过几天我走的。"喜子才19岁，撒娇地说。

"好喜子，我得要多做点业务，好赚点钱咱们俩结婚呀！听话，我晚上回来陪你。"谢青抬起身子，帮喜子把被子掖好，转身开门，顺手把门带上，然后出主人家的大门。

"谢青谢青！"喜子在房里喊。

谢青停了脚步，走到窗子边。喜子光着身子从床上爬起来，撩开窗帘，对谢青说："你要小心啊！"

谢青心里一跳，他望了望窗子里的喜子，调转头，默默地走了。

赵德来三人住的那栋小楼为胜利村59号。谢青走到楼边。在院子外喊了声："赵德来，走哇！"

楼上很快答应了，很快，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就下了楼，开了院子门出来。

"三哥，起得好早啊！"龚庆军说。

"看你那样子，昨夜怕是没睡，挑灯夜战吧，你的精神好哩！"林克州说。

"这是功夫哩！快走吧，6点钟到转盘。"谢青不怎么愿意和他们开玩笑，就催大家快走。

谢青一行四人到达活力28城转盘边时，何运海、陈诗权、陈军、鲁雪四人已到了，他们正坐在转盘的水泥台子边抽烟。

"你们几个还要早咧！"谢青说。

"我们坐麻木（脚踩三轮车）过来的。"何运海说。

这时，从红星路开过来一辆蓝色富康出租车。谢青吩咐龚庆

军把车拦下来了。

"师傅等一会儿，我们再拦一辆车一起走。"谢青对出租车司机说。

刚好这时来了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陈诗权上前拦住了。

谢青、何运海、鲁雪、陈军坐前面的蓝色出租车，赵德来、林克州、陈诗权、龚庆军坐后来的红色出租车。

两辆车听从谢青的指挥，从红星路到达沙市区中心的北京路，再由北京路拐上长江大堤。

万里长江，险在荆江。荆江大堤像一条巨蟒卧在晨曦里。堤外，大江东去，江涛阵阵，堤内，苏醒的城市，稀落未熄的街灯是它朦胧的睡眼。晨风浩荡，大堤上车稀人少。前面有辆货车在前进着。

"赶上前面那辆货车！"谢青对出租车司机发出指令。

蓝色富康加速，箭一般地朝前冲去，红色富康紧咬着蓝色富康跟上了。

两辆出租车刷地超过了载货的卡车。

"停下来！把卡车拦住。"谢青又一次发出指令。两辆车里坐着的人明白了目标，兴奋起来。

出租车一下子就横在货车前，挡住了去路。

货车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把汽笛按得笛笛在叫，但出租车像聋子一般，无动于衷。货车只好停下来。货车司机跳下车来，大声叫着："怎么回事，一早上拦路，你们要干什么？"

赵德来从红色富康车上跳下来，手里提着一把刀，站到货车司机跟前，陈军、陈诗权、龚庆军、何运海、鲁雪、林克州相继从车上跳下，一人手里拿个家伙，把货车司机围住。

"我们要干什么你现在明白没有？你他妈今天起得太早了，老子们找你借点钱用用。"鲁雪恶狠狠地说。

货车司机是松滋县新江口镇教育组的，见了这么一群歹徒，立

刻就什么也不说了。周围既没车也无人，反抗是没用的。都说荆州沙市抢劫的厉害，今天他就碰到了，真是起早了，活见鬼。

司机身上的钱搜出来了，有3155元。驾驶室里的两条白沙香烟也被拿走了。

司机说："我再没什么东西了，让我走吧！"

林克州见司机身上的黑色皮夹克不错，就用电警棍戳了戳说："这皮夹克值多少钱？"

司机说："720元买的。"

"脱下来！"林克州说。

司机望了望这伙歹徒气势汹汹的样子，只好默默地脱下了皮夹克。

赵德来看见司机腰里系的一根皮带还很新，就说："把皮带解下来！"

司机苦笑了，只好解下皮带，用一只手提着裤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赵德来说。

司机自己上了已被翻得乱七八糟的驾驶室，他发现驾驶室里的一把长柄斧头被一个歹徒提在手里，个狗日的们，真是一群土匪，他在心里骂道。

赵德来等七人各自上了自己的车，只有谢青一直坐在车里没下来。

两辆出租车鱼贯而行，飞也似的走了。

江堤边，有一文星楼。文星楼默默地注视着飞驰而去的出租车和慢慢发动起来的卡车。

江风吹得文星楼呼呼在响，像它的叫声。

出租车开动时，谢青对跟着的红色富康车里的赵德来说："回转盘，上318国道，到宜昌。"

出租车下堤拐上北京路再进红星路，不一会到了江津中路转盘边。红色富康出租车是海南家园出租公司的，司机叫王大强。王

大强对坐在旁边的赵德来说："很对不起，我这车有点毛病，跑宜昌长途肯定不行，到时坏在路上误了你们的事．你们再换一辆车吧！"

赵德来下车，走到谢青坐的蓝色富康车边，对谢青说："阿三，那辆车有毛病，司机说不能跑长途，希望换一辆。"

谢青沉吟一会，对蓝色富康车的司机说："师傅，你能不能呼叫一辆你们公司的车来。我们去宜昌。我们是懂规矩的，绝对比你们在市内转来转去要划算。"

蓝色富康车是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司机叫张革文。张革文说："那我试试吧！"

张革文呼叫："我是2号，46号老秦吧！活力28城转盘这里有客人去宜昌，跟我一起跑一趟吧！"

"好的好的，我马上就过来，请稍候。"46号车回话了。

很快，一辆蓝色桑塔纳出租车开来了，正是张革文呼叫的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46号车。

赵德来是个大个子，他严肃地对红色富康车的司机说："都是在外面混饭吃的，我们不是第一次坐你的车，规矩你懂吧！"说完，扔了一张50元的钞票在车上。

海南家园红色富康车司机王大强一笑："懂啊，小兄弟们，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只知道开车。我也是要吃饭的。"说完，就把车开走了。

赵德来带着从红色富康车上下来的三个弟兄，钻进了蓝色桑塔纳出租车。

蓝色的富康、蓝色的桑塔纳从江津路上了318国道，这时天已大亮，已是6点多钟了。

车进入大北门路段，公路两边有不少招手拉客的女孩．"师傅师傅，停车吃饭吧！有好多好吃的东西呢！"女孩喊得一个比一个好听。

鲁雪咕噜吞了口涎水。“三哥，搞点什么东西吃一下吧，肚子饿了，不能叫肚子空着呀！”

谢青问出租车司机：“师傅，你们还没过早吧！要不我们停下来吃点东西再走。”

司机说：“是要吃点么事，一早上忙还没顾得上吃东西呢！”

谢青最先看到意财饭庄四个字。谢青说：“就在这里吃早饭吧！简单点，吃完了我们早点走，今天要赶回来。”

两辆出租车就在意财饭庄门前停下来。在饭庄里吃早饭时，不意碰上郭治培、冯小明、刘志军三人。

于是他们顺手就做了这笔业务，把三个四川人抢了。

从意财饭庄门口开始，他们一步步地走进了荆沙公安民警撒下的法网。

2月18日的案发了！

第2章：
公安局长以拳击案：打

意财饭庄门前，抢劫后的歹徒已一溜烟跑了，围观的群众尚未散去，骂着歹徒没给钱的老板娘去扶倒在地上的冯小明，旁边有人帮忙端来一把椅子，女孩张翠兰打来一脸盆水，绞了湿毛巾帮冯小明擦干净流在脸上的血。“这群遭枪崩的土匪，绝对得不到好死，看，把人打成这个样子。”老板娘樊友爱查看冯小明的伤。

路对面小商店的女主人回去拿了一瓶云南白药，递给樊友爱，说：“撒一点在伤口上好止血消炎。”

郭治培与刘志军受的伤较轻，他们自己从地上爬起来，望着被打得头破血流的冯小明发愣。这是真的么？这是大白天在城市的街道上，还有这么多人，我们就被抢了么？郭治培手里的包没有了，包里面有将近9000元的购货余款啊！刘志军呢，摸摸口袋，口袋里的1100元钱没有了、郭治培的手表也没有了。

现在身上不名一文，我们怎么办呢？郭治培急得跳脚。

“你们快点去报案，到派出所，在这里呆着有个什么用呢？”一围观者说。

“对，去报案！去报案！我们这里属北门派出所管辖，你们去北门派出所。”

刘志军要去开车，有人说：“你们的车最好留在这里，待会派出所的人好来查看现场。”

“我们怎么去呢，又不认得路。”刘志军说。

需要帮助时，围观的人就散了，他们还要去忙自己的事呢！

“来，上车，我送你们去！”一个踩三轮车的30多岁的妇女说。

三轮车只能坐两个人。一个40多岁的男子就说，“我也送你们一趟吧！我的车上坐两个，她的车上坐一个。”男子也是个踩三轮车拉客的。

郭治培扶着冯小明上了男子的三轮车。刘志军把东风卡车驾驶室锁好，拜托老板娘看着，就上了妇女的三轮车。

两辆三轮车离了意财饭庄，沿着公路奔行。大约十几分钟，拐进了一条窄窄的水泥路，在一片陈旧低矮的房子中，有一个院子。三轮车把郭治培三人送到院子里，男子指着一排平房说：“那是派出所的办公室，里面有人值班，你们去吧！”

郭治培扶着冯小明下了车，刘志军也下了车。郭治培摸了摸口袋，苦笑了一下。“两位师傅，真是十分地感谢你们，我们身上的钱抢走了，没钱付车费了。”

“快别说这话了，出门在外遭这样的灾，我们应该帮助，怎么能收你们的钱呢！”男子说。

“快去报案，早点报案早点破案。”妇女说。

两辆三轮车就走了，驶出了院子。

北门派出所所长焦光礼，40多岁，山东平阴县乡下人。文革中老三届初中毕业生，1970年当兵，在部队的炮兵学校干了18年，后来随爱人一起转业到荆州。老焦干过警卫排长，转业时是副营长。到地方他主动要求到公安部门，先在派出所当民警，后来才干所长。多年在部队养成的习惯，他脑子中就没什么其它事情，成天想着干着的就是他管的这摊子事。好在爱人是他的战友，把家中的事管着，面家也只是他的旅社。北门派出所属荆沙市公安局荆州区分局管。这个派出所管辖的地段是城乡结合部，面积有80平方公里，所在地有大小102个单位，13个村。管区人口5万多人，其中有3万多是郊区农民。这里的治安情况复杂，每年平均发案六七十起，多是车匪路霸抢劫。318国道207国道在这里交汇，路上的事就特别的多。焦兴礼有种很强的责任感。发在北

门派出所区域的案件，群众报了案，他就内疚，好像自己没尽到责任似的，于是就一门心思地扑在侦破案件上，没日没夜。焦兴礼中等身材，不壮实。他这样成年累月没日没夜地干，引得区分局的吴局长说："看你这个人白面书生样，你还拖不垮呢！"这话说得很亲热。

2月18日这天，焦兴礼在7点半左右就来到所里。值班室里，郭治培、冯小明、刘志军正在向值班员说明案情，值班员边询问边记录。

焦兴礼进了屋，值班员忙叫："焦所长您快看，又发生了抢劫案。"

焦兴礼一听，头皮一炸。不过，他已经习惯了，天天都在与案子打交道的么！他进了值班室，立即简明扼要地把案子了解清楚了。

这时，派出所的民警们都已经陆续上班了，有的手里还拿着油条馒头在吃。

焦兴礼通知全所民警紧急集合待命。

冯小明的头部受伤，血止住了，但伤口好长。"小熊，你和小杨马上用车把伤员送到医院，请医生救治。"

"老蔡，你和小邵、老李、小郑等人备好车，准备去现场。"

"指导员你带姚京华、王美宁在家里坐镇。我马上向分局领导汇报，汇报之后，马上行动。"焦兴礼像已上战场的指挥员，立即进入临战状态。

派出所的十几名民警，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焦兴礼拨通了荆州区公安分局的电话，找到了吴必新局长。

"吴局长，我是北门焦兴礼。今早7点左右，荆安村318国道边的意财饭庄门前，八名歹徒分乘两辆出租车抢劫了一辆停车吃饭的四川货车，三名受害者一名头部被砸破，另两名轻伤。歹徒抢走现金9950元，英纳格手表一只，作案之后，仍然分乘两辆出

租车逃窜。"

吴必新局长听着焦兴礼的汇报，一股怒火在胸间升起。这是个从基层靠自己的实干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公安局长，20多年的公安工作，经他的手破过许多大案奇案。但近年来荆沙地区抢劫案比例上升，车匪路霸增多，扰乱人民生活，破坏交通，损害了荆沙地区的声誉。这类案件打击了一次又一次，总也打击不尽。吴必新下了决心，他一定要扫净这些劫匪。这段时间，他在思索抢劫案的一些特点，在寻找这类案件增多的社会原因。

这不，大白天，在市区，当着围观的群众，而且乘出租车抢劫。太猖狂了，这是在向我们公安人员挑战，在向社会主义法制挑战！

焦兴礼把案情汇报完了，在等吴局长说话。

吴必新把胸中的怒火凝在紧握的左拳上。他右手握着电话，左拳狠狠地击在旁边的办公桌上。用的力气太大，桌上的茶杯震得跳了起来，吴局长说："打！老焦，你给我使出浑身的解数，紧紧咬住线索，全力侦破，抓住这伙罪犯，给我狠狠地打！要除恶务尽！"

"是！吴局长，我们马上去现场。"

"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请随时与分局联系。我今天上午区委有个会，我马上叫分局的王副局长到现场。"吴必新挂了电话，还在办公室里坐了半天。这伙狗东西，看抓住了你们我怎么来收拾！

蓝色的富康和蓝色的桑塔纳很快就由国道上了高速公路。宜黄高速公路是1995年底才全线通车的。当时荆沙到宜昌的高速公路还未接通，但荆沙到武汉的高速公路已经通车几年了。

出租车司机这时才想到路线的问题，就问坐在旁边的何运海："你们不是去宜昌么？这上了高速公路怎么走？去宜昌只能走318国道。"

何运海车转头问后座的谢青。

谢青说："算了，我们今天不去宜昌了，去潜江市，到潜江去好好玩一玩。"

于是蓝色富康车在前，蓝色桑塔纳车在后，两辆车在高速公路上飞也似的奔向潜江市。

湖北潜江是全国知名的水乡园林，平原沃野，绿树成片，春夏时节，鸟语花香。潜江是当代戏剧大师曹禺的故乡，潜江生产的酒名为园林青，获过国家的金牌。曹禺给此酒题词："美哉园林青"。谢青一伙人决定到潜江市，喝园林青酒，看潜江市容，好好地玩一玩乐一乐。

今天就让弟兄们休息了，再不做业务了，谢青想，我也要早点回去陪陪喜子。

出租车很快进入潜江市区，谢青吩咐何运海告诉两名司机，把车子找个停车场停了，把车子钥匙要了过来，这是为了防范司机点水。

一行连司机十个人，就在潜江市的街上逛起来。谢青暗示鲁雪与赵德来盯住这两个司机，不能让他们单独离开。

潜江市其实不大，由原来的县升了半格为市，与江汉平原上的天门市仙桃市一起成为省管市，但其底子其实还是个县城的规模。

很快就逛完了，才9点钟，再干点什么？

陈军发现了一个录相放映点，门口的牌子上写着《红番区》。"我们去看录相，这《红番区》是从美国过来的巨片，据说很过瘾的。"陈军说。

"好，就看录相去！"谢青说。

十个人就买了十张票。等了几分钟，录相就开始了。一个从香港到美国去的中国人，与一群生活在底层的流氓地痞打打杀杀，后来又与黑社会的人干上了，还有男女相吸的爱意。打打杀杀，好热闹，好刺激。男女主角由香港影星成龙梅艳芳饰演。大家看得

很高兴。

谢青一直在冷静地看这部片子，没有跟赵德来林克州他们一伙吼叫欢呼。他是在想他们这群人。《红番区》的那群骑摩托车出来偷抢拿要的流氓，平民与商人见了就怕，警察见了就抓，后来改变了生活态度，是因为黑社会的头子拿他们作人质，要杀害他们。我们这群人成天做业务，就这么生活着，我们将来怎么办？我们反正已经犯罪了，我们不做业务就没生活来源。我们吃喝玩乐买衣住房都是靠做业务弄钱，洗手不干了，我们再回去种田，再去给人当打工仔，吃各种的辛苦，行么？不行，但我们能这样生活一辈子？我还要结婚还要成家，结婚成家需要钱，可结婚成家有了孩子后还这样过生活吗？这伙人中赵德来有老婆孩子，这两天回家没参加活动的张大权也有老婆和孩子，据说陈军和住在医院里的陈鹏也玩了朋友。我们这群人将来怎么办啊？将来能有那群美国流氓的结局也好，怕是连那个结局都没有的。

《红番区》看完了，大家议论纷纷地从录相厅里出来，外面一片灿烂阳光。谢青打量了一下他带着的一群弟兄，一个个兴高采烈、青春焕发的样子，他心里更加沉郁了。

“还不到 11 点钟，我们去洗头吧！”龚庆军提议说。

“人太多了，要洗头必须分开。”林克州说。

“三哥，你说呢？”鲁雪问谢青。

谢青说：“大家玩得高兴就行。鲁雪你和赵德来招呼好师傅，其他人两人或三人一组自己去找发廊。注意，今天规矩点，不要给我惹事。12 点整，我们在停车场旁边的星星大酒店吃饭。”

“我们一起去吧，阿三！”陈军邀谢青。

谢青摇摇头，说：“你们去吧，我想一个人走走！”

一群人立即就分散了。谢青逛到一个书摊跟前，停下来看看新出版的杂志。他看到一本叫作《警笛》的杂志，上面都是登的公安人员如何破案的事，他就买了一本。他拿了杂志，走到出租

车停着的地方坐下来，一边读杂志一边等洗头的弟兄回来。

龚庆军、陈军、陈诗权三人看到一间叫“花花妹发廊”的门面，就走了进去。发廊的店堂不大，刚好三个位子空着，三个长得不丑也不太好看的女孩在闲着聊天。女孩看上去就知是农村出来的。

“洗头洗头！”龚庆军进去后，朝三个女孩中长得漂亮些的一个叫着。

“那就请坐，刚好三个座位你们一位一个。”

“刚好三个女孩，我们也是一人一个。”陈军笑起来了。

陈诗权随便就坐了一个座位，那个漂亮点的女孩就上前给他围上白布围颈。

龚庆军心里说妈的，她那位子叫他坐了。也不好叫陈诗权起来，便也坐了个位子，胖女孩便上前服务了。龚庆军伸手在胖女孩的屁股上摸了一把：“你身上的肉不少咧。”

胖女孩就咯咯地一笑。

高个女孩给陈军服务。陈军问：“你们这店子怎么叫这好的名字?”

“这是我们三人开的店子，我们三人的名字中有两个花字一个妹字。”高个女孩说。

“糟蹋了这个好店名，还花呀妹呀的！好黄色的。”龚庆军在胖女孩的饱满胸前抓了一把。胖女孩把他的手一打，说：“你这才是黄色呢！”

“什么糟蹋不糟蹋，要看服务技术，不能光看脸面，你们要什么服务就说嘛，保证一分钱一分享受。”高个女孩说。

“今天时间不够，没兴趣。快点吧，给我们把头修一修洗一洗吹一吹拉倒，我们要赶路呢。”龚庆军被胖女孩打烦了，说。

陈诗权倒和那个漂亮些的女孩谈得蛮热乎的。那女孩允许陈诗权把手放在她的大腿上。

11点50分，龚庆军、陈诗权、陈军从“花花妹发廊”出来，一人花了30元，头吹得光光的。

他们到达星星大酒店时，其他人也都聚齐了。除了谢青，包括两个司机，每人都洗了头，一个个满脸红光的。

“龚庆军有什么收获没有?”何运海问。

“这里的女孩不好看，没什么兴趣!”龚庆军说。

“你是没碰上好看的啦，我们何哥今天可是有收获呢，那妞拉着他舍不得走呢!”林克州说。

“何哥在这方面的本事确实令人佩服。”陈诗权说。

“好了，大家围着桌子坐吧，今天喝园林青酒，大家放开喝，一醉方休!”赵德来宣布。

十个人围着大圆桌坐了。赵德来点了一桌鸡鸭鱼肉，要了四瓶园林青酒。

“一看就是农村人，看这一桌大鱼大肉的，你就脱不了一身的土气。”何运海说。

“嘀，你是城里人啦，城市把你当什么?当讨饭的。兄弟，我们这些人永远不属于城市。”赵德来反驳道。

“我们也不属于乡村了，乡村已不认这些人啦，我们是流浪汉，我们无家可归。”陈军说。

“来来来，喝酒喝酒，不操那些鸡巴心，管他乡村人城市人，老子们当一天人算一天人，今朝有酒今朝醉，今天有钱今天花，不要想明天。”林克州说。

谢青望了望林克州，他没想到林克州还能说出这番话来。

两个司机没怎么喝酒，四斤酒被八个人喝光了。赵德来还要拿酒，谢青制止了。谢青说:“保持这个状态就行了，弟兄们在一起，适可而止，酒喝多了就要出事。”

酒席上，谢青感到有股沉郁之气。他几次想提起话头，驱散这股气，却没能如愿。

陈军又唱起了"钞票，人人对你离不了！钱啦，你是杀人不见血的刀！"

"你总喜欢唱这劳改犯的歌。"陈诗权说。

陈军马上就不唱了，却哭了。

"你哭什么哭，你想你妈了！"何运海说。

"结帐，我们走路！"谢青吩咐。

很快，蓝色富康与蓝色桑塔纳驶上高速公路，到荆州城外下高速公路，直驶江津路，到活力28城转盘处停车。

"两位师傅辛苦，希望好好合作，你们也知道我们这些弟兄是干什么的了，每辆车给500元吧！"谢青说。

看看手表，已是下午2点了。"大家一起到胜利村吧，商量一下明天的活动，算算账。"谢青吩咐。

在胜利村59号二楼的一间房子里，谢青、陈诗权、赵德来、龚庆军、何运海、鲁雪、陈军，林克州八人聚在一起。

赵德来、何运海、龚庆军把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一共做的三笔业务的总金额和物资归拢，扣除洗头、吃饭、出租车的开支，把余下的现金全放在桌子上。谢青把钱算了算，有两万多元。他沉默了半天，开口说道：

"弟兄们在一起不容易，但我们还是要有个较长远的打算。过去我们的钱全部是平均分配的，大家分的钱也就去花了用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积累些资金，以防急用了。今天的帐这么分：我们每人给50元，赵德来、林克州两人给300元，你们把衣服换一下，穿得太差了。手表给林克州，皮夹克给赵德来，这两条白沙烟，会抽烟的一人给两包，其余的都给鲁雪。现在还余2万元，存到银行去，存折保存在我这里。"

鲁雪望了望赵德来，赵德来没什么表示。这几个人中，只有赵德来和鲁雪来自滩桥镇乡下，而其余的六个人，全都是马家寨乡的。住在医院的李才广、陈鹏，还有回家去了的张大权也是马

家寨乡的。鲁雪本来有些想法，搞个什么存钱啰，全分了算了，但大家都没作声，鲁雪也就没有作声了。

钱与物就按谢青提出的方案分了。

“明天怎么搞?”鲁雪问谢青。

“听说荆门的豆腐好吃（玩妓女），明天去玩一趟荆门怎么样?阿三!”龚庆军说。

“你就总记着吃豆腐，那是杀人的刀呢!”林克州说。

“那好，大家如果没意见，我们明天去荆门。今天晚上到我那里去吃饭，我现在就叫喜子去买菜。”谢青说。

“这不算喜酒吧!”赵德来说。

“不算不算，只是便饭，你们先在这儿玩，待会晚些再来，我走了。”谢青说。

谢青走了，余下的人就在房里用扑克牌玩扯三皮赌博。

北门派出所的焦兴礼所长给荆州区分局打完电话后，立即通知待命的民警，带着郭治培和刘志军去意财饭庄发案现场。

派出所的车辆都出动了，面包车三轮摩托车吉普车一长溜冲出院子，驰过窄窄的水泥路，再上318国道，直奔荆安村。

意财饭庄门前的人群早已散去，郭治培他们的东风卡车还停在门前，地上的血迹还是鲜红的，那是从冯小明头上流出的血。

老板娘樊友爱和女孩张翠兰因没顾客，正心有余悸地在店堂里枯坐着，她们一下子看到来了这么多的警察和警车，有点不知所措。

民警们很快分散活动。焦兴礼在郭治培刘志军的指点叙说中，仔细地查看了两辆出租车停放的位置，他们掉头逃走的距离方向，以及歹徒殴打冯小明、郭治培和刘志军的地方。

副指导员蔡金玉向老板娘樊友爱和女孩张翠兰调查歹徒们如何进店，如何吃饭如何抢劫的情况。两人说得有些战战兢兢的，蔡

金玉就打消她们的顾虑，让她们说了当时的所见所闻。

邵永红等一帮民警，则分别找意财饭庄周围的群众了解情况。目击者说了当时的那氛围，歹徒持枪弄棍，气势汹汹，群众不敢上前。

现场查勘调查很快就完成了。这时，荆州区分局的副局长王国华和刑警大队的樊教导员来了。焦兴礼把现场的情况对老王说了说，然后大家一起回到北门派出所。

现场调查的情况与郭治培三人所报的情况吻合。非常可惜的是，所有的人，包括围观者、意财饭庄的工作人员和郭治培、冯小明、刘志军，都没有记下两辆出租车的牌照号码。

仅有的线索是：八名歹徒坐的富康桑塔纳轿车，都是蓝色的，而这两辆蓝色的出租车都是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

案情分析会开得简短明了。

立即成立专案侦破小组，由焦兴礼、蔡金玉具体负责。荆州区分局方面，由局长吴必新、副局长王国华直接领导指挥专案侦破组的活动。

专案侦破组马上兵分两路，一路到蓝星集团出租公司，查找两辆参与作案的出租车；一路驾驶车辆，在荆沙城里及各主要路段寻找歹徒及有关线索。四川货车司机刘志军随车去蓝星集团出租公司，郭治培随车到荆沙城里寻找。

命令发出，车辆出动，风驰电掣，艰苦而又细致的侦破工作进行到操作阶段了。

此时，时间是 1995 年 2 月 18 日上午 8 点钟。

蔡金玉带着郭治培和几名民警，开着车在荆沙城里转悠，到各交通要道巡查，希望能发现可疑的车与人，转来转去，没发现目标。这是大海捞针啊！但大海捞针也要捞。

他们把个荆沙城转了一遍又一遍。

焦兴礼、邵永红等人带着刘志军直驶沙市城里的蓝星集团出

租公司总部。

焦兴礼所长找到了公司负责人，说明了来意，希望给予配合，查明两辆出租车。

蓝星集团的负责人当即表示愿意尽力配合。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出租车已全部出外营业了。

焦兴礼就让公司的寻呼总台给每辆车发出呼叫，询问他们是否在今天早上7点钟到过北门意财饭庄，他们现在何处。

"1号，1号，我是蓝星，我是蓝星！你今天早晨到过北门意财饭庄没有？请回话！"

"蓝星，蓝星，我是1号，我是1号，今天早晨我没去过北门意财饭庄。"

"2号，2号，我是蓝星，我是蓝星！你今天早晨到过北门意财饭庄没有？请回话！"

2号没有回话。

"再呼叫！"焦兴礼对总台小姐说。

"2号，2号，我是蓝星，我是蓝星！你今天早晨去过北门没有？你现在哪儿？请回话。"总台小姐连呼了三次，仍然没有回话。

"再呼下一个！"焦兴礼让邵永红记下了2号车，并让总台小姐继续呼叫其它车辆。

3号回话，4号回话，一直到45号都回了话，都回答说没去过北门意财饭庄。

呼叫到46号车时，46号车没回话。连呼了三次，三次都没回话。

总台小姐把公司的全部车辆都呼叫了个遍，嗓子都有些沙哑了。

只有2号车和46号车没有回话。

2号车是蓝色富康，司机叫张革文。

46号车是蓝色桑塔纳，司机叫秦柏松。

"这两辆车中是不是有一辆车的挡风玻璃破了,上面贴了一小块胶布!"一直跟着焦兴礼的四川司机刘志军像突然想起似的问。

"是的,2号车上的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小块胶布。"蓝星集团的负责人说。

"这两辆车就是歹徒坐的两辆车,那辆车上贴的胶布,我是亲眼看到了的!"刘志军说。

"给我不断地呼叫张革文和秦柏松!"蓝星集团的负责人对总台小姐说。

总台小姐的呼叫声一次又一次地响起。

但是没有回音,2号车和46号车下落不明。

不能在此守株待兔,要主动出击。焦兴礼所长立即作出决定,留两名民警在蓝星集团总部等候2号车和46号车的消息,其余的人上街寻找,有情况互相通报。

焦兴礼用手机和蔡金玉联系上了。他告诉另一路在荆沙城里寻找的民警,已发现这两辆车是有问题,在寻找时,集中力量寻找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2号富康和46号桑塔纳,都是蓝色。"请随时联系!"焦兴礼说。

就在总台不断呼叫2号和46号时,蓝色富康和蓝色桑塔纳停在潜江市的一个停车场上,司机张革文和秦柏松跟谢青一伙在录相点看录相,在酒店喝酒,根本就听不到总台的声音。

冯小明被民警们送到医院进行了救治,头部缝了四针,郭治培向焦兴礼所长提出,因为厂里等着要原料生产,现在冯小明已没危险了,刘志军可以开车,他们要回去了。

焦兴礼以派出所的名义给郭治培写了证明遭劫的材料,并表示等案破了之后打电报通知他们来领取被抢钱财。冯小明的医疗费派出所出了,派出所还给了一些生活费用,让郭治培三人的车辆能顺利返回四川。

郭治培、冯小明和刘志军等三人以感激的心情,向北门派出

所的民警们告别，感谢他们的爱民精神。焦兴礼说："你们先回去吧，这个案子破了后，我们再通知你们来。不敢说追回你们被抢的全部钱物，但部分钱物是能退还你们的。"

东风货车上路回四川了。

焦兴礼指挥两路民警，继续在荆沙市的每一条道路每一处街巷搜索巡逻，寻找蓝星集团公司的蓝色富康车和蓝色桑塔纳车。

1995 年 2 月 18 日，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正式立案侦查，焦兴礼带着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把时间和精力全部投入进去了。日日夜夜，时时刻刻，像警惕的猎手，他们在跟踪这群狼，随时作好了围捕的准备。

破获这起特大案子是需要时日的，在焦兴礼等民警去侦查案件时，我的叙述就回过头，来说说这个抢劫团伙的主要成员的情况。

在我经过调查采访和查看案卷之后，我对这伙人也算认识了。他们是一伙乡村青年，是从乡间走到城市的。他们成为罪犯，是一种迷失。如果在关键时刻，有人给予他们引导，他们是不会走向犯罪深渊的。

他们是一群错失灵魂的人。

第3章：
马家寨　陈广州　谢　青

出荆州古城，沿江津路擦过沙市市区，再上沙洪（沙市到洪湖）公路向东南行30余公里，然后从沙洪公路拐上一条乡间公路，过滩桥镇，就到马家寨了。大白天的，街上有些商店与餐馆之类的门面，但行人不多，商店营业员大多坐在竹躺椅上读小说。据说街上早晚的人稍多些，因为这里是个乡。在餐馆里花一百元钱请客，能让七八个人吃得酒醉饭饱。

马家寨乡原属江陵县管辖，是较偏远些的乡镇。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合并成荆沙市，江陵县改江陵区，区政府由荆州城里搬到郝穴镇，马家寨乡现属江陵区管。江陵区政府由城市迁到乡镇，等于是重建，一切都困难，下属的乡镇，不可能从区里得到什么经济上的好处。

马家寨乡紧靠长江，江对岸是公安县。马家寨乡全乡4万多人，5万余亩土地，人均土地1亩多一点，属于人多地少的乡。土地还不全是好地，全乡都偎在雄伟高大的荆江大堤背后。土地有不少是飞沙地，存不住水，旱起来又飞沙漫天。沙地上种油菜，有时能有些收成，有时连种子都收不回。龚庆军、林克州、李才广三人的老家同心村的党支部书记说，他们村的沙地种油菜，曾创下了亩产5市斤的纪录，比颗粒无收稍强一点。马家寨乡的土地，人称是沙窝子水袋子，除了怕旱，还怕水涝。马家寨穷，过去是血吸虫重疫区，水里有钉螺。经过治理后，当然就好多了。土地经过一些治理，比如说兴建水利设施，现在不是大灾年的话，还是能够保证收成的。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贺龙段德昌在洪湖监利一带闹革命，经常到马家寨和滩桥一带活动。那时滩桥马家寨一带荒沙遍野，芦苇苍茫，老百姓穷，穷就闹革命。

汽车今日驶入马家寨乡，初夏时节，遍野绿色，水稻孕穗，棉田挂蕾，种着花生的沙地，苗嫩叶翠。马家寨，一片平原，村落星布，绿树成行。平原风起，马家寨在绿色中荡漾起来。

但马家寨乡确实穷，这里的治安情况是，发案多，破案率也高。马家寨乡派出所是荆沙公安系统有名的先进，这印证了一个道理，即越是在困难的地方越能创造功绩，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马家寨乡派出所平均每年破获案件50余起，这50余起不包括治安处罚之类的小案子，也没算上马家寨乡人在外地所作的各种案子。

马家寨乡派出所真正上编的民警只有3人，连治安员算上也就十几个人吧！但他们破获了几个大案，使他们名扬楚地。

1994年3月，马家寨乡派出所破获了一个盗窃各类摩托车133辆，总价值达178万余元的团伙。民警们历时4个月，跑遍湘鄂豫3省12县市，访问5000余人，行程8万里。此案目前尚称中国第一摩托车盗窃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作了专题报道。参与作案的主要成员有九人，五个判死刑，四个判死缓。马家寨乡派出所荣立公安部集体一等功。

1996年3月，马家寨乡派出所破获了一个盗窃耕牛的犯罪团伙。耕牛是农民的命根子。这个盗窃团伙有四人，他们专偷农民的耕牛，然后送到屠宰场杀掉卖肉。他们作案19起，偷盗耕牛20头。马家寨乡派出所接到报案后，仅用4天时间破案，经过法院审理，四个团伙分子三人判死刑，一人判无期徒刑。

马家寨乡派出所还通过打击车匪路霸发现一名吸毒者，然后再通过这吸毒者，破了一起贩毒大案。

本书所写的谢青一伙特大抢劫团伙案，到破案时，共查获与此团伙有联系的人犯达 43 名，平均年龄 20 岁左右。这 43 人中，有 22 人是马家寨乡的。荆沙市人民检察院鄂荆检刑起字【1995】第 56 号起诉书中起诉的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 12 名主犯中，有 9 名是马家寨乡的。

经过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理批准，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被判死刑的 8 名案犯中，有 7 名是马家寨乡的。

马家寨乡派出所在打击犯案于本乡的罪犯方面是有力的，而谢青等一伙罪犯在乡村时或在少年时，曾受过马家寨乡派出所的处罚教育。如谢青本人在未入荆沙市时，在马家寨乡就受过派出所的两次关押与拘禁。

后来，谢青等一伙人就干脆离开马家寨乡村，跑到大城市里去作案。这一方面是马家寨乡派出所厉害；二来是乡村作案，所获钱物太少，不够他们的花销；三是谢青他们自己说的，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

马家寨乡赵桥村党支部书记赵传武，今年 40 岁，是个很精明的汉子，还是江陵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正信心十足地想把赵桥村变富，而且已做了不少实事。当我们一行人找到他时，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他们的法制教育没抓好，他一个村里出了陈诗权、陈军、陈鹏、张大权四名罪犯。他这个基层党支部的领导人感到惭愧与内疚。但是，这伙抢劫团伙犯罪分子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赵传武书记谈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些看法留待后面再叙。

对于赵传武的那种惭愧内疚的心情，我们能够理解，但他能负什么责任？赵传武正领导村民建设一个窑场，投资上百万元。这些基层领导们正带领村民要把马家寨乡变得富庶繁荣，到那时犯罪率可能会降低一些。

马家寨乡有个名人叫陈广州，其名气之大，远远超过了乡长、

乡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因为提起乡长乡党委书记和派出所所长的名字，老百姓可能不知道是谁，但提起陈广州，则是老幼皆知的了。

陈广州何许人也？

陈广州是马家寨乡一霸，其影响也涉及滩桥以至江陵区。

陈广州是马家寨乡曾桥村人，27岁，家有父母哥哥妻儿。陈广州从来不在田地里劳动，但他与妻儿吃香的喝辣的，钱多日子过得好，经常来往于荆沙、宜昌、武汉等地。陈广州穿的皮夹克三四千元一件，脚上的旅游鞋700多元一双。陈广州对于乡下的赌场输赢几十几百元钱看不上眼，跟他一起赌的都是有些身份的人，一般都是进出几百元几千元的。陈广州高消费，进荆沙城里的舞厅，进包房，唱卡拉OK，是家常便饭。

谢青、陈诗权、李才广、陈军、陈鹏、林克州、龚庆军、何运海、赵德来、鲁雪、杜艾军这帮小兄弟是陈广州的崇拜者，他们对陈广州的一套羡慕得很。他们向陈广州学习，连年龄与陈广州差不多的张大权也佩服他。张大权是从号子里关了几年出来重操旧业的啊！

马家寨乡派出所的指导员说："谢青他们这一伙子人，都是陈广州的徒弟。"

陈广州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陈广州有一支来福枪，一搂火，那子弹成网状飞出去，能将人打成一面筛子。他把来福枪锯短，能成天背在身上，外面再罩一件衣服，你不注意，是很难想象他身上背着一支枪的。

陈广州在乡下收棉花。棉田一片银白的季节，乡民把那雪白的棉朵摘下来，收获一年的汗水与辛劳，也摘取久已打算如何支出的钱。棉花收了，白晃晃地装包，送到棉花收购站。

棉花收购站里的人，想着欺压老实乡民，心地不好，当然自己也想获利。明明可达一级的棉花，他说二级，可达二级的棉花，

他说三级或等外。总之他要给你压级，你卖呢，就受他这种剥削，你不卖就拖走。但你要钱来投资下面要种的庄稼，要钱来实现你久已计划了的打算。老实的农民，咬咬牙，就卖了。

陈广州纠合几个弟兄干起了收棉花的行当。据说陈广州从农民手里收的棉花，不压级，你一级就是一级二级就是二级三级就是三级。农民虽已知道陈广州是个拐子，但还愿把棉花卖给他，是因为在陈广州这里农民一般吃不了大亏。

陈广州以基本公平的价钱从农民手里收到棉花，但他要赚钱，他赚钱的手法说起来也是一绝。陈广州卖棉花的故事在马家寨是很多人都知道的。

陈广州的几个弟兄把收来的棉花打成包，雇了车，拖到镇上棉花收购站去，陈广州坐在驾驶室司机旁边，口里哼着曲子，悠哉游哉。

汽车拖了满车的棉花停在了收购站门前。

陈广州摇摇摆摆从车上下来，走到正忙着收购棉花的棉站负责人跟前，拍了拍负责人的肩膀说："嘿，我卖棉花。"

那负责人正欲发火，谁他妈拍我的肩膀呀，抬头一看，是陈广州，忙堆笑脸："好，好，我马上来给你评级过秤。"

棉花收购站到处写着：小心火星！禁止抽烟！防火第一！

陈广州却偏偏点了一颗烟衔在嘴里。负责人见了，不敢作声，但浑身都是警惕，防止陈广州的烟头乱丢。他紧盯着陈广州的手，只要他一扔烟头，负责人就飞快地上去踩熄那烟头。

陈广州这时却从藏在衣服里的背上取下他的来福枪，摆弄了几下，然后对着棉站的围墙，突然一搂火。

只见火光一冒，轰的一声响，一片子弹飞出，把棉站的围墙打了几个大洞。

这轰的一声巨响，硬是把棉站负责人吓掉了魂，一刹那，他觉得那一枪像是打在他的脑壳上一样。要知道，那枪弹要是引着

了棉站的棉花，一场大火烧起来，他的损失可就大了。

棉站负责人赶忙停了手中的活，奔过来给陈广州运来的棉花评级过秤。

打开棉花包，棉站负责人把棉花用手捏了捏，心里有个数，他看着陈广州还在摆弄手中的来福枪，心里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嘿嘿，广州兄弟，你看这棉花定几级呢？”棉站负责人小心翼翼地问。

“这是你的事，你说几级就是几级，我是来卖棉花的。”陈广州在往他的来福枪里装子弹。

棉站负责人忙说：“这是特级，这是一级，这二级，快点给陈……”急切中，棉站负责人给每包棉花评级，凡一级就评特级，凡二级给评一级，凡三级及等外棉花都给评二级，然后在称呼陈广州什么的问题上结巴了。

陈广州手下有个兄弟挺机灵的，见棉站负责人“陈……”了半天，就说：“是陈老板。”

棉站负责人得到解救，忙说：“对，快给陈老板的棉花过秤，陈老板忙呢。”

棉站收购员们忙活了好半天，把陈广州的棉花过完秤，搬进了库房。

棉站负责人把钱送到陈广州手上，陈广州数也不数，往怀里一装，把枪一背，说声：“走！”

一伙人就随陈广州走了。雇的车完成了任务，自己开走了。

棉站负责人擦了擦额上的冷汗，心里估算着今日的损失，咬着牙暗骂着：“陈广州你个狗日的迟早要挨枪子的。”

陈广州赚钱的第二种手段就是帮人讨帐，从中提取高额回报。这类事主要在荆沙城里做，一般不在马家寨做。宜昌市有家电料商店，由弟兄俩开办，弟兄俩都是广东人，哥哥叫大广，弟弟叫

小广。大广小广与荆沙某老板有经济纠纷，某老板请陈广州出马，去把这兄弟俩教训一顿，搞的钱归陈广州自己得。

陈广州带着几个弟兄开辆小面包车，夜里到达宜昌，找到大广小广开的商店，半夜敲门，说是汽车电瓶坏了，希望老板开门，买只电瓶救急。

起来开门的是弟弟小广，陈广州看准了人，一声唿哨，几个人上前把小广的手脚绑了，嘴巴塞了，往面包车上一扔，开车就走。

陈广州把小广绑架到江陵的岑河镇，关在一家小旅社的房间里，然后打电话通知大广，带15000元来取人，而且不许报案，因为你大广小广欠某老板的钱，我是受某老板之托来办事的。你要想息事宁人，就看着办吧！

大广带着15000元到岑河镇取人，小广却在一个小时前从旅社房间里跑了。

陈广州拿了大广的15000元钱，对大广说："你回去吧，你弟弟我们已经放了，他回宜昌了。"

陈广州是1995年3月23日落入法网的。按其所做所为，要判死刑的，但听说干的讨账之类活动，属于经济纠纷，陈广州最后被判20年徒刑，现在某监狱服刑。

对于陈广州未被判死刑，马家寨乡的人有些想不通，但法律却有它自己的道理。

陈广州卖棉花的那一幕，谢青从头至尾都看到了，因为那天他和母亲、妹妹一起，用板车推着自家的棉花到棉站里卖。后来，谢青家也主动把棉花卖给陈广州，再也不送到棉站去卖了。谢青很服陈广州的胆略。他想，要想过好日子，就要像陈广州那样。

长江流经江陵马家寨时，弯了一个S弯，当年李白写诗，朝发白帝城，能"千里江陵一日还"，大约到马家寨这儿就止了。长江在马家寨乡江堤的外边，留下了一个沙洲，叫南星洲。

谢青出生在南星洲上。南星洲有上百亩沙地，可以种庄稼。后来，由于每年汛期到来时，住在南星洲上的人家都要被淹，于是这几家人家就迁离南星洲到江堤内定居。

谢青一家定居在白杨村一组，白杨村一组属马家寨乡偏远的村子。

谢青1972年12月生，1989年7月在乡村中学初中毕业，就一直呆在家里，时常到外面玩。所谓玩，就是几个气味相投的伙伴碰到一起，到处浪荡。谢青的父亲叫谢先文，55岁，在沙市踩三轮车拉客赚辛苦钱，母亲曹银芝，52岁，在家里种田。

谢青兄妹四人，他排行老三，小名就叫阿三。谢青的大哥给别人家入赘，做上门女婿。谢青下面还有个妹妹，19岁，在家和母亲一起种田。

谢青和二哥谢二年龄相差不大，两人在一起混的时间多。谢二从小好逸恶劳，想吃好的穿好的，却又不愿做事。父亲说："家里田地少，你们俩都这么大了，又不想种田，在家闲着，不如跟我一起到荆沙城里踩三轮车去，虽说辛苦，还是能赚到钱的。"

谢二不屑一顾："哪个像你那样去下苦力，我才不干呢！世界上赚钱的路子多得很，干嘛要跑去踩三轮车！"

谢青也不去。谢青心里想，荆沙城里当然比乡下好，我是要去荆沙城里生活的，但我去那里决不去踩三轮车，那事蛮下贱的。

两个儿子宁愿在家闲着浪荡，也不愿去帮他踩三轮车，谢先文只好叹气，不管他们了。

谢青的母亲带着女儿种几亩责任田，有时叫两个儿子下田做事。老二是不理的，也从不下田。谢青有时还去帮母亲和妹妹做几天。

儿大不由娘，谢青的母亲管不了两个儿子，而且也没能力管两个儿子。

谢青说："妈，你放心，我的事你莫操心。我是一定要混出个

人样子来见你的。”

谢二跟陈广州手下的一个兄弟很好，常对谢青谈陈广州如何有钱，如何有本事，作为一个乡下青年，活得如此潇洒，是个了不起的人。

但谢二不入陈广州的伙，他对谢青说：“我们要干就自己干，拉队伍的话，就要当领头的，当不了领头的，我们就干个体。”

谢二干的是个体，也叫谢青帮帮忙，事后给谢青一些钱。谢青对谢二干的事，从心里是瞧不起的，虽然有时给谢二帮忙。谢青认为：兔子不吃窝边草，这是江湖的规矩。

谢二却专吃窝边草。

谢二干的业务是偷肥猪。他弄来一种叫做三步倒（氰化钾）的药，制成了肥猪喜欢吃的饼子。他一般是事先踩好点，侦察到某家猪栏的猪已经快出栏杀肉了，晚上他就出动了。他把那种做好的饼子扔在猪栏里，让猪吃了，很快就毒死了。他就把猪一个人扛出来，送到他联系好了的屠户家。那屠户马上就开工杀猪，经过处理，那猪肉能吃，没有毒性，与鲜猪肉一般无二。

有时谢二做业务，事先探明那猪太重，他一个人扛不起，就请谢青与他配合。一般是谢青拖辆板车等着，等谢二把猪毒翻，就去给他当助手。弟兄二人把猪抬到板车上，拖到屠户家，夜里去夜里回，毒翻的猪在屠户处兑了现钱，他们回到家里再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谁也不知不晓。

谢二做的业务都是选的本村和邻村农民作目标。可怜农民辛辛苦苦把一头猪喂大喂肥，指望能卖几百元钱来做各种事情，却一夜之间猪没了，一场辛劳化为泡影。丢了猪的农民，在村里叫呀骂呀，骂那偷猪贼不得好死，骂得个天昏地暗，哭哭啼啼，令人难受。

谢青听了，很不是个味，就劝谢二：“二哥，今后再别做害乡亲们的事了，听那些人骂得多厉害。”

谢二却无所谓。“只要能弄到钱，骂得死人么？”

谢二最后把自己亲奶奶养的猪也毒翻偷去卖了。听着奶奶悲哀的哭声和愤怒的骂声，谢青就彻底与谢二闹翻了，弟兄俩各人干各人的了，互相不理睬。

谢二终于被人抓住了，被马家寨乡派出所关押起来，审问时，谢二提到谢青曾参与过作案。谢青也被收审了。

谢二真的没得到好死，在关押期间，他借口上厕所，把带在身上毒猪的氰化钾吞了一点，就像他亲手毒死的几十头猪那样死了。

谢青因为是从犯，关了几天就放了。

母亲妹妹哭死去的谢二，谢青却没哭。谢青佩服谢二的狠劲，连亲奶奶的猪都偷，但谢青不赞成谢二的做法。谢青决心要成为一个陈广州那样的干大事的人。

阴历七八月间，太阳毒箭般射向大地，室外阳光下的温度超过40℃。此时正是平原上种双季稻的地区割早稻栽晚稻的季节，农村叫双抢，是忙得跳的时日。

谢二死后，谢青在家呆着，偶尔出去会会他的朋友，像同心村李才广、林克州、龚庆军以及赵桥村的陈军、陈鹏等人。这些乡村的游荡者不安心在家做农活，就经常碰到一起玩牌赌钱上馆子喝酒或寻人打架。谢青除了跟这些兄弟们在一起玩玩，就是在家里帮母亲妹妹种田，他比过去勤快了些。

太阳底下，谢青和母亲妹妹在躬腰割稻子。太阳简直要把人烤化了，谢青双脚踩在泥田里，手握镰刀在用劲割稻，汗水模糊了眼睑，背上像在锅底烤着，呼出的气像在冒烟。

实在难受，但谢青咬着牙受着。母亲和妹妹已割到他的前面去了。谢青伸直了腰，看到母亲和妹妹翘起的屁股和躬起的腰背，那衣服上有层白色的结晶，谢青知道，那是她们流出的汗水变成了盐花。

还要朝前割，把这田里的稻子割完，然后挑回去脱粒晒干。割

过早稻的泥田要翻耕整平，再插上晚稻秧苗。收起的稻子送到粮店去卖，卖不了几个钱。听说在武汉洪山体育馆，香港有个歌星叫郭富城的来唱歌，一张票要卖480元。而农民种上一亩田，流血流汗地苦干，面朝黄土背朝天，一亩田的收入把公粮水费电费及各种提留一除，所剩部分连一张郭富城的唱歌晚会的票都买不到。谢青心里很悲哀，恨自己怎么生在乡村，怎么生在这么一个家庭？他突然可怜起自己的母亲及妹妹还有奶奶还有所有辛苦在土地上的乡村父老来。你们勤扒苦做，你们累死累活，吃的差穿的破，你们一年的收入还不够城里人进酒店吃一顿饭，到舞厅包厢去跳一场舞唱一次歌。谢青家里有电视，乡村的电视基本上是普及了。谢青从电视里看到的许多乡村外的生活，使得他躁动，使得他不甘心在乡村受苦。

谢青忍受住目前的痛苦，他在寻找一条路，他要像那些城里人一样生活，他要有钱，有钱就能过好日子，就能穿高档服装，就能找漂亮女孩做老婆，就能在酒店里吃一桌几百元上千元的酒菜，就能到舞厅搂着漂亮小姐翩翩起舞，就能坐在包房里唱歌喝咖啡。

谢青一定要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是绝不会再像他的父母妹妹和乡亲们一样在田里流汗的，他要走出乡村，他要进攻城市。

谢青在乡间一天天地熬着时光，磨炼自己的意志，他对母亲对妹妹对给人家当上门女婿的大哥，对死去的谢二甚至对在荆沙城内踩三轮车出卖苦力的父亲只有同情与怜悯。

谢青的灵魂在燃烧，在搏斗，在颤抖。谢青，你怎么办？你要有出息，你要脱离这乡村苦海，你要过上好日子，就像每天晚上电视里播映的那些城里有钱人过的那样的好日子啊！深更半夜，谢青睡不着，撕扯着自己的头发，在痛苦地呻吟。他要有很多的钱，他这钱又不能靠母亲那样种田父亲那样出苦力获得，种田卖苦力也赚不到什么钱。这钱要来得容易，来得不费苦力，怎么才能弄到钱呢？

钱，是谢青日里想夜里思的东西。钱，是谢青唯一的追求！

他突然有了许多钱了，密码箱装着，全是一扎扎百元的票子，怕有好多万元。他穿着几千元一套的西装，打着鲜红的领带，走在街上，令路人回眸。他用钱在荆沙市内买了一套商品房，三室两厅的，房里家用电器高级家具摆得齐齐整整，房屋装修豪华。妻子漂亮得耀人眼目，金项链金戒指，高级服装，家里还有保姆呢！他是荆沙城里的老大，他有一帮弟兄在荆沙城里做业务，他只是用电话指挥他们，业务完了后，小兄弟们把大笔的钱给他送来。他腰里带着枪，有公安局的人来抓他，他冷冷一笑，掏出枪来，打死公安人员，冲出一条血路，早有一辆高级轿车在等着他，他钻进车里，轿车一溜烟地无影无踪了。他哈哈大笑，这一笑，就把他笑醒了。

原来做了一个梦。

他就醒在床上，回味着梦里的情节。他发现他做的这个梦，是他看的一部香港拍的录相片里的情节。难道我就不能做个道上的老大？难道钱呀房子呀枪呀汽车呀只能是个梦？这样的梦就变成不了现实？

谢青又想起了陈广州，难道陈广州就比我多个脑袋？我能比陈广州做得更好，我的才智不比陈广州差。我要比陈广州更有影响！

谢青手上还有点钱，这是谢二死前给他的，他给谢二帮过忙。谢青决定要多联络一些马家寨的朋友，团结一帮弟兄好干大事。

谢青经常到马家寨街上，先是在李才广开的发廊里认识了同心村的林克州、龚庆军，后来又通过李才广认识了赵桥村的陈军、陈鹏、陈诗权以及张大权。后来又认识了马林村的何运海。这些人在一起玩时，不论是玩台球、看录相，还是上酒馆吃饭，多是谢青抢着付帐。慢慢的，谢青在这伙人中就有了威信。

谢青通过陈广州的一个兄弟，买到了一支钢珠手枪。没人的

时候，谢青就用钢珠枪练瞄准，一练就是几个小时。

李才广的发廊终于办不下去了，关闭了，他回到同心村。谢青就常到同心村和赵桥村玩，住在这几个朋友家里，他们的关系就更紧密了。

谢青咬着牙对自己说："团结人，做准备，办大事，不成功，宁可死！决不困在乡下。"

一个特大枪劫团伙的关键人物在贫穷的乡村中孕育着，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第4章：同心村　窑头埠试身手

紧依着长江大堤有一片绿色的树，树荫中是看上去凌乱而实际尚有些规律的房屋，这是个很大的村，共有450户，2300多人，设有9个村民小组。这样的大村恐怕只有江汉平原上才有。这是同心村，是马家寨乡较贫困的村子，也是这个乡较大的村子。村里的人杂家杂姓，是由各地逃荒聚起来的。

同心村的党支部书记沈明吉，48岁，谈起他们村的穷，有些无可奈何。村里人多田地少，人均田地不到一亩，而且有三分之一是沙地。全村450户，有137户是贫困户，贫困户的标准是人均年收入不到400元。400元，只能相当于城里一般人家的人均月生活水平。贫困户在乡村最讲究最隆重的春节间，家里无鱼无肉，只有几十斤米。沈明吉书记带村干部送去救济，也只能30元钱或20元钱的给一点表示表示。

同心村的田地少，又没什么村办企业，村里的一批从学校初中毕业回来十几二十岁的孩子，有好几十人。这些孩子一是升不了学，二是没钱升学，三是自己不愿意读书了。这批孩子回到村里，家里的责任田地少，他们的父母都不够做的了，不要他们下田干活，他们自己有了点文化，也不愿下田干活，受不了那个苦。那么，这些孩子怎么办呢？

乡村的基层组织和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没有办法。他们又能有什么好办法？能给他们找个既轻松又能赚钱享受的工作吗？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吸引这些闲散在乡村，文化层次又不高，又受到现代文明生活的影响且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孩子呢？

用过去的称呼，这些人可称作回乡知识青年。过去搞集体，回乡知识青年也不多，回来了让他当个会计团支部书记什么的，他们的青春在农村还可闪闪发亮。现在你回到乡下了，没那么多的会计团支部书记让你当，种田吧，家里的田地又不够种。怎么办呢？这样一批人，谁能关心谁来安置他们？对这样的一批人，稍一出岔子，就会出大问题。

很显然，沈明吉书记是解决不了同心村的这个问题的。

这不仅是同心村的问题，也不仅是马家寨乡江陵区荆沙市湖北省的问题。

这是中国乡村的一个问题。

要重视要研究中国乡村大批的回乡知识青年的问题，要教育引导很好地安置这批人。这代回乡知识青年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的回乡知识青年比起来，在政治素质上要差得多。这批人的问题不解决好，社会治安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关于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议论，我们还是回到同心村。

村支书沈明吉说，他们村的青年人，也有很不错的，比如他的两个孩子，都考上中专或大专，现在参加了工作。再比如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的主犯李才广的三哥李才学，也是20多岁，从学校回来后，老实种田，娶妻生子，一家三口，日子过得也行。村里当然还有其他的例子，在家里种田，日子过得苦是苦一点，但不干坏事。

我们找到李才学家，找到了李才学。沈明吉说：这是省里来了解乡村经济状况的同志。

李才学住在树荫掩映中的三间简陋瓦房里，家是很空荡，没什么摆设与家具。李才学的妻子也年轻，看上去是个老实的农村姑娘。两口子带一个两岁的孩子生活，种1亩5分田地。

两个年轻力壮的农民，只种1亩5分地，空余时间干什么呢？

“没什么事情干，闲着玩！”李才学说。

“怎么不出去打工?”

“出去也赚不到钱，还是呆在家里落个空闲，免得生是非。”

李才学谈起了计划生育的好处来。我们只一个孩子，还能有饭吃有衣穿。要是像父辈那样生好几个孩子，那是连喝稀汤也不成的。

李才学说计划生育好，其出发点是生多了孩子养不起。这种看法也不错。

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有三名被判死刑的罪犯是同心村的，他们是龚庆军、林克州，以及李才学的弟弟李才广。在43人的大名单中，这个村还有两人，但只是从犯，参与过一两次活动。

说起同心村三名主犯，沈明吉书记说，这几个人平时在村里看起来不太坏，挺老实的。他们主要在外面搞，抢了钱也从没看到他们拿回来，他们的父母以为他们出外找到事情做了，还很放心的，没想到他们犯了死罪。

沈书记说，他有次从乡里开会回来，从江堤上下坡回村，碰到几个孩子和一个收废品破烂的老头发生争吵，大概是卖什么破烂老头给的钱少了。几个孩子把老头的脸打得流血，抢了老头的十几元钱。他当即把几个孩子吼住了，这几个孩子中有李才广。他让李才广把钱还给了老头，并和孩子们把老头送到村医务室包扎起来。事后，沈明吉把李才广教育了一顿，让他写了检查，李才广老老实实地交了检查。

不过，李才广的二哥犯了抢劫偷盗罪，1993年8月18日严打时，抓到牢里去了，现在还在服刑。李才广的二哥平时打架做坏事时，只要被发现，他的大哥和父亲就抓住打。李才广的大哥当过生产队长，父亲当过财经队长，都是很不错的人。唉，这家人啊！沈明吉摇摇头，不好进行概括，只好叹口气。

李才广的父亲李良成在乡村田地分地到户后，就没再当财经

队长了。李良成有四个儿子，大儿子成家了，二儿子在监狱服刑，三儿子也成了家。李良成最不放心的是小儿子李才广，老二李才文就是个教训，打架偷盗，他不知打了多少次，没改过来，终于进了监狱。

李才文没进监狱时，有人把状告到家里来了，说是老二再不管教，没好结果的。

晚上，在老二熟睡之时，李良成喊来大儿子李才举、三儿子李才学、老四李才广。

“今天我们爷们四个，把他绑起来，丢到长江里去淹死算了，免得害人。”父亲说。

老大老三找来了绳子，冲到房里，按住了老二，用绳子绑了个结结实实。

老二挣扎喊救命。

父亲扯过一条毛巾，把老二的嘴巴塞得严严实实，老二睁大了眼睛，眼里是乞求和恐怖。

“养不教，父之过。我说你，我打你，你都不听也不改，丢尽了我姓李家族的人。养你这种东西有什么用，不如丢到江里去喂鱼。”父亲李良成说。

老四李才广站在一边，吓得直颤抖。

“走，把他扛出去，丢到长江里。”父亲命令。

老大把捆得不能动弹的老二往肩上一扛，老三在旁边帮着，就往门外走。

父亲对老四说：“走，你也跟着去帮忙。”

老四在这关键的时刻，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老四想起了老二平时给他的好处，他舍不得他的二哥就这样死去。老二偷的钱，有时候塞给他几个，有时候还带他到马家寨上的馆子里去吃肉。老二还处处卫护他，使得别人不敢欺负他。老二现在就要死了，他哪里舍得。

老四哇一声哭后，就喊："二哥，二哥！"

老四的哭喊，吵醒了熟睡的母亲，母亲爬起来一看，立即疯了似的扑上来："你们不能这样，他是一条命啦！伢儿再怎么打都可以，他是你们的亲骨肉，你们不能这样下狠心啦！"

"这条狗命留着害人，就是你平时惯坏了。今天我就把他丢到江里，要抵命我来抵！"父亲朝母亲吼叫着。

母亲披头散发地大声呼救起来："救命啦，救命啦！"喊声在夜空下黢黑的村子里回响。

李家的吵闹声呼救声，立即惊起了村人，邻居和李家的兄弟们赶忙过来解劝。

村支书也就赶来了。"良成哥，你不能这样。"书记说。

老二就这样被救下来了，最后还是进了监狱。

父亲李良成见家里种田的劳动力过剩，就到沙市租个地方住下来，收废品弄几个活钱。李良成的妻弟陈旭明在沙市工作，也常照应一下。为了让老四李才广走正路，在亲戚的帮助下，把李才广带到沙市，在一家理发店当学徒，学个理发手艺。

李才广在沙市学理发，一年多之后，掌握了基本的手艺技术。在理发店当学徒不会有好光阴过，也弄不到钱。关键还在于有父亲严格的看管，他感到诸多的不自由。

"我不能长久在这里当徒弟，现在已满师了，我要回去。"李才广说。

"你回去怎么办？种田去，家里不需要的。"父亲说。

"我想好了，马家寨街上的门面便宜，我去租个门面，开家小发廊，也能养活自己的。"李才广说。

父亲觉得儿子的想法不错。他现在有了一门手艺，帮他筹几个钱，租个门面做手艺，说不定有发展的。再说，他有个手艺做，不会闲得无聊，不会去跟那些不好的孩子鬼混的。

父亲同意了儿子的要求，把自己勤扒苦作卖废品攒的钱拿出

来，在马家寨街上租了门面。

李才广的发廊开办起来了。李才广当起了小老板。但马家寨街上人少，乡下人无人去街上花钱理发，李才广的生意很不好。

同心村6组，有三家姓林的村民，村里人称为林三户。这三家人勤劳善良，种田为生，靠自己的劳动与为人，在村里获得良好的称誉。

林家三户共一个儿子林学美，娶妻张圣儿，两口子也是老实忠厚的农民。林学美今年57岁，生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女儿林克玉是荆沙城里一个棉纺厂的工人，也是遵纪守法的女孩。林学美的大儿子已成家，在同心村里种田，种田靠自己下力流汗，过着普通农民的日子。

林学美的小儿子林克州，1972年生，小名叫夜鬼。林克州1989年7月从马家寨耀新中学初中毕业，未能上高中，就在家里务农。

说是务农，农田里的活没什么事让他做。那点农活，父母哥哥做了还不够，林克州从学校回来，也不会做农活。林家因为种田地肯下力气，加上大人们的勤俭持家，家里的经济条件在村里算是好的，有吃有穿有房子住，家庭养猪养鸡的副业搞得不错，零花钱也不缺。虽说不能像城里的人那样大手大脚地花钱，但一般的小钱还不缺。

林家的传统是，老实种田，只要舍得下力，田地就是衣食父母。

林家对这个小儿子林克州，自小是看得娇贵的。林克州从学校回来后，就在家里闲着。村里的一批年轻人风气不太好，偷偷摸摸打架闹事的情况经常发生。好在林克州刚回家来还老实，一般不大出门，也不多说话，平时就看武侠小说，看看电视，也到马家寨街上去看看录相。

父母亲说："儿呵，你不想做事，就在家里呆着吧。要是闷了，到田地里转转，给我们搭个帮手，做些轻松农活。你要吃的我们给，你要穿的我们给，你要钱用，我们也给。"

父亲母亲哥哥对林克州可谓关心备至，处处顺着他。但是有一条，就是林克州不能去和那些不好的孩子混在一起，偷偷摸摸。

林克州在家里一呆几年，人也慢慢地大了。但是老这样呆在家里也不是个事。他闷，他躁，他不知自己怎么办才好。电视里的美女小姐先生俊男，人家那过的生活才是生活，驾豪华车，拿大哥大，进出舞厅酒店，喝洋酒吃高级酒席。人家是人，我也是人。

怪只怪我生在了乡村。我不能一辈子靠父母养着，我也不想过父亲母亲哥哥那种翘着屁股种田的生活，我要过得不枉虚度此生！

林克州学会了喝闷酒，从父母手上要到钱，就跑到马家寨街上去喝闷酒。

同村的李才广在街上开发廊，没有生意，就关了门和林克州一起喝。有时就碰到同村的龚庆军，还有赵桥村的陈军、陈鹏、陈诗权，甚至碰到马林村的何运海，白杨村的谢青。这伙人年龄差不多，有的是同学有的是同村光屁股长大的伙伴，即使不同村不同学，在李才广的发廊里见了几面，也都熟悉了。

就到小酒店里喝酒吧！酒过三巡，说起自己心中的苦闷，大家都有同感。

“我们不能这样在农村混一辈子！我们得要做点什么事。”林克州说。

“你能做什么事啊？李才广还会给人理个发，你只能和我一样，拽牛尾巴修理地球。”陈鹏说。

“林克州才不像你呢，他是个规矩的好孩子，将来他父母给他娶个好媳妇，然后生个儿子，种两亩责任田，成为马家寨的一个好农民。”开发廊的李才广说。

“我他妈不要过这样的日子，过这样的日子我宁愿死！”林克州喝完了一大杯白酒，眼睛发红，他大声叫起来。

龚庆军忙劝说道：“克州，你少喝点，别喝醉了。生来命就如

此，只怪我们生错了地方，有什么办法呢？就这么过吧！”

“不！我不信命，我们要改变我们的命运。你看看人家陈广州，他还不是马家寨的人，他的日子就怎么过得那么威风呢？”谢青不慌不忙地说。

“马家寨有几个陈广州？你能学到他那个本事？”何运海说。

“他有什么狗屁本事？他那一套哪个不会，只要你豁出去了，只要你有胆子。”陈鹏是个角色，他喝干了杯子中的酒，红着眼说。

“行，我们就学学陈广州怎么样？”陈军说。

“马家寨只能有一个陈广州，我们得到外面去打天下，向城市进攻！”谢青说。

“阿三的主意高明，我们干！”陈鹏说，

龚庆军问林克州：“克州，你敢吗？”

“有个什么不敢的，脑袋掉下来不只就碗大个疤吗？在这个世界上，富死胆大的、穷死胆小的。”林克州似乎是有点醉了。

“来，来，我们每人再干一杯，然后去看录相片。今天的酒是林克州请客，看录相片我请客！”李才广说。

每人把自己的杯子装满了，然后举起杯，碰得乒乓直响，一仰脖子，各自干了。

“我们都是马家寨的儿子，我们不甘心向命运屈服，我们要走出马家寨！”谢青说。

“对，走出马家寨。”众人齐呼。

林克州拉住谢青：“阿三，到时不要忘了我。”

“我们一起干！”谢青说。

于是大家走出酒家，到录相厅里看录相片。录相片是《侠盗高飞》，由香港演员周润发主演。

长江大堤内不远是同心村的村道，村道边有一家综合商店，商店里卖的是日杂百货和一些农资产品，这是马家寨供销社的一个分点。

这家综合商店的经理是龚玉鹏，他和妻子罗芳共同经营，两口子有个 4 岁的女儿。龚玉鹏属国家正式职工，这商店他们承包了。他们服务村民，买卖公道，很得群众信任。

商店对面即乡路的另一边，是一座低矮的三间小屋，那砖瓦都很破烂了，一看就是个比较贫寒人家的家。

这是龚庆军的家。龚庆军在家排行老二，龚玉鹏是他的哥哥，他还有个弟弟在读书。

龚庆军是 1975 年 6 月底生的，在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死刑时，他离 20 岁还差 35 天。他是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年龄较小的一个。

龚庆军的父亲龚兆湘 50 岁，湖南人，是一个工厂的工人，曾经在松滋县的一个煤矿当过工宣队员。龚庆军的母亲胡泽军，是马家寨的人。龚庆军的父亲与龚庆军的母亲结婚后，为了照顾家庭，就要求调回马家寨乡，在供销社工作，当过主任。大约是为了让大儿子顶职参加工作，龚庆军的父亲不到 50 岁就退休了。

龚兆湘退休后，和妻子一起在同心村 8 组种田，抚养孩子，勤劳种田，成了个地道的农民。

龚庆军也是从马家寨乡耀星中学初中毕业，毕业后，凭着父亲的关系，在马家寨供销社当了一年的小营业员。

当营业员虽说是临时工，但他年龄小，做事也还勤快，又有父亲的管教，别人都说他是个好孩子。

后来父亲提前退休，哥哥参加了工作，龚庆军就回家了。年龄小，干不了什么事。再说田地里的事情不多，也用不着他去干。

龚兆湘找了个驾驶员朋友，让龚庆军去学开汽车，当徒弟。龚庆军学了半年，学了个半生不熟。学了又拿不到驾驶证，即使有驾驶证，自己又没钱买车来开。想了想，龚庆军还是回家了，在家里帮父母亲种田。

父亲再没什么新招式来安排自己的儿子了。怎么办呢？就让

他在家呆着吧。种那么一点田，闲的日子很多，那就让他闲着吧！龚庆军在家听父母哥哥的话，做事也还勤快。

但是一年有大半年的时间闲着啊，故乡的土地又不怎么养人。龚庆军多想找个工作做一下啊，哪怕是个临时工！但是没办法，一时找不到工作，在家里闲得难受，就与同龄的伙伴在一起玩。他并没有像谢青陈鹏等人那般非常清醒地去犯法，他只是跟这些伙伴在一起玩，在一起混日子。

父母和哥哥也没发现龚庆军有什么劣迹，但龚庆军自从认识了马家寨的几个伙伴后，在一起喝酒玩牌，谈天说地论女人，他就走向了歧途，他的灵魂被一种毒素侵蚀，他迷失了自己的本性。

而且他由于害怕，想收手不干也不行了。

沿龚庆军家门前的乡村公路爬上江堤，有一处简易乡间码头，叫窑头埠。一片开阔的江滩，黄沙在阳光下耀眼。沙滩上有条小路，沿小路可走到长江水边。

长江水浑浊发黄，浩荡奔流，江水上跳跃着黑色的摆渡船。

窑头埠对岸是公安县城，公安县人到马家寨或滩桥镇，马家寨与滩桥镇人到公安县，都是从这个渡口过渡。

渡头有两只摆渡船，但因客人不多，两只渡船议定，轮流摆渡，以单日双日区分。摆渡船除了渡客人，还可以在江边打鱼捞虾。

林茂是同心村人，是一只渡船的主人，另一只渡船的主人是孙老头，外村人。

林茂每逢单日摆。这天是 3 号，应该是林茂驾船摆渡，孙老头可以在江边打鱼，但不应该拉客，否则违规。

林茂早上到江边，就发现常到马家寨乡来卖猪娃的公安县猪贩子周老板坐在孙老头的船上，孙老头的船正欲开头。

“孙老头，你怎么不讲规矩，今天不该你摆渡，你怎么抢我的生意？”林茂大声喊。

周老板对林茂有点成见，曾经在一次坐林茂的渡船时嫌收钱多了，两人争过几句。

“人家周老板不愿坐你的船，要坐我的船，不是我要抢你的生意哟！”孙老头说。

“不能坏了规矩，今天由我摆渡，你坐也得坐，不坐也得坐，姓周的你下来。”林茂很凶。

“你这是个什么理，我就不坐你的船。孙老头，开头，我们走！”周老板说。

“今天就不许你们走，想打码头呢！”林茂已把自己的渡船摆开，拦住了孙老头的船。

“你今天怎么的？想打架？”周老板从船上站起来。

“不想打架，你坐过来就行了！”林茂说。

“我就不坐！”

“你不坐就不用想回公安县。”

“想行蛮，你是个什么东西？”

“老子是人，不是东西。”林茂把船上的桨抽起，一桨横扫过去。周老板一让，孙老头的脑袋开了花。

周老板孙老头一齐上，船上正好有一只铁锹，他们一人挥铁锹，一人挥桨，林茂招架不住，被打得直叫喊。

这情形被码头边的一个同心村的人发现，这人立即飞跑，翻过江堤，到了同心村路口。

这天，赵桥村的陈诗权到龚庆军家玩，他们约了李才广和同心村一个叫黑子的青年人，在玩扑克牌，赌钱。

“哎呀，林茂被人打得要死了，你们快到江边去救人。”跑回村报信的喊。

“谁打林茂？”李才广问。

“公安县的一个猪贩子。”报信人说。

“快去！”李才广把牌一丢，顺手捞起龚庆军家放的铁棍子。

四个人撒开腿冲出屋，翻过江堤，跑到江边。此时林茂已逃到沙滩上，周老板追到沙滩上来了。

李才广跑近去，挥起铁棍，一下就把周老板扫倒在地。陈诗权抢过周老板手中的铁锹，举起就要砍。龚庆军见这架势，吓得直颤抖，忙一把扯住了陈诗权。

“搞不得，砍了就要出人命的。”龚庆军说。

孙老头见跑来四个年青人，看那架势，像是亡命之徒，忙驾起船跑了。

黑子用脚狠踢被打倒在地的周老板。周老板见来了四个年轻人，他的腿子被铁棍打得折了，心想，这下算是捅了马蜂窝。

周老板被黑子踢得鼻青脸肿，满头是血和沙，眼睛里也飞进了沙子，睁不开。这周老板也是跑四乡走江湖的，好汉不吃眼前亏，他的口气软了，保命要紧。

“别打了，小爹爹们，别打了，我认错：我认错!”周老板跪在沙滩上直磕头。

“你个狗日的好大胆子，你晓得这是什么地方？这是马家寨，你公安县的人还跑到这里来赌狠，你个狗日的找死。”黑子说。

“各位兄弟，谢谢你们帮忙，这狗东西把老子打得好狠，还有那个孙老头跑了。你们再把这个家伙打一顿，我请你们喝酒。”林茂说。

陈诗权上前，抓住周老板的头发，在周老板的脸上左右开弓，立即把周老板打得脸上开花，血流不止。

林茂擦着脸上的血，好解恨。

“小爹爹们不要打了，饶命啦，我给100元钱，各位去买烟抽，我错了，你们别打了。”周老板苦苦求饶。

“100块钱算个屁，还不够老子们的手工钱，你给老子们拿1000块钱来。”黑子说。

“莫跟他扯淡了，叫他把身上的钱都拿出来。”李才广说。

“做不得啦小爹爹们，我没有那些钱，我是个做小本生意的，我还要养家糊口呢，我还要本钱呢！”

“莫跟他啰嗦了，老子们自己动手！”陈诗权听到钱的事，劲头就来了。

陈诗权和黑子把周老板按在沙滩上，李才广从周老板身上四处摸钱，他喊龚庆军过来帮忙，龚庆军跑拢去，帮李才广搜钱。

从周老板身上搜出了一叠子钱，李才广拿到手上弹了弹，“不错，老子们没有白打。你给老子小心点，如果不老实，老子就打破你的饭碗，把你的脑壳挖成葫芦瓢。”

钱已到手，黑子说声：“撤！”

李才广对林茂说：“就这样了，有什么事再找我们。你欠我们一顿酒呢！”

林茂说：“这酒我一定请了，谢谢各位兄弟，要不是你们，我今天就要吃大亏了。”

李才广、陈诗权、黑子和龚庆军四个人就不慌不忙离开沙滩，翻过江堤，回到同心村。

龚庆军说：“再不能到我家去了，要是我爹我妈和我哥晓得这事，那是下不了台的。”

“行，你把铁棍送回家去，然后到我家吧，我爹不在家，我妈管不了我。”李才广说。

龚庆军把铁棍送回家放好，就一起到李才广的家里。李才广的妈不在，四个人把那叠钱数了数，共有 2150 元。

“我们把它分了！”黑子说。

于是平均分配，每人分了 537 元 5 角。

“个狗日的，这样的事情不错，做上几笔，钱就来了。”黑子说。

“我妈我哥他们做上一年，还天天太阳下面去流汗，也做不到这么多的钱。”李才广说。

“农民最他妈没当头，做得苦，吃得差，一年到头没钱用。我

是死也不当农民的。”陈诗权说。

只有龚庆军心里忐忑不安，有些害怕，这是不是犯罪？这是抢劫吧！这种事再不能做了。黑子把钱递到他手上时，他迟疑了一下，还是接过来了。

陈诗权说：“你莫草鸡样，怕个么事。看看人家陈广州，我们这算个么事呢？胆子大些才能过好日子。”

“我不怕。”龚庆军说，但心里却说，再不搞这种事了。

四个人手里有了钱，就继续玩牌，都有本钱了。

第5章：赵桥村陈家湾　滩桥镇枪声

赵桥村在马家寨乡的各村中，是经济状况较好的村。这个村有10个村民小组，462户，2300人，3071亩土地，水田旱地各一半，人均土地1.3亩。旱地三天不下雨就要旱，原来也是贫困村。后来村里办了酒厂砖瓦厂，经济状况大大改善，村里修了卫生楼、学校，教育与医疗情况都不错。1995年，赵桥村被评为江陵区十佳小康村之一。

赵桥村甚至有一条村街，村公所在村街上，是幢两层小楼，旁边紧挨着的卫生楼与学校，还很有点气象。

村支书赵传武说，这里的乡村都是人多地少，要想发展，必须办村乡企业，以企业来促农业及多种经济。你只会在土地里抠呀，抠不出个金蛋蛋来的。因为这一带沙地产花生，赵桥村还上马了一个花生加工厂，要让赵桥花生名扬江汉平原。

赵传武反复说到的内疚是治安，而这治安搞得不好，犯案的人员都在五组六组。陈军、张大权是五组人，陈诗权、陈鹏是六组人，但五组六组在一个自然村，这个自然村叫陈家湾。

陈家湾在当地被人称作斗角佬村。斗角就是牛打架。这个自然村有耍蛮打架的传统，有好斗的传统。据说这里的牛与家畜在路上大摇大摆地走，汽车来了都不让，它们胆大不怕。这个村现在监狱里服刑的还有好几个。

陈诗权在荆沙特大抢劫匪伙案中，是除了谢青之外的第2号人物。陈诗权1975年10月生，1987年7月小学毕业后，就不再上学，当时只有12岁，就在村里及马家寨附近鬼混，小偷小摸、

打砸抢样样都干。14 岁时，家里人把他送到沙市印染厂理发室学理发。没呆多久，他受不了当学徒的苦，也受不了被师傅管教缺少自由的生活，就跑回家来。

陈诗权回家后，就在家里种田。说是种田，他却没有下过田。父亲陈学文 48 岁，母亲吴忠孝 46 岁，哥哥陈诗军 23 岁，都在家务农，他是小儿子，田里不可能有事让他做。陈诗权的爷爷奶奶都在，长辈很宠他，不叫他干事，供他吃喝玩乐，他在外面干了什么坏事，人家告到家里来了，家里还为他护短，生怕他吃了亏，反而对受害者倒打一耙。使得陈诗权更加骄横，无法无天。

陈诗权的幺叔叫陈学武，也是个道上玩的人物，搞偷盗抢劫，在 1993 年 8 月的严打中被抓，判了 19 年刑。陈诗权的爷爷是个老党员，但就是脾气暴躁，弄不好就骂人打人。陈诗权的父亲，也是脾气暴躁的人。陈诗权是没有得到家庭的严厉管教，而且受了坏影响，用书记赵传武的话说：是有些遗传性。

这个遗传，不仅是说某些家庭的遗传，而且是整个村子都有遗传。陈家湾有名的“三华”，即陈学华、陈×华、陈×华，是赵桥村有名的狠人。

陈家湾的另一个在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的主犯是陈鹏，1975 年 10 月生，与陈诗权是同年而且还是同月生的人。陈鹏 1987 年 9 月上初中，1988 年就辍学回村，只上了一个学期的中学，回村时只有 13 岁，在家里闲玩。陈鹏的父亲陈学华是陈家湾“三华”之一，在前几年被抓入狱，判刑 18 年，尚在服刑中。陈鹏的堂兄也是狠人，在与人发生矛盾时，一次用刀砍伤三人。

陈军是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的第三个陈家湾人，陈诗权、陈鹏、陈军是团伙中的“三陈”，与他们的父辈“三华”比起来，他们并不逊色。陈军是 1976 年元月出生，1989 年初中未毕业就辍了学，回村时也是十三四岁。回村后，在家闲玩了半年，1991 年 5 月间，家人把他送到沙市沙隆达的食堂打工。算起来，陈军当时

还是童工。在沙隆达食堂干了一年半，大约是认为自己学会了如何做饭如何炒菜的手艺，跟别人打工没前途也赚不到钱，不如回到家乡去发展，陈军就离开了沙市。不到17岁的他回到滩桥马家寨，在滩桥中学开个体餐馆，当起了少年老板。在陈家湾“三陈”中，陈军年龄最小，也最老实，他在学校读书时，成绩也不错，而且还当过班长。陈军的父亲陈尚军才41岁，母亲聂英39岁，陈军的弟弟陈军华还在上中学。陈军的奶奶聂氏老人，82岁了，还参加劳动。

陈军在家里也很娇惯，父母奶奶宠爱他。他不想读书了，就去当学徒，然后又回到乡间开餐馆，父母都同意，而且让他去闯，不怎么管他。陈军在外面结交了些什么人，这些人给陈军什么影响，家里人也不闻不问。

陈军爱看武侠小说，爱看武打录相片，崇尚侠义，崇尚暴力，愿为朋友两肋插刀。陈军是在滩桥中学开餐馆时，认识赵德来、鲁雪等人的。滩桥的鲁雪、赵德来、杜支军几个后来和马家寨的一群人走到一起，形成团伙的主力中坚，陈军的餐馆是起了作用的。

少年开餐馆，又讲豪侠义气，朋友们来了，吃了喝了还到旁边的台球厅打台球，陈军不收酒饭钱，还帮朋友付台球台子钱。这样的餐馆开不久，最后亏本垮台是必然的。

陈军的餐馆经营不下去了，经常找家里人要钱。家里人说：“与其这样要钱去开餐馆，还不如那餐馆不开，回来做点其他事吧！”

陈军于是就回到陈家湾。

陈军是个不甘寂寞的角色，他听别人说种药材不错，能赚钱，就去买了药苗，在自家的地里种药材。药材长出来了，最后却没人要。陈军觉得滩桥也好马家寨也好，都是鬼地方，干什么都不成。让他再回到沙市去打工，也是不可能的了，那种吃苦受限制的日子他是不愿再过了。陈军在家里彷徨着苦闷着，他的崇尚侠义与暴力的心性，终于使他和同村的陈诗权、陈鹏、张大权混到

了一起，后来又和谢青、李才广、林克州、龚庆军混在一起，成了一群乡村团伙。

陈家湾的张大权，是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主犯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狡猾多计的人，他在团伙中是个军师角色。

张大权1967年生，1981年毕业于赵桥村小学。小学毕业后，张大权就到沙市微生物研究所学做油漆的手艺，手艺学成，就四处给人做油漆活，来往于城乡，没个固定的居处。张大权在陈家湾的亲人只有一个母亲。张大权四处给人做油漆，俗话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他要是老老实实地干，日子过得是不会差的。但他在给人做油漆时，看人家那自行车十分地可爱，于是就偷，偷了就卖。第一次得手尝到甜头，比他辛辛苦苦地做油漆要好得多，于是他就第二次偷，第三次偷，一发不可收拾。

终于，在张大权一次次作案后，被人抓住了，法院判了他3年零2个月的徒刑。张大权于1988年3月捉进去，1991年5月从劳改农场出来。张大权出来时，没有人去接他，他也就不回赵桥村陈家湾，一个人在荆沙市内混。他在亲友的帮助下，在沙市衡器厂附近的蛇人山门口开餐馆，餐馆叫星星餐馆。餐馆开了半年，没有赚头，日子过不下去了。1991年12月开始，他又在沙市江门路摆地摊卖服装。

摆地摊卖服装是游击队，那服装档次不高，劣次品多，全靠自己叫卖，维持秩序的或是查税的来了，还得眼明手快脚快地转移。

摆地摊卖服装攒了点钱，两年后，张大权在荆州体育场大市场租了个服装摊位，还是卖服装，一直到1994年8月，他的服装生意做熄了火。1994年8月到他参与抢劫团伙被抓期间，他无职业，履历表上说是在马家寨乡赵桥村五组务农，实际上他是一天农都没有务过。

这期间，张大权认识了在沙市帆布厂当合同工的罗小梅。罗小梅只有20岁，张大权同她结了婚。张大权不再是一人吃饱全家

饱了，一年后，罗小梅给他生了个儿子，叫超超。罗小梅一个合同制女工，没有多少收入，张大权要赚钱养乡下的母亲，要养城里没有户口的儿子老婆，租住的房子，那房租每月的开销都有好大一笔。张大权要弄钱，靠做服装生意赚不了钱，他得另外设法。

张大权是有过前科的人，而且在社会上混了多年，在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主犯中年龄最大，因此他是见风使舵，多出主意，自己动手的时候不多。分给他的钱他是要的。他的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张大权和陈军是同一个村民小组的人，两家人是邻居，张大权是看着陈军长大的。张大权从劳改农场出来在沙市混生活，偶尔回到陈家湾看母亲，住一两天。这时陈诗权、陈鹏、陈军来见他，找他玩，他就多说些城里的事情，说这乡下没什么可呆的。出去，哪里找不到一碗饭呢？何必在乡下盘泥巴吃苦。

后来“三陈”都入了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抢了几次后，张大权不知是出于人性中最后的那点善良还是因为陈军与他是一个村民小组，他有点可惜这个孩子。张大权说：“陈军，你小，你回去算了。这些事迟早是要被查出来的，杀头是早晚的事。”

陈军却不以为然。他说：“弟兄们都这样干，我怎么能回去！你不是说过乡下没有出头之日吗？再说，我已陷得不浅了，已经晚了。”

张大权说：“我是年龄大了，没什么路好走了。你还小啊！”

陈军却不听他的话，而且干得更欢。

1994 年，19 岁的陈鹏在家里和母亲种近三亩面积的责任田地，弟弟陈崇在学校里读书。父亲判刑劳改之后，陈鹏似乎懂事些了。这个家要撑持下去，陈鹏就得当个当家人，就要劳动，就要下苦力，就要赚些钱，否则母亲和弟弟就会受更多的苦。

陈家湾的“三陈”中，陈鹏觉得自己最倒霉，这是自己的命

苦吧！陈鹏再没有时间和其他的小兄弟们在一起玩了，他更多的时间是跟母亲一起在田里劳动。耕田犁地，栽秧割谷，交公粮买化肥，像个有模有样的乡村农民。

张大权回村来，陈诗权陈军约他一起去喝酒，他去了。但喝完酒吃完饭聊完天，他得回家来，打算明天田里的活路。

“陈鹏，不要太灰心丧气，你们家的情况大家同情，有什么困难说出来，我们也可以帮帮忙的。”陈军拍拍他的肩膀说。

“其实你用不着悲观，你父亲再过几年就回来了，回来了也没什么事，我不就是从那里面出来的么？你不用背什么包袱。”张大权现身说法，开导有些垂头丧气的陈鹏。

“你父亲回来就好了，那时候你弟弟也大了，你就没什么负担了，该玩的时候还是要玩。不要发愁。我们要过快活日子。”陈诗权说。

陈鹏喝了几杯闷酒，伏在桌上哭了。他泪眼婆娑地说：“谢谢弟兄们的安慰，其实这些我都会想，就是心里有些苦。”

只要有机会，陈诗权和陈军就把陈鹏拉着，一起到马家寨街上去，和谢青、李才广、林克州、龚庆军等人聚会，在一起喝酒打台球看录相片。

谢青、李才广、林克州和龚庆军也经常来看陈鹏，安慰他，陈鹏很快就恢复了正常心情。

马家寨乡搞了个水利建设，挖一条河渠，以改善农作物的旱涝弊病。工程不算太大，但家家都要出劳力去挖河。你不去也可以，你就拿钱出来，一个标准工日20元钱。

各村都上了劳力，一个工日20元钱，哪个愿意拿，就自己去干吧！陈鹏家当然由陈鹏去上工地了。他带了工具带了粮食，早出晚归，中午跟人家一起搭伙。有时实在太累了，晚上就住在工地附近的同学家里。

陈鹏的母亲才近40岁，丈夫劳改去了，她带两个儿子在家生

活，吃尽了千般苦。她要苦苦熬一二十年，才能等到丈夫回来。

女人也有女人的苦啊！

花子是村里一个 30 来岁的男人，妻子是个厉害角色，能做事也能打架骂人，吃亏的事是不干的。两口子过日子，有个孩子，但常打打闹闹。农村夫妻打打闹闹也正常。

花子却是个不规矩的男人，心里总想着拈花惹草，别的女人又看不上他，他也有点不敢。他盯上了男人劳改去了的女人枝子。枝子比花子大好几岁，但身腰看上去还有些吸引人的地方。40 岁不到的女人，男人已有好几年不在身边了，熬得难受吧！

花子的条件也不能太高，太高了别人不理他。花子等待机会，他要把枝子搞到手。

枝子傍晚时，拖了架板车出去割牛草。两家合养一头牛，轮到她家割牛草了。儿子陈鹏被陈诗权陈军拉出去玩去了。枝子让小儿子做好饭，自己先吃，她割了牛草，马上就回来。牛晚上要吃草呢！

枝子割了满满一板车牛草，拉着板车走在田野上。天已完全黑下来了，田野上没有人影，夜风轻拂，蛙声四起，灯火在村子里闪烁。枝子吃力地拉着一车青草，想着自己孤儿寡母般的生活，不由得默默落泪。她劳累了一天，她疲倦了，她怨恨丈夫，她叹息自己的命苦。

突然，她感觉沉重的板车变得轻了，她回头朝车后看去，见是个男人在帮她推车。

她停下了车，伸起腰叹了口气。那男人走过来了。男人说："嫂子，你真辛苦呀，这么晚还在割草，陈鹏呢？"

"陈鹏和他的几个朋友到同心村玩去了，你怎么这晚还没回去。"枝子听出那是花子的声音。

"我刚好到十组去玩，回来晚了碰上了你。来，我来帮你拉车，嫂子。"花子走过来，顺手在枝子的屁股上摸了一把。

枝子没有躲闪，也没有作声，默默地把车把让给了花子，自己站到一边。

花子没有马上去拉板车，又摸了一把枝子的胸脯，枝子仍然没有躲闪没有作声。

花子胆子就大了起来，一把抱住了枝子，说："嫂子你真苦哟，我看了心里都是疼的。嫂子我陪你玩玩吧！你太可怜了。"

枝子还是不作声，任凭花子脱了她的裤子，把她抵在堆满青草的板车上动作着。

枝子哭了，哭了好久好久，花子不知枝子是伤心得哭了还是快活得哭了。

花子完事之后，帮枝子把青草送到她家里，那时陈鹏还没回家。

花子与枝子有了第一次后，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以至以后的多次了。

乡村男女偷情，防范措施不多，久而久之，村里人也都知道了。大家见这两个人如此持续不断，也只暗暗议论，懒得去管。这事只瞒着花子的老婆和枝子的两个儿子。

1994 年，在陈鹏出去挖河修水利有个晚上没回家住在同学家里时，出事了。

花子也在挖河工地，他还经常关照陈鹏。那天，他知道陈鹏不回家，就很晚回村去。花子回村后没有直接回自己的家，而是去了枝子的家。枝子的小儿子已经在另一房间里睡了。花子就进入枝子的房间，两人很快就做在了一起。

就在花子到枝子家的时候，花子的老婆在村中碰到一个刚从挖河工地回来的人。花子老婆问："花子回来没有呀？"

那人答："刚跟我一块回来的，他这会已到家了，你快回去好好招呼他。"

花子老婆没跟那人斗嘴，就急急回了家。花子最近很少和她做那事了，她都有些受不了了。

花子老婆回家一看，花子并没在家。他到哪里去了呢？别人说他是回来的呀！花子老婆于是就出门打听，问别人看见花子没有？

村里有个和花子打过架的男子碰到花子老婆了。花子老婆说：“你看见花子没有？”

那人见花子老婆那模样，就答：“他不是在挖河吗？”

花子老婆说：“他今天晚上回来了，但他没到家。”

“那到哪里去了呢？你去枝子家看看，说不定在那儿。”那人漫不经心地说完，赶忙走了。

花子老婆听了那人的话，头皮立刻一炸，她是个明白人，平时的疑惑经人这么一点就清楚了。她怒火中烧，辣性大发。这还了得，狗日的东西，怪不得不理会我，原来在外面搞上了个劳改犯的女人了。花子老婆直扑枝子家，她啪啪地拍门，大喊大叫：“花子！花子！你给老子出来，看你今天还有什么话说。”

这么一喊，村里人晓得有热闹看了。乡村里本来热闹事就不多，有这等好事，哪个愿意放弃，纷纷跑出来，枝子家就围满了人。

花子插翅难逃，只好乖乖当了老婆的俘虏。

花子老婆冲进枝子家，逮住枝子乱抓乱撕乱骂：“你个臭婊子老婊子没人日的臭×，你男人坐牢去了却来勾引我的男人，你大他好多岁呢你这个老婊子。”

可怜的枝子只有招架的份儿。

可怜枝子的小儿子羞得关在自己房里哭。

众人上前劝解，终于架走了花子的老婆，花子早回家了，当夜他向老婆跪地求饶。

花子的老婆当夜就原谅了花子，原谅的条件就是花子当夜和她做事。

这天深夜，人们好久好久还听见枝子哀怨无奈的哭泣声。

后来，哭声停了，人们也都睡熟了。

第二天早起，枝子的小儿子陈鹏的弟弟陈祟的凄惨叫声，惊

动了村里人。

枝子夜里喝农药自杀了。

陈鹏在挖河工地一早被人叫回了村。他回到家里，看到已经被村里人放到门板上躺着的母亲，他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他只是紧紧地拉着弟弟陈崇的手，任弟弟去哭叫。

陈鹏在村里的人帮助下，埋葬了母亲。陈崇也不再读书了。陈鹏对陈崇说："你要好好地照顾你自己，在这个村里呆下去，等父亲回来。我是再不会呆在这里了，我要出去闯。"

陈鹏给陈崇说这话时，牙关咬得紧紧的。陈鹏从此再没有顾虑和牵挂，他似乎有种解放了的感觉。他把自己当成了一只罐子，怎么摔都行。

何运海还有个名字叫汤平，他的亲生父亲姓汤。何运海的母亲叫何文翠，继父姓杨，何运海和哥哥何运江随母亲再嫁后，就都跟母亲姓何。何运海1972年10月生，1987年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读了两年，1989年辍学回家。

何运海是马家寨乡马林村七组人。何运海初中辍学回家后，1990年拜师父学木匠，学了一年，手艺没学到手，嫌那活儿累，嫌师父管他太严，嫌木匠没有什么出息，就卷铺盖回家。何运海的哥哥学泥瓦匠，倒是学到了手，后来娶妻成家，在马林村安居乐业。

继父杨再强比母亲大13岁，对何运海这么个非亲生的儿子也管不了。母亲对何运海又不怎么愿意管，反而处处宠着这个小儿子。何运海学木工不成，回到马林村闲了一些日子。滩桥镇有个砖瓦厂招工，继父托人找关系，何运海就到滩桥砖瓦厂上班。

乡村的砖瓦厂，说是个厂，其实所做的事没有一件是轻松的，那是比农活都要重的营生。挖土挑水和泥巴，脱砖坯制瓦坯，劳动强度大，还要在太阳底下晒，那哪像个工厂的工人！砖瓦厂的人一个个都是黑溜溜的苦力相。

何运海在滩桥砖瓦厂上班，吃着苦头，赚的几个钱，从不往家拿。他的钱吃了喝了，玩台球，进理发店，让那年轻女子在他身上揉搓，他舍得掏钱。他在滩桥认识了赵德来、鲁雪、杨利林、杜艾军等人。陈军在滩桥中学开个体餐馆时，何运海时常光顾，在陈军的餐馆里，他与一班人称兄道弟，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很有英雄气概。后来陈军的餐馆办垮了，曾拉何运海一道回马家寨去干点什么，何运海没同意。何运海在砖瓦厂干着，离开了那个他有点讨厌的家和讨厌的继父，他想先干着再说吧！再说砖瓦厂的收入还可以，比在乡间种田要强。干得苦，钱多些，有钱喝酒，有钱跟女人在一起玩，何运海还是舍不得离开砖瓦厂的。

1993年秋季，何运海轮到一个休息的日子。他睡到快10点钟才起床，洗了个脸，打着呵欠，摇摇摆摆地走出砖瓦厂的集体宿舍，到滩桥街上找女伢玩，找个地方吃东西。

滩桥镇与马家寨乡紧挨着，是同等级别的乡镇，都属江陵区管。但在70年代和更早的时候，那儿是叫江陵县，滩桥镇是个区，马家寨是滩桥区管辖的一个公社。滩桥镇比马家寨历史要早，那街道也比马家寨那条街要好得多热闹得多。

滩桥镇上有家青春发廊，青春发廊里有个女孩叫春儿，长得细皮嫩肉，丰乳肥臀腰肢瘦，是滩桥镇一景。何运海经常找春儿理发洗头，和春儿说几句笑话，得空摸摸春儿的屁股，那春儿是半恼半笑地打他一掌，骂他“有点流”，他就感到十分地快活。

何运海到了滩桥街上，看那热热闹闹一街人，心情不错。他先在一家餐馆里买了3个肉包子，把肚子吃得饱了，然后就逛街。何运海逛街专拣那人多的地方去，专拣女人多的地方走，他喜欢看女人，看女人那走路的模样，看女人的脸蛋胸脯屁股。他可以一连看上几个小时，但滩桥镇毕竟是个乡村集镇，可看的女人有限，一会何运海就把那街上的女人看完了。

去找春儿洗个头去，有好几天没去看她了。何运海摸摸口袋，

他的工资都装上了，还有 200 来元钱呢！要是用我身上的这些钱能跟春儿睡一觉，我是愿意干的。个狗日的春儿，可是滩桥镇上一朵花呢。何运海一边想入非非，一边朝青春发廊里走。

春儿正给一个中年男人洗头，见何运海进来，她抬起头，冲他灿烂地一笑："海哥，好久不见了，快坐！"

"好久不见了，有点想了是不是？"何运海一屁股坐在发廊里的一张空椅子上。

"你有个么想头哟，我们干服务的，人人想，想人人。想也是白想。"春儿口齿伶俐，能说会道，有些话绕来绕去，你并不明白她的意思。

"好，我等你帮我洗头，那才不白想。"

"啊哟，海哥果然在这里，我找你一圈子了。"何运海正跟春儿图嘴巴快活时，杜艾军来了。

"军伢子你找我有么事？"何运海问。

"海哥快走快走，我的一个朋友，潜江鼎鼎有名的炮哥来了，我们请他在亚洲酒馆喝酒，他要找个酒量大的朋友陪他喝。我们几个都不行，就请你出马，谁不知道海哥海量！"杜艾军说。

"哎，我还等着春儿洗头呢！"何运海嘴里这么说，身子却站起来了。

"军伢子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这是坏我的生意哩！"春儿嘴巴翘起来了。

"春儿别嘟嘴巴，我待会儿帮你拉几个客人来，只要你有那本事。"杜艾军拉起何运海就走。

亚洲酒馆名字好大，门面却不大，放三张桌子。杜艾军拉着何运海进去时，滩桥的几个散兵游勇杜清洪、张小华、张大华陪着一个黑瘦黑瘦的高个子，围坐在一张方桌边，桌上已摆了几个菜，几瓶白云边的白酒放在一边。

杜艾军介绍，炮哥和何运海握手，说了些久仰之类的话后，然

后坐下喝酒。

“江陵这地方跟我们潜江一样，没什么闹头。要闹我们就去荆州沙市闹，那里肥。”炮哥说。

“荆州沙市那块地面也不易站住脚啊，那里闹的入多。”杜艾军说。

“入多客也多，各入闹各入的，都是挺讲规矩的道上入。我把潜江那边安排好，就去荆沙求发展。”炮哥举杯和何运海一碰，两入干了。

“炮哥说得有道理，我们要走出家门。滩桥马家寨这里已经有陈广州了，再没什么油水的。”何运海很同意炮哥的见解。

杜清洪、张小华、张大华、杜艾军先是搞点小业务，后来这些人都入了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但不是核心入物。杜清洪等几个入那天就叫何运海带着他们到荆州沙市发展。

何运海摇摇头说：“我还没有这等的组织才能，有个入可以。将来再说吧！”

于是就喝酒吃菜说话，越说越够哥们了。大家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炮哥何运海几个入走出酒馆时，已是下午两点多钟了。何运海已经有点醉意了。

走在滩桥街上，路过青春发廊。杜艾军对炮哥说：“这里有个女孩，洗头洗得好，你洗不洗？”

“洗！在潜江我是经常洗头的，走！”炮哥说完，从腰上抽出一把自制土枪来。

“带这个东西进去不方便，海哥你帮我拿一下好吧！”

何运海接过了炮哥的土短枪。

“何运海，何运海，快去帮忙给我叫一辆机动拖车来，我在街东头谈了一笔棉花，要装走，我走不开，你帮点忙啊！”陈广州的哥哥见到何运海，请他帮忙。

别人可以不帮忙，陈广州的哥哥何运海不敢不帮忙。他对杜艾军和炮哥说："你们先进去吧，我过一会就来。"

何运海把炮哥的枪插到腰上，到西街头叫机动车。

路边停着一辆机动三轮车，司机叫代新平，正蹲在机动车的轮子边鼓捣。

"喂，麻木，跟我到街东头拖棉花去！"何运海咋咋呼呼地喊。

司机代新平大小也是个角。他听到叫他，站起身，看了何运海一眼，说："我的车坏了。"

"我刚看到你停的车，怎么坏了？要多少钱，你开个价，不会少你的。"何运海说。

"真坏了！不骗你，你再去叫别人的车。"

"老子就偏要你的车，你开不开？"何运海上前，推了司机代新平一掌。

代新平火了，顺手操起手边的锤子，朝何运海砸来。何运海躲过锤子，从腰里拔出了土枪。"你再动，老子一枪打死你。"

代新平看了看何运海手中的丑里八怪的土枪，不由地冷笑了一声，轻蔑地说："你他娘的是个么东西，也不看看人。你那鸡膀子去吓老百姓，莫来吓我。你打吧，老子躲一下就不是人养的。"

何运海浑身的酒劲上来了，代新平这么一激，他想都没想，也不知炮哥这枪里装了药子没有，他觉得自己受了侮辱，这口子气要出。何运海的手指一搂那土枪的扳机。

只听"轰"的一声闷响，枪口火光一冒，代新平果然没躲，但他倒在血泊里了。

"哎哟！打死人了，快跑。"路上行人一片惊呼。

何运海握着枪，呆呆地看着倒在血泊中的代新平，酒一下子吓醒了，他不明白自己怎么真的开了枪，这枪里怎么真的就上了药子。现在怎么办？杀人抵命？

"还不快跑，傻站在这里等派出所的人来捉你呀！"让何运海

帮忙叫车的陈广州的哥哥，不知什么时候赶来了，他推了推呆了的何运海说。

何运海听了陈广州哥哥的话，心想是这个道理哩！他拔腿就跑，沿着公路，不辨方向地猛跑。

跑呀跑呀，只听见耳边的呼呼风声。只要派出所的人知道了消息，驾起摩托车一会就追来了，我今天是完蛋了。不能沿公路跑，那他们追起来就方便了！何运海转身下了公路，拐过一条土路，上了江堤，沿着江堤往长江下游跑。跑了一阵，好像后面没有动静。何运海回头，江堤上空荡荡的，没有人影。何运海就跑不动了，他拐下江提，来到长江边。

他看到了一尊镇江铁牛。何运海上前拉住镇江铁牛的尾巴喘着气。他发现自己的手上还提着炮哥的土枪。个婊子养的，就害在你手上。何运海提起土枪，扔进了长江。土枪落水，溅起几星水花。

何运海想，炮哥和杜艾军他们这会儿在干什么？春儿在给他们洗头吧？

他再也看不到春儿了。

何运海走了。

第6章：
渔民赵德来和少年鲁雪

荆沙特大抢劫团伙的主犯之一赵德来，祖籍是河南永城，父亲那辈逃荒到湖北，在滩桥观音寺附近安家。后来娶妻生子，在江汉平原扎了根。赵德来的父亲60多岁了，村里人称老赵头。老赵头虽说住在观音寺，但一年四季在长江上颠簸，驾一条小船，撒一张小网，在长江上捕鱼捞虾，是个长江老渔民。

赵德来的母亲也是近60的人了。丈夫当渔民，她在渔村里务农。渔村里的村民，既是渔民也是农民，种田打鱼都干，或男人打鱼，女人种田。田地并不宽展，也是水袋子沙窝子，农业收入一直不高。长江边的渔民呢，也捞不到大鱼赚不了大钱，撒下十网能有两三网不落空也算是幸事了。渔村的村民吃鱼不愁，吃饭呢有时粮食就紧张一些，发财致富的人很少。

赵德来有个哥哥，叫赵德山，住在渔村。赵德山已是有家有口的人。兄弟大了就分家，赵德来的父亲母亲一人跟一个儿子，父亲跟哥哥赵德山一家过生活，母亲跟赵德来一家过生活。赵德来是1970年12月出生的，娶了妻子叫邓晓玲，21岁。妻子和赵德来的母亲种田，有时也卖鱼，当当鱼贩子。

赵德来的女儿赵余，3岁，长得聪明伶俐，十分逗人喜欢。女儿是赵德来的心尖子，他有钱时，给女儿买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东西，从不吝啬。当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侦破了之后，赵德来被执行了死刑。赵德来的女儿赵余好久都不见爸爸给她买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东西了，就问赵德来的母亲："奶奶，我爸爸呢？他怎么好久好久不回来呀！我好想他哟！"

赵德来的母亲面对小孙女晶亮晶亮的大眼睛，什么也说不出来，她能说什么呢？赵德来这个儿子是她生的是她养的，他没走正路啊，他在外面到处害人，他死是罪有应得。可是赵德来你这个孽障，你做坏事的时候，可想过你的父母你的哥哥你的妻子么？你想过你的3岁小女儿么？你对得起这些人，你对得起你3岁的女儿么？你叫我怎么给你的女儿说啊？

可怜的老人只好编出“爸爸出门去了要好多好多年才能回来”的话回答小孙女。背后，老人一次次地流泪痛哭。

赵德来在抢劫团伙中算是个大个子，他往人面前一站，有一种威慑力。因为个子大，他有个小名叫高高。

12岁那年，赵德来从滩桥镇观中村小学毕业，就没再上学了，而是跟着父亲当小渔民，在长江的风浪中闯荡。随着父亲的小渔船，他早出晚归，捕鱼撒网，驾船荡桨，从1982年7月干起，一直干到1994年10月以抢劫为生，面以在沙市做水果生意为掩护。赵德来是个满不错的渔民，不像团伙中其他人基本没种过几天田，闲荡的时间多。

发黑的小木船在长江边慢慢地行进着，十二三岁的赵德来在船艄，双手握双桨，用力地朝前推动。江上下起了小雨，起了江风，浊黄的浪涛跌荡起伏，呼啸而下。赵德来抓住桨咬紧牙用劲地推动，船在江边摇摆不定，打起转转来。赵德来的父亲，一个壮实的中年汉子，站立船头，手提有些旧了的鱼网，紧紧盯着水面。

“把船稳住，推右桨刹住左桨，不要让船打转转！用劲，再用些劲，好了。”父亲对在船艄荡桨掌船的儿子说。

儿子脸憋得绯红，继而发青，按父亲的指挥，把船定住。江上的风大起来，雨点也大了。

此时发水，正好捕鱼。父亲在儿子把船稳住的那一会，提起手中的网，迎风一扭身子撒出去，那网绽开成圆圆的网花，向江中砸去。

就在网儿即将落水时，小木船一晃荡，儿子刹在水中的那把桨顶不住了，一松劲，船转起来。父亲看准的那块水面，撒出去的圆网，立即就飘过去了，网立即就歪了瘪了。酝酿寻找了半天的这一充满希望的网完了。

雨还在下，风还在起，父子俩身上已经湿透了。出来已半日，舱内只有几条小鱼在蹦跳。

父亲沮丧在扯起失败的鱼网，网里当然一无所获，父亲回头狠狠地横了儿子一眼。

父亲在江上瞄了半天，选准了一块江面。父亲让儿子把船荡到那里，发出指令："推右桨刹住左桨，用劲定住，你给老子用劲定住！"

儿子咬紧牙关，用劲推桨刹桨，船基本上停了。父亲运足气撒网，网花飞起，但在砸向江里的那一刹，船又转起来，那网花立时又谢了。父亲在船头一个趔趄，差点掉到江里。

父亲这时暴怒了，扯起扑空了的网，顺手用那网绳朝儿子劈头抽去。儿子抱住头，那双桨没人握了，船在急流中打漩。父亲一边抽打儿子，一边叫骂："你个狗日的白吃饭了，连个船都把住不了，打个×的鱼。屁用都没有，不打鱼你吃穿个屁呀！"

父亲打累了，停住手。儿子却是满脸的泪水雨水，没有哭出声，用眼睛盯着父亲。

父亲看那眼睛里有凶光，父亲一惊，心想这儿子怕是不善。狗日的他还敢把我怎么样？老子要把他整怕。做渔民，在水上讨生活，哪里能轻松，要苦啊！

在父亲的抽打和指导下，赵德来驾起渔船，在江上能自如来往了，即使是再大的风再大的浪，他也能让船停就停进就进退就退，而且也能像父亲那样把网撒得圆溜溜地飞起来。

但是赵德来的性格在江风与波浪中变得粗糙暴躁，干事胆子大，打起人来凶狠无情。

长江上打鱼，每天受那么多的苦累，收入又不多。打鱼回来，鱼贩子在岸边等着，以贱价买去，贩到荆州沙市，赚的钱比打鱼人要多得多。

赵德来会撒网时，就与父亲换了班。父亲在船艄把船荡桨，赵德来在船头撒网捕鱼。

长江上东去西来的轮船好多好多，看到轮船上高级舱房里的男女，打扮得花枝招展，扶着船舷像看新奇似的看在浪头上跳动的渔船，赵德来一肚子火，有一种仇恨的感觉。有的大船驶过，掀起大浪颠簸着渔船，有豪华旅游船上的旅客朝小渔船上扔果皮扔空饭盒，赵德来就会破口大骂，有时气极了，就会捡起放在渔船上的木水瓢或是吃过饭后的碗，朝大船上的人们砸过去。

赵德来的行动只能是鸡蛋碰石头，落得一阵笑谑的声浪。这时赵德来就更加气恼了。但气恼归气恼，他只能望着大船的离去，无可奈何。父亲说："你惹人家干什么？我们打鱼的就打自己的鱼，少去想其他的。"

赵德来说："这不公平，我不服气。"

"这有什么不公平的，你有什么不服气的？"父亲说。

"他们不吃苦累怎么过那好的生活，到处去玩。我们累得要死，干嘛总是过紧巴日子？"赵德来说。

赵德来的父亲回答不了儿子的问题，就吼着："你少给老子说这说那的，给老子打鱼！"

赵德来的答案在一次被抢劫之后，得到了一种畸形的莫名其妙的悟解。

那天是个北风起寒冷到的日子，父子俩出船，撒出去的网没有落空的，捕的鱼也大，舱里银白都是捞的鱼。父亲说这叫北风窝子，今天被我们遇上了。为了多打些鱼，父子俩回岸晚了些，当他们靠岸时，四周已一片漆黑，只有江堤内远处的村庄有几点闪烁的灯火。

赵德来把船弯好，和父亲一起，就着马灯装鱼，装满了带在船上的四只大筐。

突然，一只机动船从江上斜插过来，几只电筒照花了赵德来和父亲的眼睛。“不错，这船上的收获不小。上呀，还等什么？”有人说。

那人的话音刚落，立刻就从机动船上跳下几个人来，抬起鱼筐就走。

“你们干什么？”赵德来扑上去夺那鱼筐。

“我们是收鱼的，你要鱼就不要命，你要命就不要鱼。”抬鱼的人一掌把赵德来推到船舱里。

老赵头那时血气还盛，他知道遇上了江上的抢匪。老赵头抽起桨，操起桨就朝那伙人打去。只听“哎哟”一声，有人被打落水。

这下惹恼了抢匪们，他们围上来用棍子把赵德来父子俩打得不能动弹，抢走了鱼，撕破了网，然后一声尖厉的唿哨，机动船驶向江心的黑暗。

父子俩又累又饿，一天的辛劳被抢匪们掳走。“这也是不做事过好日子赚大钱的人啊！”赵德来扶着父亲往回走的路上，心里这么想着。

这种事谁他妈的不会做！赵德来又想。

父亲说：“这伙长江上的抢匪这几年很厉害，专靠抢劫渔船和过往的小型货船为生。”

赵德来一边打鱼，一边结交了滩桥观音寺、观中村、闸北村的鲁雪、杨利林、杜艾军、杜清洪、张敬涛、张小华、张大华、代公明、李敬德等人。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荆沙特大抢劫团伙的成员，而且鲁雪与杜艾军是主犯。

这些人要是买鱼就找赵德来，如果与人发生矛盾，要打架，也请赵德来。赵德来打起架来，狠准凶，不把对方打得求饶不罢休。渐渐地，渔民赵德来在滩桥观音寺这一片有了影响。

赵德来后来就结了婚，母亲跟他一块过生活，后来又生了女儿赵余。

在女儿一岁半时，赵德来慢慢地就很少去长江打鱼了。父亲老了，作助手配合不谐调，再说打鱼苦累，又赚不到几个钱，赵德来要寻找一个赚钱更多的事。阴历的三月间，青黄不接，家里没粮吃了，赵德来却看中了一个有粮食的地方。

吃完午饭后，赵德来先到观中村四组找到杨利林与张敬涛，说："我已没饭吃了，没米了。"

张敬涛说："在我家背点米吧！"

杨利林说："我再帮衬你一点。"

"那都不能解决问题。我现在反正不想打鱼了，想做点事，你们干不干？"赵德来问。

"为你老哥出力，哪有干不干的，说吧，我们干。"杨利林说。

"我们一起搞，今夜里我们到观音寺粮店搞点米出来。现在我们就作点准备，找个螺丝刀斧头锤子什么的，晚上 11 点钟开始。"

杨利林和张敬涛马上去找工具。

他们在张敬涛家吃了晚饭，三个人又玩了一会扑克牌，四缺一，把杨利林的弟弟鲁雪喊来凑角。玩到 11 点，就散了场，把鲁雪打发回家睡觉，三个人就出了门。

观音寺粮店很小，晚上门一锁，也没人值班。赵德来杨利林张敬涛三人踏着月色，靠近了黑乎乎的粮店。三月的天气，乡下人睡得早，周围很安静，粮店又离住人的村子有点距离，这些赵德来早就摸清了。

"搞吧！"赵德来说完，就用螺丝刀撬门的合页。那合页被螺丝刀一拨一撬，就脱了门板。

张敬涛把那门一摇，就轻轻地摘下来了。

三个人进入了粮店。粮店有里外两间屋，他们不敢开灯，摸黑在屋里转了一遭。大约是为他们准备的，粮店里有三包大米，每

包90公斤，是作为营业出售的。

“扛得起不？我们一人扛一包回去。”

“扛得起。扛了走吧。”

赵德来、张敬涛和杨利林把观音寺粮店里的三包大米扛进了夜色，扛回了各人的家。

第二天，赵德来家就有米吃了。

赵德来就完全地停止了他的捕鱼生涯，他认为这时代，离开乡村在外面混，随便干什么都比在长江上当渔民强。1994年10月，他与滩桥观音寺这一片的几个玩角先后到沙市混生活。

赵德来在沙市区荆沙村八组租了个地方住，妻子邓晓玲隔三差五地从滩桥那里买些鱼来到沙市卖。赵德来在沙市附近抢了几个货车主，都是与从观音寺这一片来的几个人一起干的，每次总能分到三百元五百元的。在案卷上，可以看到赵德来从1994年4月在观音寺粮店偷米开始，到12月13日他被沙市西区派出所抓住，这期间他共抢劫近10次之多。这期间的抢劫团伙主要是滩桥镇乡下的，与马家寨乡的一帮人还没合起来。

赵德来在荆沙村八组住下，除了抢劫，白天还去批发部批点水果出来，再找个地摊摆着卖。赵德来从渔民变成了水果摊贩。赵德来的女儿丢在乡下由奶奶带着，赵德来经常回观音寺看女儿。邓晓玲则是在乡下呆几天，又到沙市赵德来租的房子里呆几天。

1994年11月29日晚上，赵德来、杜艾军、张小华、李敬德在杜清洪的住处吃了晚饭，喝了几瓶啤酒。吃完饭喝完酒后，几个人兴头不减。“我们打麻将吧！”杜艾军说。

“我这里没有工具，而且这房东说过不许在他的房子里赌博。”杜清洪说。

“那就到我那里去，我住的房子没这些禁忌，而且工具是现成的，房东家里有。”张小华说。

“那就去吧，咱们五个人都去，到时可以让一个转换，替下那

打败了的人。”赵德来说。

“去！那就快走。”李敬德也很积极。

五个人出门，拦了一辆面包出租车，张小华给司机指路，沿荆沙路左拐经过白云桥上江津路。五个人喝了酒后很兴奋，在车上高谈阔论，胡吹乱侃。

大约是啤酒喝多了，赵德来的尿憋急了。

“师傅，找个方便的地方停下来，我的尿急了。”赵德来叫起来。

“这大街上不好方便，拐弯了再停。”司机说。

面包车，大家都叫面的，很小。面的一拐弯，就到了白云桥。这是条岔路，较偏僻，人不多，赵德来赶快跳下车，扯开裤子就哗啦哗啦地放水。天气有点冷，赵德来不由打了个寒噤。好冷，有什么事吧，他突然预感。

路边停了辆小型货车，货车那边走来一个人，向赵德来问道：“师傅，往公安县去在哪儿过江？”那人说的是宜昌那边的话。

赵德来说：“沿这条岔路走出去，上北京路然后再上江堤，那儿有渡口。”

那问路人说声“谢谢”，转身就走。

赵德来见那人手中夹着点燃了的香烟，他突然想抽烟了。他喊道：“哎，你这人怎么小气了，我告诉了你路，你连烟都不让我一支。”

那人听了，忙掏烟递给赵德来。

赵德来接烟问：“这么晚去公安干啥？”

“给食品站送猪去！”那人答。

赵德来这才注意到小货车后面装了好多头猪。贩猪的，身上肯定有钱。

“哎，借几个钱用用！”赵德来说。

“我没钱，你要干什么？”那人拔腿就朝货车上跑。

赵德来朝面的上的人喊了声：“下来帮忙！”

杜艾军、杜清洪、张小华、李敬德一听，知道有情报，立刻从面的里冲出来。

五个人把问路人与货车上的司机两人拉住，说："你们放聪明些，你们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罗？把钱拿出来，折财免灾。"

货车司机和猪贩子吓得直打战抖，货车司机说："我没钱，我是帮人开车的。"

猪贩子把身上的钱掏出来，一把钞票，共有 325 元。货车上有七头猪，五个人说："抢了吧？抢了回去杀肉吃。"

刚好有一辆面的过来，赵德来伸手一拦，面的停了。赵德来说："我们有七头猪，装在你的车里，送到滩桥，价钱按规矩办，翻一倍。"

司机说："我这车是装人的，不装猪，猪装了，会有臭气，我拉不到客。"

"你今天非装不可，少废话吧！来，把猪拖到面的上去。"赵德来指挥。

七头肥猪都塞进了一辆面的，那些猪在后面哼哼着，还挺驯服的。

赵德来钻进装猪的面的里，让司机开车，后面一辆面的里坐着杜艾军等四人，两辆面的驶向滩桥方向。

留下猪贩子和货车司机在夜色里发呆。

赵德来手里一直握着把钢珠手枪，这枪是赵德来租住的荆沙村里一个人制造的，赵德来花钱买来，还有 50 颗子弹。

两辆面的拉着五个人七头猪，驶到滩桥观音寺食品站。赵德来下车敲开了食品站的门，把五头大猪卖给了食品站，留下两头小一些的猪，让两个面的司机一人得一头。两个面的司机一人掏了 300 元，其余的抵车费。

面的司机算了算帐，他们吃不了亏，但拖一头猪回去干什么？可又无办法，只好要了。

赵德来五人，当即把所得的钱分了，每人分了700多元。然后各人回家。

1994年12月15日，渔民赵德来因抢劫被荆沙市沙市区公安分局西区派出所收审。

鲁雪在家排行老三，他的哥哥杨利林26岁，姐姐鲁正兰24岁，鲁雪于1976年12月出生。鲁雪的父亲叫杨发炎，49岁，母亲鲁觉香，46岁。哥哥跟父亲姓杨，鲁雪与姐姐跟母亲姓鲁，这种情况在江汉平原农村并不少见。

鲁雪的家在江陵区滩桥镇观中村四组。鲁雪的哥哥杨利林只读了个小学毕业，在乡间种田，很早就跟张敬涛赵德来等人在外面混，抢到钱后，就吃香的喝辣的，玩牌赌博，过潇洒日子。鲁雪很佩服哥哥的本事，能像哥哥那样，在社会上靠拳头赌狠搞来钱，再用这钱来干些事。鲁雪不喜欢读书，读书太苦，老师管得严，天天有那么多的作业，考试起来心惊胆战。考得不好，父母不讲客气打屁股，哪来的自由。

为了自由，鲁雪1988年7月在观中村小学毕业后，就再不上学了。不论父母哥姐怎么说，他就是不去。不去上学就回村里，那年鲁雪12岁还不到。鲁雪的个人履历表上写着，1988年7月至1992年3月在家种田。履历上是这样写，但鲁雪在这几年真正种过几次田？家里的田地本来也不多，父母哥哥都是好劳动力，还轮得上他去下田！鲁雪要的是自由，成天闲逛，跟些年龄差不多或比他大些的孩子打架偷东西，他觉得很有趣。

鲁雪在乡村里是个闲逛的少年，无事就得生起非来。对于自己的前途与未来，没有人给他设计，他也懒得想，也想不明白。能有吃有喝不做事有自由就是幸福与理想。在鲁雪的眼里，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在田地里做死做活是不值得的，现在稍有点本事的人，哪个还在田地里去傻做？至于由哪些人来种田生产粮食，鲁雪才

不去管呢？鲁雪反正是不想当农民的，他要开辆车，当个体户司机，跑运输。鲁雪想跑运输，并不是要求要开好车，他只要一辆电麻木车就行了。电麻木车市场价只要5000元钱，鲁雪的奋斗目标就是5000元钱。有了5000元，他就去跑运输，那也很自由，也能赚些钱。

但5000元可是个大数字呢，哪里去弄？

鲁雪的姐姐鲁正兰在潍桥制药厂上班。姐姐看到鲁雪在家闲得无事，还惹事生非的，1992年3月，托人说情，把鲁雪弄到制药厂当临时工。

16岁的鲁雪在潍桥制药厂当个小工人，工资低，低得除了吃喝后连买烟钱都不够。虽说工资不高，做的事却不少，还得天天在那里呆着，闻那种熏人的药味。鲁雪受不了，就来找姐姐。"我不干了，我要回去，这药厂干的一点意思都没有。"鲁雪说。

"你不干去哪里，又想回去游手好闲啦！你要是变懒了身子你一辈子就完了。"姐姐说。

"我没钱了，我的钱都吃了饭。"鲁雪找姐姐要钱，他没钱买烟抽。

鲁正兰把这个弟弟无法，就给了他10元钱。

鲁雪拿了10元钱，就去买烟，然后找朋友到镇上去打台球玩游戏机。

钱花完了，鲁雪又去找姐姐，姐姐不给钱，他就闹着要回观中村家里去。

姐姐鲁正兰最终还是管不好这个弟弟，一年后，即1993年3月，鲁雪离开了潍桥制药厂，回到观中家里。鲁雪从制药厂回家后，就不再劳动了，成了一个社会的流浪儿，在城镇与乡间混日子。

杨利林这时已开始与张敬涛、杜艾军、赵德来等人做业务，即搞抢劫活动。但他都背着鲁雪，他不愿意鲁雪来加人他们的队伍。这毕竟不是正常人干的，他还是希望弟弟鲁雪走正路。

但杨利林的所作所为是一种潜在的影响，鲁雪早就羡慕与向往了，只是这几个大他几岁的哥哥不带他出去。鲁雪决定自己去介入，不指望他们带他了，他要主动，他的目标仍然是一辆电麻木车。

1994年10月下旬，杨利林、赵德来、张敬涛、李德明和马家寨赵桥村来玩的陈鹏寨在张敬涛家里玩牌，用扑克赌十三点。

鲁雪硬是跟着哥哥到了张敬涛家。六个人玩到天近傍晚时，赵德来出去解手，回来对屋里几个人说："赌牌我们又没多少钱，不过瘾。我刚才看到公路上堵了不少车，新龙桥那边在修路，车子塞了不少。"

"你有什么想法?"张敬涛来了神，故意问。

"你们有没有兴趣去摇肥（即抢劫），搞他几个现钱赌起来也过瘾些。"赵德来说。

"我要去!"鲁雪说。

"你个小孩子去干什么！回家。"杨利林不让。

"不，我坚决要去，不要你管。"鲁雪坚持说。

"就让他去吧!"张敬涛说。张敬涛有家有口，已31岁，是荆沙抢劫团伙中年龄最大的一个。

杨利林不再说什么了，鲁雪显得很兴奋。

赵德来的钢珠手枪一直带在身上，立即掏出来亮了亮，说："你们每个人准备一件家伙。"

李德明从腰里解下一把链子锁，他也是随身带家伙的。张敬涛找了把匕首藏在袖子里，又给杨利林找了把锤子，给鲁雪找了把螺丝刀。

六个人出了张敬涛家，相跟着走出村子上了公路。赵德来说："我们走一段，离村子远一点，而且选一辆人少的外地车辆。"

公路上车辆堵了一条长龙，鲁雪跟着杨利林和大伙一起沿着车辆往后走，他们一辆一辆地看车牌照，看驾驶室里的人。

离村已好远了，天也黑下来了，这时刚好有一辆广东牌照双排座司机台的白色货车停在路边。这车看上去不赖，抬头看驾驶室，里面只有司机和坐在后排的一个女人。

“就搞这辆车，这车肯定有把可搞。”赵德来说。

双排座货车司机见有几个人走过来，忙启动车辆，赵德来一个箭步跳到驾驶台的踏脚板上站住，用手枪对着司机的脑袋。“你给老子停下来，老子今天借点钱用用。”

张敬涛、鲁雪、杨利林、陈鹏、李德明各自掏出家伙，把车拦下。鲁雪拉开了驾驶室的门，钻进了后排座，用螺丝刀对准了车上女人的胸脯。女人是个中年人，吓得叫起来。

“不准叫喊，再喊就要你的命。”鲁雪低喝一声，那刀子就用了力，戳着女人的胸。

女人吓得噤了声，身子直打颤。

赵德来张敬涛也进了驾驶室，杨利林和李德明在车下站着放风。

司机没有作声，任凭赵德来和张敬涛在驾驶室里和他身上搜。鲁雪在那女人身上搜了搜，没搜到钱。最后，赵德来在座椅下搜出了一叠钞票。司机说：“就这点钱啦，是我们在路上的生活费哩，你们拿走了我们怎么办啦？”

“你们自己想办法去。”张敬涛和赵德来给鲁雪打了个招呼，三人跳下了驾驶室。

陈鹏跑到货车的后面去看了半天，说是拖着一个铁家伙，大概是机床吧，搬不动。于是六人凯旋而归，很快就跑开了。

那辆广东的双排座车也开走了。

回到张敬涛家，赵德来数那钱，1390 元，就每人分了 230 元。

六个人就接着用扑克牌摸十点半赌博，鲁雪的 230 元很快就输了。

鲁雪从此就进入了抢劫团伙，并成为主犯。

鲁雪的哥哥杨利林在抢劫几次后，被公安局抓走，关在看守所里，后来的活动他没参加。

第7章：
北闸村小团伙 杜艾军

研究阅读完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案卷，逐一分析这个团伙所作的150余起案子，再看看这个团伙43名成员的组成，北闸村必须要提到。北闸村属江陵区滩桥镇管，与马家寨乡是联成一片的。江汉平原的行政村都大，一般都有八九个甚至十来个村民小组。北闸村只有一组与二组共六名村民是这个团伙的成员。

杜艾军，21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二组人；杜清洪，23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二组人；张小华，20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一组人；张大华，24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一组人，张小华的哥哥；李敬德，23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一组人；杜艾丘，20岁，小学文化程度，北闸村二组人。

北闸村一二组是一个自然村，其经济状况与马家寨乡的赵桥村、同心村是同一个等级，自然环境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小小的自然村，有这么多的孩子在外面鬼混发展到抢劫犯罪，这种情况也是少有的。

这些乡下的孩子受教育的程度都不高，他们几个都是小学文化，没有一个念过初中。这说明这地方不富裕，也说明乡下人把孩子上学读书看得不甚重要。世世代代种田，能识几个字也就可以了，书读得高，也没那些钱去供。

北闸六人团伙成员中，只有杜艾军一个人被定为十二名主犯之一，其他五人都是从犯，有的甚至没判刑。分析北闸村这几个人合伙作的几次案，只能算是小抢，也没伤害人，作案次数和现金也不多，所以法律给予的惩罚不重，只有杜艾军除外。杜艾军

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在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所作的案子中，北闸村的杜艾军、杜清洪、杜丘三人，在1995年2月10日所作的一次案中，只抢到了10元钱。那天清晨，杜艾军拿着仿真手枪，和杜清洪、杜丘一起，乘车到了沙市长江边的汽车渡口，准备抢点钱，供他们在沙市好好玩一天。

渡口上等待着过渡的汽车排得不少，人也很多。三个人看了看，找不到下手的机会，就转到一边等机会。这时徐州云龙电子游戏机厂的魏登山从厕所解手出来，准备回渡口的汽车那儿。杜艾军三人觉得机会已到，就围过去。杜艾军用仿真手枪抵住魏登山的胸口，"把钱交出来，不然就要你的命！"杜艾军说。

"我身上没有钱。"魏登山说。

杜清洪和杜丘就不由分说地扭住魏登山，搜他的衣服口袋，里里外外地搜了一遍，只搜出几张零票子，总共只10元钱。

杜艾军用手中的枪戳了魏登山一下，说："滚！"

魏登山望了他们一眼，就走了。

杜艾军三人创下了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作案金额之最：即所获最少，只有10元。

而且他们三个人又因这10元钱，栽了跟头。

杜艾军三人拿到抢的10元钱，觉得晦气。他们三人跑到一个早点铺子里，一顿早餐吃完，10元还不够，只好又从身上掏出几元钱补上。

从早点铺子里出来，杜艾军想想不服气，就对杜清洪和杜丘说："我们就这样走？"

"不！再回去抢他一笔，要不然太亏了，连个车费和伙食费都搞不到。真是叫人笑话。"杜丘和杜清洪说。

于是三人又回到汽车渡口码头。刚才等过渡的汽车已经走了，现在又换了一批。这里长江上面应该修座桥了，杜艾军想。

"就是这三个人!"有人叫着。

杜艾军回头一看,只见刚才被抢了10元钱的那个人把他们指给几个民警看。

杜艾军说声:"快跑!"

哪里来得及。杜艾军、杜清洪、杜丘分头还没跑出五六米远,就被沙市区水上派出所巡逻民警抓住。

三人被带进派出所,杜艾军的仿真枪和杜清洪杜丘带在身上的刀子被派出所收走了。

终因只查出他们只抢了10元钱,水上派出所把杜艾军、杜清洪、杜丘三个放了。

杜艾军有时和张大华张小华一起活动,有时又和李敬德杜清洪一起活动,所抢数额都不大,属于小打小闹。1994年3月15日下午,杜艾军、张小华与刘刚、杜江四人,持斧头与匕首,在沙市的农药厂附近江堤上,堵住一个四川民工,把人打了一顿,只抢到一只上海钻石牌手表,价值几十元钱。这只手表后来分给了杜艾军,杜艾军后来就一直带着这块手表,直到被抓住,手表才被追回。

有一次,杜艾军与张平、刘刚、杜江、杜江华五人,持斧头匕首,抢了一个扛着电视机的四川民工。他们抢走电视机,从民工身上只搜出14元钱。他们五人是这样分配的:杜艾军3元,张平9元,刘刚2元,杜江表示不要;而抢到的电视机,是台旧的黑白小电视机,价值不高,就让杜江华抱回家了。

杜艾军与北闸村的几个人,抢的最大的一笔是9000多元。抢这笔款子时,杜艾军已经找到了何运海,是杜艾军与何运海、张小华、张大华一起干的。

那是1995年元月12日中午,杜艾军、张小华、张大华、何运海四个人在一起玩,张小华说:"口里没得味了,想吃肉喝酒,出去搞点钱吧!"

何运海说："你们几个人也真是小家子气，抢个10元几十元的有什么意思，要抢就抢大点的数字，否则划不来。"

"主要是我们的手气不好，几次碰到的都是些穷光蛋。"张大华说。

"抢的对象要分析，你说那些民工有什么钱？抢他们是浪费时间，不如不抢。"何运海说。

"那我们今天就去抢个大主。"张小华说。

"海哥，今天你陪我们走一趟，看看你的眼光罗！"杜艾军心里有点不快地说。

"那就去试试！"何运海起身说。

四个人就出了门，乘车走路，又爬上了长江大堤，来到汽车渡口。"上次就在这里栽了一眼头。"杜艾军说。

"在这里栽倒就在这里爬起来。张小华，今天选准目标后，你动手，我们掩护。"何运海说。

又是一长溜的等待着过江去的汽车停在渡口。何运海带着张小华张大华杜艾军一辆车一辆车地看。一会，他停在一辆解放牌货车旁。

杜艾军看那货车装满了货，司机台里坐着两个人正在抽烟，说着闲话。司机身边，放着一只提包。再看车的牌照，是贵州省的车，车门上印着玉屏县大龙汽车运输公司。

"瞧你的了张小华！"何运海悄悄说。说完何运海拉着杜艾军站到一边，抽烟说闲话。

张小华和张大华就站到货车的司机台边，张小华掏出烟，叼在嘴上表示没火。他站到汽车的踏板上，握住把手一扭一拉，竟然把车门打开了。"师傅，借个火！"张小华说。

在司机台里说话的两个人停了说话，司机把烟头递给张小华。张小华叼着一支香烟，装着接火，另一只手顺便就把司机座位中的提包拎过来，丢给了站在车下的张大华，再狠狠地用力关上车

门，跳下踏板，和张大华一溜烟地顺着江堤跑了。

有人抢劫！司机台里的两个人反应过来，跳下车就追，哪里追得上！

等着过渡的汽车里的司机们下来了，议论纷纷。"太猖狂了，青天白日的抢劫，这荆沙市不治一治，怎么得了。"

"要狠狠地治一治，抓住这些抢劫歹徒才行。"何运海和杜艾军抽着烟，混在司机里面议论。随后，他们俩就不慌不忙地走了。

他们没动手，他们是等过渡的客人，后来又走了。

回到张小华的住处，何运海说："你们今天的这笔业务做得漂亮，可以把你们过去的不光彩抵销了。"

杜艾军听了何运海的话，没有作声。

张大华与张小华忙着数包里的钱，哈，共9,300元，收获巨大。

"你兄弟俩每人2，650元，我和海哥每人2，000元。"杜艾军说。

四人分了钱，晚上就到餐馆喝酒。"我请客。"杜艾军手一挥说。

杜艾军能记事时，就看到父母亲吵架打架。父亲母亲打起架来很吓人，互相用手中的农具打，有时是扁担锄头，有时是铁锹竹竿。一打架，屋里就闹翻了天，锅碗瓢盆哗啦乱响，碎片乱飞。这时杜艾军就吓得捂紧了耳朵，跑到外面去躲起来。两个暴怒的大人自己只顾打架，激怒对方，早忘了这个儿子。往往是邻居把杜艾军领回去，给他点饭吃。

这种日子终于熬出了头，杜艾军三岁那年，父母亲正式离了婚。杜艾军判给了母亲，父亲走了，留给杜艾军的印象是他暴怒的脸、用扁担打母亲的凶相。

父母离婚后，家里再没打闹争吵了，但也没有人来管杜艾军了。母亲还年轻，她要出工劳动，要挣工分养活自己和儿子，里里外外都是她一个人。有时烦起来，对小儿子也是拳脚交加。可

怜的杜艾军，童年没有一点温暖，无父爱，母爱也不正常。母亲有时候出去，杜艾军没人管，吃不上饭，饿得实在没有办法，就出去偷人家菜园的瓜吃，被人捉住后，又挨一顿打。看到别人家孩子有父亲母亲呵护，杜艾军常常伤心地哭泣。父亲，父亲走了，不来了，母亲，母亲顾她自己，很少有时间管杜艾军。

杜艾军六岁那年，母亲又找了个男人，杜艾军有了继父。继父对杜艾军开始还好，因为穷，找不到老婆，找到杜艾军的母亲这个拖油瓶的女人，好在还年轻，也不错了。所以对杜艾军不敢怎么样。有了继父后，杜艾军上小学读书了。

杜艾军背着书包高高兴兴地上学，他又有了一个完整的家，有了父亲，母亲对他也好了。刚组建的家庭，大家都收敛着自己的性子，矛盾尚未出现，但这种幸福的时光不会久长。

一年之后，母亲为继父生了个女儿，杜艾军有了个同母异父的妹妹，他好高兴啊！

杜艾军哪里知道，他刚过了几天的好日子也就到了头。

冬天，妹妹拉屎拉尿的布片子，装了一大桶。继父说："艾军，把这屎尿片子提到塘里去洗一洗，洗干净！听到没有?"

正在看一本小人书的杜艾军望着门外的北风，缩了缩身子，犹豫着，他怕冷。

"你听见没有，吃老子的饭，就得做事。"继父话没说完，巴掌就打到他的头上。

杜艾军在冬天结了冰的水塘里洗屎尿片子，手冻得肿了，后来发裂流黄水。他给妹妹洗了一个冬天的片子，稍一有差，继父不是用巴掌就是用手栗角凿他，打得他眼泪直流。

母亲将一点母爱全用在小女儿身上了，对杜艾军顾不上了。继父打杜艾军，母亲好像没看见一般，逗着怀里的小女儿玩。

妹妹大了，家里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父是国王，指挥领导一切，杜艾军的母亲就范了，服从了国王的领导，只是个驯服的大

臣。妹妹是家里的公主，好吃的好穿的好玩的尽她享受。而唯一的奴隶是杜艾军，他当时还只七八岁啊。

天还没亮，继父把他从被子里赶起来，出去捡粪。早晨不捡一筐子粪回来不许吃早饭。村里捡粪的老头与孩子不少，杜艾军经常完不成任务，回来后吃不上早饭，饿着肚子背书包上学。杜艾军上学的成绩好坏，继父和母亲是不过问的。家里的大部分家务事杜艾军都要做。不做或做得不好，就要挨继父的打。

继父后来打杜艾军用一根鞭子，杜艾军身上经常是紫一块青一块的，没一块好肉。

日子一天天地过下去，少年的杜艾军心里充满了仇恨，他恨不得让继父早死，他想他要是有力气的话，他就要和继父打一架，他要用刀杀了他的继父。

他想杀了继父的念头产生于一次继父对他的残酷鞭打，他一辈子也忘不了这次鞭打。

那天母亲不在家，带妹妹走亲戚去了。杜艾军从学校放学回来，继父躺在堂屋的躺椅上抽烟，家里是冷锅冷灶，午饭没有做。

杜艾军进屋放下书包，继父说："我肚子饿了，你快去做饭。"

杜艾军连忙到灶屋淘米做饭，他中午吃了饭还要上学呢！他忙忙碌碌地煮了饭，但家里没什么菜，只有一碗咸萝卜条。

杜艾军把饭做好了，把一碗咸萝卜条端到桌上，给继父盛好了饭递过去说："您吃饭。"

继父接过饭碗，看了一眼咸萝卜条，说："还有菜呢？"

杜艾军说："家里没有其它菜了，就这碗萝卜条。"

"你个狗日的就这么打发老子呀，一碗咸萝卜，叫我怎么吃得下去饭？"继父说。

"家里没有菜能怪我，你怎么不去弄菜回来呢？"杜艾军还了一句嘴。

"你狗日的搞邪了，还敢跟老子强嘴！"继父话没说完，手中

的饭碗就“呼”的一声砸过来了。

杜艾军头一偏，躲过了饭碗，饭碗飞到墙壁上，砸得满墙开花。

继父这时起身去拿鞭子，他今天要抽打这个强嘴的儿子。杜艾军看清了继父的意图，转身冲出了屋子，跑了，气得继父在家跳脚骂。

杜艾军没吃上饭，书包还丢在家里，他没跑远，见继父没追出来，他就躲在自家屋后。

到下午两点多的时候，继父披衣出屋，到养猪场去做事去了。杜艾军看得真切，忙跑回家，匆匆吃了一碗米饭，拿了自己的书包，准备去上学。

杜艾军这时看到继父丢在家里的另一件衣服口袋里露出钱来，就一掏，有十几元钱。杜艾军想，这个家我呆不下去了，弄不好没准被继父打死。干脆跑出去不回来，就可以不挨他的打了。想到这儿，杜艾军就把那十几元钱装在自己身上，背了书包，关上家门，就走了。

这要跑出去，还上不上学呢？杜艾军想。他想起了老师，想起了同学，突然就非常留恋起学校来。今天下午还是上学去吧！杜艾军匆匆赶到学校，还是迟到了。

老师说：“杜艾军，你怎么老是迟到呀？”

杜艾军低着头不出声。老师说：“进教室到座位上去吧！”

杜艾军这天下午的课听得格外认真。

下午放学了，杜艾军背着书包无处可去，就不知不觉走到江堤那里。翻过江堤，看到江水，杜艾军哭了，到哪里去呢？杜艾军想啊想啊。天渐渐黑下来了，杜艾军就睡着了。

杜艾军被继父从江边找到，拉回家里时，夜已深了。母亲带妹妹走亲戚还没回来。继父把杜艾军拖回家，把屋门关死了。继父取出那根鞭子，劈头盖脑地抽打着杜艾军，边抽打边问：“你还敢不敢偷我的钱？你还跑不跑？”

“我再不敢拿你的钱了！我再不跑了！”杜艾军边哭边叫饶。

继父还不停手，他用鞭子抽打杜艾军的腿，抽打他的屁股，抽打他的脸。把个杜艾军打得跳起来，打得在地下滚，打得双手抱头双膝跪地说：“你再不能打了，再打就把我打死了。”

“打死了老子把你丢到长江里喂鱼去！”继父瞪着眼，看着十岁的杜艾军的痛苦状，得到某种快感。他边打边说，直到打得累了才止。

那时，杜艾军身上已没一块好肉。

杜艾军从此恨继父，由恨继父，他变得沉默寡言，他发誓要报复，要报复这个世界。

继父与杜艾军的母亲结婚后，就开始养猪。他开始一年养两三头猪，后来就越养越多了，每年能养十多头猪，除去本钱，收入就越来越多了。有了钱，继父给亲生的女儿买好衣服穿，却让杜艾军穿得破破烂烂。有了钱，继父慢慢地看不起杜艾军的母亲了，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说她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后来，继父就提出来跟杜艾军的母亲离婚。

杜艾军的母亲坚决不离婚，继父就不回家，住到猪场里去，也不给家里钱。杜艾军的母亲带着杜艾军和女儿，娘三个相依为命，苦熬生活。杜艾军看家里太苦了，就帮母亲做事。后来没钱交学费，杜艾军就失学了，看着别的孩子背着书包蹦蹦跳跳上学去，杜艾军心如刀绞。他咬紧牙关，他恨。他要有钱，他恨生活对他不公平，他不能上学，是谁一手造成的？

杜艾军的母亲与那个没良心的男人分居了六年，苦斗了六年，最后还是离婚了。继父带着他的女儿走了，杜艾军就失去了报复的目标。他不知道继父到哪里去了。

杜艾军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他阴郁沉默，他恨乡村，他要过好生活。但他又没有其它的本事，田里收成又不多。

杜艾军就到社会上去混，他与同村的几个混日子的人开始抢

劫。开始别人来叫他，他没有去。后来别人再来叫他时，他就去了。

杜艾军认识了赵德来，认识了何运海，就使他与马家寨的那一帮人来往起来，抢的次数每次抢的数额，就远远大于北闸村这帮人了。

1994年8月29日，吃过早饭后，杜艾军在家无所事事。母亲到田里去扯秧草，杜艾军却懒得去，杜艾军是越大越懒了，他对母亲由同情变得看不起，经常把母亲吼得泪眼婆娑。

杜艾军从家里出来，到江堤上游逛。在江堤上，他碰到了张平和刘刚。

"艾军，到哪去玩?"刘刚招呼他。

"提不起劲，哪也不想去，闲得无聊。"杜艾军说。

"要不然我们到沙市去，抽空子起他几水，不比在屋子里闲逛好么?"张平说。

"起水"，是他们的行话，就是抢劫。马家寨谢青他们一伙，则把抢劫叫"做业务"。

"那就去吧，反正也没事。"杜艾军同意了。

三人结伴往公路方向走时，又碰到李兵和代官安。都是同村人，大家互相招呼。

"搞什么事去罗?"代官安问。

"到沙市起水去!"杜艾军说。

"把我们也带去罗!"李兵说。

"只要你们不怕，就一起去，我反正是不怕的，被派出所搞过几次了。"杜艾军说。

"怕个×毛，走吧，到公路上拦车去。"刘刚把手一挥，五个人加快脚步，拐了两个弯子，上了沙洪公路。

五个人在公路边站住，等过路的客车。

他们等车的路段，叫新龙桥。

这时一辆中型客车驶过来了。客车看上去破旧，灰尘仆仆的，好几个车窗的玻璃破了。车前放在玻璃后的路标牌子写着："监利——沙市。"

代官安朝公路中一站，李兵在公路边招手，客车就停了。如今乡间公路上的长途客车，手一招，车就停了。

杜艾军、代官安、李兵、张平、刘刚五人鱼贯而入，上了客车。

客车上只有二十来个旅客，一看那灰头灰脑的模样，大部分是乡里人进城办事的。

有售票员过来要他们买票。

杜艾军把手插在腰里，对司机和售票员说："对不起，麻烦你们带我们一截，现在没钱，等会儿有钱了，一定买票。"

司机没作声，售票员见他们人多，也不找他们买票了，车就在公路上跑起来。客车开过了江北农场路段，杜艾军走到前排座位边，拍了拍一个中年男子的肩膀说："你到哪里去？"

那男子说："我到沙市去！"

"到沙市做生意去呀！沙市荆州的钱好赚吧！"杜艾军望着他说。

中年男子觉得不对头，看看杜艾军他们五个小伙子一个个壮实黝黑，心里在打鼓。妈的，今天碰到打劫的了。

"问你的话呢？"杜艾军一吼。

中年男子身子一颤，忙说："兄弟，我哪里去做生意哟，没得本钱，是到沙市看亲戚的。"

"看亲戚身上总带着几个钱吧！借点钱用用。"杜艾军说。

"我，我真的没有钱。"中年男子说。

"你心里怎么没个数，少跟老子啰嗦。"杜艾军说完，抓住中年男子的衣领，往起一拎，中年男子就站起来了，杜艾军对他猛击一拳，说："还有没有钱？"

中年男子被打得叫起来，说："兄弟你松手，我这就给钱。"

杜艾军松了手，中年男子从口袋里掏出20元钱递给杜艾军，

说："就这 20 元，再没有了。"

杜艾军接过钱说："这就行了嘛，早点拿出钱来，不就没事了！"

杜艾军从 20 元钱里拿出一张 10 元的票子，递给售票员说："我们五个人，到前面就下车，每人两元钱的票，我们讲规矩，不让你们吃亏。"

售票员接过杜艾军的 10 元钱，给他撕了五张两元的车票。杜艾军扬扬手中的车票说："各位旅客，今天兄弟们找大家借点钱，希望大家干脆点，免得像刚才这位老板那样吃亏。兄弟们干这一行也不容易，总不能让我们白来一趟吧。"

张平、刘刚、李兵、代官安马上开始行动。没有人反抗，车上的二十来个顾客，他们到了谁的面前，谁就给钱。有的给 10 元，有的给 20 元。有个老头子，大约是公路上飞进来的灰尘呛着了他，他大声咳嗽着。

"拿钱出来，听见没有?"代官安说。

"我没有钱，你们要打就打。你们这群孩子，一个个的不好好在家种田，跑出来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你们迟早是要被捉进去杀头的。为什么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要来做这些事。你们是缺吃的还是缺穿的，啊?"老头子一口气说了半天，又咳起来了。

"谢谢你教育我们半天，就不要你的钱了。老人家有 60 多岁了吧，不在家过好日子跑出来干什么呢?"

"我去看我儿子！"

"你儿子为什么不回来看你。"

"那个狗日的东西参加工作就忘了他爹了，忘记了他爹他妈一把屎一把尿养大他。"老头说。

"我们是跟你儿子差不多的人。老人家，你还是在家里呆着吧，少管年轻人的事。"张平说。

杜艾军走到一个十七八岁的小个子男孩跟前，用手摸摸他的头说："怎么样，拿点钱出来?"

男孩望着杜艾军，眼里是畏惧。“大哥，我只有几元钱，要搭车。我没多的钱。”说完、男孩把他握在巴掌中的4元钱摊开给杜艾军看。

“你是干什么的？”杜艾军问。

“我是学生，我是到荆州去上学的。”男孩说。

杜艾军脑子一热。他想起了他不得不背着书包从学校回来，他咬紧了牙，说：“为什么你能上学，为什么我就不能上学？上学，你的学费呢？在哪里，快拿出来。”

男孩惊恐地看着杜艾军，吓得不敢作声。

杜艾军伸手在男孩身上一摸，从他裤子口袋里掏出了一叠子钞票。“这不是钱吗？”

男孩一下子扑上来：“不许你拿走，这是我上学的学费。你把我的学费抢走了，我上不了学。这是我妈卖了一头猪帮我凑的钱，还给我。”

杜艾军发怒了，他一掌打在男孩的脸上，这一掌的劲很大，他的感觉就像当年他的继父打他一样，他突然有了一种快感。“个狗日的，上个什么学？老子就只上过小学，老子不能上学，你上个什么学。”他又一掌打在男孩脸上。

“你个狗日的东西，抢人家孩子的钱，还打人家干什么？把钱还给他。”那个咳嗽的老头叫起来，朝杜艾军这边扑过来。

刘刚一看这架势，一掌把老头推倒了。

李兵跳到驾驶室，叫司机停车。

司机把车停了，五个人跳下车，一溜烟跑了。杜艾军五人这次抢了1000多元钱。

第8章：
马家寨聚会　走出乡村去

1994年12月23日，是农历甲戌年冬月廿一，这天是谢青22岁的生日，他决定出门，不再在家里呆了。他要离开乡村，乡村不再是他的家。

谢青在马家寨街上请客，他已通过陈诗权、李才广，邀集了一些朋友。谢青是想在这次朋友的聚会上，和大家谈谈自己的想法，大家在一起干些事，来改变自己的现状。

上午11点钟左右，赵桥村的陈诗权、陈军、陈鹏来了，过一会，同心村的李才广、林克州、龚庆军来了，最后到的是滩桥的赵德来和鲁雪。

九个人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抽烟喝茶聊天。谢青今天请客，特地挑了马家寨街上一个较偏僻些的馆子，找了一个单间。谢青将自己的积蓄拿出一半来，要让大家好好地喝一顿。

"阿三，今天是什么日子呀，你请客？"赵德来问。

"各位兄弟，很惭愧，今天是我谢青的22岁生日，22年吃了多少闲饭，无所事事，在家里闷得慌，借这个机会，把大家请来，聊聊天。"谢青给大家发烟，边发边说。

"啊，是谢老三的生日呀，你应该早说，我们作东请你才是。"李才广说。

"都是自家弟兄，那些话就不说了。等会菜上来，多喝些才是。"谢青朝李才广抱拳说。

"阿三啦，你说你在家里闷得慌。不是我作老弟的说你，你早就应该出来。论能力与智谋，大家经常在一起，也不是恭维你，你

比我们强。陈广州带着一帮弟兄干得蛮滋润的，你出来，我们一起干，不会比陈广州差。”陈诗权说得很中肯。

“连我们都出来了，你还守在那一亩三分田里干什么？出来干吧，随便搞点什么业务，都比这种田种地强。”陈军说。

鲁雪是赵德来带来的，他过去和谢青玩过一次，觉得谢青挺讲义气的，但他对谢青不十分熟。鲁雪悄悄地问赵德来：“阿三的朋友不少啊，大家对他蛮真诚的呀！”

“谢青这人在马家寨乡一帮玩的人中，是有威信的，他能帮助人，听说在学校读书时，人缘关系就好，大家服他。”其实赵德来与谢青也只在一起玩过两回，他对谢青文静内秀的性格从心底还是佩服的。今天谢青请客，陈诗权告诉他，他就带鲁雪来了。赵德来是昨天从沙市回滩桥观音寺家里的。10天前，赵德来被派出所抓过一次，后来放了。赵德来虽然被派出所抓过，但他并没打算洗手不干。他再不会回到长江上打鱼，但又要养妻子女儿还有老娘。他要抢。

众人七嘴八舌地说话时，馆子的老板娘把菜端上来了。蒸全鱼、烧鸡块、皮条鳝鱼、粉蒸排骨、牛肉片、炒猪肝，还有羊肉火锅，酒是白云边。香喷喷的酒菜，好丰盛。

谢青给大家倒酒，招呼大家先吃菜。

接着，谢青执着手中满满的一杯酒，说了一大段话，像做一次演说，其实是他的人生宣言。谢青说：

“各位朋友与兄弟，谢谢赏光来参加我的这个生日酒宴，我感到十分地荣幸与激动。我请大家来，是想和大家在一起交流一下，把我自己的一些思想向大家倾倒倾倒。真的，这几年我虽然和大家在一起玩过许多次，但更多的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想。一个人想得天花乱坠，不说出来让大家知道，也是白想。一个人的想法再好，如果不去实践，也是没有什么用的。我们都是生在长在江汉平原的这块土地上的。我们的祖辈在这块土地上流血流汗。轮到

我们这一代，土地不需要那么多人来种了，我们又是读过几天书的人，我们也不愿像父辈那样在土地上流汗了。土地需要人，它需要的是一些只知出力只满足衣食满足一般生活水平的人。土地不需要我们这些不安于一般生活不愿流汗出苦力的人。我们是乡村多余的人，是土地不需要的人。因此，我们要走出土地，去寻找我们的生活。乡村曾经是我们的家，但乡村从此以后再不是我们的家了。我们不愿种田种地，不愿在乡村过日子，所以我们就必须离开乡村。我们的家在哪里？我们自己去寻找吧！各位朋友各位兄弟，今天是我 22 岁的生日，我谢青从明天开始，决定彻底离开这地方。我宣布：乡村再没有我的家了，我要走向城市。城市可能不会欢迎我们，但我们要扑向城市，附在城市的身上，不管用什么手段，我们要在城市呆下来。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市人，我们这些乡村的多余人要杀向城市，要城市接受我们。目的达不到，宁愿死，我也不回头。各位兄弟各位朋友如果说我谢青说得对，我们就干了这杯酒，我谢青愿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

“来，干了这杯酒。”谢青一仰脖子，将杯中的白酒一饮而尽。

“来，干了！”众人一起举杯相碰，一仰脖子，全干了。

大家看到谢青的双眼已是泪光闪闪了。

赵德来激动不已。赵德来是个农民，祖籍是河南，属北方人的性格。谢青的一席话，虽然说得文气了一点，但赵德来却觉得是说出了他想说的话。是的，他赵德来早已作了破釜沉舟的打算，他是没有退路了。他要干，管他怎么干？他觉得谢青是个有智谋的人，他服了他。赵德来站起来，拉住谢青，两人满了杯中酒。赵德来说：“谢老三，我赵德来愿与你成兄弟，愿意跟你一起干。你说得太好了，他说的话就是我心里想说的话。来，干了！祝你长寿。”

谢青赵德来同时喝干了杯中的酒。

陈诗权说：“说得好，阿三，我们一起干，你当个头！兄弟们一起上。”

“对！你出来和大家一起搞。我们离开乡村，我们到城里去，我们好生地搞他一场。”

“谢青，你说得好。你领着我们一起干吧！”

“这辈子生在这苦乡村，老子就不服气．拼他一场吧，鱼死网破去×，头掉下来也就是一个洞。谢青，来喝酒，祝你生日快乐。”

众人七嘴八舌，一个个十分地激动，纷纷和谢青喝酒。谢青喝了几杯，渐渐有点不支，就把握住自己，不再喝了。

鲁雪初次遇到这场合，十分激动。他一口一个三哥，拉着谢青说：“从此以后，你就是我的哥了。我们在一起干。”

龚庆军先是觉得热闹，接着觉得这事挺刺激的。后来，他就觉得有点害怕了。我们这是在干什么？这不是在结团伙么？结团伙做坏事，那可不是好玩的，是犯法的呢！要是父亲和哥哥晓得了，他们是要打我的。龚庆军自从参加李才广、陈诗权、黑子一伙在窑头埠打人抢钱之后，心里一直不安，战战兢兢，生怕有人来找他。他晓得这是犯法的事，但是在家里又没什么正经事干。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一喊他，他又跟他们一起玩。不跟他们一起玩，他太寂寞了。今天李才广叫他和林克州一起到马家寨喝酒，他非常高兴能有一顿好吃的。可看到这架势，这些人准备大搞事的样子，龚庆军就犹豫了。参加他们一伙吧，迟早是要出事的，不参加他们一伙吧，他们会说他胆小不够朋友。再说他们是个人，我龚庆军也是个人，他们能干的事，我就为什么不能干?!

“龚庆军，你怎么不说话，跟阿三干一杯酒。”陈诗权盯着龚庆军，催他喝酒。

“谢青，来，喝了这杯，祝你生日快乐。”龚庆军举起了手中的杯子，他不想说其他的话，

谢青喝了一大口酒，放下杯子，说：

“刚才各位都说要干，要搞事。但怎么干怎么搞，这是要想一想的。我们要走出乡村，除了抢，就不能干其它事吗？比如说收

破烂踩麻木给单位或老板打工等。我们这中间有不少人去干过，我也出去干过，也作过一些了解。靠打工收破烂踩麻木车是改变不了现状的，那跟在乡下种田差不多。我想了好久，要干就干大点，只有搞钱，来得快。到现在为止，我是没动过手的，我知道你们中有些人是动过手的。但我现在要搞了，我为什么不搞?”谢青说着，从怀里掏出他天天练瞄准的钢珠枪，朝桌上一拍，表现出一种决绝精神。

谢青继续说:“我们都是马家寨滩桥出去的，我们要抱成一团，滩桥与马家寨还有不少人在荆沙城里，只要够朋友讲义气，就都是自家兄弟。刚才有弟兄要我为首，不!我们不要为首的头，我们有事一起商量。我们可以一个两个的单独活动，我们也可以十个八个的一起行动。我们在荆沙城里住的地方要近些，联络方便。我们中间的弟兄出事或遇到困难，我们大家要帮助。记住我们是马家寨滩桥的人，我们是一块土地里出来的。”

“杜艾军带着北闸的十来号人早出去了，他们干得不少呢!”陈鹏说。

“他们搞的都比较小，也是时搞时不搞的，连10元钱也下手。”赵德来有些不屑地说。

“他们也是我们这块地上出去的，也要团结啊!经常联络一下也好。”谢青说。

谢青22岁的生日酒宴到下午4点钟才完。分开时，赵德来、陈军、陈鹏和陈诗权几个在荆沙已住下的人，给谢青、林克州、李才广、龚庆军、鲁雪留了地址，约定到荆沙会合。

何运海1993年11月在滩桥用自制土枪打了代新平，一口气跑到长江边，见一镇江铁牛蹲在那儿。何运海抱着铁牛直喘气，他望了望江堤上，并没有人追来。他不知道是否把那个人打死了?!他妈的，现在是不能回去，他摸摸身上的钱，还有200来块钱，他

要开始流浪了。何运海看到手上拿着炮哥的那支土枪，气不打一处来，妈的就是这支枪，害得老子杀了人，现在无家可归了。唉，乡村那个家不归也行，那不是我的家，我也早不愿意在那个家里呆了。这个土枪是害人的东西，何运海把土枪用劲地扔进了长江，只溅起了几星水沫。

何运海沿着长江走，他终于看到了一只渡船，他搭乘渡船过了长江，到了公安县境。

离开了江陵地带，何运海松了口气，派出所要找到公安县来，怕要些时日才行。现在的问题是，他必须要找个落脚的地方。他沿着公路漫无目标地走，走到一个小镇，到一家小馆子里，要了两个菜，吃了晚饭。

小馆子里跑堂的是个女孩。何运海吃完了饭，那女孩因客人少，也闲着。何运海问女孩，"小姐，这附近有没有单位需要打工的?"

"你要找地方打工?"女孩问。

"对，我从老家出来，要混碗饭吃，所以要找个出力气的地方。"何运海说。

"要打工就到大地方去嘛，这小镇有什么事好做！你可以到荆州沙市去，也可以到公安县城去，这小镇不要打工的人。"女孩告诉他。

何运海听了女孩的话，觉得有道理。他走出小馆子，就见街上停着一辆面包车，满是灰尘，正在上客下客。何运海想都没想，就上了面包车，他想这面包车只要不过江到滩桥去就可以，随它去哪儿他都不怕。

面包车里有座位，何运海坐上车，车就开了，这时天已经黑下来。何运海感到十分疲倦，在面包车的颠簸摇摆里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有人推他，说："到了到了，下车了！"

何运海睁开眼，急急下车，发现他到了一个汽车站里。看那

车站上挂的牌子，嗬，他到了公安县城呢！何运海走出站门，又折身回到汽车站的候车大厅。

候车大厅里灯火明亮，四周有不少柜台，柜台里摆着商品，是做生意的。大厅中有一排排的木制长条靠背椅，椅子上坐着人。这地方不错，说不定待会儿可以来这里过夜的。

何运海决定现在逛逛街，看看公安县城的夜景。他漫无目的，走着走着，老毛病就犯了。他就专找人多的地方去，专找女人看。他看着公安县城的女人到底比滩桥镇的女人好看些。这里毕竟是县城呢！县城比乡镇要高一档次。

逛了好久，时间也晚了，何运海决定今夜到汽车站候车室里过夜。他慢慢朝汽车站走，却不防有人扯他的衣服，他一惊，转身一看，见是一瘦瘦的女孩，脸上涂满脂粉，一双眼媚媚地看着他："你要人陪吗?"女孩说。

何运海心想，这就是别人说的"鸡"了，没想到县城里也有，而且在大街上。

"怎么个陪法呢?"何运海说。

"我跟你一起回家，一晚上只收50元。"女孩说。

不贵嘛，何运海摸摸口袋，是可以玩一次的。但是跟我回家！我哪有家，我现在是个杀人犯呢！我没有家。

"跟你一起到你家怎么样?"何运海说，"我是外地出差的，这里没有家。"

女孩叹口气说："那就没缘了。我租住的房子另外的姐妹在用。"说完转身离去。

何运海回到汽车站大厅。壁上的电子钟已指向深夜12点了。大厅里的椅子很空，何运海找了一个空地方，就放平身子躺了下来。

刚要朦朦胧胧地睡着，突然就被人叫醒了。何运海睁眼一看，见是两个穿制服的人站在他面前。他的第一个反应是完了，公安

局来抓他了。他想跑，就在那一刹，他看到那两个人穿的衣服跟公安局的人穿的衣服不一样。是保安队，吓老子一跳。何运海擦擦眼问："干什么?"

"你到哪里去？票呢?"保安队员说。

"我不到哪里去，没票。"何运海答得很干脆。

"在这里候车要有车票。你不到哪儿又没车票，那就要请你出去!"保安队员说。

"那我现在买一张车票，就能在这里睡觉么?"何运海问。

"那是可以的。"保安队员答。

汽车站有通宵售票窗口。如今实行经济责任制，汽车客运的生意做得不错，那服务的水平比前些年要好得多。何运海到售票窗口看了半天的汽车到站时刻票价表，买了一张明早去石首市的车票。

何运海装好了车票，在汽车站安心地睡了一觉，他连梦都没做一个，滩桥镇上那个被他打了一枪的人现在是死是活，他早忘了。

长途公共汽车把何运海拉到了石首市。石首市原来是一个县，后来改成市，但还是县级。石首市在江汉平原的十来个县市中，算是个默默地出不了大名的县市，它经济上既无了不得的贡献，也没什么大的支柱产业，没名产也没名人，甚至连个很有名的风景名胜也没有。但石首人纯朴实在，这当然是与邻近的县市比较而言。

何运海在石首市内混了个把星期，就在他身上的钱已差不多快用完了时，他找到了一个职业。那是一个晚上，何运海正在街上瞎逛，到处找女人看，他到了一个歌舞厅门前，正遇上一群人打架，他站在旁边看。几个混混大约是进舞厅找歪，与舞厅的保安人员打起来了。双方打得难分难解，这时一个30来岁的漂亮女子站在何运海身边，指挥保安人员打那几个混混，保安人员却一时不能取胜。漂亮女人用手拍拍何运海的肩膀说："去帮我打那几个家伙。"

何运海不知哪根神经被触动了，女人一拍他，他就上去了，大打出手，那几个混混很快就跑了。何运海打完架后正要离去，那女人却把他叫进餐厅。“谢谢你帮忙，你愿意到我舞厅里来帮忙吗？只需晚上来，当保卫。”那女人原来是个老板。

“我是个流浪汉，没工作，你能给我住的地方么？”何运海正愁找不到工作呢！

“就这么说定了。舞厅楼上有间小房，你可以住在里面。我每月给你400元，晚上供一顿饭。”女老板说。

女老板开的舞厅叫蓝梦歌舞厅。女老板的丈夫在深圳发展，她一个人在石首。

何运海在蓝梦歌舞厅里住下来了，这很合他的口味，他可以每天晚上看那些来舞厅跳舞的女人，过过眼睛瘾。

突然的有一天夜里，舞厅散了场，何运海锁了大门，女老板却从舞厅的一个包房里出来，把何运海叫住。

“来陪陪我！”女老板说。

何运海跟女老板进了包间。

“把衣服脱了。”女老板命令。

何运海听从吩咐，脱了衣服，和女老板做在了一处。他感到十二分的快乐。

第二天，何运海找到女老板，要求与女老板重温昨夜的快乐，没想女老板柳眉一竖，以手叉腰，破口大骂：“你他妈的是个什么东西，要老子当你的情人呀，做梦去吧！”骂完转身走了，留下何运海在那儿发呆。

但过了不久，女老板又叫何运海到包间去，何运海本想不去，但禁不住他记忆中女老板那迷人的身子的诱惑，还是去了。他是怀着对这个女人的恨去的，与这女人做事时，他狠狠地使劲，没想到反而给女老板带来了更大快乐。

就这样，何运海在石首市蓝梦歌舞厅里呆下来，一边做保安，

一边给女老板做其它事。

突然又有一天夜里，蓝梦歌舞厅起了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何运海睡的小房间也烧了，他只抢出几件衣服和积攒的不到1000元钱。

女老板到深圳她男人那里去了。蓝梦舞厅的人作鸟兽散，各人寻找自己的归属。何运海又买了一张车票，搭车到了沙市。

在沙市他孤身一人，但他相信他会碰到马家寨和滩桥这边去的人。出事快一年了，他用枪打的那个人不知怎么样？如果出了人命，他是跑不脱的，如果仅仅是打伤了，他估计自己就没事了。

何运海在沙市区一个叫做蛇人山的地方，租了一间农民的房子住了下来，凭着他在石首干了几个月所攒的积蓄，小心翼翼过日子。他一直不敢回马家寨去。

何运海是在一个卖书刊的小摊子上读一本杂志中的案例时，被杜艾军碰到的。何运海见到杜艾军，很是亲热。他把那杂志扔回书摊，把杜艾军拉到一边问："去年我在滩桥用枪打的那个人现在怎么样？死没死？"

"没死没死，你把他的大腿打烂了，住了几个月的医院，早好了，现在又在开他的车。"杜艾军说。

"是真的呀！害得老子跑出去躲一年不敢露面。没死没死，没死就好！"何运海好高兴，拉着杜艾军到小酒馆喝酒。

何运海就这样和杜艾军接上了头。杜艾军后来又把何运海住的地方告诉赵德来，赵德来去看望了何运海。当谢青、李才广、鲁雪、龚庆军、林克州都到沙市太师渊住下来后，马家寨滩桥这帮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聚齐，陈军、陈鹏、陈诗权在沙印宿舍租了一间房。张大权、杜艾军是隔三差五地过来与谢青等人一起做做业务。杜艾军主要是同北闸村的那帮人在一起。

自此，荆沙特大抢劫团伙的主要成员已经完成了家的转移。乡村的家不是家，他们把家寄生在城市的躯体上。

赵桥村一组的吴祥涛和妻子在胜利村租了两间房，家都搬到荆沙市这边来了，赵桥村的房子交由别人看管，分的责任田也让给别人种了。

吴祥涛在荆州沙市的一些建筑工地打工，妻子摆小摊子做点生意。沙市区边缘农民的房租都不贵，他们住在城里真的比乡间要过得好些。吴祥涛是再不愿回马家寨去了的。

吴祥涛在街上碰到了何运海、张大权、陈鹏、杜艾军、龚庆军、鲁雪六人。“啊呀，祥涛哥你忙啊，好久不见了!”陈鹏说。

吴祥涛一看这几位，全部是马家寨滩桥过来的老乡，十分高兴。“你们都出来了？有地方住吧?”

“都出来了，有地方住!”张大权说。

“你住在哪里呢?”何运海问。

“就在附近，胜利村。走吧，老乡们好不容易碰到一起，到我家里玩去，晚上让你们嫂子做几个菜，好好地喝几杯酒。”吴祥涛热情相邀。

吴祥涛租的房子布置得像模像样，是个过正经日子的架势。房子是一个院子后面的平房，前面的楼房是房东住的。

“这地方不错。”杜艾军说。

“我跟房东说好了，过两年等我的钱攒得差不多了，就买下来，改造一下，就在这里扎根算了。”吴祥涛让老婆上街去买菜，他陪几个老乡说闲话。

吴祥涛的老婆很快买回了一堆菜。吴祥涛摆出麻将牌，说：“你们先玩一会麻将，我去帮忙做菜去。”

何运海、张大权、陈鹏和杜艾军玩麻将，鲁雪和龚庆军在一边看牌。

花了近两个小时，吴祥涛夫妇做好了菜，于是就捡了麻将，摆上菜，倒了酒，围桌吃喝起来。吴祥涛的老婆在一边端菜递碗做后勤。

喝起酒来，就说开了话。

“几个兄弟过得怎么样啊?”吴祥涛问。

“杜艾军你们北闸的那一伙人搞得不错吧：我们还是刚进来，没什么大的收人。”陈鹏说。

“我们不行，小打小闹的，没什么收益。”杜艾军说。

“我做点小生意，老婆在沙市帆布厂做合同工，凑合着过哟!”张大权喝了一口酒，说。

“哎，我晓得有个搞建筑的老板，有些钱。要搞他，也很容易，今天晚上就去搞，保证不会落空。”吴祥涛一边请大家喝酒，一边说。

“那就去把他搞了，危险性大不大?”陈鹏说。

“那个地方周围基本上没人，可以说没危险。我都观察好久了，但我一个人不行，所以一直没动手。”吴祥涛很有把握地说。

“那就搞了，就今天晚上大家在一起。”张大权说。

“来，喝酒喝酒，喝完了酒搞事去。”陈鹏说。

连吴祥涛一起共七个人，喝了两斤白酒。

酒喝完吃饭，吃完饭后七个人就出了门。走过村路，上了大路，拦了一辆面的，七个人挤在一辆面的里。吴祥涛在前面引路，面的朝沙市区豉湖路奔去。

天已黑下来，豉湖路不一会到了。面的转到一处施工工地旁边，路灯没有了，只有工棚里的几点灯火。

面的停了。几个人下了车。“留一个人在车上陪着司机。”张大权说。

“我留下来守车。”龚庆军自告奋勇。他不敢进去抢劫。

“师傅你等一下啊，我们到工棚里去和老板谈点事，就来。”吴祥涛说。

吴祥涛、杜艾军、张大权、陈鹏、何运海、鲁雪六人有的拿刀有的持枪，朝工棚走去。

工棚外有栅栏，上了锁。鲁雪轻轻地翻过栅栏，陈鹏、杜艾

军、何运海也跟着翻进去了。吴祥涛和张大权守在栅栏外。

栅栏里是两间工棚，四人进了工棚，有四个人在打麻将，一个老太婆在旁边看牌。

“谁是老板？把钱拿出来！”何运海用手里的钢珠枪逼着四个打麻将者中的一个年轻女子说。

年轻女子吓了一跳，叫了起来。

“不许叫！谁叫就砍了谁！”鲁雪挥起了手中白晃晃的长刀。

打麻将者中的老头站起来说：“他们三个都是我的亲戚，今天来看我们的。这工棚里就我和老伴两人守着，真的没有老板。”

杜艾军说：“把钥匙交出来。”

老太婆颤抖着双手把钥匙递给杜艾军，杜艾军把打麻将的另外两个青年男子和年轻女子逼进另一个房间。他看见有个男子手上有块手表，就强行脱了下来，然后把那三个人锁在另一个房间里。杜艾军再用钥匙开了栅栏门，把张大权与吴祥涛放进来。

六个人逼着老太婆老头子拿钱出来。

老头子反复说自己是守棚子的，不是老板。

老太婆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我们都穷得像鬼，哪里还有钱啊！你们莫作孽了，要发财到别处去，我们是没得钱的。”

何运海逼着老头子，鲁雪逼着老太婆，另四个人就在工棚里翻东西，找钱。

翻出来一条红梅牌香烟。

又找到一条芙蓉牌香烟。

从老头子的口袋里找出半包芙蓉烟。

但是没翻出钱来。

何运海见工棚的一个柜子上放着一把钢丝钳子。他取过钢丝钳子，把老头子的中指放在钳子里绞。“你再不拿钱出来，老子把你两只手的十个指头都绞掉。”

老头子痛得直喊哎哟，嘴里还是说没钱。

吴祥涛心想今天是我提供的信息，这屋里肯定是有钱的，这老头是个小老板。今天不找出钱来不甘心。他看到柜子底下放着几双靴子，眼睛一亮。他弯腰把那些靴子拖出来，手往靴子里一伸，妈的，刚好有一卷钞票。

吴祥涛把钞票从靴子里掏出来，踢了老头子一脚："个婊子养的，这是什么？这不是钱吗？"

陈鹏也马上到靴子里摸，也摸出一卷钱来。

老太婆这时"扑通"一声跪下来，哭着说："这钱你们不能拿走，这是我们的养老钱啊！"

何运海见已无油水了，一摆头，说："撤！"

六个人立即就撤出了工棚。杜艾军等大家都出了棚子门，反手把门锁上，再把钥匙丢进工棚里。工棚里老太婆还在哭哭啼啼。钥匙扔进黑暗里，落到地上"哗啦"一声响。

"个狗日的，好狡猾，差点让老子们白来一趟。"鲁雪说。

张大权说："还是祥涛动了脑子，想到那些靴子里装了钱。我们搞事要动脑子啊！"

吴祥涛"嘿嘿"一笑，说："我老婆有时就把钱藏在鞋子袜子里，我是看到那些靴子突然想起来的。"

"哈，怪不得，这是经验之谈。"众人笑了。

六个人回到面的里，龚庆军悄悄问鲁雪："怎么样？"

鲁雪说："有收获。"

面的回到胜利村附近的街道上，七个人付了车费，一起回到吴祥涛的家。

他们这次抢了4000多元钱，两条烟一块手表。七个人每人分了600多元钱。

当夜，除鲁雪和龚庆军回到太师渊住处外，何运海、张大权、杜艾军、陈鹏四人在吴祥涛家搓了一个通宵的麻将。

第9章：
太师渊　何运海的“爱情”

谢青、林克州、李才广、鲁雪和龚庆军五人，租住在太师渊一个农民的两间房子里。到沙市住下来后，谢青把马家寨乡和滩桥镇出来的人，初步联络了一下，竟有三四十人。这些人有的是偶然搞一两笔业务，像带着何运海、张大权、鲁雪等六人去抢工棚的吴祥涛。有的则是有自己的基本队伍，像杜艾军带着张小华、张大华、杜清洪、杜丘、李敬德等人，做的业务较多，但不大。做的业务最多抢的金额最大的当然是以谢青为首的住在太师渊的五人，和住在蛇入山的何运海、住在荆沙八组的赵德来、住在沙印宿舍的陈诗权、陈军、陈鹏。张大权经常到太师渊来，参与一些抢劫，出的主意不少。张大权与妻子罗小梅住在帆布厂宿舍里，他是有时和谢青他们出去搞业务，有时没有参加。他新近找了个事，在沙市东区推销乐百氏奶。张大权是有前科的人，他是谨慎的。

杜艾军经常来太师渊，也参加一两次谢青他们的活动，但他更多的还是与北闸村的几个人在一起。杜艾军的团伙成了马家寨滩桥这个大团体中的小团体了。

谢青在团体中并没明确是首领地位，他自己也不愿意当首领，但事实上大家都把他当首领看了。谢青住在太师渊，太师渊成了个中心。后来谢青搬到胜利村，胜利村又成了中心。

谢青定的一些有关团体内的纪律与规定，后来大家都遵照着做了。比如说：抢劫车辆一般都抢外地的，不抢本地车辆，不抢的士司机。坐的士时按价付钱，如果有业务，则给的士费翻倍甚至给更多。再比如说，团伙间结伴抢劫，抢时把钱物装在身上，回

来后则互相搜身，将自己的钱物与所抢钱物区分清楚，所抢的钱物凡是参加者都要平分，个别情况除外。再比如说，团伙间谁有病谁出了事或遇到困难，其他同伙有帮助的责任。这些纪律与规定虽未写成条文，但团伙内依照执行，大家觉得很好。

谢青心情很不错，团伙间的行动，次次成功，所获甚丰。谢青并不是每次活动都参加，而且团伙行动也并不是每次都是固定的人，他们有时三个有时五个有时八个九个，组合得十分自由与灵活。

谢青，这个乡村来的孩子，一个抢劫团伙在他的一种不自觉的组织与指挥下，发展起来，并对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危害。

无疑的，谢青这个人很聪明，他有时对问题的分析也十分准确与实际，但在选择解决这问题的道路与方法时，完全的错了，走了相反的方向，成了社会发展的障碍。

在大家都很快活踌躇满志准备大干的日子里，龚庆军却一直忐忑不安。龚庆军的灵魂一直在受着撞击。他目前跟同伙干的事，是坏事是捉住就要杀头的事，干这事有个什么出头呢，天天抢，抢一辈子？每次抢完之后，虽然分得一笔钱，但这钱用得不理直气壮，这钱不是他在田里流汗流血换来的，是抢来的。龚庆军想到父亲是个工人，哥哥嫂子都是国家职工，母亲在家辛苦种地，弟弟还在上学。他们都生活得很正当，而他认为自己在过一种不正当的生活。李才广、林克州邀他从村里出来到沙市时，他当时就有点犹豫。李才广说："走吧走吧，不是说好了的么？我们不在乡村呆了，我们要去城里。你个大男人的，怎么摇摇摆摆的！"

龚庆军又抵抗不了伙伴的几句激将话，就来了。住在太师渊租的房子里，天天出去搞业务，搞了业务就分钱，分了钱就去喝酒，然后去歌舞厅跳舞唱歌。龚庆军在喝酒时在搂着何运海他们找来的女孩跳舞时，也感到了快活，他想这就是醉生梦死吧！管他妈的，就这么过，过一天算两个半天，人生就那么回事。喝了

酒搂着女孩玩过之后，再出去搞业务，龚庆军有种破釜沉舟的想法，因此打起人来特别下劲，抢起钱物来勇往直前。

抢过之后喝过之后玩过之后，夜深人静，龚庆军总睡不着，灵魂又沉浸到痛苦的煎熬之中。苦海无边啊，回头是岸啊！反正我是已经参加过抢劫了，陷得不应该说是很深很深的了，现在拔腿，应该说还来得及。那么就拔腿就上岸吧，不能再犹豫。多呆一天，多犹豫一天，我就会陷得更深一步。明天就走，就离开这帮朋友，哪怕我龚庆军今后讨饭挨饿受冻而死，我也决不后悔。但是就这么走，走得脱吗？得要想个借口离开他们。

翻过来覆过去，折腾得大半夜睡不着。后来睡着了一会，天就亮了。谢青喊醒大家出去过早。

龚庆军睁开眼，见墙上的日历牌，已是1995年元月15日。突然的亮光一闪，龚庆军找到了一个很可以说得过去的理由。

"庆军，起来吧，我们一起出去过早。"谢青说。

龚庆军爬起来，说："阿三，你们去吧，我想今天回去一下，昨天我碰到我大哥了，他问我工作找到没有？我说找到工作了。他说，我湖南老家今年要我回去过年。我先回去打个招呼，然后回湖南去过年。"

"你今天就走么？"谢青问。

"我想早点走，已是腊月间了，日子不多了。"

"那你把湖南老家的地址留下来，我们有事情好通知你，行吧！"谢青掏出带在身上的笔记本，递给龚庆军。

龚庆军抓了一只笔，在谢青的本子上留下了他湖南老家的地址。不知是哪个筋动了一下，龚庆军写下了他老家那个村的电话号码。湖南的电信事业发展得不错，连村里都有程控电话了。谢青收了本子，叮嘱了龚庆军几句，叫他从湖南回来后，早点到太师渊来，弟兄们宜聚不宜散，事情才刚刚开始呢！

谢青带林克州、李才广、鲁雪出去吃早饭。吃完早饭后，在

街上转悠。一来是无事，二来是想寻找机会，找点业务做做。

李才广说："龚庆军个狗日的胆子蛮小，他是有点怕了。什么到湖南不湖南，他是想躲呢。"

"龚庆军人不坏，胆子是有点小，他还不至于想躲开我们吧？想躲也躲不了呢！"林克州说。

"他从湖南回来，拖也要把他拖来。"詹雪说。

"都是朋友，不要乱猜疑了。龚庆军父亲的老家在湖南，让龚庆军回老家过年看望长辈也是合情理的嘛！再说龚庆军把他老家的地址连同电话号码都写给我了呢！"谢青劝阻其他三人不要议论。

李才广摸口袋，掏烟，只有三支。他一人递一支，自己却没有了。谢青从口袋里掏出半包烟，扔给李才广说："我这里有。"

李才广接了烟，抽出一支叼上，余下的还给谢青，说："前面有个卖烟的老头，我去买烟。"

老头的烟摊子摆在大街与小巷相交的巷子口，一只玻璃烟柜，玻璃里的格子板上摆着各种牌号的香烟。老头坐在一只木椅上，悠哉游哉的。李才广走近烟摊，指着烟柜里的阿诗玛烟，说买一盒。老头递给李才广一盒阿诗玛。

李才广拆开烟，凑在鼻子边闻了闻，看看四周，没有人，而谢青、林克州、詹雪站在不到一丈远的地方。

老头说："我卖的都是真烟，你放心。"

"我很放心，但我没钱，你给我几个钱吧！"李才广说着，一把刀子就对准了老头。

老头的眼睛圆了嘴张大了，但他没喊出声。谢青他们三人看着这边，随时准备动手。

老头看这情状，从腰里摸索了一会，抽出200元钱递给李才广说："我是小本生意，你照顾点。"

李才广接过钱，顺手往老头腰里一摸。老头腰里系着一个腰包，李才广把那腰包一扯，就把腰包抢到手里了。

老头跳起来，大声呼叫："抢劫了抢劫了！"

李才广一溜烟跑到谢青三人的队伍中，谢青招手拦了一辆的士，四人钻了进去，一溜烟跑了，把老头的呼喊哭叫远远地丢在身后。

四个人回到太师渊的房子里，李才广把卖烟老头的腰包打开，咧嘴笑了。"妈的，运气不错。"

把腰包里的一叠钱抽出来数了数，有 5000 元。

何运海从石首到沙市之后，得知他在滩桥镇上打的那人没死，而且事情过了一年多了，也没见滩桥派出所有什么动作，他心里的石头就落了地。他一个人租住在蛇入山的一个工人家里。那工人前几年也是农民，因为土地征用，转了城市户口，一家人安排了工作，当了工人。工人姓龙，自己建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房，自家人住楼上，楼下的出租。楼下前厅及两间大房被一家公司租去做了仓库，但楼梯口有一间小房，既安静又能从后门单独出进，被何运海租下了。

何运海到太师渊谢青处参加各种活动，也和杜艾军联系上了，参加了几次杜艾军几个人的活动，每次活动都成功，收入颇丰。算算，手头已有几千元的积蓄了。

这段日子是何运海最快活最得意的时光。

何运海手头有几个钱，就开始想心思了。俗话说富贵思淫欲，何运海需要一个女人。他想，我的钱有了一定的数量后，就要找个女人成个家。赵德来不是有家吗？张大权、吴祥涛也都有家。听说谢青、陈军都有女朋友了呢。

何运海看中了房东老龙的大女儿龙妹。龙妹职业高中毕业后，在沙市的一家机械厂工作。龙妹皮肤白皙，身材苗条，披肩发，大眼睛，说话细声细气，看上去文静温柔、很惹人心疼的模样。龙妹每天上班下班，走何运海房间顶上的楼梯，的笃的笃的声响既

清楚节奏感又极强，叫何运海听了心动。

何运海是彻底地动了心了，他爱上了这个文静的女孩。

何运海经常在楼梯口碰到龙妹，何运海总是先朝龙妹一笑："龙妹，上班啦？"

龙妹也浅浅一笑，答："上班！"

龙妹下班时，在楼梯口又碰到了何运海。何运海朝龙妹一笑："下班了，龙妹？"

龙妹也浅浅一笑："下班了！"

谢青、陈军、陈鹏、鲁雪、陈诗权等人经常到何运海的小屋里玩，碰到过龙妹。陈军说："海哥，你房东屋里的这个妹子颜色不错呢，想办法追呀！"

"我在慢慢想办法，需要兄弟们帮忙时，各位要帮忙才是。"何运海说。

"那是当然。搞成了，我们喝喜酒哩！"

"那不用说的。搞成了由你们点酒店，看我怎么招待弟兄们。"何运海很大气。

何运海对龙妹很用心思，一来二去的，两人说话就多了些，来往也就密切了些。

在谢青他们这个团伙中，论人才何运海长相一般，个子不高，面皮有些黝黑，气质上有点男子汉的野味。但是论起玩女人，何运海算是第一，他就有那种细软功夫，能使女人上钩。龚庆军在这个团伙中玩女人的水平也算可以的，但他屈居何运海之下。

何运海带龙妹去跳舞。跳舞是何运海的拿手戏了，他虽说是从农村出来，但他在石首市蓝梦歌舞厅干了10来个月，他看也把那各种舞姿看会了。在沙市，与同伴们上舞厅，从马家寨滩桥来的一帮哥们的舞都是何运海教会的。何运海带龙妹跳舞，那只能越跳越让龙妹把他搂得更紧。跳完舞，何运海就带龙妹到小摊子上吃小吃，龙妹点什么何运海买什么，那种周到热情使得龙妹一

口一声地喊他“海哥”，越喊越亲。

何运海经常地带龙妹出去玩，上舞厅下馆子，花起钱来何运海也很大方，从不抠门子。

“海哥，你这人蛮好的。我做你的妹妹好么？自小，我就希望有个哥哥。”龙妹说。

“好啊，我也正希望有个妹妹。你的名字叫妹，你是许多人的妹哩！”何运海说。

“海哥，你在搞什么工作啊？我看你这工作大概不忙，闲的时间蛮多嘛！”

“我在给一家公司跑业务，事情比较单纯，关系熟了，任务也完成得快，所以就显得闲一些。你们工厂的事忙些吧？”

“忙得烦人，每天8小时哩，不能迟到早退，不能旷工，要不然就扣钱哩！”

“你先干着再说吧，等有了机会，我找人帮你换个工作。现在的年轻人，哪个愿在一棵树上吊死，有好单位，就跳槽。”何运海吹起了牛。

“真的，你能帮我换工作，那我就太谢谢你了海哥，那我就是你的真妹妹了。”龙妹说着，就往何运海身上靠。

何运海强忍着自己内心的躁动，很自然很有分寸地搂了搂龙妹。

龙妹在与何运海没接触之前，总是早上上班，晚上下班是回来得很晚的。每逢周末的夜晚，总是玩到晚上12点之后，由几个男孩送回来。龙妹自从与何运海来往密切之后，这种时间表打破了。早上上班还是按时，但晚上下班回来得就早些了。开始时是一天回来得晚一天回来早，后来是回来得早的时间多回来得晚的时间少，最后是天天下班回来得早。

龙妹下班回来早的时候，只要何运海在，她就找何运海玩，一起出去吃饭、跳舞。如果何运海晚上要和朋友们见面，有活动安

排，这时龙妹就一个人呆在家里看电视，等何运海回来。何运海回来得晚了，龙妹就站在楼梯上问，“怎么这么晚回来呢?”

何运海就说：“晚上公司里有业务活动。”

何运海心里说：我的爱情快成熟了。

一个周末的晚上，何运海请林克州陈诗权出马，设计了一个英雄战歹徒救美女的故事，使龙妹彻底地倒进了他的怀抱。

这是个很老套的设计，但老套的设计也是能打动人的。

何运海周末的晚上带着龙妹到大世界歌舞厅跳舞，两人玩到11点半出舞厅，再在一家小吃摊上吃了元宵团子，然后回家。

当龙妹挽着何运海的膀子穿过一条小巷子朝蛇入山的方向走时，突然冲出两个蒙面歹徒，手持明晃晃的长刀，要何运海把龙妹留下来。龙妹吓得直发抖。何运海面对两名蒙面贼，一点都不怕。何运海说：“哥们，你们现在乖乖地放我们过去，咱们就什么事都没发生。如果要找麻烦的话，我可不是好惹的。”

两名蒙面贼哪里肯听，一齐扑上去，挥刀砍何运海。何运海躲过歹徒的刀砍，拳脚交加，与两名歹徒搏斗，不一会竟然打退了歹徒，歹徒夹着尾巴逃走了。

龙妹扑过来，抱着何运海一阵猛亲：“海哥，海哥你真行，你真了不得！要不是你海哥，我今天就算完了。海哥你真好！海哥我爱你呢！”

何运海待龙妹说完，说：“快回去吧，别让他们去叫人又来了。”

龙妹跟何运海回到家。龙妹没有上楼，她钻进何运海的小屋里说：“海哥，我今天就住你这小屋里。”

何运海这时才关了小屋的门，伸开双臂，把龙妹轻轻地抱上床去。何运海轻轻地说：“龙妹，我好爱你呢！”

何运海的房东老龙就住在楼上。老龙对自己的女儿不怎么管，但他没想到何运海把自己的女儿搞到手了。

何运海后来谢了林克州和陈诗权，给他们一人送了一条红塔

山牌的香烟。

“上手了吗?”陈诗权问。

“上手了!”

“有味么?”林宽州问。

“有味!有味!”何运海连连点头。

但何运海不知道他搭上了龙妹，却种下了祸根。而报复追杀到来时，阴错阳差，让别人去顶替了。

龚庆军回湖南去了，太师渊的住房就空了一个铺位出来。陈诗权有时不想回沙印宿舍，就睡在龚庆军的床上。龚庆军走了个把星期了，陈诗权总觉得这家伙是有意逃跑。陈诗权就对谢青说:“阿三，当初我们一起出来时，说好要一起干的。现在大家干得挺好的，他倒借口跑了，这可不行，要把他叫回来。我们就是死也要死在一起的。”

“你别乱说。”陈军说，意思是说死的事。

“陈诗权没乱说。我也有这种感觉。”鲁雪说。鲁雪是说的龚庆军。

谢青说:“其实这事是人各有志，强按牛头难喝水。弟兄们干到一定的时候，有了积累，可以金盆洗手，只要来得及。强盗难以干一辈子，迟早是要杀头的。但我觉得龚庆军好像不是逃避。”

谢青的话，倒说得大家有点凉飕飕的感觉。

“你把龚庆军的地址与电话号码给我，我跟他联系一次好么?”陈诗权说。

谢青把笔记本上留的龚庆军的地址给了陈诗权。陈诗权就和陈鹏两人出去给龚庆军打电话。

陈军对鲁雪说:“我想搞件皮夹克穿穿，得多少钱?”

“最屁的夹克也要七八百元，好的呀，要几千元吧!何运海身上的那件值3000多。我这件也值千把元呢!我脚上的这双鞋是瑞

布牌，你说值多少？”鲁雪扬扬他的脚问陈军。

“我不晓得，反正我脚下的这双是200多元买的。”陈军说。

“200多元算屁呀，我这双值700多元呢！不过我告诉你陈军，皮夹克的问题好解决，自己掏钱是划不来的。何运海和我的这件都是别人送的呢！待会儿我带你出去，也让人送你一件。我还想弄只BP机呢！赵德来有BP机了。”

李才广和林克州邀谢青、鲁雪、陈军出去找人玩。谢青说：“待会有个同学来找我，我不能离开这儿。你们玩去吧！祝你们成功。”

“我们两个今天有单独的计划，你们先走吧！”鲁雪说。

李才广就和林克州两人去找何运海，三人一起上街播肥。

三人从何运海住地蛇入山出发，沿着大街朝东走。已是旧历腊月间的日子了，乡下来城里置年货的很多，城里各单位发奖金发过年物资的也频繁了。这时候的荆沙城，呈现出少有的繁荣和热闹。

李才广说：“海哥，我们不是光看热闹，你的眼睛不要老盯女人的屁股和脸蛋，要盯住别人的钱包。你和那个龙妹还没亲热够！”

“这个东西哪有个够的时候！过几天帮你找个妞儿试一试。我们今天出来么，热闹看了事情也要搞的，你放心，我一直在寻找目标。”何运海对林克州点点头。林克州是帮了他的忙的。

三人转悠到东云饭店门口，饭店里人熙熙攘攘，好生热闹。已临近中午了，李才广咽了口涎水说：“肚子饿了咧，搞点什么吃的吧！”

“没搞到业务，你还想吃饭，饿死你。”林克州这时发现饭店对面有个加油站，有个男人提着个提包，站在那里东张西望，就盯住他。

“是个不错的目标，上！”何运海也看到了。

李才广在前，何运海在中，林克州在后，三人穿过马路，朝

加油站那边走去。李才广走到那男子身边，故意用膀子撞了那人一下，那人一抬头，李才广打了那人一拳，嘴里骂着："你他妈没长眼呀，怎么往人身上撞！"

那人说："你才没长眼，你撞了我还打人，你他妈的流氓是吧！"

这时何运海上前，将那人拦腰一抱，李才广又打出一拳，打在那人的脸上，那人一叫。林克州早上前，将那人的提包拿到手上了。

李才广对那人说："你看得很准呢，我就是个流氓！你怎么样。"

一辆的士过来了，何运海招手一拦，打开车门，三人钻进车里，一溜烟地走了。

那个男人刚才被打晕了，这会清醒过来，就大叫："我的提包，提包里有钱哪！"……

三人让的士停在一家饭店门口，付了车费。三人走进饭店，找了一个车厢式座位坐下。林克州把提包朝桌上一扔，说："估计没几个钱。"

何运海瞄了一眼说："钱么，上千元！"

李才广急急打开提包，笑了："哥们，够咱们吃的了。"

提包里有现金 3800 元，还有牙刷牙膏名片盒。名片上印的是华海公司副总经理，地点在天门。

"来呀，我们今天吃经理的。"何运海说。

李才广和林克州离了太师渊后，鲁雪和陈军也离开了。屋子里只剩下谢青一人。大约上午 10 点钟，谢青的一个中学同学梅儿带着喜子到了。梅儿与谢青同村，在沙市棉纺厂当工人。梅儿认识了同宿舍的一个女工的老乡喜子。喜子是监利人，在武汉汉正街给一个服装老板打工，春节临近，喜子回乡时到沙市老乡这儿玩，有想在沙市找个男朋友的意思。梅儿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见到谢青的，梅儿就把喜子带来，介绍给谢青。今天是第二次会面。

谢青热情地招待两个女孩。谢青的言谈与气质，给喜子留下

了很深的印象。喜子的文静多情，也吸引了谢青，两人有一见钟情的感觉。

梅儿觉得自己的媒做成了，很是高兴，说起话来，叽叽喳喳的。三人在太师渊谢青等人租的房了里，一直玩到中午。

“走，出去吃饭，我请客。”谢青说。

“这算是谢媒么?”梅儿说道。喜子打了她一下，脸有些红了。

谢青说：“也算是吧，但不算正式，正式谢媒之时，档次要提高。”

“不要让我等得太久了哟!”梅儿说。

“会很快的。”谢青带着梅儿和喜子走进一家餐馆，点了几个菜，给两个女孩要了椰奶，自己要了啤酒，吃喝起来。

陈诗权与陈鹏到邮电局给湖南石门县望阳桥乡望阳村打电话，电话号码是（07462）583324。

关子这个电话，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卷中有两份证明材料。

电话的主人杨某写道：大约是1994年腊月廿一或是廿三，沙市来了个长途电话找龚庆军。我说不认识。那人就说我找你们村的杜红。我就去找了杜红，杜红领来了龚庆军，我才认识。过了一会，沙市的电话又来了，龚庆军就接了电话，他们在电话里说了什么，我不知道。

杜红按有手指印的材料写道：沙市那边陈诗权打来电话，龚庆军接了，后来我也同他说了几句话。陈诗权在电话里说，沙市那边已经找到了很好的工作，要龚庆军过去上班。陈诗权还要我去，我因要过年了，母亲不让我去。后来龚庆军就一个人走了，龚庆军大约是腊月廿四走的。

陈诗权其实在电话里是给龚庆军出了狠的。陈诗权说：“你必须马上回沙市，大家一起活动，否则后果身负。”

陈诗权与陈鹏在邮电局给龚庆军打长途电话，反反复复用了一上午时间。他们出来时，已是中午了。“找地方吃饭去，吃完饭

搞笔把业务，要不然这长途电话费都用了十几块钱，划不来。”陈诗权对陈鹏说。

陈诗权和陈鹏在一个小吃摊上吃了中午饭，饭后，他们抢了一个回乡过春节的民工的钱。那民工在沙市辛苦了近两个月，身上的800元钱尽数交给了陈诗权和陈鹏，弄得个过年费都没有。

鲁雪带着陈军出去找人送皮夹克，两人腰里都别着家伙。鲁雪说：“今天看你的运气了，皮夹克肯定给你搞一件，但是碰到的是好是坏就看运气了。我们去搞个出租汽车司机。”

“哎，不是说的士司机不能搞吗？这是规矩，阿三说过。”陈军说。

“所以我们两人出来，人多了不行。你别太老实了，偶尔犯点规矩怕什么，不要说出去就行了。”鲁雪和陈军年龄都算小，但鲁雪挺滑的。

陈军说：“你这家伙的心眼不少哇！我可是规规矩矩的。”

“你规矩就回马家寨去种田，跟我们在一起混个什么！你看他们身上的皮夹克、别的BP机，有几个是自己买的。”鲁雪说。

“那就听你的吧！”陈军说。

鲁雪和陈军站在路边，过来一辆的士，鲁雪看那司机穿的不是皮夹克，就没拦。这时，一辆红色的士过来，鲁雪伸手拦下了，的士司机穿了一件棕色的皮夹克。

两人上了车，鲁雪坐在司机旁边。鲁雪说：“到江边轮渡码头。”

司机没作声，直朝江边轮渡码头而去。的士走到江堤上，鲁雪忽然从腰间掏出了钢珠枪。

“师傅，今天没钱了。”鲁雪说。

“没钱就算了。”司机说。

“那还要把你的钱借用一下。”鲁雪说。

司机看了看身后拿着刀子的陈军，苦笑了一下：“今天没赚到什么钱啊！”

“我们要钱不伤人的。”鲁雪说着，就到司机身上搜出了百把块钱。

鲁雪说：把你的皮夹克脱下来吧！

司机把皮夹克脱了，递给鲁雪。

“有 BP 机没有？”

司机点点头，鲁雪把 BP 机取到手。

鲁雪把的士车上的钥匙抽下来，车就熄了火。鲁雪和陈军拿起夹克和 BP 机从车上下来。

“你把人家的汽车钥匙取下来干嘛，人家怎么开车呢？”陈军问。

“你是傻蛋一个。你不把钥匙取下来，让他开了车来撞你呀？你放心，这个司机是有数的，刚才他根本不跟我们多话，乖乖脱衣服拿 BP 机，他晓得反抗是没有用的。呆会儿，他晓得找钥匙的。”鲁雪像是很内行的样子。

鲁雪和陈军走了百把米，见那被抢的的士在原地没动。鲁雪停下来，朝那的士望了望，把汽车钥匙扔在地上，然后拉着陈军快快走了。鲁雪说：“的士司机已经看到我把钥匙放在那了，他会去取的。”

陈军看了看到手的皮夹克，问鲁雪：“这夹克怎么样？”

鲁雪看了看，说：“一般化，值几百块钱。”

鲁雪把BP机别在腰里。陈军把皮夹克穿到身上，两人快快地融进了人群，找到一个小吃店。“走，吃饭去，我们把这百把块钱吃了！”

这两个人玩得蛮快活的。

第10章：
荆江亭劫案　回乡下过年

翻阅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所作的150余起案件记录，1995年元月27日，他们在沙市区长江大堤荆江亭所作一案，算是最大的。其抢劫的钱物，作案的手段，对待被害者的凶残，都是非常典型的。

1995年元月26日，也就是在农历甲戌年腊月廿六，离乙亥年春节只有四天了。回不回去过春节呢？何运海是在犹豫的。他是怕回马家寨老家去了，当地派出所要抓他。

早饭后，谢青、陈诗权、李才广、陈鹏、张大权都跑到何运海的住处来了。何运海走了桃花运，大家都要来敲一顿酒喝的。有功之臣之一的林克州和赵德来回乡下去了，没在沙市。陈军和龚庆军两人一早就出去了，大约有活动。鲁雪到他哥哥杨利林那里去帮忙办年货去了。

何运海请五个人吃了午饭，喝了酒，闹腾了一中午。张大权说："我是不回去过年了。妈的，今天都腊月廿六了，还一点年货都没办，兜里也没钱了，不搞点业务就没法过年了咧。"

"有目标没有？年节尾，路上的车也少了，难搞。要搞搞大点，搞个几十百把元的没意思，但要有目标。"谢青说。

"晚上去，晚上去把江门路胡同口那个副食品批发部搞了！年里批发部生意好得不得了，赚的钱多呢！批发部晚上只有两个人值班，好搞。"张大权说。

"那就去吧，除了弄点钱，还可以从批发部里弄点副食烟酒的过年物资。"何运海想得蛮好。

晚上，由张大权领头，六个人相跟着朝江门路走去。到了张

大权说的那个副食品批发部，天还早得很，而批发部的生意正红火着呢！

“来早了！”张大权说。

“找个地方去消磨时间吧！”陈鹏说。

“那边有个录像厅，看录像去。”何运海说。

于是六个人买了票，到录像厅里看录像。看的是一部武打片，打得嘿嘿直叫，看得人眼花缭乱，十分地过瘾。这类街头录像点，都是从武汉或广州那边弄过来的些烂带子，要么凶杀要么武打，不论凶杀与武打，中间都有一些在电视里和电影院里看不到的裸露镜头。这类录像片，特别吸引那些文化层次不高的城乡游荡青年，给他们不安定的心理因子中增加一些激素。

谢青他们一帮人，有很多时间是在这类录像厅里度过的，他们的行动与意识，有不少是从这类录相像里得来的。

这天晚上，谢青、张大权、何运海、陈鹏、陈诗权、李才广六人，在录像厅里看完录像出来，已经10点多钟了。

刚好，陈军与龚庆军两人在街边的小摊子上吃面条。龚庆军是昨天才到沙市的，陈诗权打电话叫他回来，他不得不从湖南回来。

谢青等六人与陈军、龚庆军会合，坐到小摊子的桌子边，一人要了一碗面条吃了。

吃完面条，八人又转到副食品批发部，却见胡同口上，站了三四个保安人员，他们穿了制服，腰里挂了警棍，满像回事地在那里走动。

“有值班巡逻的，搞不成的，白来了。”李才广说。

谢青站在旁边观察了半天，发现这几个保安人员是专门分在这段街面巡逻的。谢青也就摇了摇头说：“算了吧，回家睡觉去，明天再说。”

于是就散了。陈军、陈鹏跟何运海一起，到何运海的蛇人山住处睡觉。龙妹这几天刚好到武汉走亲戚去了。

张大权回他的家。

谢青、陈诗权、李才广、龚庆军回太师渊的住处。陈诗权说："白玩了大半天。"

"明天再来。"谢青说。

第二天，是腊月廿七了，也就是1995年元月27日。一早，何运海在公用电话亭给张大权打了BP机，通知他过来吃早饭。

谢青、李才广、陈诗权、龚庆军四人不一会也到了，八个人在蛇人山会面，然后一起到小摊子上过早。

荆沙有个习惯，早上过早是可以喝白酒的，还能点煨猪蹄、肥肠煲、牛肉汤等菜肴。谢青等八个人一人要了二两酒，点了几个菜肴，喝了早酒，一个个的精神气十足。

谢青说："今天一定要搞一笔大的，要不然就对不住人了。我们在街上寻找目标。"

八个人的家伙都在身上，他们的家伙都是随身带的。在街上闲逛溜达，在人流中挤来挤去，但那十六只眼睛都在寻找目标与猎物。

看看这个人像是有钱的，看看那个人也像是有钱的，抢劫的匪徒希望人人都有钱，他就好抢了。但是谢青这天看上的一个人，是真的有钱。这是个穿着蓝色中长呢大衣的中年汉子，脸黑黑的，提个密码箱，在他们走着的街道对面，和一个年轻的农民模样的人说话。

谢青站住了。谢青发现目标，对何运海说："盯住这个人，他的密码箱里肯定有货。"

何运海对李才广陈诗权悄悄地指了目标，大家很快都传到了消息，八个人在街道两边分开转悠。

"这是个小老板，很可能是个到城里来搞建筑的承包头。"谢青对陈军说道。

"怎么样下手呢？"陈军想快点动手。

“盯着他，寻找机会。”谢青一点也不急。

陈军手上拿了一只装高橙汁的塑料瓶子，谢青说：“你拿这东西干什么？”

“我的那件牛仔裤上弄了很多污脏，别人说用汽油可以洗净，我刚才在一个商店找朋友要的。”陈军说。

“这玩意沾不得火星的，见火就烧，你得小心点。”谢青和陈军聊着，再转头看那提密码箱的人，却不知去向。

谢青问何运海和李才广：“人呢？”

“刚才还在的嘛，怎么就不见了！”李才广说。

陈鹏、张大权、龚庆军、陈诗权四人正在点火抽烟，说着什么笑话。

何运海跑过去说：“笑个狗屁，目标不见了。”

张大权说：“不是你们几个盯住了吗？”

“他妈的，十六只眼睛盯不住一个目标，眼睛多了还不如一双眼睛。”何运海说。

“哎呀，怪我只顾着跟陈军说话，算了算了，再找个目标。”谢青拍拍自己的头说。

“就怪你这瓶子汽油，扔了个狗屁的。”李才广埋怨起陈军来。

“这汽油不要丢了，说不定派大用。”谢青说。

八个人在市区转了半天，又转到红门路附近。也是巧合，正在寻找新的合适目标时，张大权一眼看到被他们盯掉了的目标，他给谢青指了一下，谢青与其他的几个人都看到了。

提密码箱的中年男子这时带着两个青年男子，从胡同里走出来，走进了副食品批发商店。

机灵的陈军立即跟着进了批发商店。

中年男子在副食品批发商店里买了 10 条红塔山牌和 6 条白沙牌香烟。嗬，有气魄，一次买这么多烟，是个老板。随陈军进来的张大权也看到了这一幕。

批发商店门外，谢青、何运海、龚庆军、李才广、陈诗权、陈鹏六人，各人找了个地方站着。何运海见路上来了辆面的，便招手拦下，叫司机开了车门，对司机说："你等一下罗。"

提密码箱的中年男子把买的16条烟分装在两只编织袋里，叫两个青年男子提了，三人一起走出商店。

中年男子看到了停在路边的面的，便走过去，问司机："师傅，到藕池去不去？"

司机指了指已坐到车上的何运海说："你没看到车上已有人了么？"

中年男子带着两个青年男子就离开了面的，站在路边，拦了一辆黄色的面的，钻了进去。

谢青、陈鹏、张大权、李才广立即钻进了何运海坐的面的里，陈诗权、陈军、龚庆军三人又拦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三辆车紧咬着开出了红门路。何运海吩咐司机，盯住前面的那辆黄色的面的。陈诗权在桑塔纳车里吩咐司机，紧跟着白色面的。何运海他们的面的是白色的。

三辆车从红门路直穿过江津路，到达沙市区最繁华的北京中路，右拐上北京路前行。

这时北京中路堵车了，上百辆大小客货车挤在一起，走走停停。交通警察在指挥车辆疏散。不一会，车辆松动，黄色面的开过去了，面后面的车辆却被交通警拦下来继续等候。

眼睁睁地看见目标消失。面被拦下的车辆等了半天，一直就等不到放行的指令。

何运海与谢青交换了一下目光，下车。

八个人付了车费，从出租车上下来，绕过被堵的车辆，上了新沙路。

突然何运海脑海一闪，心头一亮：那人不是问到藕池吗？藕池是公安县的一个镇，到藕池，非得要走长江大堤到江边码头过

江。那辆黄色面的一定在长江大堤那一带。追！运气好的话，肯定能追上。

何运海对谢青说："他是到藕池的，我们到江堤上看一看。"

李才广拦了一辆面的，大家就往里站，却丢下了陈军和陈诗权，面的坐不下了。

"你们再坐一辆车跟着，到江边码头长江大堤上找我们。"何运海说。

六个人挤在一辆面的里。谢青突然说："陈军怎么没上来？"

"他和陈诗权随后就来，车坐不下。"

"陈军拿的那个瓶子呢？"

"在我这里。他让我帮他拿一会。"龚庆军答。

面的沿新沙路朝江堤方向奔行，不一会就看见了长江大堤的那条上坡路。哈，前面有辆黄色面的正在爬坡。

"师傅，请冲上去，赶在那辆黄色面的前面，我们有点急事要找那辆车里坐的人。"何运海对司机很冷硬地说，眼睛不看司机，只盯着前面那辆黄色面的。

司机已感觉到车里塞进来的六个人，气氛有点不对，好像要出什么事。但愿与我无关，司机想。

司机加大油门，"呼"地一声，面的像跳起来似的，冲上长江大堤的坡子，赶过黄色面的，横斜着停下来，挡住了黄色面的的去路。

黄色面的正在不慌不忙地爬坡，突然见一辆面的在车前打横拦路，忙一个急刹，头伸向窗外问："怎么搞的呀伙计？"

这时，只留龚庆军一个人在车上看住司机，谢青下车时，从龚庆军手中拿过高橙瓶子，何运海、张大权、李才广、陈鹏都相跟着下了车。

何运海一扭黄色面的的车门把手，上了车，用钢珠枪比住黄色面的司机的太阳穴处，说："今天的事与你不相干，你不要怕。

现在你把车朝右拐，开到那边去。”何运海朝右边的空地指了指。“不要停在这儿拦住了别人的路。”

司机哪敢不从，就把方向盘一扭，车就开到右面江堤上的一块空地上，停下。

龚庆军用刀子顶着另一辆面的司机，把车跟着开过来。

黄色面的刚停下，谢青、李才广、陈鹏、张大权操起家伙全挤进车里。提密码箱的中年男子怀里紧抱着箱子，两个青年男子各提一只编织袋坐在车后排。三个人突然看见面前明晃晃的长刀、硬邦邦的铁棍和乌黑的短枪，早吓得目瞪口呆。

谢青指着中年男子说：“你是老板，就放明白点。今天是腊月廿七对不对？大家都想过年。借点过年费回去过年，你们就大方点，把钱拿出来，好说好散。”

“我们碰到打劫的了！”坐在车后的一个青年男子刚说完，头上就挨了一棒子，立即就见了血。另一个青年男子吓得一叫。

两个青年男子提着的两只编织袋里装的16条烟已经被张大权李才广拿到手上了。李才广对那个吓得叫的青年男子说：“你狗日的再叫，老子戳了你，叫你过不了年。”

何运海与谢青两人对付中年男子。

“你们这样搞要犯死罪的。大白天的，在闹市区，你们敢抢劫，你们跑得了吗？我要是一叫，警察就来了。”中年男子说。

“这附近还没警察，问题是你一叫你就要胸脯穿洞，我这些弟兄们手上的刀不是吃素的。”

“少跟老子磨时间，把密码箱交出来，免得我们动手。”

中年男子把箱子抱得更紧了。

谢青把陈军准备用来洗衣服的高橙瓶子里的汽油朝中年男子的头上身上一洒，面的车厢里立即弥散出一股浓重的汽油味。

谢青把打火机掏出来，拿在手上，说：“我一按这打火机，你可要被烧死呢！”

“老子们光棍一条，反正是通缉犯，烧死你，多条把人命无所谓。你死，你一家老小还等你回去过年呢！”何运海不耐烦了，把枪点着中年男子的头说。

“你们千万别点火，要不然我的车就完了。”司机见谢青在摆弄打火机，生怕他点火。

“你少多嘴！”陈鹏替换何运海看着司机，他手里拿的是一把刀子。

“求求你们放过我吧，我在沙市做了一年就这几个钱，我一家人一年的花销吃喝全靠这了。”中年男子还在乞求。

“快点搞吧，少跟他啰嗦。”李才广不耐烦了，从后座转过来，对着中年男子踹了一脚。

何运海说：“我们是先礼后兵，你狗日的想挨打容易得很。”何运海用枪把砸在中年男子头上，脑袋就开花了。

谢青伸手去提中年男子抱着的密码箱，中年男子还抱住不放，何运海用枪头捣他的手。中年男子的手松了，密码箱到谢青手上去了。

谢青挥手：“撤！”

陈鹏顺手把黄色面的的车钥匙抽下来捏在手里，对司机说：“你过十分钟下来捡钥匙。”

五个人很快钻进了龚庆军守着的面的里。面的呼的一声开走了。陈鹏把黄色面的车钥匙从车窗外扔出去。

陈诗权和陈军两人被丢下来后，等了半天才来了一辆电麻木（电动三轮车），两人拦了，坐上去后，叫司机朝江堤上开。没想到就要到江堤时，又堵了车。等了半天，车才开动。等他们赶到江堤时，谢青等六人已经把事情解决了，正往回转。

何运海对坐在电麻木上的陈诗权陈军说：“快撤退，回家去。”

陈诗权与陈军就叫电麻木调了头，再来跟谢青他们的面的时，那面的跑得飞快，早已不见了踪影。

被抢的中年男子是公安县藕池镇城乡村的张义明。张义明在沙市区搞建筑承包，那两个青年男子是张义明同村的，也是出来搞建筑的，不过他们是民工，张义明是个小老板。张义明昨天从银行里取出几万元钱来，准备今天带回乡下过年的，如今这钱被劫匪在大白天公然抢走。

当他从黄色面的里钻出来时，劫匪们早已跑了。他望望身边的荆江亭，亭子边是高大庄严的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这个农民出身的小老板落泪了。他痛心，他愤怒，他要报案。

歹徒选择这块地方作案，亵渎了正义，亵渎了人民，亵渎了一个美好社会。

荆江分洪工程纪念碑屹立在荆江大堤上，纪念碑的下部是四面浮雕，浮雕为1952年荆江分洪工程时工地上的战斗场景。纪念碑的南面是毛泽东的题词："为广大人民的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纪念碑北面为周恩来的题词："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纪念碑东侧为邓子恢所书七言韵语；纪念碑西侧是李先念、唐天际所撰碑文。纪念碑的东西两边是两座亭子，荆沙人称此处为荆江亭。两座亭子中各有一座大理石碑，东亭碑前后镌刻着当年参加分洪工程的解放军英雄模范的姓名，共530名；西亭碑前后镌刻着当年参加分洪工程的群众模范代表姓名，共398名。

在这神圣的地方，在90年代，一伙歹徒在众多英雄面前在伟岸的纪念碑边犯罪！

英雄们愤怒了，纪念碑也愤怒了！

谢青、何运海、李才广、龚庆军、张大权和陈鹏六人挤在一辆面的里，逃离荆江亭后，直向市郊奔去。他们到达一个地方，谢青说："这是荆沙村八组，赵德来住的地方。遗憾的是他回乡下去了。"

"我有一个朋友住在这个村里。"张大权说。张大权说的朋友

实际上是他坐牢时的牢友。

"就在这里下车，到他家里去待一会。"谢青对张大权说。

于是大家下车，何运海按双倍的车费给了司机钱。"包涵点呢师傅。"何运海说。

面的走了。张大权带着大家走进荆沙村八组，找到了他的朋友的家。那朋友正在，见了张大权，分外亲切。

张大权把谢青等人介绍给了他的朋友，那人也十分热情，给大家递烟倒茶。

已是中午时分了，张大权的朋友说："你们好不容易来一次，中午我情大家吃饭。既然是张大权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我跟大权可是真正的兄弟。"

"我们是路过这地方，顺便来看望你一下，你别客气。我们待会出去吃饭，我们请你。"张大权说完，把朋友拉到另一间屋说话。

谢青立即会意，把密码箱摆到桌上，鼓捣了半天，开不了。李才广上前，掏出身边带着的一把起子，撬了三五下，箱子"嘭"的一声开了。

箱子里有一叠叠百元和五十元的票子。谢青点了一下，共有44000多元。

谢青对大家说："这笔款子来得正是时候，马上分了，大家好过个肥年。"

张大权这时进来说："他硬是要请我们吃饭。他到隔壁去准备去了，准备好了过来喊我们。这朋友明白得很，叫我们尽量在这里玩，没人干扰。"

谢青说："大权，这箱子里有现金4万多元呢！我说，把这烟留两条给你的朋友，其余的折价，汇个总。陈诗权和陈军掉了队，给他们一人1000元，剩下的我们六人平分。事后大家也别给陈诗权陈军说什么了。他们毕竟没动手。"

张大权说："这样处理好，我没意见。"

大家也都说没意见。

六个人每人分了 7000 多元钱，香烟也一人分了一些。

“这回搞了个肥羊，我们也能过个肥年了。”张大权高兴地对大家说。

把抢劫来的东西处理完毕，张大权的朋友来喊大家过去吃饭。张大权的这朋友做生意，颇有钱，他一家人住在隔壁一幢房子里。刚才谢青他们待的房子是他的一处空房，专门出租。因将近春节，房客都回去了。

饭菜很丰盛。大家不敢多喝酒，谈了些闲话和做生意赚钱的话，气氛也还融洽。

饭后告辞，张大权送两条白沙牌香烟给他朋友，他朋友不收。最后张大权说你是嫌我穷了是不是?不管怎样这是我的意思嘛!他的朋友才收了。

大家离了荆沙村八组，张大权回他的家，何运海跟谢青等人一起回到太师渊租房里。

谢青开了房间门，陈鹏、李才广、龚庆军、何运海四人玩扑克牌。玩了不一会，陈诗权、陈军气喘吁吁地进来了。

“哎呀，你们都跑哪去了？让我俩找得好苦。”陈诗权说。

“你们也是的，坐个麻木车，怎么跟得上。”何运海边玩牌边埋怨。

“等了半天，只有个麻木。你们吃饭没有?”陈军问。

“吃了吃了！你们呢?”陈鹏问。

“我们到这里来过一次，你们没回，我们就去吃了点东西，才过来。”陈诗权说。

“陈诗权陈军，我们今天做了笔业务，不大。给你们俩一人 1000 元，再加一人一条烟。”谢青说。

“可以可以，我们没能赶上，受之有愧呢!”陈军说。

“都是弟兄，咱们有福同享吧!”谢青把钱递给陈诗权和陈军

后说。

1995年元月28日，是旧历年底的腊月廿八日。荆沙特大抢劫团伙的成员们大都回乡下过年。张大权一家在沙市没走，赵德来、林克州、鲁雪已先回乡去了。谢青这天一早，包了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回他的马家寨白杨村。陈诗权、陈军和陈鹏三人合租一辆桑塔纳出租车回马家寨赵桥村。龚庆军和李才广本想租辆面的回马家寨同心村的，却被何运海说了一顿："你们俩别抠屁眼吮指头，出来这么久了，回去就要有点派头，至少坐桑塔纳。要不然别人说咱们在外面混得不好。"

龚庆军和李才广就包了辆桑塔纳车回马家寨同心村了。

落下个何运海，孤单单一个人，好不凄凉。何运海想回去，离家有两年多了，虽说他对继父没什么感情，但他对自己的亲生母亲还是思念的。他真想到马家寨和滩桥街上走一走，看看那儿的变化。还有滩桥砖瓦厂，他当过苦工的地方。还有那个青春发廊，发廊里那个大屁股大胸脯细腰肢的女孩春儿，她还记得我吗？

何运海趄想了半天，最后只好摇摇头苦笑了。想也是白想，他是不能回去的，持枪在街上把人打成重伤而后潜逃，你说派出所不记着这帐？除非你不露面，露面就要抓你。何运海决定在沙市荆州混几年再说。

何运海回到蛇人山龙家的房子里，龙妹也不在，朋友们都走了，他觉得实在没劲，就关进小屋里睡觉。

谢青不到中午就到家了。桑塔纳在谢家门前停下，立时就围上来不少看稀奇的孩子。谢青从车上下来，给孩子们发水果糖，给大人发烟。谢青皮夹克牛仔裤旅游鞋，显得十分精神。谢青的母亲喜出望外，儿子好像出息了，坐小桥车回家呢！白杨村里人立即传开了，谢先文的老三混得不错，听说在城里一个公司里做事，工资高呢！

谢青的父亲在荆沙踩三轮车，是前两天回家的。老子见儿子

很有出息，也十分高兴，一个劲地给来家里闲坐的人递烟。

谢青给妹妹买了条漂亮的围巾，妹妹高兴得不得了。谢青给父亲母亲也买了礼物。一家人高高兴兴地过了一个快乐的春节。

陈诗权、陈军和陈鹏三人坐辆红色桑塔纳车，回到马家寨乡赵桥村陈家湾，湾里的人轰动了。呀，这三个伢子在外头干什么事呀？发了财了，坐小汽车回来过年呢！湾里人围过来，凑个热闹，看个稀奇。

陈诗权、陈军和陈鹏都是皮夹克牛仔裤旅游皮鞋，头发长长的光溜溜的，一个个精神气十足，给湾里人轮流发烟，嘴里叔、伯、哥、婶地喊着。“在哪里做事哟，这么出息了？”有人问。

“在太平洋股份有限公司当职员，我们三人都在那里。”陈诗权说。

陈军回到家里时，陈军的妈正在喂猪，她扬着沾满猪食的手，进屋扯开一挂鞭放起来。噼哩啪啦噼哩啪啦！“我儿高升！我的儿发财！”陈军的妈念叨着，眼泪流满脸颊。

陈诗权回到家，他父亲放了一挂万字头的鞭，老祖父高兴得胡子直翘，见人就发烟，见人就说：“我这个孙子不错，狗日的有出息了呢，坐小轿车回来过年，在大公司里做事哩！”

只有陈鹏是凄凉的。他回到那幢破败的房屋时，大门上了锁，弟弟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父亲在服刑，母亲屈辱的死，使陈鹏和弟弟成了孤儿。他本来是没有必要回来的，可他想弟弟。他一个人在荆沙城里混，弟弟留在家里，他是常挂念着弟弟的。陈鹏坐在自家的门坎上，默默地流着泪。陈军家在放鞭，陈诗权家也在放鞭。陈鹏家里呢，冷冷清清没人影。

李才广和龚庆军租了辆桑塔纳车回同心村。李才广让司机把车开着，沿着村子的几条道路走了一遍，让村里人都看到他和龚庆军是坐小轿车回去过年的。

李才广回到家里，母亲高兴地拉着儿子，看了半天，说：“胖

了哩你胖了哩！”

父亲是早几天回家的。父亲问：“你在外头搞么事呀？要学好呢！”

“和几个朋友在一个公司里做。是国营公司呢，当然是学好。”李才广说。

龚庆军回到家，家里人有些吃惊。

“你不是回湖南老家去了么？么样又回来了？”父亲问。

“我是回到了湖南，荆沙市这边打电话去叫我回来，找到个好工作了。”龚庆军答。

“嗬，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父亲问。

“和林克州李才广他们一起，在一个公司里搞保卫呢！人家包吃包住，每月两三百块钱。”

“那就要好好地搞罗！”父亲母亲都高兴了。

龚庆军家里腊月二十八晚上吃团年饭。哥哥嫂子侄女，父亲母亲还有弟弟，一家人围桌而坐，气氛十分温馨。

这是龚庆军与家人的最后一次团聚。

第11章：
恭喜发财　雨棚溅血

江汉平原乡村的春节味道很浓很浓，庄稼该收的都收了，农活早已做完，在外上学打工的该回的都回了。春节这几天的主要事情就是做好吃的饭菜，大家尽量地吃；亲戚朋友熟人互相走动串门，见面拱手，恭喜发财；第三件事就是玩，舞狮子划旱莲船，把鞭炮放得噼啪响，把那种节庆的气氛弄得很浓很浓。做中午饭做晚饭时分，主妇们在灶下把那大火烧起，蒸鱼蒸肉炒煮煎熬，那香味在平原上流动，撩起人的食欲。江汉平原，春节味很浓的地方。

春节期间，同心村的李才广、龚庆军、林克州，赵桥村的陈诗权、陈军、陈鹏，滩桥镇观音寺的赵德来，滩桥镇观中村的鲁雪，连滩桥镇北闸村的杜艾军，都到马家寨白杨村谢青家里拜年。谢青对父母说，这些人都是他在荆沙工作的同事朋友，因为都是老乡，大家玩得特别好。

谢青的父母对谢青的这些朋友热情招待，做好吃的给好酒喝。谢青则摆起了两桌麻将，让朋友们搓得哗哗啦啦响。

在谢青家玩了一天，第二天又去同心村林克州李才广龚庆军三人家拜年，玩了一天。第三天到赵桥村陈诗权陈军家拜年。陈鹏不让他的这些朋友去，父母都不在，他也无法接待，大家就没去，在陈诗权家玩了一天。第四天到滩桥，去了鲁雪、杜艾军家，最后在赵德来家玩一天。

除了张大权、何运海未回乡外，这十个人天天喝酒玩牌，一连四天，见面拱手喊发财，把个春节的日子，玩得忘形得意。

“什么时候上班？”鲁雪问。

“我准备正月初八去，选个好日子，要想发，不离八！”谢青说。

“如果你们想这一天去的话，我们早饭后 10 点钟吧，在杨渊桥等着。”谢青又说。

当下各人都说在这个日子去荆沙。如果这天去不了，最迟也是迟到一两天吧！

杜艾军说他与北闸村的几个朋友可能是 2 月 6 日去荆沙。阳历 2 月 6 日是正月初七。

正月初八是阳历 2 月 7 日。

约好了时间，各人回家去了。

谢青临分别时对杜艾军说：“我们都是一个地方人，在荆沙搞事情风险大，要多团结。你与那班朋友，有什么事需要办的，就过来找我们，我们这边的人多。”

杜艾军连连点头，说要多联系，也望谢青他们今后多关照。

1995 年 2 月 7 日上午，谢青告别父母妹妹，说是去城里上班，就离开了生他养他的土地，再也没回来。这个结局，对于这天上午离开家的他来说，是没预料到的。

李才广、龚庆军、陈诗权、陈鹏、赵德来、鲁雪也是在 1995 年 2 月 7 日离家的。李才广、龚庆军、陈诗权、陈鹏这天离家后也没再回来。这天林克州与陈军没有走，他们是第二天到的荆沙市。

七个人在杨渊桥会了面，大家又说：恭喜发财！因为按乡下规矩，正月十五之前都还在年里，大家见面都说吉利话。

鲁雪是小弟弟，给大家递烟，七个人就抽起烟来。这时，又来了六个男女，都是年轻人，其中有个人朝陈诗权点了点头。陈诗权觉得面熟，但终究没想起这个人是谁！大约是邻村人吧！

这时一辆被称作中巴的面包车开过来了，车上已坐了十来个人。杨渊桥等车的除了谢青等七人外还有另外六个年轻男女，大家挤了挤，也就上了车。

中巴车的主人是赵桥村十组的吴诗龙，吴诗龙和弟弟吴诗彪

这天在车上，一个开车一个卖票。他们是个体车，专跑杨湖桥与沙市这条线路。上车之后，陈诗权因与吴诗龙兄弟同属一个行政村，只是不在一个村民组，就对卖票的吴诗彪说："发财发财！"

那吴诗彪不知是与什么人生气，一边给人撕票收钱，一边嘟哝着说："发什么财？发棺材。"他说这话时，连头都没抬。

李才广和鲁雪在一边听了这话，正欲发火，陈诗权扯了扯他们的衣服，说："算了算了，过年的日子，我们发财就行。"

李才广和鲁雪才忍住没发作。

吴诗彪卖票，陈诗权问："到沙市多少钱一个人？"

"7块！"吴诗彪说。

陈诗权掏出了张百元的票子，说："六个人，40块钱算罗！"

吴诗彪却只掏出9块钱找给陈诗权，说："你们13个人，91块钱，莫诈我呢！"

陈诗权就笑了笑说："你不用找钱了，这100块都给你，我不要。"

吴诗彪说："那也好，帮你存起来，再算帐。"

陈诗权说："我明天就找你算帐。"

"那好，"吴诗彪抬头朝陈诗权笑了，他同时也看到了陈鹏，因是一个村里的，就招呼了一声："到城里去呀？"

陈鹏站在旁边把陈诗权与吴诗彪两人发生矛盾的情景看在眼里，吴诗彪跟他打招呼时，他没理会，只冷冷一笑。

中巴车到了沙市城区了，在沙市袜厂门口，车停了。吴诗彪喊："到站了，下车下车，车再不开了。"

旅客们提起行李下车。陈诗权、陈鹏、赵德来、鲁雪、李才广、龚庆军、谢青七人也下了车，但他们站在中巴旁边不走。在杨湖桥跟着他们上车的六个男女下了车，其中那个跟陈诗权点过头的小伙子掏出一包红塔山牌的烟，给陈诗权七人每人递支烟。递完烟后，那小伙子朝陈诗权拱拱手："拐子，恭喜发财。"

说完，那六个男女就走了。

这时，中巴车上的人已经走完了。

赵德来问陈诗权："那几个人是干什么的？"

"我也不认识他们，好像有点面熟。"陈诗权想不起来了。

鲁雪和李才广开始动脚了，他们俩把中巴车门踢得嘣嘣响。

吴诗彪从车里探出头来喊："你们干什么？"

"老子要你发棺材！"李才广说。

赵德来动手，捡起砖头一下把车身砸了个坑。在驾驶室里握方向盘的吴诗龙一看情况不对，连忙跳下车，朝陈诗权和陈鹏说好话："兄弟，年还没过完，你们就放一马吧，都是本乡本土的熟人呢！"

"你晓得是本乡本土的？你那个卖票的东西是怎么说的。老子们今天就要出口气。"鲁雪说。

"你要怎么出气？"吴诗彪提只铁锤子，准备下车，吴诗龙忙把他吼住了，吴诗彪就蜷在车上不作声了。

"各位兄弟，你们多包涵。我兄弟没文化，说话没分寸，我赔礼了。这100块钱退给你们，不收你们的票。"

李才广把钱接了，说："我们想发财，这是我们自己的钱。"

吴诗龙又掏出200元来递给李才广说："各位兄弟拿去买条烟抽，多照顾生意。"

谢青说："走吧，改天再说。"

大家就放了中巴车，一齐走了。

谢青、鲁雪、李才广回到太师渊的租房里，和房东道了"恭喜发财"，就略作了收拾后休息。

龚庆军随陈诗权陈鹏到他们租住的纱印宿舍。陈鹏说是要给龚庆军介绍个女孩，龚庆军喜颠颠地去见面，结果那女孩回去过年未来。

三个人只得又打道回到太师渊。

赵德来到他在荆沙八组租的房子里，把东西收拾了一下，和房东算了帐，办了手续退了租，就跑到太师渊来了。赵德来对谢青说："我一个人住在那儿太不方便，我和弟兄们住在一起吧！"

谢青说："那好，太师渊这里的房子宽敞。"

七个人说着话。李才广骂龚庆军是个花哥哥，从乡下一来就去找女人，没找到白跑吧！有这个精神还不如在家睡觉。

"你他妈的长这大还没通窍，不晓得女人的好处！"龚庆军和李才广笑骂开了。

这时何运海慌慌张张跑来，见了大家，非常亲热和高兴。"兄弟们春节都过得好吧，真想死我了。这两天我天天来这里，盼你们早点回来。你们终于回来了，这就好了。"何运海说。

谢青说："看你这样子，好像有什么事。你春节过得还好么？"

"我过得不好啊！是有事情呢！你们走后，龙妹回来了，态度大改变，不搭理我了。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去问她。龙妹说：海哥你再不要找我了，你最好离开这里。我问为什么，她再也不说话，也不理我了。我痛苦得要死。"

"这有个什么痛苦的，女人多的是，海哥你没出息。"李才广说。

"你不晓得就不要乱岔！"龚庆军说李才广。

"问题还不是这个。问题是我住的那小屋的窗户被人砸破几次了，还听到有人叫骂：姓何的你滚开这里！"

"你得罪什么人没有？"谢青问。

"没有呀！过去我们在一起活动，春节期间你们走后，我又没搞什么事，大部分时间在小屋里睡觉。"何运海说。

谢青说："龙妹既然不再理你，恐怕是有她的原因，我劝你离开她算了，把那房子退掉，先搬到这儿来再说。赵德来也搬来了，等大家来齐后，我们再商量找个更好的地方住下来。"

何运海说："那好，我现在就去搬家。"

陈诗权和李才广说："我们去帮忙。"

就这样，何运海也搬到太师渊来了。

1995年2月8日，即农历年正月初九，林克州和陈军从马家寨来到荆沙市内，他们到太师渊租的房里时，才是上午10点多钟。

陈军对谢青说："昨天是我的生日，我妈硬是要我在家把生日过了再来。"

"那我们兄弟伙的今天再给你过个生日，庆祝我们春节后的团聚。"谢青提议。

大家都说："要得！要得！"

赵德来说："个狗日的昨天那个中巴车欺负我们就这样算了不成？去揺他的肥吧！"

"是的，那个老二吴诗彪还蛮狠呢，今天就专程去治治他，看他有几大个狠！"李才广说。

说完，就把门一锁，谢青、李才广、陈诗权、何运海、赵德来、鲁雪、陈军、陈鹏、龚庆军、林克州一共十人，浩浩荡荡走在街上。

他们来到红星路一处停车点前，陈诗权看了看表，说："就在这里等着，他们从杨渊桥那边开来，每天上午10点钟后要来这里加一次油的，他这辆车我熟得很。"

陈诗权说完没几分钟，一辆中巴车开过来了。车上的旅客已经下完了，只有吴诗龙吴诗彪兄弟俩在车上，今天是吴诗彪开车。

十个人往路上一站，吴诗彪只好把车停下来。吴诗彪看到陈诗权和陈鹏陈军都在里边，心里想，这些狗日的是找歪来的了。

吴诗龙连忙下了车，给十个人每人递支烟。吴诗龙说："好运气，今天又碰上各位了。你们是不是要回马家寨，我们是乡亲呢，大家上车，我一定送到。"

赵德来说："姓吴的，你少来这一套。我们不回马家寨，我们今天是来找你算帐的。"

"还有个什么帐可算？给了你们200元钱买烟抽，你们买票的

100元钱也退了！你们还要算帐，那我可算不起了。”吴诗龙说。

“你跟老子诡辩，老子叫你认得我。”赵德来挥起胳膊，一掌击在吴诗龙的脸上，吴诗龙的脸就歪了。

吴诗彪从驾驶台里跳出来，拿了一根铁棒子，抡起来就朝陈诗权头上打去，他认为这一场纠纷是陈诗权引起的。

吴诗龙看得清楚，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批人惹不得，更不能结仇。他们有的是时间，他们天天来找你的麻烦，你的生意还做不做啊！吴诗龙见兄弟又要耍蛮，忙一把抱住，说："你不要命了！这都是些什么人，你想死？今天就是我们做孙子，挨了打也要忍着。"

吴诗龙的话刚说完，何运海、林克州、鲁雪就打吴诗彪，用拳击用脚踢，打得吴诗彪抱头倒地，在地上滚来滚去，哭爹叫娘。

"你个婊子养的不是蛮狠么？今天来尝尝狠气吧！你个狗东西服输不服输？"

"我服输了服输了！"吴诗彪在踢打中认输。

吴诗龙挨了一掌后，对陈诗权陈军陈鹏说："你们几个说说话，算了吧！我们都是一个村里的人呢！还要怎么样呢？不能再打了哇！"

陈军说："跟我不相干，我来看热闹。"

陈鹏说："这些哥们哪能听我们的。大家高兴见面喊发财，你们老二是个夹生货，说是发棺材，败了大家一年的兴呢！"

谢青让何运海等人停了手，走拢来对吴诗龙说："拿2000块钱来，这事就算了啦！你看着办吧！不是我们过不去，是你们惹的么！我们昨天一来，就不利。不是你们骂的么？"

"2000元钱拿不出来，今天跑车只有几百元钱，这是300元，你们拿着。我还要去买油的。"吴诗龙向谢青求着。

"你个狗日的打发叫花子呀！没有钱，跟老子去借，就找加油站去借！"赵德来夺过吴诗龙手上的300元钱，还踢了吴诗龙一脚。

吴诗龙跑到离路边约300米的一处简易加油站里，拉住那加油的中年男子说："李师傅快救救我。"

中年男子与吴诗龙熟悉，因为他每天来站上加油。见吴诗龙这般模样，吃了一惊，忙问："怎么回事你，老吴怎么回事?"

吴诗龙从怀里掏出500元钱塞给李师傅说："待会你当他们的面把这500元给我，说是借给我的，你就只这么多钱。别谈了，我们惹了一伙马家寨来的流氓地痞。"

加油站的李师傅陪着吴诗龙走向谢青一伙。

李师傅说："各位小兄弟包涵一点，这吴诗龙是老实人。他有什么得罪之处，就请原谅一下好吧!"

"李师傅，你给我借点钱好吧!"吴诗龙说。

李师傅从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一叠钱数了数，递给吴诗龙说："只有500元钱，今天油生意才开张，现在加油站多，赚不到钱了。"

李师傅解了半天的和，加油站有生意，就走了。吴诗龙把500元递给赵德来说："兄弟，就这些了，2000元实在拿不出来。"

赵德来收了钱，谢青说："你们兄弟俩要长点教训，出门在外怎么做人要学一学!"

吴诗龙连连点头，说："一定一定。"

谢青带着大家浩浩荡荡地走了。

吴诗龙把被打得浑身是伤的吴诗彪扶上了中巴车，把车开到加油站加油。

"这伙人不得好死的!"吴诗龙说。

吴诗龙骂的话谢青他们哪里听得到。十个人兴高采烈地来到红星路热闹地段，在一家叫做小世界的酒店要了一个包间。

谢青说："陈军，今天弟兄们给你做生日，就用这800元钱花，不够的你再补。"

陈军说："我实在不敢要各位哥哥为我破费，既然谢青已说了，

那我就从命了。今后陈军愿与各位弟兄生死与共。”

陈军打电话叫来一个女孩。陈军向大家介绍：“这是我的朋友，叫邓燕丽，希望大家照顾。”

邓燕丽向在座的人鞠了一躬。

大家就欢叫起来，说你小陈军闷头玩起女朋友来了，今天你们得好好地喝酒唱歌。

包间的卡拉OK打开，邓燕丽拿起麦克风，为陈军唱了一首《祝你生日快乐》。

然后大家就唱歌喝酒，喝酒时猜拳行令。

陈鹏就拉着邓燕丽说：“给我介绍一个啊！”

何运海面对热闹，想起龙妹，不觉怅然。

至此，除了张大权住他老婆厂的宿舍，杜艾军同北闸村的那帮兄弟住在别处外，谢青、李才广、陈诗权、林克州、陈军、陈鹏、龚庆军、赵德来、何运海、鲁雪十个都聚在一处了。陈军陈鹏陈诗权三人在沙印宿舍租了两间房，可以睡四个人，其余六个人都挤在太师渊的两间房子里。谢青说：“我们需要换地方了，重新租房住下来。太师渊这里挤，再说也住得久了。”

“吴祥涛住的那个地方不错，房子也多，比较安静，交通方便。那叫个什么村哪？”何运海对陈鹏说。

“叫胜利村，离江津路不远。”陈鹏说。

“对，那地方是不错！”龚庆军鲁雪也说。

“先看看，联系好了后，我们就搬过去。”谢青说。

谢青的女朋友喜子，过完年后从家乡到荆沙来了。喜子不想再去武汉汉正街卖服装了，她要跟谢青一起，在荆沙市做事。

何运海就在胜利村帮谢青租了一间房，让谢青和喜子先住过去。

“我们总是要结婚的，就住在一起算了。”喜子说。

“我没问题，你要想好呢喜子。”谢青说。

“我想好了，嫁给你算了。”喜子扑到谢青怀里，紧紧抱住谢青不放。

陈鹏和李才广出事是 1995 年 2 月 12 日，农历正月十三，那天天有些阴，早晨起来有些冷飕飕的感觉。

谢青一早就和喜子去买彩电。两人在胜利村租房子住下来了，喜子晚上要看电视，谢青觉得与喜子成家，彩电是需要的。他们用 2950 元钱买了一台长虹牌彩电。

陈鹏昨天去理了个发，理发匠把陈鹏的长头发烫了一下，显得卷卷的，很有些味道。陈鹏在镜子里看了自己新理的头发，很是满意。早晨起来时，陈鹏觉得有点冷。何运海新买了件短呢子猎服，穿在身上，把每天穿的皮夹克换下来了。陈鹏喊“好冷”的时候，何运海把皮夹克丢给陈鹏说：“你穿上吧！”

陈鹏说：“海哥，什么时候帮我再弄件皮夹克穿穿，我原来的一件，这次回去过年时，留给我弟弟了，他连件棉袄都没有。”

“那是很容易的事呢！”何运海说。何运海的头发是一种天然的卷卷发，他留了长发，每天对镜梳理，也是颇有点味儿的。

何运海、陈军、陈鹏、陈诗权、李才广、鲁雪、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九人在太师渊聚齐后，就上街找点业务做做。

转了好半天，没什么目标。

何运海说：“搞业务还是早晚适合，大白天的，这么多人在街上晃来晃去的，难找机会。大家分散行动吧，不一定要搞什么，中午我们到胜利村谢青那里去，看看胜利村的房子。”

大家就分散活动了。

李才广和陈鹏一起去路边厕所解大手，从厕所出来后，其他人都已走了。

“我们随便走走，中午到谢青那里去吃饭。”陈鹏说。

“碰到合适的，搞他一笔也行。”李才广说。

天阴得很厉害，陈鹏觉得寒气愈浓，不觉打了个寒噤。“怕是要变天了呢，我今天的感觉不好。”陈鹏说。

陈鹏和李才广两人在沙市区的街道上逛荡着。春节后的沙市，人来人往，虽说城市里对春节不如乡下那样重视，但正月十五还没过，街头多少还是显出节庆的光景。大小单位门口有的吊灯笼装彩灯，有的贴有大红春联，最简单的单位门口也要用红纸写上“欢度春节”四字。

李才广买了包瓜籽，倒了一半给陈鹏，两人边走边嗑瓜籽，偶尔说几句话，停下来看个什么稀奇事，也很快乐。

两人这么一逛，就到了沙市长港。这是个稍微偏僻的地方。这时突然听到远处响了一声闷雷，雨就下起来了。雨也不是很大，但粒粒雨珠把行人的衣服淋湿。

路边有个简陋的小棚子，用砖坯砌就，顶上盖有石棉瓦，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棚子里已有人在躲雨。

“我们进去躲一下这雨，快点！”李才广喊陈鹏。陈鹏就随李才广跑进了小棚子。

小棚子里站着七个年轻人。

一个年轻人朝陈鹏看了两眼，说：“是你吧？”

陈鹏有点莫明其妙地摇了摇头，说：“什么是我？我不认识你们！”

“就是这头发这夹克皮衣，就是他！给我上！”另一个年轻人气哼哼地叫。

李才广觉得不对头了，他们遇到麻烦了，而且这麻烦绝对是误会。两人准备快点走，离开这是非之地。

但是来不及了。七个年轻人围上了他们，抽出了雪亮晃晃的长刀，朝李才广和陈鹏身上乱砍过来。陈鹏双手抱头，大喊：“你

们认错人了。"

但那些年轻人不听陈鹏和李才广的解释，只顾用刀朝他们身上砍、用刀尖戳他们。

李才广大叫着："完了完了，我们完了！"

陈鹏喊着："救命！救命啦！"

雨还在下着，街上的行人各自在走，有人看见了这一幕，有人听见了呼救声，走近了一看，就又走了。"两伙流氓打架，不消管得！少惹麻烦。"行人说。

这年头，如果遇到两伙年轻人打架，而那些年轻人又与你没什么关系，你看见了最好是走开，或者打报警电话，让警察来管。

在七个陌生人砍杀李才广陈鹏时，血溅雨棚，呼救声不断。幸亏是冬天，而那砍人的刀又不甚快，否则李才广陈鹏定作刀下之鬼。

有个过路人比较聪明，喊了声："警察来了。"

七个年轻人立即住了手，伸手拦了一辆面的，钻进车里，急急而去。

陈鹏和李才广满头满脸浑身都是血，他们躺在雨棚里的血地上不能动弹。

那个喊"警察来了"的过路人看了看他们，问道："你们有没有朋友的电话，我帮你们打个电话、叫他们来救你们上医院。"

李才广报了鲁雪的BP机号码，是中文机。过路人就去街边公用电话亭呼了机，留下言：速来长港西头雨棚，你的朋友被砍伤。

当时鲁雪和何运海、赵德来三人在一个商场逛，既躲雨又找生意。

鲁雪的BP机响了。鲁雪BP机的号码只有他们一帮兄弟知道。鲁雪把BP机显示屏上的文字读过，脸就白了。何运海和赵德来也看清了BP机上的那行字。

三个人冲出商场，钻进雨中，拦了辆出租车，飞一样地驰向

长港。他们找到那个小棚子时，李才广和陈鹏还躺在血泊里哼叫。

鲁雪、赵德来、何运海把李才广和陈鹏扶进出租车里，叫司机直开沙市三医院。

在沙市三医院的急救室里，医生们很快实施了清创抢救。陈鹏找何运海借的皮夹克已经砍烂了，他的头被砍了一刀，肩膀和腿被捅穿了。李才广的头被砍了三刀，两个手腕子各被砍一刀。

医生包扎后，对赵德来说："要住院，要交住院押金，否则住不进去。"

"要多少钱？"何运海问。

"先交 3000 元再看。"医生说。

何运海对赵德来与鲁雪说："你们俩在这里看护着，我去找谢青，先弄 3000 元钱来。"

谢青和喜子已从商店搬回了长虹大彩电。谢青还在屋里调试的时候，何运海急匆匆地进了屋。何运海说："出事了，李才广和陈鹏被人砍伤了，现正在抢救，医院要钱。"

谢青摸了摸身上，还有千把元钱。何运海从身上掏出存折说："我这上面有 2000。"

谢青对喜子交代了几句，就与何运海出村上街取钱，然后赶到沙市三医院。

交了钱后，李才广和陈鹏住进了外科病房。

可能是春节的缘故，李才广和陈鹏住的病房只有他们两个人，病房里的另外三张床空着。

中午的时候，陈诗权、陈军、龚庆军、林克州来医院看陈鹏和李才广，张大权知道消息，也赶来了。

大家看到李才广和陈鹏头上绑满了绷带，只剩下眼睛和鼻子嘴巴，就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谁下如此毒手？

李才广用微弱的声音说："他们是一伙沙市当地人，说的是沙市话。"

陈鹏则把过程详细说了一遍。当说到那伙人说就是这头发就是穿的这件夹克皮衣时，谢青皱了皱眉，何运海的脸就白了。

何运海说："大家不必问了，这原因我晓得。陈鹏穿的是我的夹克皮衣，昨天去理了发烫了卷卷发，那伙人把他误认成我了。陈鹏李才广两位兄弟是代我受过了。我永远感谢两位兄弟和各位兄弟的情谊！我何运海惭愧，我不晓得那个龙妹是他们那伙人的。要是晓得我连沾都不沾的。现在后悔不及了，害得两个兄弟受害。"何运海说完，竟抽抽答答哭起来了。

"这也不能怪你，阴错阳差吧！今天我们不惹这些人，李才广陈鹏只是受了伤，医生说没生命危险。你们俩先养着伤，弟兄们轮班来陪你们。医疗费我们大家筹。要不要通知你们家里？"谢青说。

"不要不要，千万不要通知家里人！"李才广说。陈鹏就无所谓了，他们家只有一个弟弟。

"我也觉得不要通知家里为好。"谢青说。

李才广和陈鹏住院期间，陈军和陈诗权把沙印宿舍的房间退了一间，他们两人只住一间。

何运海、赵德来、林克州、龚庆军、鲁雪五个人就都搬到胜利村来了，他们租了一家楼上的大房间。大房间里有一张大床，可睡三个人，而他们每天有两人到医院陪李才广和陈鹏，住在病房的空床上。

陈鹏和李才广住医院，两人的住院费和生活费花了六七千元。为了解决这笔钱，他们出去狠抢了几笔。

有一天晚上，他们抢了一笔钱后就直接到医院来了。何运海拿出一扎扎的票子扔到李才广和陈鹏的床上说："这票子可以砸死人吧！"

陈鹏看那票子后，说："这都是 10 元一张的，要是 100 元一张的那就有搞头了。"

谢青等一伙人在胜利村住下来后，疯狂的抢劫就开始了。

2月18日，他们在意财饭庄门前的案子，终于引起了北门派出所及荆州区和荆沙市公安部门的重视，一柄出鞘利剑悬在他们头上了。

第12章：蓝色富康 红色富康 白色桑塔纳

1995年2月18日，意财饭庄门前案发之后，荆沙市公安局、荆州区公安分局和北门派出所的各级领导和具体侦破民警决心很大，一定要把这个团伙查个水落石出，把这伙劫匪抓获归案。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当天把案情向荆沙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张普华作了汇报。张普华指出：从近时期荆沙地区所发生的一系列抢劫案的特点分析，意财饭庄门前的案子决不是一个孤立的案子，这伙作案分子也决不是第一次作案，很可能是一个特大抢劫团伙，是一个系列案。破获这个团伙，对打击荆沙地区的车匪路霸，维护社会治安，具有重要意义。张普华指示荆州区公安分局和北门派出所，竭尽全力，早日破案。

1995年2月18日下午两点钟后，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2号出租车司机张革文、46号出租车司机秦柏松把谢青、陈诗权、陈军、龚庆军、赵德来、林克州、鲁雪、何运海八人送到沙市活力28城大转盘边，各收了500元的车费，然后将车开进了江津北路。

秦柏松轻轻地喘了口气，心中叹道：这群年轻人不务正业，干出这种违法的事，真是可惜。但愿自己今后别再遇上这伙人。

张革文的心里又是另一种想法。这些家伙是专干这事的，不坐你的车抢劫就会坐他的车抢劫。我是个开出租车的，能管得了吗？社会风气不好，我只管开我的车呢！

张革文不是第一次拉这几个人了。

张革文开着蓝色富康，秦柏松开着蓝色桑塔纳在江津北路转悠着，等待生意。蓝星集团出租公司的总台已停止呼叫他们，他

们也不知总台呼叫过他们。

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除了留下两名在蓝星集团总部外，所有的人都在荆州城和沙市街道及各交通路口转悠寻找，寻找蓝星集团的蓝色富康和蓝色桑塔纳。

荆沙市有2000多辆出租车，据说还有些个体户开的没算。在这2000多辆车里找两辆车，可够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辛苦的了。凡是蓝色的富康和桑塔纳就拦，停下来，不是，问几句，叫人家开走。

焦兴礼所长把三个四川人郭治培、冯小明、刘志军和他们的货车送走后，让司机小熊休息一下，自己驾驶着派出所的桑塔纳车，加人了在大街上寻找蓝色富康和蓝色桑塔纳的队伍。

就在焦兴礼开着车转上江津北路的一刹那，司机小熊和焦兴礼同时看到前面有两辆蓝色轿车，一前一后挨在一起缓缓行驶，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焦所长，注意前面！”小熊提醒道。

“我已看到了。再近一些。”焦兴礼说。

“是那两辆车，是那两辆车！”小熊兴奋地说。

焦兴礼一边紧咬着前面的两辆车，一边用报话机向其他巡逻查找的民警发出命令：“马上到江津北路，已发现目标！我是焦兴礼！”

小熊把开车的焦所长替下来，让焦兴礼便于指挥。

北门派出所的吉普车、面包车、三轮摩托车呼啸着扑向江津北路。

张革文的蓝色富康和秦柏松的蓝色桑塔纳被警车围住，动弹不得。

张革文说：“出事了。我们没干违法的事。”

秦柏松说：“我感觉就要出事。”

蓝色富康车和蓝色桑塔纳车及他们的司机，都被带回北门派出所。

民警们进了派出所的院子，焦兴礼突然问小熊："我们好像没有吃中午饭吧?"

小熊说："不仅没吃中午饭，早上8点到现在，连水都没喝上一口。"

大家都没吃饭。

焦兴礼对副指导员蔡金玉说："老蔡，你带人去吃饭，我和小熊小邵留下来讯问司机，你们吃完饭再来换我们。"

蔡金玉带着一群民警先去了。

张革文和秦柏松被请进了北门派出所的讯问室。焦兴礼和小熊小邵开始了讯问。

"今天早晨，在北门意财饭庄门口，发生了什么，你们知道吗?希望你们把你们所知道的情况全部说出来。"焦兴礼说。

"今天早晨我和秦师傅的车在江津路活力28城大转盘边，拉了八个人。他们说是去宜昌，在意财饭庄停车过早时，他们拿刀使枪抢劫了一辆过路的货车，还打伤了人。后来他们让我们把他们送到潜江，在潜江看录像、洗头、吃中午饭，然后让我们把他们送回，在活力28城大转盘边，他们下车走了。我们刚上江津北路，就被你们带来了。"张革文说。

秦柏松说的与张革文说的一样。

"你们认识他们吗?"

"不认识!"

"他们住在哪儿?"

"不知道!"

"你们过去拉过他们没有?希望你们配合我们，抓住这些歹徒。"

"过去没拉过他们，真的。我们非常愿意配合你们破案，但我们只晓得这些。"

张革文这样说，秦柏松也这样说。

蔡金玉和一批民警吃完午饭回到所里来了。蔡金玉带两名民警接着讯问张革文和秦柏松。

焦兴礼和小熊、小邵出去吃饭。这时已是下午3点多钟了。

蔡金玉是江陵人，曾在西藏错那当了17年兵，驻地海拔4300米，1988年元月以正连职转业回来当警察，现在是北门派出所分管案件的副指导员，后来又改任副所长，与焦兴礼是老搭档。蔡金玉的爱人在江陵造纸厂工作，工厂效益不太好。两个孩子，一个读高三，一个读初三。蔡金玉一天到晚在派出所忙，没时间管孩子的学习，两个孩子的学习成绩都不怎么好。孩子成绩不好，他觉得自己没尽到责任，感到内疚。辖区内案件发生了，受害者被打得头破血流，案件一时破不了，他也感到内疚。这是一个工作认真负责，不怕吃苦敢于牺牲的硬汉子。1993年，他在与罪犯搏斗时，曾经断了三根肋骨，后来又有偏头痛的毛病。侦破案件，上去了，偏头痛也没办法。蔡金玉是带病上的。

当下，蔡金玉和张革文秦柏松谈起来。

"在歹徒们抢劫伤人时，你们想到过制止没有？后来你们的总台一遍遍地呼喊你们时，你们怎么没有回答呢？"

"我想制止，但我也没那个胆子。我心里确实是恨这些人的。我是很愿意配合公安部门打击车匪路霸，但我确实再没有其它情况可提供的了！"秦柏松说。

"我们公司总台呼喊我们，我们没有听到，真的。可能那时我们都不在车上。"张革文说。

交谈，做工作，讯问。不论民警们怎么努力，仍然没有什么线索。

焦兴礼和蔡金玉从讯问室里出来，到办公室里合计了一下。这两个司机特别是那个张革文、恐怕不是他们自己说得那么简单。

"我就不相信他们过去跟这伙人没打过交道，而且46号车是张革文呼叫来的。"蔡金玉说。

俩人在办公室商量了一下，决定从今晚开始，采取一项措施，继续在两个司机身上下功夫，寻找破案线索。

焦兴礼把案件进展的情况用电话向荆州区公安分局吴局长和王副局长作了汇报。

“从两个出租车司机身上，寻找突破口。你们的分析是对的，他们恐怕过去就与那伙人有联系，一定要下功夫让他们开口。”吴局长说。

焦兴礼和蔡金玉回到讯问室，焦兴礼说：“你们对八名歹徒的模样能记得吧，如果见到他们，一定能认出来吧！”

秦柏松和张革文点了点头。

“那就这样吧，”焦兴礼宣布道：“你们的两辆车是歹徒作案的交通工具，我们暂时扣押起来。你们呢，从今晚开始还开这两辆车，车上有我们的人。你们就在荆沙城里城外转悠，寻找参与2月18日作案的罪犯。”

“焦所长，这事与我们没有关系呀，你们把车和人扣住，这不对呀！”张革文叫起来。

“我们并没有扣押你们的人，只是请你们协助破案。我们已经通知你们公司领导了。现在去吃晚饭，吃完晚饭就开始行动。”焦兴礼说。

蔡金玉和民警老李着便装坐在张革文的蓝色富康车里，青年民警邵永红和小杨着便装坐在秦柏松的蓝色桑塔纳车里。两辆蓝色的出租车在荆沙城里城外转悠，但拉不成客。他们寻找意财饭庄门前作案的八个人，又一次大海捞针。

晚上7点半到12点，早上7点到下午6点，吃完晚饭又上街。公安民警吃苦打硬仗是家常便饭，两个司机却受不了了，三天下来，他们叫苦连天。出租公司的车都是承包给了司机个人的，每月都要向公司交一定数额的钱。现在好了，天天拉派出所的人上街找

罪犯，钱一分赚不到，还要赔时间赔汽油，人累得都受不了啦！

“蔡同志，还要我们陪你们跑多久呀，明天让我们回去吧，不跑生意，老婆孩子没饭吃哩。”张革文问蔡金玉。

“跑多久说不定，这次的劫案我们是下决心破案的，时间说不上长短。你要是有线索告诉我们，说不定很快就让你们回去的。”蔡金玉说。

“那我再想想。”张革文话里有话。

第四天上午，张革文开口了，他赔不起时间也误不起生意了。

张革文说，2 月 18 日意财饭庄案发前一个小时，他和另一辆红色富康车拉着这八个人，在长江大堤上抢劫过一辆卡车，地点在文星楼附近。那辆红色富康车牌号不清楚，但车门上印着“海南家园”四个字。那辆红色富康不愿跑长途，所以他才呼来秦柏松的车。

有了新线索，专案组的民警们兴奋起来。“追查海南家园红色富康车！”焦兴礼说。

蔡金玉邵永红跟着焦兴礼直奔沙市海南家园出租汽车公司，公司的领导接待了他们。

海南家园出租汽车公司共有 50 多辆出租车，而且红色的富康车很多，但是哪一辆车在 2 月 18 拉过歹徒呢？

还是像在蓝星集团总部一样，焦兴礼让海南家园总部电台向每一辆红色富康车呼叫，说是有急事，让他们回公司报到。

被呼叫的车一辆辆地回了公司，每回一辆车，民警们就上去查询一辆。

回公司来的车，没有民警们要找的那一辆，而没有回话也没回公司来的有五辆车。

呼叫这五辆车，查询这五辆车的司机和他们的家庭住址。焦兴礼通知派出所再来几名民警，他要从这五辆红色富康车里找到那一辆。

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要找的红色富康车的司机叫王大强。这天也是阴错阳差，他的车坏在路上了。当公司总台向他呼叫时，他正趴在车底下修车，心里烦着呢！呼叫个屁，有什么急事？死不了人。我的车坏了呢，回不去。

王大强在路上修他的车，修来修去老修不好。最后他拦了两辆过路车的司机，在别人的帮助下，才勉强把车修得能开动了。天色已晚，王大强想现在回公司问有什么急事也晚了，干脆开回家去。

王大强的红色富康车刚进他家住的宿舍院时，一名公安人员拦住了他的车。

原来焦兴礼在海南家园总部未查到这辆车，就让民警查到五辆没回公司的车的司机家庭住址，几处派人等候。他们终于等到了王大强。

王大强连人带车一起，被请进了北门派出所。焦兴礼已通知其他等候在另外几个地方的民警撤回。

海南家园出租汽车公司司机王大强开的红色富康车，是这个公司的 31 号车。王大强对公安局同志的询问非常配合，把他所知道的情况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

“2 月 18 日那天早上，我确实和一辆蓝星集团的蓝色富康车拉着八个年轻人，他们上了长江大堤，在文星楼附近抢了一辆货车。我不愿拉这些人，当他们说去宜昌时，我就说我的车不能跑长途，他们就让我走了，另拦了车。”王大强说。

“我把他们送到活力 28 城大转盘边就走了。”

“这些人都年轻，一个个都挺壮实的，大都穿皮夹克牛仔裤旅游鞋，有一个的头发披着，头发像烫过一样。”

“这些人抢劫时一拥而上，拿刀握钢珠枪，有一个还拿电警棍，凶得很。”

“你除了拉过他们这一次外，以前拉过他们没有？”焦兴礼问。

“以前没拉过，但第二天早晨又被他们拦下，拉过他们，他们

在318国道上又抢过一辆货车。"王大强说。

"2月19日早晨快6点钟时,我开着车经过江津路时,被人拦下。我看那上来的四个人,心里一惊,这他妈的又是昨天一伙人。今天算是起早了,这些家伙肯定又没好事做的。四个人上车后,让我等了一会儿,这时来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车,车上也坐满了人。他们让我跟白色桑塔纳走。我们两辆车上了318国道,在荆州区太湖收费站附近,有一辆货车停在路边,前面的白色桑塔纳停下来了,我也跟着停下来,前面车上跳下来四个人,坐在我车上的四个人中下去了三个,另一个守住我。又要抢了呀?我说。你他妈少多嘴。留在车上的家伙吼住了我。他们一伙人下去后,把那辆停在路边的货车司机拉下来,打得喊救命。他们在司机身上搜了一遍,又搜了司机驾驶室,然后再上我们的车,又开回到活力28城转盘边。他们给了我车费,我就开车走了。我是再不敢到活力28城那边去了,免得碰上这伙人。这伙人迟早是要被公安局抓住的。"

"你看清白色桑塔纳的车牌号码没有?"焦兴礼问。

"当时天还不是太亮,我跟在白色桑塔纳后面,又没跟很紧,那车的牌照看得不是太清楚,牌照上有个0、0后面有3和1,全部数码没能记住。"

"车上有字没有?是哪个出租汽车公司的?"

"车上没有字,恐怕不是哪个公司的车,我估摸可能不是规矩的出租车,可能是个体搞的。"

王大强很配合,而且一再解释他听到公司总台呼叫时正在车底下修车,没有回话决不是故意的。他还表示,今后他发现情况,当及时报告派出所。派出所同志需要他干什么,他将随叫随到。

送走了红色富康车司机王大强,焦兴礼陷入了沉思。出租车出租车又是出租车,这伙抢劫歹徒的重要交通工具是出租车。蓝色富康拉出了红色富康,红色富康拉出了白色桑塔纳。

新的线索出现了。

追查白色桑塔纳！

夜已很深了，焦兴礼、蔡金玉、邵永红和专案组的一班人都没回家，还聚在派出所里。

办公室的电话这时响了，邵永红顺手接过，递给焦兴礼，说：“你女儿来电话。”

焦兴礼的女儿刚上高中，几天没见爸爸了，就打电话问：“爸，你到底回不回家呀，这家成了你的旅社了。”

焦兴礼说：“好孩子，爸的工作忙回不了家，你听妈的话，好好学习，好不好！”

蔡金玉说：“老焦，今天你回家吧，我来值班，你明天再来。”

“你回去，你爱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你身体又不好！我来值班吧！”焦兴礼说。

“你们都回去，我年轻，我来值班吧，有什么情况我随时打电话报告。”邵永红说。

结果几个人你推我我推你，都没有回家。民警李国刚，年龄大些，身体也不好，也硬是和专案组的同志住在派出所。

“不回去，那我们研究案子吧。”焦兴礼说。

白色桑塔纳，牌号上有0，3，1。北门派出所立即与荆沙市交警部门联系妥，派了专案组两名民警到交警部门查全市轿车登记档案。他们采用淘汰筛选法查找，先找出所有桑塔纳轿车，再查桑塔纳车中的白色，最后再找白色桑塔纳车的牌号。最后查出白色桑塔纳车中有一块牌号为鄂02-03311，这辆鄂02-03311的白色桑塔纳车是沙市物资调剂协作公司的。

听这公司的名称，恐怕是搞买卖调剂的。不要打草惊蛇，焦兴礼派邵永红与青年民警李军红去这家公司查找白色桑塔纳。

邵永红才30出头，是学数学的，曾在一个中学教初中数学课，后来充实到公安部门，1987年10月到北门派出所工作，曾获过原

江陵县团县委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邵永红后来担任了北门派出所的副所长。

接了任务后，邵永红就打扮成个体户老板，李军红则成了邵永红的随从。

两人找到沙市物资调剂协作公司，说是要买一辆轿车。公司的销售科长听了很高兴，热情地接待，诚心想谈成这笔生意。

邵永红说："我们的资本不雄厚，只能买辆二手车。你们有一辆白色桑塔纳车，听朋友说要卖，我们特地来看一看。"

"哎呀，你来迟了，这辆白色桑塔纳车我们在去年12月份就卖了，卖给了在沙市搞建筑的一个浙江老板毛雄。"科长遗憾地说。"不过，我们还有两辆其它颜色和牌名的二手车，你可以看一看的。"

邵永红望了一下李军红，然后对科长说："哎呀，早点来就好了。当时还差些钱么！我是特别喜欢白色桑塔纳的，其它颜色和牌名的车就不看了。你能不能告诉我那浙江老板的地址和电话，我们再去他那里看看。"

科长查看了购车发票，上面没有地址也没电话。科长说："你们可以到荆州沙市各个建筑工地去找，可能会找得到。我们是连车牌号一起卖的，12万元钱，牌号是鄂02-03311。"

邵永红李军红告别了科长，离了调剂协作公司，回到派出所，把情况作了汇报。

"你们俩找毛雄，找白色桑塔纳。其他人继续侦查歹徒下落。注意，你们一定要咬住线索不放，一追到底。"焦兴礼对邵永红与李军红说。

荆州地区与沙市市刚合并不久，荆州与沙市两城现在要逐渐连成一片，上马的建筑工地很多，遍布荆沙各个区各条道路的每一角落。

邵永红李军红一个工地一个工地地查找浙江人毛雄，查了几

天，没有下落。

这期间，荆沙市公安局局长张普华通过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几次询问案件进展情况，吴局长和分局王副局长到北门派出所和焦兴礼蔡金玉等人分析案情。吴必新说："你们把荆沙市查遍，也要把毛雄和白色桑塔纳车查到。如果毛雄回了浙江，就到浙江去找，要不惜一切代价，破案为大！"

焦兴礼蔡金玉把专案组人员重新调配，分成几个组，查遍荆沙的建筑工地。

荆沙市建筑工地将近 40 余处，每一处都没有浙江老板毛雄。

正是山穷水尽疑无路之时，邵永红与李军红失望地在一处建筑工地坐着抽烟，商量对策。这时有一在工地专拎灰桶的小工上前借火点烟。邵永红听他口音不是本地人，就问他是哪儿人。那人说是浙江人。

"你知道不知道一个浙江老板毛雄？"邵永红忙问那小工。

"毛雄早已回浙江去了，春节前回的，春节后就没来了！"小工点了烟，和邵永红李军红聊起天来了。

"毛雄赚了不少钱吧！"

"没有赚，有个工程做垮了，赔了！"

"他不是买了小轿车吗？那不赚了！"

"他回浙江时，把他那辆白色桑塔纳给沙市建筑一公司抵了债呢！那车作价 12 万 7 千元。"

"你对毛雄的情况很清楚嘛！"邵永红给小工递了根烟，小工道了谢。

"我是毛雄从浙江老家带出来的。毛雄回去了，我另找了个湖北老板，在这里打工呢！两位师傅忙，我得去拎灰桶了。"

突然的，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邵永红和李军红立即离开建筑工地，驾起换成民用牌照的三轮摩托车，先到电话亭给焦兴礼的手机通了话，告诉了新线索，然

后两人直奔沙市建筑一公司。

在沙市建筑一公司，邵永红和李军红找到了公司保卫科．表明了身份，说明查这辆白色桑塔纳车是为了调查一个案子，希望配合。

保卫科同志通过办公室一查．是有浙江老板毛雄用一辆白色桑塔纳车抵债的事。但这辆车现在已经卖给了沙市洪垸建筑公司。

邵永红李军红只好告别了沙市建筑一公司保卫科的同志，转头直奔洪垸建筑公司。

洪垸建筑公司的负责人接待了邵永红和李军红。邵永红和李军红说明了查找白色桑塔纳车的来意，希望负责人配合帮助。

洪垸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连连说："我们尽力配合，一定尽力配合。这辆车牌照为鄂 02-03311 的白色桑塔纳车确实被我们买来了，但现在我们已经把这辆车承包给我公司职工贺洪了，他在跑个体出租。"

"能不能帮助我们找到贺洪呢?"邵永红说。

"哎呀，这就难了。贺洪离开公司后，我们很少见到他。他家没电话，他的 BP 机号码我们也没有。我们告诉他家的地址，你们自己去找行吧?"洪垸建筑公司负责人说。

看来现在只能这样了。邵永红给那负责人留了联系电话，说明只要知道贺洪的下落就打电话告诉，那负责人仍然是连连点头答应不迭。

邵永红李军红按着洪垸建筑公司提供的地址，找到贺洪的家。

贺洪的家门上一把锁。

邵永红让李军红守着，再次打电话向焦兴礼汇报。焦兴礼说："先守着，有情况再说。"

两人守着贺洪的家。已在外面跑了一天了，邵永红李军红也不觉累，他们轮流着在街头吃了点面条。夜色渐浓，贺洪在外面跑出租，晚上肯定要回家的。

可贺洪这晚就是没回家。

住在贺洪家楼上的老头子昨天就发现有两个年轻人在楼前守候，早晨起来，老头子发现这两个年轻人还在守着。老头子有些奇怪，上前问道："你们找谁呀？很有耐心的。"

"我们找贺洪，昨晚等了一晚，他都没回来。"邵永红故意打了个呵欠，说。

"那你们就白等了。这贺洪出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是常事。"老头子说。

"他的家属也不回家么？"李军红问。

"他的家属不住这儿，住哪儿我也不清楚。他们搬的新地方谁都没告诉。贺洪是偶尔回这里看看。"老头子说。

"贺洪还在开出租车吗？"邵永红问。

"早没开了。他承包的那辆白色车让给他弟弟贺军在开。"老头子说。

贺军住哪里呢？

老头子既不知道贺洪的新地址，更不知贺军的地址了。邵永红和李军红只好回到所里汇报。

北门派出所从1995年2月18日接到四川三名受害人报案后，就立案组织专门人员侦查，整个派出所的警力基本投入进来。荆沙市公安局和荆州区公安分局的领导一次次到北门派出所听汇报，分析案情，指导侦破。焦兴礼蔡金玉及专案组的民警们日夜工作，竭尽全力，大家只有一个目标，这个案子非破不可。

转眼就到了3月上旬了。

焦兴礼消瘦了。蔡金玉的偏头痛犯了一次又一次，但他忍住了。专案组其他同志吃不香睡不安。着急。想办法。

线索在贺军与白色桑塔纳这儿停住。

"找贺军！找白色桑塔纳！"焦兴礼喊出了声。

第13章：
十里铺失手　罗小梅拿款赎人

谢青、陈诗权、赵德来、何运海、陈军、林克州、龚庆军、鲁雪八人于1995年2月18日在意财饭庄作案后，当天晚上在谢青家喝酒，弹冠相庆。

“这几天不错，每笔业务都还有些油水，照这样搞下去，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个万元户。”鲁雪边喝酒边说。他的追求其实不高，能分个五六千块钱，他就去买辆电麻木跑运输拉客人，他没打算长久地抢劫下去。

“万元户算什么？现在十万百万元才算户呢！”林克州说。

“搞吧。多搞些钱放着好，钱多不是坏事。”赵德来是想多有些钱，在沙市买房子开商店。

“明天早上出发吧，最近是做业务的旺季呢！”何运海说。

他们一伙人吃吃喝喝说说闹闹的，并不知道意财饭庄门前那被抢的三个四川人已经报了案，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正在侦查他们的踪迹。

2月19日，是个星期天。谢青和住在胜利村的赵德来、何运海、林克州四人刚出村，天还不很亮，就看见张大权匆匆走过来。

谢青站住：“大权，你不是回家去了么？”

“我是坐4点钟的车从马家寨赶来的，刚在江津中路下的车，先来你们这里看看。”张大权也站住了。

“那我们走吧，到大转盘那里去。”谢青说。

“做业务去呀？”

赵德来点点头。

五个人就走到活力28城大转盘那里，刚好陈军、龚庆军、陈诗权、鲁雪四人来了。张大权跟几个人打了招呼。这时快到6点钟，天已开始蒙蒙亮了。

一辆白色桑塔纳车开过来，赵德来上前打了个招呼："小苏跑了一夜呀？拉我们一趟吧。"

赵德来就和张大权、谢青、何运海、林克州五个人挤进了白色桑塔纳。

陈诗权、鲁雪、陈军、龚庆军四人在前边已拦下一辆红色桑塔纳车，四人坐在车里等着。

白色桑塔纳在前红色桑塔纳在后，两辆车拉着九个人沿江津路上了318国道，驶到荆州区太湖收费站附近。赵德来看见路边停了一辆货车，就用手指捅了捅谢青。

谢青没出声，只是点了点头。

"小苏停车！"赵德来喊。

白色桑塔纳就停了。

张大权说："我守车！"

谢青、赵德来、何运海、林克州四人跳下车。红色桑塔纳也停了，陈军守车，鲁雪、龚庆军、陈诗权三人跳下车。七个人在静静的早晨，把停在318国道边的一辆货车包围了。

这是枝江县的一辆货车，等到大家把长刀和钢珠枪拿出来时，司机才反应过来。

司机把身上的钱全部掏出来，说："就这么多钱，不相信你们就搜吧！"

鲁雪夺过钱一数。"妈的，370块钱，太少了。"说完，照司机的屁股踢了一脚。

何运海把驾驶室打开，伸进头看了看，龚庆军伸进手去扒拉了半天，确实没什么值钱的东西，骂了声："好瘦的肉。"

"没钱就走。"谢青说。

七个人就离了货车，分头上了红色桑塔纳和白色桑塔纳。“回去，找地方吃饭。”谢青吩咐。

两辆出租车从318国道返回，驶上江津路，在活力28城大转盘边停下来。

九个人下了车，走进红星路，在一个餐馆里找了一个空着的大圆桌，围着坐下来吃早饭。

“妈的，今天的第一笔好瘦，只够付出租车和吃早饭。”鲁雪骂道。

“你总想那么好的火呀，肥的搞瘦的也要搞。你晓得杜艾军他们有一次做业务做了多少钱?”何运海塞进嘴里一只小包子，嚼了嚼吞下去后接着说：“他们四个人跟了别人半天，只搞了十块钱。”

“吃了饭到荆门去，肯定有肥主顾的，还有豆腐吃的。”龚庆军很兴奋，他似乎看到漂亮的女孩在朝他走过来。

“龚庆军，钱和女人你要哪样?”陈诗权问。

“最好是都给我。”龚庆军抹了抹嘴巴说。

“你想得很好啊，怕是一样都不给你。”林克州突然说。

“快吃快吃，吃了早点走。”赵德来喊。

九个人从餐馆里走出来，又来到活力28城大转盘边。我有钱了，就带女人天天来这里吃喝潇洒，再开个高级套间住着。龚庆军望着活力28城的楼房，心里这么想着。

张大权没有多说话，他觉得他要谨慎，千万不能出事。他是有前科的人呢，跟这些小兄弟们在一起，迟早会出事的，他要善于保护自己。今天起大早从马家寨老家赶来，本来是到胜利村看看的，没想到遇上他们搞业务，就跟上了。他可不能半途而返啊，他连住在沙市帆布厂宿舍的那个家都没回，也没见到老婆罗小梅，跟他们去荆门玩一趟吧，可千万不要出事，下午早点回来。

一行人在活力28城大转盘边站了一会，拦了几辆车，都不愿跑荆门长途。这时来了两辆红色富康车，都是富洋出租公司的。

何运海伸手拦下："九个人去荆门，来回都用，怎么样？跑一趟吧师傅。"何运海说。

"那就上吧！"两个司机商量了一下，答应了。

一辆车坐了四个，一辆车坐了五个，两辆出租车拉着谢青、何运海、陈诗权、陈军、赵德来、鲁雪、林克州、张大权、龚庆军九人，前往荆门市。

两辆红色的富康车上了207国道后，就放开手脚奔驰起来。一条国道，宽敞平坦．道路两边，或村庄或田野或集镇，一派生机。道路出了市区后，车辆就显得稀疏些，司机可说是轻车熟路，跑起来特别带劲。车跑得来劲，司机和坐在车上的人就心情舒畅，或谈天说地或哼起小曲儿来。

荆门市是湖北省的一个地级市，因为成市不是很早，所以比起荆沙、宜昌、黄石、襄樊这些老市来，显得就有些小，但它的一种朝气还是吸引人的。当时，谢青他们坐着两辆出租车沿207国道奔驰，经过荆门的十里铺镇、五里铺镇、团林铺镇，到达了市内。

谢青他们在市区逛荡转悠着，让出租车把车速放慢，他们看荆门的街道，看街道上的人流。龚庆军把车窗摇下来，寻找他所说的豆腐，看了半天，一个也没见到。他看到的女人，一个个都规规矩矩忙忙碌碌的，不像干那种事的模样。他感到有些失望，不由叹了口气。

何运海在旁边笑了。何运海说："你是个外行罗。现在是上午10点钟，干那种事的女人还在睡觉呢，她们养足精神，晚上再出来。你现在哪里见得到呢？白天当然也可以吃到豆腐，但这在大街上是不行的。这种人白天干这类事，必须有一定的场合，或路边饭店，或偏僻发廊，你去了，谈得差不多，安全系数有了，就成了。今天你就别吃了吧！我看这荆门市区没什么玩的，不如沙市也不如荆州。"

"荆门市区不大，原来是一个县。"司机说。

转了半天，在几个地方还停了车，大家下了车走了走，都说不好玩，不如早点回去。

谢青说："算是我们到荆门市来了一回。既然你们都说不好玩，那我们就回去吧！龚庆军的豆腐也没吃到。"

"待会在路边店里去吃，还有机会的。"何运海说。

于是九个人上了车，两辆红色富康车奔驰起来，像两团火在跳动飞行。车上的九名乘客，各有一颗躁动不安的灵魂，心头都在烧着一把邪恶之火。

车出荆门市区，重上207国道，经过团林铺镇、五里铺镇到达十里铺镇时，已是中午时分了。道路边的餐馆门前站着女孩子，招着手，喊过路车辆停车吃饭。

"肚子饿了，就在这里吃饭吧！"陈诗权说。

"好，停车吃饭。"谢青说。

有两个年轻女孩，其中一个涂了红嘴唇蓝眼影，打扮得很妖艳，她们在一家餐馆门前站着，望着从两辆出租车上走下来的谢青、陈诗权、张大权、陈军、林克州、何远海、龚庆军、赵德来、鲁雪等人笑。

"这就是豆腐，龚庆军看你怎么样了！"张大权说。

龚庆军早已看到，抢先一步对谢青说："就在这家餐馆吃饭吧！"他话未说完，人已进了女孩身后的门面，其余八人也跟着进来了。

两个女孩满脸堆笑，忙摆桌子拖凳子请大家围桌而坐。两名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好，也跟进来了。餐馆门楣上写着"天山餐馆"四字。

餐馆里的女老板迎了出来，吩咐年轻女孩给大家倒茶。她手里拿着菜单价目表，说："各位兄弟吃点什么？点菜吧！"

"今天没什么收入，简单点吧，就不要喝酒了。"谢青说。

张大权就看那菜单，和那女老板讨论价目问题。两个女孩给大家上了茶．何运海拉拉龚庆军，小声说：“你可以上了。”

龚庆军就走到那个红嘴唇蓝眼影打扮得妖艳的女孩跟前，把她拉到一边，望着她的眼睛，眼光里尽是内容。龚庆军问：“找你个别谈件事，你们餐馆楼上有没有安静没人的房间？”

红嘴唇女孩回头望了望女老板，女老板望了她一眼。红嘴唇女孩就说：“有什么事呀？你跟我来吧。”

龚庆军就跟红嘴唇女孩上了餐馆的二楼。二楼有一个厅，厅边两间小房都关着。红嘴唇女孩推开了一间小房，小房里有一张床。红嘴唇女孩就站着，望着跟进房间里的龚庆军。

龚庆军进房后，把门关了。龚庆军上前就去搂抱女孩，女孩把他推开了。

“你说个价吧！”龚庆军急不可耐，楼下那些兄弟都看着哩！

“一大张钱！”女孩说。

“你值一大张钱呀？最多 50 块！”龚庆军说。

“75 块钱，不能再少了，我们老板要收 30 块的床铺钱哩。”

“75 就 75，太贵了点，沙市那里 50 都能搞到。”龚庆军说着就解衣服。

红嘴唇女孩也开始解自己的衣服。

楼下少了龚庆军，连司机一起还有十个人。因为不喝酒，就点了些家常佐饭的菜。老板娘就急急去厨房吩咐里面的一个男人炒菜。

剩下的另一个女孩又站到餐馆门前拉客人。天山餐馆也就只谢青他们这一批客人。十里铺这里，路边的餐馆一个挨一个，太多了。

不一会儿，厨房的菜好了，女老板亲自一盘盘一碗碗地端上来，在门口招徕客人的女孩也进来帮忙。菜上了一桌子，饭也盛来了，大家就围桌吃饭，很是热闹。

“龚庆军还没下来呢，等不等他呀？”鲁雪问。

“他有豆腐吃，不等了。下来再让他吃。”何运海说。

赵德来用大碗盛了一碗饭，在碗里装了一些菜，端到餐馆门口吃。“你坐着吃不好么，可以多拣些菜吃的。”林克州说。

“我在这里吃好，边吃边看风景呢！”赵德来说。他蹲在天山餐馆的大门口，一边吃饭，一边看那来来往往的人和隔壁左右毗邻的小餐馆。

天山餐馆房子的右边有一家星星餐馆，也是砖瓦结构两层矮楼，房子面朝国道。餐馆门口，站着一青年女子，也在招徕客人。

这时，一辆货车由荆门方向过来，停在星星餐馆门前，车上下来两个男子，先把车的轮子看了看，鼓捣了一会。这时星星餐馆的那个青年女子上前，问：“师傅吃饭么？”

两个男人中的一个说：“我们马上来，先把车看一看。”

赵德来看那两个男子像是采买货物的样子，穿的不错，估计是个肥主。他把饭碗端起来走进厅里，对正在吃饭的几个人说：“隔壁餐馆门口有辆车，车主看样子不瘦，搞了吧！”

谢青刚好吃完了碗里的饭，就问：“几个人？”

“两个人。”赵德来说。

“你们没吃完的快点吃，吃完了的跟我来，顺便搞了他走路。”谢青说。

于是谢青、赵德来、陈诗权、林克州、陈军、何运海就出了天山餐馆，看到那两个男人正朝星星餐馆里走。

两个司机与鲁雪张大权还在吃饭，他们也快吃完了，张大权吃得很慢。

星星餐馆里，两个男子刚坐下，谢青等六个人就进来了，把他们围着动起了手。谢青掏出钢珠枪对准了一个人的胸脯，赵德来的刀子也架在另一人的脖子上。

“借点钱用一下，弟兄们都是刚从劳改农场出来的，不怕死！

你们自己掏，还是我们掏！”赵德来说。

两个男子面对这个架势，脸都白了。

“你们这是干什么？大白天的胆子也太大了吧！”一个男子说。

“少啰嗦，给老子打！”鲁雪从天山餐馆吃完饭，赶过来，见这场面，上前挥拳就打，把一个人的嘴唇打出了血。

星星餐馆的女老板叫杨玉珍，就是站在门口的那个青年女子。她从厨房里往外端茶，一见眼前的场面，愣了一愣。她把茶杯放下，勇敢地上前，叫道："你们干什么？大白天的放抢啊！这是我的餐馆，你们滚出去！"

“你个狗日的婆娘还蛮狠咧！”林克州上前，抽了女老板一个大嘴巴，踢了她一脚。

女老板杨玉珍的脸上流血了，她大声呼叫起来："快来人啦，有坏人抢劫打人啦！快来人啦！"她的声音尖厉而嘹亮，把在场的人吓了一跳。

谢青一见这情势，让林克州和陈诗权把女老板逼进一间房子里，不让她捣乱。这边赵德来、何运海、鲁雪、陈军一起上，把两个男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搜出了 1880 元现金，加上一个人手上的一块双狮牌手表。

正准备撤退时，女老板的丈夫张结友赶回来了。张结友刚才在另外一家屋里与人搓麻将，听到老婆的尖叫，一盘大和的牌都不要了，起身就朝家里冲。张结友一进屋，就看见一群年青人抢两个男子的钱，自己的老婆正被两个男子按着。张结友血往上涌，他操起门口的一块红砖，朝林克州身上砸去。

谢青、鲁雪、赵德来、何运海已把两个男人抢了，见又来一个男人，不要命的样子，就一起上前，操起餐馆的凳子朝男人头上乱砸。

杨玉珍的丈夫张结友被凳子砸破了头，谢青又操起了一只开水瓶朝张结友砸过去，张结友倒了。杨玉珍大哭大叫，拼命呼救：

“来人啦，有坏人抢劫啦!”

陈诗权和林克州用脚踢用手掌打嘴巴，越打杨玉珍就越叫。

荆门十里铺这儿，从湖北丹江口那儿过来的移民很多，还有不少河南人在此安家落户。当时听到星星餐馆的呼救声，北方人的一种侠义与勇猛使得他们不能容忍坏人大白天在镇上抢劫，当谢青他们欲离开星星餐馆时，他们已经被手握扁担铁锹叉子的农民围住了。

天山餐馆里，两名出租车司机吃完了饭，就回到各自的车里坐着。司机当然已经看到这是一伙什么人了。但司机又不愿就此走了，几百元的出租车费还得要他们付呢!

谢青、赵德来、何运海、陈诗权、鲁雪、林克州、陈军七人被堵在星星餐馆里。谢青把钢珠枪一挥，说:“杀出去，冲!”说完他的钢珠枪朝天“啪啪啪”连放三枪，赵德来鲁雪扬起雪亮的长刀，见人就刺。那些农民可能没见过这阵势，稍一犹豫，就被谢青他们冲开了一条路。

谢青、鲁雪、陈诗权、陈军、赵德来五人冲出人群后，上了一辆出租车，谢青吩咐司机:“快走!这里的人厉害。”

第一辆出租车飞快地跑了。

何运海、林克州冲出人群后，却没朝停出租车的地方跑，他们跑错了方向。

人群见谢青他们坐进出租车，就追了过来，何运海和林克州的那个方向就没人去追了。他们俩见有一辆荆门开沙市的中巴车过来了，就招了手，上了中巴车，在人群的眼皮底下逃了。

第二辆红色的富康出租车见第一辆车已经走了，而握着扁担铁锹叉子的群众朝这边冲过来，就不敢再等了。他怕车子被群众砸了，他自己还要当俘虏，到时说不清楚，就发动了车子，空车跑了。

张大权在天山餐馆不慌不忙，最后一个吃完了饭，想走时，被

女老板拦住结帐。张大权是从马家寨乡直接到的沙市，连沙市的家都未回，身上有400来元钱。张大权就与女老板结帐，十个人吃了将近100元。

张大权不准备去参加隔壁的事，他想两个人由谢青他们这么多人还对付不了么？他今天最大的愿望是别出事情，他好平平安安回沙市，晚上见老婆。

张大权结完帐出门时，突然地被人迎头打了一扁担，他眼冒金花，就倒在地上了。一个年轻人踢了他一脚，说："好了，捉到一个了。"

张大权身上的BP机和自己没用完的300多元钱，被那个年轻人搜走了。

在天山餐馆楼上吃豆腐玩女人的龚庆军，开始不知道楼下他的伙伴们发生了什么事，只听得街上闹嚷嚷的，还响了枪，就匆匆地完了事，穿好衣服，朝楼下冲。他出了天山餐馆的门，看到正在追赶出租车的人群，吃了一惊。他也跟着跑，追上了赵德来。赵德来急急地把一叠钱塞给了他，转身和谢青他们几人上了出租车。龚庆军在接钱的一刹那，头上挨了一棍子，倒在了地上，而赵德来谢青他们上的那辆出租车已经跑脱了追赶。

张大权和龚庆军成了俘虏，两人头上脸上都是血。龚庆军刚才接过的赵德来的钱，此时在混战中也不知被什么人抢走了。

"我们没有抢劫也没有打人！你们抓错了！你们放了我们吧！"张大权叫着。

"我们没惹你们，凭什么抓我们？"龚庆军说。

一个老头子说："你们是好人还是坏人，让派出所的人去审查去。走，先送他们到医院。"

张大权和龚庆军两人被带到十里铺的一家卫生院里。医生把他们两人的头部创伤清理了一下，用纱布包扎好了。"伤得不重，没什么危险。"医生说。

这时，四五个警察走进了卫生院，拿出手铐来铐张大权和龚庆军。

“我们又没犯法，你们凭什么抓人?”

“我们跟那些打架抢劫的人不认识，我们没动手啊!”

“你们老实点！有话到派出所去说。”一个警察对张大权和龚庆军说。

张大权龚庆军被荆门十里铺派出所带走了。

张大权的爱人罗小梅星期天早晨起来，先到自由市场买了些菜，张大权回马家寨乡下看儿子去了，说是今天坐早车回来的，她要做饭。罗小梅在帆布厂当合同工，工资不高。张大权又早出晚归混生活没规律，所以罗小梅让张大权把儿子送到乡下，他们两口子就少了许多的麻烦。罗小梅买了菜，把房间里清理干净，洗了她和张大权的脏衣服，已到上午9点多种了，张大权还没到家。

罗小梅心想，又到哪里去玩了，说好了坐早车回来的，这时候还没到家，怎么回事？张大权在回家的时间上从来没个准，罗小梅也就不去多想了，在家里做自己的事。

快做中午饭了，罗小梅看看表，已经11点多了。这午饭做不做呢？如果他不回来，就可以简单点，罗小梅一个人随便吃点什么都可以。

还是要去打听清楚，罗小梅一个人呆在屋里也闷得慌，出去转一转也好。罗小梅锁好门，来到沙市三医院李才广陈鹏的病房。

“哎呀，嫂子来了，稀客稀客。”陈鹏说。

罗小梅看了看他们的伤口，李才广说：“快好了，马上就可以出院了。在医院把人憋死了。”

“张大权来过没有?”罗小梅问。

“没有呀！他是不是跟谢青他们去荆门玩去了哟!”李才广说。

“张大权回马家寨几天，今天早上回来，都没回家，他难道真

的跟谢青他们去了么?"

"那是很有可能的。嫂子有什么事吗?他们下午不回晚上一定要回的。"

"没什么事,今天是星期天,我是因为他说回家而没回家,顺便来看你们时问问的。"

"那就在这里等一等罗!嫂子,我来请客,今天中午搞点好菜吃一下。"陈鹏豪爽地说。

罗小梅也只20来岁,跟李广才陈鹏年龄差不多,也能说得上话。当下三个人就在病房聊天,打扑克牌。中午,陈鹏李广才出钱,到医院的厨房里买了几个好菜,三人高高兴兴吃了饭。吃完饭后又说笑聊天。

下午3点钟左右,何运海匆匆地到了医院。何运海一进李才广和陈鹏的病房,见了罗小梅,一愣。何运海说:"你们不要说笑了,出事了!"

罗小梅条件反射般地站起来,问:"张大权出事了?"

何运海把罗小梅按得坐下来,慢慢地把荆门十里铺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张大权和龚庆军两人跑得慢了,被那些人打翻在地,捉去了。我和林克州是坐中巴跑回的,谢青他们几个坐出租车跑的。"

正说到这儿,鲁雪进来了。鲁雪说:"海哥,谢青让我叫你过去,大家都在那儿,让你过去商量一下怎么办?林克州已经在那儿了。"

"张大权龚庆军被捉去了?"罗小梅焦急地问。

何运海点点头。何运海说:"小梅,要不你跟我们一起到胜利村去,看看大家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把他们两个早点救出。"

"嫂子,一起去吧!"鲁雪说。

于是,罗小梅跟着何运海鲁雪一起,到了胜利村59号何运海他们住的房子里。

谢青、陈诗权、林克州、鲁雪、赵德来、何运海、陈军和罗小梅分头坐下。

谢青说："今天出了事。这是个教训。一是到荆门可去可不去，我同意了，没有阻止。二是行动的时候不干净，拖拖拉拉。龚庆军在楼上玩女人、张大权还在吃饭，他们俩根本就没动手，但他们俩被抓去了。小梅来了，正好，你今天要想办法赶到荆门十里铺，把消息探听到，打听一下他们现在的情况。情况打听清楚了，回来告诉我们，大家再想办法。你不要急。"

罗小梅是大致晓得丈夫跟这些年轻的小老乡在干些什么事的。罗小梅也是在外头闯的女孩，这会儿显得冷静清醒，她点点头，答应了。

罗小梅走时，谢青让何运海给了她500元钱。"小梅，你坐个出租车去，快一些。"谢青说。

罗小梅走后，谢青对大家说："再搞事要千万小心。今天这事相信张大权龚庆军不会水了我们。他们没动手，他们死不承认就行了。"

"个狗日的那地方的人好蛮好勇敢，差点要老子的脑壳开瓢了。"赵德来说。

"那些人好像是你的老乡，跟你一样的狠。"陈军说完，大家"轰"地笑了。

罗小梅匆匆回了帆布厂宿舍自己的家。她把家里收拾了一下，换了套干净衣服，然后跟隔壁同事说了声，她出去办事，明天上班请假。

罗小梅拦了辆面的跑荆门，面的比轿车要便宜得多。面的拉着罗小梅一个人前往荆门。

到了荆门十里铺，罗小梅付了车费下了车。罗小梅找到那家天山餐馆，要了碗米饭和一个简单的菜，她吃的是晚饭。她吃饭时，就和女服务员聊起来："说是这里上午打了架的，真的么？"

“可不是真的！就在我们隔壁打的，被捉了两个，关在派出所里了。”女服务员说。

罗小梅匆匆地吃完饭，走到街上，寻找十里铺派出所。派出所离餐馆不远，很好找，罗小梅很快就找到了。

值班员问：“你找谁？有什么事？”

罗小梅说：“我找我丈夫张大权，他被你们关起来了，我来看他的。你们冤枉了他，他是个老实人，他是不会打架做坏事的。”

值班员马上就把情况向派出所负责人汇报了。负责人和几个民警早已审过张大权和龚庆军了。

张大权说他没参与抢劫打架，他在吃饭，吃完饭出来就被人打昏了。他认识谢青他们，是在荆沙做小工认识的，他们的情况他不清楚。

龚庆军也说自己没参与抢劫打架，他在天山餐馆楼上和服务员玩，下来后见很多人追出租车，不晓得为什么，就跟着跑，结果被人打倒了。他认识谢青他们，是在一块打工的，他们住什么地方不知道。他们今天是一起结伴到荆门玩的，今天是星期天。

“你要交待与那些人的关系，你们过去有过什么不法行为？”

“我跟他们只是认识，没什么关系。我们过去奉公守法，没什么违法行为。”

张大权交待自己是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王组人。

龚庆军交待自己是江陵区马家寨乡同心村八组人。

审来审去，交待来交待去，就这么多东西了。派出所的人就把张大权和龚庆军关起来。估计这个案子就这样，没什么大的搞头，一般的打斗抢劫，关他一段时间再说。

罗小梅一来，派出所的人就审起罗小梅来。罗小梅说，张大权是她的丈夫，龚庆军是她丈夫一个乡的，都在沙市打工。今天星期天他们一起结伴到荆门玩，没想到遇上了打架。张大权和龚庆军是老实人，他们是不打架的。希望你们放了他们。

“其余的那些人你认识么？他们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

“有人我见过面，因为都是打工的。叫什么名字不晓得，住在哪里也不晓得。”罗小梅回答。

派出所在经过调查后，群众也确实证明张大权和龚庆军没有动手抢劫也没有动手打人。

但他们是一伙，则是肯定的。

罗小梅在派出所呆了一晚。

第二天早上，派出所的人把罗小梅放了。他们把罗小梅留在派出所也没用。“回去准备些钱，到时来取人，这两人要罚些款的。”

“要多少钱？”罗小梅问。

“怕要准备一两万块钱罗。”

罗小梅出了十里铺派出所，就拦了辆中巴车，回到了荆沙市。她忘了谢青他们住的胜利村怎么走，就直接来到了沙市三医院，到李才广陈鹏的病房里。

何运海和陈军刚好在病房里。

罗小梅说：“他们俩估计没什么事。他们什么都没说，要不然你们就不会这么安定了。有个人悄悄对我说，要拿钱去取人，要一两万元呢！我哪有那么多钱，把我和儿子卖了，也没这么多钱。你们要拿办法呢！”

何运海就把罗小梅带到胜利村，找到谢青。

罗小梅把情况又说了一遍，谢青对何运海说：“你去把存折上的钱取出15000元，交罗小梅带去，救人要紧。”

何运海喊人和他一起，去银行取了钱回来。

谢青把15000元现金交给罗小梅，说：“这是弟兄们的钱。你拿去把张大权和龚庆军赎出来。”

罗小梅装好钱，急急地走了。

罗小梅再到荆门，派出所说：“还没裁决呢，现在交钱也不能放人。”

荆门市十里铺派出所后来就一直没把龚庆军和张大权放出来。

罗小梅在荆门四处托人，15000 元钱最后用得只剩 6500 元，案破后作为赃款被没收。

第14章：
BP机的叫声　苏明中开了口

北门派出所所长焦兴礼把专案组成员分成两拨，到荆沙市区四处寻找鄂02-03311白色桑塔纳车。焦兴礼说：我就不相信他贺军把这辆车装在口袋里不成！他既然承包这辆车搞出租做生意，他就要出现，他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他除非再不赚钱了，他除非把车子颜色变换了，他除非更换牌照。即使是这样，我们也要把这辆车找到，把贺军找到。

山东人的性子就这样，焦兴礼平时看上去白面书生不温不火的样子，可决心下了，那就非要做到不可。

自早到晚，北门派出所的民警在荆沙城里城外大街小巷搜寻，对白色的物体特别敏感，对每一辆轿车都感兴趣，他们在找啊找啊……

邵永红李军红盯住洪垸建筑公司。白色桑塔纳车是这家公司的，难道承包者就不到这家公司露面么？邵永红李军红与洪垸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说好，只要他们一旦发现贺洪或他弟弟贺军的踪迹，请立即通气。

邵永红李军红在洪垸建筑公司的大楼前后左右巡察，像两只寻找兔子的猎鹰，在一方天地里翱翔，随时准备着发现捕捉猎物。

邵永红后来相信“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句话，也信奉“奇迹往往在一瞬间发生”这一说法。邵永红看过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电视片《9·18大案纪实》，那里面有这么个镜头：身着便装在武汉街头转悠的侦查人员，在一个瞬间漫不经心地一回头，就发现了罪犯作案的工具——他日夜寻找的那辆轿车。

邵永红是很相信这个情节的真实性的。

1995年3月5日是个星期天，荆州区又发生了两起劫案，草市商场前318国道发生一起，武警汽修厂前318国道发生一起，抢劫的都是货车司机，被抢劫的金额达21000余元。报案的受害者都说罪犯五人，乘坐一辆白色桑塔纳车，持刀持枪强行搜身，作案后还是乘白色桑塔纳车离去。

3月5日劫案的通报很快送到北门派出所，星期天对于专案组来说是没意义的，他们没有休息，也没有回家，他们还在荆沙城里忙着。

市区公安局公安分局领导的电话来了，问焦兴礼："案件侦破进展如何？"

焦兴礼所长肩上的压力越来越重了。很显然，这个抢劫团伙活动频繁，又是坐的白色桑塔纳车。这个团伙不早日破获，受害的人将会越来越多。白色桑塔纳！贺军！

一定要找到白色桑塔纳！一定要找到贺军！焦兴礼把拳头攥得铁紧铁紧，蔡金玉则用拳头抵着强烈疼痛的头。抓不住罪犯，他们有何脸面见公安局的领导和荆沙市的人民？

3月6日，星期一，邵永红李军红二人在洪垸建筑公司的守候盯人工作在继续。快到中午的时候，两人在附近转悠搜寻。建筑公司旁边有一条小巷子，基本没有车辆进出，因为巷子是个死巷。邵永红李军红转到小巷口时，正准备走过去。邵永红那时就转过头朝巷子里看了一眼，他的眼前白光一亮。

邵永红停住脚步，眨了眨眼再一看，他呆愣了一下，李军红这时也停了脚步，两人同时看清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车停在巷子里，车牌照正是鄂02-03311。白色桑塔纳车正在发动、调转车头，准备开出小巷。

邵永红对李军红说："拦住，不让他开走，我去开摩托车。"说完，转头就跑向停在建筑公司大楼门前的三轮摩托车。

邵永红以最快的速度发动了摩托车，摩托车呼地就像一匹快马般驰向小巷口。白色桑塔纳车已调好了头，向小巷口开来，李军红站在巷口，举手拦车，而邵永红的摩托车就在这时横在了巷子口，挡住了白色桑塔纳车的去路。

白色桑塔纳车停了，李军红冲上去拉开车门，对司机说："我们是派出所的，我们调查情况，请你跟我们一起走。"

邵永红驾着三轮摩托车，李军红坐在白色桑塔纳车上，把焦兴礼所盼望寻找的车与人都带回了北门派出所。

这是北门派出所辛苦多天后取得的成果。

但成果开始并不辉煌。

讯问室里，白色桑塔纳车的司机在回答焦兴礼和专案组干警的问题。

"我叫贺军，是贺洪的弟弟。白色桑塔纳车是贺洪承包的，贺洪去了南方做生意，这车就由我来开。"

"你的车参与过违法犯罪的活动没有？"

"没有！没有！"贺军连忙说。

"比如说，你的车拉着人干了犯罪的事。我们是按法律办事的，你是否有责任或责任有多大，将根据事实来判定。你如果什么都不说，这会给我们确定你负多大责任带来困难。法律上还有一条，就是知情不报，也是有罪的。"

贺军低着头，沉默，半天不说话。

"你要想清楚，我们不会平白无故地把你的车带到派出所来。你的车作过罪犯作案的工具，受害者举报了你的车牌号，想赖也是赖不掉的。当然，你是被迫参与还是主动参与这个要调查，你闭口不谈，是不利于我们调查的。你想想看，如果罪犯乘了你的车去作案，你事先根本就不知情，但罪犯作案后，你应该报案，现在你没报案，而且在我们扣住了你的车后，你什么都不说的话，对你自己有什么好处？"

焦兴礼所长与贺军轻言细语地谈，做贺军的工作。

贺军抬起头来，望了望一脸严肃的焦兴礼和讯问室里的几名民警，不禁被这种气氛所慑服。他又微低了一会头，然后再抬起头，断断续续地说了他曾于1995年2月19日早晨与一辆红色富康车，载了九名青年人在太湖收费站附近的318国道上抢了一辆货车，1995年3月5日他独自载了五名青年人在草市商场前的318国道和武警汽修厂前的318国道抢过两次货车。

“你载的这伙青年人他们叫什么名字，住在哪儿，他们在哪里下的车？”

“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名字，也不知他们住在哪里！他们每次都是在江津路活力28城大转盘下的车。”

“这些人都长得什么样？说的哪儿的话，他们衣着打扮有些什么特色？”

贺军摇了摇头，说：“我没有仔细地去注意他们，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

“你刚才已经承认了，你的车两次载着这些人在318国道上作案抢劫．你难道对他们这伙人中的特点一点也说不出来吗？”

贺军半天不作声，微低了头，又抬起头来说：“因为两次都是早晨，天刚刚亮，他们长得怎么样穿着打扮怎么样，我真的没看清楚。他们在车上没说话，所以我就没听到他们的声音。”

余下的时间，不论你怎么问，怎么做工作，贺军就是不开口，就是几句原话，没有什么新的交待了。

白色桑塔纳找到了，贺军也找到了，费了北门派出所专案组民警的好多力啊！可找到了又怎么样？问不出新的线索，贺军说的情况跟前面几个出租车司机说的情况一样。而犯罪分子住在哪儿，他们姓甚名谁说的哪儿话长相特点等等，仍然是模糊不清的。

侦讯工作又一次陷入了僵局。

这时，派出所的内勤小严喊焦兴礼所长接电话。焦兴礼让蔡

金玉和小邵他们再继续讯问贺军，就离开讯问室走到办公室。

电话是荆州区分局吴必新局长打来的。

“听说你们把白色桑塔纳和司机找到了？”吴必新问。

“是的。”焦兴礼答。

“讯问情况如何？有新线索没有？”

焦兴礼心里一沉，想了想，只好说：“还没有问出新情况。他说的与前几个司机说的差不多。”

“老焦呀，我跟你说，刚才市局张局长对我说，过两天省厅的刘厅长要来荆沙检查工作，估计刘厅长要问这个案子的，你得让我和张局长有内容向刘厅长汇报呀！你们还是要从出租车司机身上找突破口，我估计这个白色桑塔纳的司机身上有名堂，你们抓紧询问。有什么困难，请随时告诉分局王副局长和我。”吴必新说。

焦兴礼说：“我们一定抓紧，使这起案件的侦破有新的线索，我会抓住这个司机不放的。”

焦兴礼放下电话，回到讯问室一声不吭，只用眼睛狠狠地盯住贺军。贺军有些惊恐，但仍然不说什么，把头又低下了。

白天过去了，晚上又过去了。

新的一天又来到了，讯问室里，贺军靠着一只单人沙发坐着，焦兴礼、蔡金玉、邵永红坐在贺军对面的一排沙发上，他们的面前是一只茶几，茶几上有摊开的笔记本和笔。

大家都很疲惫，坐在门口的两名民警在撑着，把呵欠一个一个抵抗住，不让它打出来。

“我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这些事与我无关，你们放我走吧！”贺军摊开双手说。

“我们会放你走的，但必须要把事情调查清楚。你真的没什么可说的了么？你再想想。”

这时是早晨5点半左右，在一阵沉寂中，突然响起了一阵

“瞿瞿瞿”的叫声，叫声很脆亮很尖厉，闭着眼的贺军吓了一跳。

室内的民警们眼睛随着耳朵的指挥，目光像聚光灯般盯住了贺军的腰间，贺军的手情不自禁地朝腰间伸去。

邵永红陡地站起，两步跨到贺军面前，比贺军的手先一步从他的腰间摘下一只BP机。贺军愣了愣，见邵永红把BP机的按键按了两下，读出了电话号码，那是贺军自己也不熟悉的号码。估计是一个老乘客吧！贺军想。

焦兴礼、蔡金玉、邵永红把贺军带到隔壁房间。邵永红按BP机上的号码回机。

对方电话很快就有人接了，传来一个说着不太地道略带着乡间味的沙市口音：“喂，小苏吗，我是小会，请你马上来红星路邮局门口，我们在这里等你，要用你的车。”

贺军被带走了，邵永红对焦兴礼、蔡金玉说了电话内容。小苏是谁？小会又是谁？要车的是不是那伙歹徒？

贺军肯定没有说实话，现在得到了证实。

必须抓住时机，先到红星路邮局门口。

贺军开他的白色桑塔纳，邵永红随车。焦兴礼带三名民警乘一辆车跟在白色桑塔纳后，蔡金玉留在所内随时保持联络。

“出发！”焦兴礼命令。

两辆车隔着一段距离，干警们坐后面的车，下了公安牌照，紧紧咬住贺军的白色桑塔纳。

红星路邮局不一会就到了，但是邮局前没有人，邮局有个日夜营业的电话室。

邵永红下了车，走到电话室。电话室值班的是位胖嫂子。邵永红问：“请问小姐，刚才是不是有人在这里呼BP机要车的？他们人呢？”

胖嫂子是个豁达的人，望了邵永红一眼，笑了。“还叫我小姐呢，我早已是小姐的妈了。刚才是有几个小子在这里打电话要出

租车。他们等了一会，来了一辆车，他们就没等他们电话要的车，拦下一辆车走了。”

邵永红回到车里，把情况对焦兴礼说了：“我们来迟了，那要车的几个人已拦了一辆车走了。”

“回去再审贺军，看来这个人不是个老实人，他还对我们隐瞒了情况。”焦兴礼说。

邵永红上了白色桑塔纳，和贺军回北门派出所。

回到派出所后，邵永红把贺军带到讯问室，让两个值班民警看住他，并给他送去一份早餐。

焦兴礼、蔡金玉、邵永红等几名民警坐下来吃早饭。连日来的疲倦，使得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都瘦了。真想睡觉啊！小杨说：“这个案子破了，我要睡它三天三夜。”

“还没等你睡着，说不定新的任务又来了。”民警小戈说。

“快点吃，吃完了好再审问贺军，这小苏是谁？这小会是谁？今天非要他开口不可。吴局长说省厅的刘厅长明天可能来荆沙市，刘厅长要问这个案子，他要材料汇报呢！”焦兴礼三下两下扒完了碗里的稀饭，抹抹嘴说。

蔡金玉把嘴里的馒头吞了，站起身，邵永红也站起身，其他民警也很快吃完了早饭。

讯问开始了。贺军吃过早饭，正闭目养神。

“贺军，有些话要跟你直说了。你不说实话，一直在跟我们绕圈子，态度很不好。这对你自己没有好处。”焦兴礼板着脸说。

“我说了实话呀，我真的只晓得这么些。”贺军又摊开双手，说。

“小苏是谁？给你打BP机的小会是谁？你说了实话吗？”焦兴礼说。

贺军沉默了一会，稍稍有点蔫。终于，他开口了：

“小苏是我的外甥，叫苏明中，是沙市建筑一公司的工人。我晚上一般都不开车，苏明中晚上替我开，白天我再接着开。其实

2月19日早上和3月5日早上抢劫的事，都是苏明中对我说的。他说他载过这些人作案，估计会出事，到时公安局问起来，就由我来承认。如果查出来是他开的车，他会受处分，因为他们公司不知道他晚上开出租车赚钱，他白天还要在公司里上班呢！我刚才确实没说实话，我没法知道那些犯罪分子的具体特征，因为我没见过他们。就是这些情况了。”

“那么刚才给你打BP机的人是谁？谁叫小会，小会是不是犯罪团伙中的一个？”

“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个小会是什么人，过去从来没跟这人联系过。我的这个BP机是苏明中的，一般都是他带着，昨天他才给我带着的。看看苏明中是否知道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找他的。”

“苏明中在沙建一公司是干什么？今天在上班么？”

“苏明中在公司业务科搞事，按说今天是应该上班的。但也说不准，他有时也出去跑业务。昨天他对我说，最近几个晚上他不来开车了，他要是来开车，就打BP机呼我。”

“你开车的时候，遇没遇上歹徒抢劫？”

“没有。我从来没遇上。警察同志，我是个老实人本分人，我真的没做什么犯法的事。昨天我没说实话，是因为我怕外甥苏明中受牵连，主动把事情揽到自己身上的。真是对不起，我承认错误。你们放了我吧！我还要拉生意呢！我一天不开车，就损失不小啊。”

“暂时你还不能出去开车。我们希望你协助我们把事情调查清楚后再走。现在你在我们这里休息一下。你也很疲劳了，需要休息，现在这样去开车，也不安全。”焦兴礼说。

贺军只好叹口气，被一名民警带到一个房间里休息。而他的白色桑塔纳暂时停在派出所的车库里。

“立即去两个人，骑摩托车到沙市建筑一公司找苏明中，穿便衣用民用牌照摩托车，先不要打草惊蛇。其他人抓紧时间休息一

下。”焦兴礼安排妥当了，就给区分局的王副局长打电话，告诉案件又有了新的线索。

派出所的老陈带着老李去了沙建一公司。不一会，两人回来说：“苏明中出差到宜昌联系业务去了，要今天晚上才能回来。”

“你们摸清楚了苏明中住的地方么？”

“苏明中还没成家，他一个人住沙建一公司宿舍的一间房子，那房子在二楼的第三间，我们都打听清楚了。”

估计苏明中回来后，也可能到公司办公室，也可能回他自己的宿舍，也可能打 BP 机找贺军。

BP 机在邵永红手里，随时准备苏明中的呼叫。贺军目前已控制在派出所了。白天派两人在苏明中办公室化妆等候，就说找他有一笔业务要谈。晚上去人到苏明中宿舍附近埋伏守候。总之，要尽快找到苏明中，查出犯罪分子的下落，然后才好布网捕获。

焦兴礼把一切布置好，揉揉发红的双眼，他已经 30 多个小时没合眼了。他倚在沙发上，闭了眼睛，很快就睡着了。

值班的民警拿了件大衣，轻轻地盖在焦兴礼的身上，免得他着凉。

傍晚时分，在沙市建筑一公司等苏明中的民警随着公司下班的铃声，离开建筑公司业务科办公室。两名便装民警打电话回派出所报告，苏明中白天未回公司业务科办公室。

“立即监视他的宿舍房间，有情况再报。”焦兴礼指示。

夜幕降临时，蔡金玉带着邵永红严士贵李军红到了建筑公司宿舍，顶替白天守候的两名民警，准备彻夜埋伏守候。

那是一幢两层的宿舍楼，住的主要是单身职工。二楼从东头数过去的第三个房间，窗户是黑洞洞的，这就是苏明中的住处。

虽说是单身职工楼，但晚间也是热闹的。三两个人备几个菜，喝酒猜拳的也有。四个人凑到一间屋里，摆成方阵搓得麻将哗啦

啦响的也有。电视机打开，看那电视连续剧的也有。生活总是充满了激情，白天劳动工作了一天，晚上寻找一种消遣和享受，是现代人的一种权力。生活是丰富的，人的精力也是无限的，除了劳动和工作，他们空下的时间来玩，来吃，来赚钱，或者来追求点什么，看看书或是学某一种技术，钻研点什么学问，他们的精力总是充沛的。

蔡金玉等四人在夜幕的掩映下，寻找到一片矮树林蹲伏下来，看着宿舍楼富有生命活力的夜生活慢慢地收场，四个人不便交谈，矮树林离宿舍楼大约只有二三十米，他们蹲在黑暗里，盯着那间没有灯光的房间，也看到那些灯火通明的房间，听到了电视传出的音乐声，听到几个喝酒的吆五喝六的声音，也听到哗哩哗啦的麻将声。当各种声音随着夜的脚步慢慢减弱消失，只剩一种麻将声彻夜不息之后，他们各自在头脑中想了些什么呢？

蔡金玉，你这个在西藏错那当了17年兵的老连长，此时想到当年在高原站哨吧？朔风凛冽，比起今夜的伏守，要冷多了。你可能想到你的两个女儿还在等你回家吧？可你是经常回不了家的，只要有任务，你这个副指导员就得上。两个女儿的学习成绩不好，而且一个上初中二年级一个上高中二年级，正是关键时刻，可你管不了她们。当警察的管不了家啊！嗯，讨厌的偏头痛又犯了，你咬紧牙关，挺住，你的眼睛紧紧盯着那扇窗户，那里还是黑洞洞的。

邵永红，小伙子在想什么？你那才6岁的邵燕妮几天没看见爸爸了呢！别的孩子上幼儿园，爸爸妈妈轮流接送，可你的女儿只有妈妈一个人接送。幼儿园的老师曾经问你女儿：怎么从不见你爸爸呢，你爸爸是不是在外地工作？妻子埋怨啊，但是作为一个警察，你的妻子埋怨是该听着的。因为你确实不能在家帮她做家务事，不能更多地和孩子老婆在一起。

小严，还有李军红，都在想什么呢？想你们的家庭，想你们的亲人，想他们现在正在干什么？

你们四个人在执行任务，你们不能交谈，你们只能静静地伏在矮树林子里，监视着目标。这种时候，你们的思想一定是非常活跃的，你们不能睡觉，你们只能让脑子去尽情地想象。

夜越来越深了，四周十分地安静，树林子中虫鸣唧唧。夜露降临，寒气来了，四个人不觉都抱了抱肩膀，感觉到那一股寒气的到来。

邵永红附在蔡金玉的耳边悄声问："老蔡，是不是头又在痛了？"

蔡金玉拉了拉邵永红的手悄声答："还好，没问题。你们都有点冷吧？"

于是四个人的手紧握在一起，大家都在心里说：不冷！不冷！现在需要的是苏明中的出现。但苏明中的那间房子却一直没动静。

矮树林边，是一所非常简陋的厕所，四堵土墙，没有顶子，小便池修在墙外边。夜风吹，一股屎臭尿臊气味阵阵飘过来，令人难受。

但没有更好的隐蔽地方了，那就忍受这臭气和臊气吧！夜里，有几个人起夜，走到厕所，把尿拉得哗哗响，又送来一股新的臊味。

蔡金玉、邵永红、严士贵、李军红四人在矮树林里伏了一夜，天慢慢地亮了。

苏明中一夜没有回他的宿舍。

1995 年 3 月 6 日凌晨，焦兴礼所长派民警熊祖家与小戈来接蔡金玉、邵永红四人，让他们回去休息。

蔡金玉说："苏明中一夜没有回来，估计他要是出差回来，今天一定要去上班，咱们干脆等一下，到他办公室去堵他。"

早晨 7 点钟左右，蔡金玉、邵永红、熊祖家等 6 人出现在沙市建筑一公司的办公楼前。

建筑公司的门房问："你们找谁？"

邵永红说："我们想找苏明中联系一笔业务，他什么时候上

班？"

门房是个老头子，蔡金玉给老头递了一根烟。老头接了烟，说："上班还早呢，你们还得等一等，现在办公楼里还没人。"

老头吸了口烟，眼睛朝门房外扫视了一下。突然，老头眼睛一亮，用夹着烟的右手朝门房不远的一个小餐馆一指，说："那不是苏明中么，他在那里过早呢！"

蔡金玉等人一听，忙问："我们还没见过他，哪一个是他？"

老头说："看，那个正站在餐馆门口吃油饼的小伙子，穿着黑色皮夹克头发长长的就是他，没错，你们快去找他。"

蔡金玉和邵永红向老头子道谢时，其他的四个人早向小餐馆那边包抄过去了。

蔡金玉走到离餐馆还有十来米远时，就喊了一声："小苏，苏明中。"

正吃油饼的苏明中听见有人喊他，就顺口答应了一声："在！有什么事？"

李军红熊祖家小戈早上去了，把苏明中的肩膀一拍说："我们是公安局的，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公安局找我有什么事？我又没犯法。"苏明中见围在他身边的都是穿便衣的人，就问。

"走吧！到了派出所里再说。我们等你好久了呢！"邵永红说。

蔡金玉、邵永红、熊祖家、严士贵、李军红、小戈等六人带着苏明中回到北门派出所，此时已是上午 8 点钟了。

讯问立即开始，由焦兴礼主持，蔡金玉、邵永红等四人到休息的房间去睡一会儿。

"我们为什么把你找来，你心里明白吗？"

"不明白。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我是昨天下午才从宜昌出差回来，今天到单位准备上班的。"苏明中并不见得惊慌地说。

"你昨天回到沙市后到哪儿去了？"

“我在我的一个同学家住了一晚上。”

“贺军是你的舅舅么？他的那辆白色桑塔纳车你开过么？”

苏明中愣了一下，只好答：“贺军是我的舅舅。他开的那辆白色桑塔纳我开过，是晚上替他开，帮他拉客人，赚几个钱。”

“可是你拉了客人去抢劫！苏明中，我们的政策想你是知道的。你还是老老实实一五一十把事情说了，免得对你自己不好。”焦兴礼单刀直入，不想跟他绕圈子了。

苏明中明显地软下来了。“我能抽支烟吗？”他说。

“你可以抽烟，但你要说实话。”

“好，我说。我曾经在今年2月19日与一辆红色出租车拉过九个青年人，他们在318国道抢劫。今年3月5日，我又拉过他们中的五个人，在318国道和沙市区白云桥抢过三次，也是早晨。”

“这些人姓什么叫什么住在哪里？”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只知道他们都年轻，穿的是皮夹克牛仔裤旅游鞋。一个个的都很牛气。抢劫时，他们拿长刀电警棍钢珠枪，都很凶，打起人来下手很重的。”

“他们住在哪里？”

“住在哪里我真的不知道。我每次都是把他们送到活力28城的大转盘边。他们下车就走了，走到哪儿去了就不晓得了。”

“你认识他们中间的人吗？”

“不认识。”

“小苏，苏明中！你还很年轻，你在国家的建筑单位工作，你还是有前途的。你知道，这是一伙很猖狂很凶狠的抢劫歹徒，他们屡屡作案，危害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你开车拉他们作案，事后应该向公安部门报案，你没有，你已经错了。你不能一错再错，你应该毫不保留地把你知道的情况告诉我们，帮助我们破案。可是，你说一点留一点，这很不好。”焦兴礼说。

“我都说了，我没有保留。”

“那好。他们中间谁叫小会？这个小会怎么会知道你的BP机号码？这说明你跟这帮人的联系不一般嘛！”

苏明中这时慌了，忙说：“你们别误会，我还知道个情况我没有说，我是怕他们报复。但是我真的是与他们没有什么联系。这个小会是他们中间一个人的小名，是他把我的BP机号码要去了，说是有事要我的车就呼我的，我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住址。”

“你刚才说有个情况没说，是什么情况？”

“就是有一次晚上他们坐我的车，原来都是坐到活力28大转盘边停的，这次却没在大转盘边停。他们大约是坐忘了形。我的车沿江津路往前开，开到沙市联合乡附近的一个村子边才停。他们下车后，我在车上看到他们走进一个带铁门的院子里去了。我估计他们住在那儿。但我不能肯定。”苏明中终于将他知道的一个关键情况说了出来。

“你现在还能找到这个村子吗？”焦兴礼心里一喜，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问。

“我能记得这个村子，也能够找得到。”苏明中很肯定。

焦兴礼停止了讯问，吩咐民警安排苏明中休息，然后走出讯问室，到了办公室，给荆州区公安分局的王副局长打电话。

十几分钟后，王副局长、分局特警队长、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到了北门派出所。王副局长告诉焦兴礼所长，省公安厅刘厅长已经到了荆沙，正在市局听汇报。吴必新局长已经知道了情况，很高兴，希望今天夜里能行动，抓获罪犯，使市局和区分局能有汇报的内容。

焦兴礼、蔡金玉、邵永红和区分局的王副局长、特警队长、刑警大队副队长一起，带着苏明中，前往苏明中所说的那个村子。

面包车按着苏明中的指引，沿着江津路奔驰，渐渐地到了郊区。在沙市区联合乡派出所旁边的一条土路拐弯，再沿土路朝前开了里把路远，右边就是一个村庄。

这是荆沙市沙市区联合乡胜利村。

苏明中用手指了指村子："就是这个村子。"

邵永红在一张纸上，已把这个村子的方向道路画下来了。

村子边有条煤渣路，路西有一洋气的建筑，路东是一排排的房子，都是两层的小楼。

从土路边数起的第二排的第一幢小楼，楼后有一院子，院子有一小铁门。

苏明中说："他们是从这个小铁门进去的。"

面包车绕着村子四周转了一圈，把村子的地形及房屋的布局都看清楚了。

邵永红不断地往纸上记，他绘了一幅详细的图形。

面包车带着苏明中返回北门派出所。

1995年3月8日，一场围捕抢劫团伙主犯的战斗方案正紧急制定。荆州区公安分局和北门派出所的有关领导，在一间屋子里研究了很长时间，把每个细节都想到了。

第15章：
抢劫！抢劫！　最后的疯狂

1995年2月19日在荆门十里铺出事之后，张大权、龚庆军再没有回来。张大权的老婆罗小梅来往于荆沙市与荆门市之间，费了好大的力，钱也花了不少，但张大权与龚庆军仍然没有放出来。

谢青、鲁雪、陈军、林克州、何运海、赵德来、陈诗权七人龟缩在胜利村，歇了几天没有活动。谢青在屋里陪着喜子，密切地注视着外面的风声，思考着怎么办？

陈军和林克州大部分时间在沙市三医院病房里，陪着治伤的李才广和陈鹏。

病房里没人时，四人就边玩扑克牌边聊天。

林克州叹了口气说："这么样混下去总得有个结果啊，不能一辈子抢劫，迟早也就是张大权龚庆军样，被派出所捉去。"

"你还想有个好下场？反正是已经犯罪了，被捉住后是判刑还是杀头，就那么回事了。没有捉住时，就这么过吧！要不你还是回乡下去种田去，去对村里人说，我们被公司里辞退了，炒了鱿鱼。"陈军打出了一对牌。

"张大权和龚庆军怎么就没跑掉啊！"陈鹏说。

"你不晓得，那地方上的人可凶呢，扁担铁锹叉子的都围上来了，我要不是跟他们舞着刀、开着枪杀出来，就也被捉住了。"林克州说。

"狗日的龚庆军在楼上玩女服务员，下来晚了被捉的。这回到荆门是他提出的，得不偿失呢！"陈军说。

"我有个想法，我们抓紧时间再搞些钱，然后再金盆洗手，有这

钱做本，搞点其他的事情。久在江湖，必有闪失。"陈鹏想了想，说。

四个人用扑克牌玩升级。陈鹏说了几句话后，几个人都挺赞成的。

"但是就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李才广说。

"我看鲁雪、赵德来也有这个意思。谢青现在谈了朋友，租了房子买了彩电洗衣机的，怕是也想过安定日子。我们再说说，不就成了么？"陈鹏看来对这事想得多一些。

四个人玩牌，但情绪不是很高。

鲁雪、何运海、赵德来、陈诗权四人在胜利村59号楼上的房子里，玩了两天麻将。麻将这个东西，一玩就上瘾。鲁雪喜欢玩，但手气老不好，一来二去，分到他手上的几个钱除了穿衣吃饭等花销外，玩麻将赌扑克牌也输了不少。这两天他又输了，输得垂头丧气的。个狗日的，偏偏张大权龚庆军出事，又不能出去搞业务，这钱又从哪里来呢！唉，成天去抢也不是个事，迟早会出事的。鲁雪好沮丧。

"不就输了几百块钱吗，别像死了老婆的样子，是汉子再和几个大和，把钱赢回来。"赵德来对鲁雪说。

"我不是为几个钱的事，这钱也来的容易，又不是我的。我是想着我们今后怎么办？张大权和龚庆军现在还不知道怎么样了呢？"鲁雪辩解。

"张大权和龚庆军不会水了我们的，要不然我们还能坐在这里打麻将吗？怕早就被捉去了。今后怎么办，今后还只有去抢。你说不去抢我们干什么？"陈诗权说。

"抢也要有个够啊，抢一辈子？迟早是要捉进去的。我不想当一辈子的抢匪，我只想抢到一些钱后，够买一辆电动麻木车，我去开麻木接送客人。"鲁雪说。

"你分到的几个钱又输了，你还买个屁的车。"

"所以我得赶紧去抢啊，天天打麻将又赢不到你们的钱，反而

要输，赔了老本。”鲁雪说。

“鲁雪你不中啊，打麻将还想其它的事，所以你总是输。你抢的钱又在麻将桌上输掉。”何运海推了牌，他又和了个七对自摸。

“妈的，你狗日的火好。”鲁雪无奈地摇摇头。

“要找谢青说说情况，不能老窝在屋里，要工作了呢！”

“谢青现在顾不上呢，他和那个喜子甜甜蜜蜜过得快活呢！”

谢青天天早晨起来提篮子买菜，然后回来和喜子一起做饭。吃了早饭后，到59号赵德来他们房子里看看，嘱咐大家这几天不要有行动。然后到荆沙市三医院看看李才广和陈鹏，那时陈军和林克州也在。谢青和他们说说话，同样是嘱咐他们别乱行动，等张大权的老婆带来消息再说。从三医院回来，谢青就呆在家里陪着喜子，听喜子叙说结婚的计划。

谢青给喜子买了一枚宝石面的金戒指，花了990元，另外还买了彩电与洗衣机。谢青对喜子说，这些钱都是父母给他们置结婚用品的。将来办事时，还会给些钱的。

谢青这人不乱花钱，也不像鲁雪、何运海、赵德来、陈诗权几个人那样喜欢赌博。谢青能从自己的积蓄中掏出这些钱来买东西，是其他人难以做到的。在这个抢劫团伙最后结案时，谢青分赃的现金是18750元，而追赃到的现款和物资折款达12340元，是团伙中追回到赃款最多的一个。而团伙中的其他主犯，除了鲁雪、张大权、杜艾军三人外，每人分赃都达万元以上，但追回的赃款赃物都是千把元或2000元，杜艾军只追回了50元赃款，而陈鹏、张大权、鲁雪三人，则一分钱都没追回，他们的钱都花完了。鲁雪想攒5000元买辆电麻木的想法，只能是个想法，却实现不了。

谢青在胜利村46号的租房里，和女朋友过了几天愉快的生活。喜子对他的爱凝在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中，夹杂在对他不断的叙说中。谢青觉得自己真的找了个好妻子，他们没领结婚证，但他们睡在一起。每逢做爱完了之后，喜子睡着了，偎在他的身

边幸福地睡着了，而谢青却在黑暗中睁大了眼睛，久久不能入睡。

谢青想，我们怎么办？我们是一群抢劫匪徒。我们迟早是要像张大权龚庆军那样捉进去的，等待我们的只有坐牢与杀头。现在收手，现在收手也来不及了。当初我们走出乡村，想得挺简单的，抢！钱来得容易，比种田容易得多舒服得多。我们想过后果没有？想过，只是想哪那么容易被抓住，好像警察是抓不住我们的。我们所做的事别人可能不会去报案，报案了公安局也不一定去好好破案。只要我们自己每次作案小心些，是不会有问题的。

可现在问题不就出来了吗？张大权龚庆军一下子被捉了。我们要是都被捉住了呢？

谢青每夜都这样想，脑子就越想越乱。我这是过的什么生活，有喜子在身边睡着，过一天算一天？不，为了喜子，我还得要振作起来，不忘当初从乡村走出来的志愿。志愿是什么？是能在城市活得像个人样，就是要有钱。这钱靠去干苦力难赚，也赚不了。抢是来得快些来得容易些。抢一次，就那么一下子，每人都可以几百元上千元几千元地分，真好，要是公安局永远不捉才好。

算了吧，为了喜子，再狠狠地抢几次，抢到一定数量的钱就收手，搞其他的事情，再好好地过日子去。谢青于是睡着了。

隔天，谢青到胜利村 59 号把睡得沉沉的鲁雪、赵德来、何运海、陈诗权叫醒，说："走，我们一起到医院去，看看李才广和陈鹏，他们要出院了，把钱交了办手续。"

打了好几天麻将的鲁雪、赵德来、何运海、陈诗权只好爬起来，穿了衣服，洗了脸，跟谢青一块到了三医院。

林克州与陈军也在病房里，李才广和陈鹏的伤口已经好了，头上手上脚上的绷带都拆了。

谢青让林克州到办出院手续的地方结帐。林克州一会拿了张单子过来，说两人住院共花了近 4000 元，除掉原来交的押金，还需要补钱。谢青把存折拿出来，让何运海去银行取钱。存折上的

钱被张大权的老婆拿去了15000元，剩下的钱很少了。这个张大权的老婆，钱拿去了，但张大权、龚庆军什么时候能出来，尚无消息。

谢青等七人把李才广和陈鹏从医院接出来，坐了出租车，一起回到胜利村。

在何运海林克州赵德来住的59号楼上房间里，大家坐下来说话。

59号楼上共有六七个房间，此时那些房间都没有人，很安静。

谢青声音放得很轻，对大家说："各位兄弟，今天是个不错的日子，李才广和陈鹏伤好出了医院，张大权龚庆军两人虽说被荆门十里铺派出所捉进去了，但目前已无什么危险。据罗小梅说，估计罚点款关些日子就会放出来的。派出所并没追查我们这些同伙，张大权龚庆军也没水我们，要不然情况就要坏得多。"

"我们已经休息了好几天，看来危险期已过，我们要开始行动了。我们在一起已经干了这么久了，我这几天想了想，我们要再抓紧时间，狠狠地干几笔，使得弟兄们手上有些钱，至少两万元吧！有了两万元之后，我们即使不干了，即使离开荆沙、离开湖北，到外地也有生活下去的本钱了。但要达到这个数目，我们就要大干狠干，又要注意安全。"谢青接着说。

"三哥，我听你的意见，很好。我只要5000元，我去买辆电麻木开。"鲁雪说。

有好几个人同意谢青的话，这几个年轻人毕竟还没有泯灭最后一点人性。

但是他们在抢劫时，在对受害者凶残殴打时，他们的最后一点人性又泯灭了。

抢劫！抢劫！他们疯狂的抢劫开始了。

凌晨4点钟，住在沙印宿舍的陈鹏、陈军、林克州、李才广

四人就起床了，匆匆地洗了把脸，就朝江津路活力28城前的大转盘赶，这里是他们的集合点。

谢青的意见是主要在早晚两个时间里抢劫，早呢，必须是凌晨，晚呢，必须是9点之后。九个人，可坐两辆车一起搞，也可分成两个班子搞。抢吧，狠狠地抢，不论大小，速战速决。按谢青的预测，照这么个搞法，到了月底，每个人大致能达到分款两万元的目标。到那时，谢青就决定把这个团伙散了。愿意抢的就继续抢，不愿意抢的就洗手干其它事。

谢青自己是决定不干了，那时他和喜子结婚，然后带着喜子到武汉或其它城市，用手中的钱做本钱，隐姓埋名，做点小生意过日子。

但是在这个3月份，则是要放开手干了。

陈鹏、陈军、林克州、李才广四人朝江津路走时，街上门店紧闭，路灯昏黄，行人稀少，城市正在睡梦中。寂静的路上，只听见他们四人“沙沙沙”的脚步声。

后面也有声音传过来，似乎是骑自行车的。李才广说：“还有起得这么早的人，看看是干什么的，把他搞了。”

说着话时，那骑自行车的就到了跟前。是两个人，两辆自行车后都驮着两筐菜，大约是菜贩子。菜贩子见前面有四个人走路，就按响自行车铃铛，怕撞了他们。

李才广朝自行车旁边一靠，手一伸，抓住了自行车的菜筐子，用劲一拉，哗啦，自行车倒了地，菜贩子也压在车下了。

另一个菜贩子被林克州陈鹏搞倒了，陈军抽出刀来帮助李才广，那长刀对准菜贩子的胸脯。“钱呢，拿出来，免得老子们动手。”

“哎呀，小爷们你们千万别动刀子，砍伤了我就不能做事情养家。这身上还只七八十块钱，其余的钱都批了菜，这菜还没卖。”菜贩子好不容易从自行车底下钻出来，吓得跪在地上直说好话。

另一个菜贩子年轻些，被林克州陈鹏连人带车弄倒了后，爬

起来抡起拳头就打，把个林克州打烦了，扬起手中的棒子，当头一棒，那年轻菜贩子当即倒地。从他身上只抄出五块钱。林克州的棒子是截铁棒，砸在人头上就得开花。

这边陈军李才广也结束了战斗，把菜贩子的80多块钱抢到手里了。陈军说："你那个同伴不懂味，被我们打倒了。你可以去报案，可是你要摸摸你的脑袋，你还想不想在沙市做生意了！我们在沙市的人多得很。"

"我不报案！我不报案！"跪着的菜贩子瞄了眼昏在地上头脸上在淌血的同伴，吓得直抖。

陈军、陈鹏、李才广、林克州四人，吹着口哨走了。

"狗日的太瘦了！"陈军骂道。

打了两个菜贩子，他们每人只分到22元钱。

四个人到了大转盘时，鲁雪、赵德来、陈诗权、何运海、谢青五个人正坐在转盘边抽烟。

"你们又迟到了五分钟。"何运海说。

"起得太早了，有点不想起。"陈军说。

赵德来从红星路口拦两辆出租车过来。

赵德来与陈军、陈鹏、鲁雪、林克州五人挤一辆车，谢青与李才广、何运海、陈诗权四人坐一辆车。两辆车从江津路大转盘边起步。

赵德来坐在司机座边，在前面领路。

何运海坐在第二辆车的司机座边，跟着。

街上很静，3月初的天气，还有些寒气，四周都是冷冷的。不见行人，车辆也很少。

车到江津北路，临近白云桥了，赵德来让出租车司机放慢了车速，他开始寻找目标了。

白云桥一家个体小商店的老板，这天起了个早床，准备搭早车去武汉看望住院的岳父。妻子说：路上不安全，你少带点钱去。

小老板只带了 2000 块钱。妻子说，你不要起得太早，等天亮了再去长途车站，荆沙到武汉的车多的是。小老板说，还是早去早回吧，我想晚上赶回来，明天还要去进些货回来。

小老板穿件皮夹克，提了个小黑提包，钱装在小黑提包里。小老板早晨 4 点多钟就出了门。他还只 30 来岁，戴副近视眼镜。他本是个教师，后来辞职开小商店。人家说现在不安全啦，抢劫的不少。他一次都没遇上，而且他不相信。社会治安是有点不好，还不至于像别人说的那样严重吧！他的胆子比较大，他不怕。

小老板出了门，走在有昏黄路灯的街上。他决定拦一辆出租车把自己送到长途汽车站，一是赶时间，二是太早了，街上不见人影，他还是有点怕。

正这么想着时，后面就来了两辆出租车。小老板的眼睛不好，没看到车上有人，就举手大叫："的士！的士！"

赵德来领着车呼的一声就开过去了。"个狗日的，没看到老子们坐在车上！"他骂道。

车子已开过去两三百米了，赵德来突然对司机说："把车掉转头，往回开！"

司机照办！第二辆车也掉头跟着。

小老板见出租车没停，就边走边等出租车。没想到刚过去的那两辆车转回来，并开到自己面前停下来了，他还一时不明白怎么回事。

赵德来、鲁雪、陈军、林克州从车上下来，把小老板围住了。赵德来说："你刚才拦出租车？"

"是呀！"小老板望望眼前的几个人，尚未感到危险向他逼近。

"你坐出租车呢，看样子你蛮有钱。借几个我们用用怎么样？把你的提包拿过来！"

小老板这才知道碰上了坏人。小老板当时毫不犹豫，提着提包扭头就跑。

没跑上十来步，早被林克州鲁雪追上。鲁雪伸腿朝小老板身前一拦，小老板“扑通”一下跌倒了，戴的眼镜摔出去一丈多远。

小老板手中的提包被随后跟上的陈军夺到手。小老板爬起来就向陈军扑过去，又被林克州踢倒了，鲁雪走过来，又是两脚，踢得小老板直翻跟头，跌得个头昏眼花。“个狗日的你还蛮坚强的，不怕打的。”

“他身上的皮夹克不错，脱下来吧！陈鹏还没皮夹克吧！”赵德来说。

林克州按住小老板脱皮夹克。

这年的冬天，荆沙地区流行皮夹克，什么人都弄一件在身上穿着，是一种时髦。

小老板清醒过来时，两辆出租车早开走了。天还是黑的，小老板身上只剩下两件毛衣，冷得直抖。他这才记得老婆要他天亮再走的话，他有点后悔没听老婆的话。这下好了，小提包里的2000元钱和洗脸毛巾抢走了，他身上的皮夹克也抢走了，皮夹克是1000多元买的呢！真他妈的起早了！小老板朝家的方向跑起步来。

赵德来指挥着出租车朝前开，两眼不断地搜寻着目标。“前面有一个人来了，搞不搞？”鲁雪本来坐在后面，但他却是先发现迎着出租车走过来的中年男子。

“搞！今天见人就搞！”赵德来说。他其实也看见了那个人。

赵德来让出租车停在那人的面前。那人弯一步路，绕开车走过去，鲁雪从车后座下来拦住了那人。“聪明点，哥们是刚从号子里出来的，借点钱用一下。”

“我没带钱，我去钓鱼的！”那中年男子果然有一副钓鱼杆和鱼篓小板凳等，一并背在身上。

这回是第二辆车上的陈诗权、何运海、李才广下来帮鲁雪的忙。几个人上前把钓鱼人按倒，抄了衣服口袋，掏了170多块钱。“你不老实，说没有钱，这是什么？”鲁雪踢了钓鱼人一脚，和几

个人各自上车走了。

钓鱼的中年男子爬起来，朝出租车吐了口唾沫："个狗日的，你们不得好死的。"他收拾了钓鱼工具，钓鱼杆没弄断，他还去钓鱼。

出租车载着谢青等几人，出了江津路，到了荆州古城的东门外，不一会上了荆沙路。这时天已朦胧地亮了，路上的人与车已多起来了。

"得再好好地搞两笔，要大些才好。太小了不过瘾。"鲁雪对身边的林克州说。

"这要有机会呢！"林克州说。

机会就来了。公路边停着两辆货车。

两辆出租车开到货车边停下，先是李才广下去，朝货车的驾驶室里瞄了瞄，两辆车的司机和随车人员都在睡觉，一共四个人。货车的车门上写着河南字样。李才广就喊赵德来。

赵德来下车了，李才广说："是你们河南老乡呢！"赵德来的老家是河南。

"老乡还不是一样搞，讲个什么客气。"赵德来朝两辆出租车上招了招手，每辆车留一个人看住司机外，七个人都把家伙拿在手上，准备战斗。

"老乡，开个门！"赵德来用纯粹的河南话喊。

出差异地，突然有乡音传来，车里的河南司机和押车人感到亲切，忙打开车门，问："有事么？老乡！"

"没什么事，你们车上装的是什么？在这里停车很危险哩，这里抢劫的比较多！"赵德来说。

"车上装的是橡胶制品。休息一下，准备赶路的！"河南人说。

赵德来朝身后一挥手，鲁雪、李才广、林克州三人拥到驾驶室里。司机叫道："干什么？"

"拿钱来，少啰嗦！"李才广说完就动手。

另一辆货车里的人已经醒了，陈军、陈聘、何运海围住车拉

门，里面死死把门拉住不开。

陈军看到路边有块砖头，拾起砖头跳上车门边的踏板，用砖头砸开了车窗玻璃。

何运海握着钢珠手枪，砸开了另一边的车窗玻璃。车门开了，抢劫开始了。

突然，谢青在出租车里发出了尖厉的口哨声，正在抢劫的六个人和站在旁边用河南话骂反抗司机的赵德来一愣。这是撤退信号，说明有危险。

这时，不远处传来“一二三四”的口令声和“唰唰”的脚步声，一队早锻炼的武警战士朝这边跑过来。

何运海、赵德来、鲁雪、陈军、陈鹏、李才广、林克州七人像兔子般地钻进出租车，出租车一溜烟地跑了。

这次的收获，只有李才广从河南司机身上搜出的 85 元钱。

“这车上肯定有钱，个狗日的被武警们冲散了。”赵德来遗憾地说。

“再来！再来！机会多的是。”林克州说。

1995 年 3 月，谢青抢劫团伙抢劫作案达到了疯狂的程度。张大权与龚庆军关在荆门，杜艾军还是和他那一帮北闸村出来的弟兄在一起，偶尔过来和谢青等人联系一下。3 月份作案的是谢青、陈诗权、李才广、陈军、陈鹏、林克州、赵德来、何运海、鲁雪九人。

这期间，陈鹏因睡懒觉不愿起早床，鲁雪因回潍桥老家一次，所以有几桩案子陈鹏与鲁雪没有参加。

北门派出所在谢青团伙案结束之后，保存有两份关于案件统计数的材料。一份是《谢青等人作案一览表》，这份表记载谢青抢劫团伙共作案 151 次，而其中自 1995 年 3 月 1 日起到 8 日他们被抓时止，他们共作案 24 次，平均每天 3 起。

这份《谢青等人作案一览表》是第一手材料，比较原始，是北门派出所在审讯谢青团伙成员时，团伙成员一起一起交待的。抢劫者交待一起，派出所就记一起。作案地点一般都是准确清楚的。抢劫的是什么车，抢劫多少钱物，打伤了几个受害者，这些被抢的钱物怎么分的，时间是几点几分，参加抢劫的有哪几个人，却是偶尔有点出入的。这伙人作案次数多了，他们有时记忆得不准确，反复回忆也不成，只能交待个大概。

北门派出所保存的另一份表，是《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作案明细表》。这份表是打印的，很规范，是经过整理的。这份表记载的团伙抢劫次数为46次。这46次是有证据，找到了受害人，被打伤的受害人有医院证明，被抢钱物作案地点时间都是准确的，一项项都经过了落实，是最后作为给罪犯定罪判刑的依据。

151起与46起，这中间还有105起案子的差别。这105起案子是存在的，是谢青团伙成员自己交待的，而且也都有一些证据。但是这105起案子根据检察院和法院对起诉和审判材料的要求，就是证据还不全面，所以就不能作为落实的依据。比如说，这105起案子，虽说是犯罪分子自己交待的，但受害人却找不到，而且受害人也没报过案，所以最后也只能作为原始材料，不能作为定罪材料。

从被检察院和法院落实了的作为对谢青团伙定罪依据的46起案子中，共有10起是1995年3月份作的。这里细录如下：

1995年3月4日晚7点，在沙市区江汉北路，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陈军、陈鹏、鲁雪等人，乘坐一辆白色桑塔纳车，车号为鄂02－03311，个体司机苏明中，和一辆蓝色富康车，车号为鄂02－04523，金属出租公司的车，司机是杨大平。他们持的凶器为长刀、钢珠枪，抢劫了一辆广西平头大货车，抢得人民币2000元。

1995年3月4日晚8点，在荆州区草市318国道（沙前门桥

上)，所乘车辆所持凶器和参与抢劫者同上，他们抢劫了两名拦的上的男子，其中一个戴近视眼镜，抢得人民币 150 元。

1995 年 3 月 4 日晚 9 点，在沙市区江津西路，所乘车辆所持凶器和参与抢劫者同上，他们抢劫了河南某地大货车两辆，抢得人民币 4390 元。

就是说，在 3 月 4 日的晚上，谢青等人乘两辆出租车连续抢了三次，这三次共抢得人民币 6540 元，每人分得赃款 934 元。这天晚上抢劫得手，谢青让出租车把他们拉到沙市热水瓶厂旁边的金丝卡拉 OK 厅，两名司机也进了歌厅，和谢青等人一起唱歌。他们唱歌共用了 140 元，谢青给两名的士司机每人付 200 元的车费。

在金丝卡拉 OK 厅，陈诗权和司机苏明中拉上话了。苏明中说："你们用车，随时给我打 BP 机好了。我的 BP 机号码在这里。"苏明中给陈诗权递了张纸片，上面写有他的 BP 机号码。

"我叫小会，我给你打 BP 机时，用这个名字。"陈诗权说。

这天晚上，谢青兴致不减，还唱了电视剧《便衣警察》中的插曲：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尽苦难痴心不改……

也就是在这天的晚上，谢青让苏明中把他们中的四个人送到胜利村，而住在沙印宿舍的陈军陈鹏等人自己走了。谢青几个人坐在苏明中的车上，兴奋地说着话。"像这么样搞下去，我们的目标达到是没有问题的。"谢青说。

他们忘了形，当出租车到了胜利村口时，陈诗权才让停下。村口昏黄的路灯下，苏明中看到他们几个人钻进村子第二排一个院子里去了，院子的小铁门关上了。

如果没有谢青他们 3 月 4 日晚上的得意忘形，荆沙这个特大抢劫团伙案的侦破还会延迟。

1995 年 3 月 5 日凌晨 4 点，在沙市区白云桥，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陈军五人，乘坐个体司机苏明中开的白色桑塔纳车，持刀和钢珠枪，抢劫了荆门市东宝区八里干沟石灰厂张敬

华、高启平、魏永良的车，抢到人民币 1414 元，抢得双狮牌日历表一只，价值 420 元。

1995 年 3 月 5 日凌晨 4 点 30 分，在荆州区草市商场前 318 国道上，还是谢青等五人乘坐苏明中的车，所持凶器同上，抢劫了山西省新绛县古交乡中社村王引虎、贾全昆的车，抢劫人民币 2300 元。谢青等人用钢珠枪把砸人，枪柄上还夹有头发。

1995 年 3 月 5 日凌晨 5 点，在荆州区武警汽修厂门前，318 国道和 207 国道交汇处，还是谢青等五人，苏明中的车，持凶器相同，抢劫了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蔡家岗镇宝家山村七组邓慧清等四人的两辆大货车，抢得人民币 8986 元，棕色半装皮夹克一件，价值 1800 元，还有黑色大哥大包一只，内有全车的各种证件。抢劫这两辆车时，陈诗权用刀砍伤了人，刀上还留有血迹。

3 月 5 日凌晨抢劫三次，共计抢款 14920 元，每人分得 2540 元、李才广算上手表为 2960 元，陈军算上皮夹克为 4340 元。

1995 年 3 月 7 日晚，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赵德来五人，持长刀，乘坐金属出租公司蓝色富康车，车号为鄂 02－04523，司机杨大金，在荆州区草市化工原料公司门前 318 国道上，抢劫了湖北应城市金属回收公司四里棚门市部李红平、胡汉林的车，抢得人民币 570 元。这次抢劫中，林克州在上车时，慌乱中丢弃无刀柄的大刀一把，后来交到北门派出所了。这次五个人，每人分赃款百把元。

1995 年 3 月 8 日，是国际劳动妇女节，也是谢青这伙抢劫团伙覆灭落网的日子，这天早晨，他们仍然抢劫了三起。

凌晨 5 点，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赵德来五人，持长刀和钢珠枪，剩坐蓝色富康出租车，在荆州区机床厂门前荆沙路上，抢劫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许家桥乡跑马岗村九组姜大元、刘伯助、刘勤学三人的车。

凌晨 5 点 30 分，他们又在荆州区武德路抢劫了一辆河南大货

车，车上共有三人。

凌晨6点，他们在沙市区江汉南路（锁都巷附近），抢劫了湖北省长阳县磨市镇建筑队刘大贵三人的车。

三次共抢得人民币13200元，每人分得赃款2650元。这是他们每人分得的最后一笔钱了。

以上所述荆沙抢劫团伙在3月份8天时间中作案10起（实际只在4天内作的案），都是最后证据全落实了的。实际他们在这8天内作案达24起。

1995年3月的这8天，是谢青他们作案最频繁最猖獗的时期。这几天，他们的口号就是：抢！抢！大的小的肥的瘦的一起抢。

这是他们最后的疯狂。

第16章：
天网恢恢　雨夜出击胜利村

荆沙市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在1995年3月8日傍晚，接到荆沙市公安局长张普华的通知：湖北省政法委书记、省公安厅厅长刘荣礼已到荆沙市，明天要听取荆沙市公安部门的汇报，恐怕主要听荆沙市打击车匪路霸、破获抢劫团伙案件的汇报。"你要做好准备，明天到市局参加汇报会，汇报2月18日意财饭庄前抢劫案的侦破情况。"

吴必新此时已经得知北门派出所专案班子查明抢劫团伙住处，当夜采取行动的方案。但吴必新没有将这一情况向市局张普华局长细说，他是想等到今夜行动后，抓住了罪犯，明天再详细汇报。

吴必新和荆州区公安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王国华，吃完晚饭就到了北门派出所。

吴必新和王国华调兵遣将。

区分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刘士仿、中队长张绪才带着刑警大队部分民警来了。

区分局特警队长江南，带着特警队民警来了。

荆州区东城派出所所长吴明端带着东城派出所部分民警来了。

北门派出所除了几个留守的女同志外，全体民警参战。

战前的动员会在北门派出所会议室里进行。王国华、焦兴礼把当晚的行动作了周密的布置与安排，那部署是经过反复分析研究而定的，不留一点破绽。民警们将近20天的辛苦侦查，今夜要

见成果，决不能付之东流。

吴必新局长的动员果断有力：

这是一伙作恶多次的抢劫匪徒，他们扰乱社会秩序，破坏了交通运输，败坏了荆沙地区的形象，影响了改革开放的大好局势。今夜，我们公安民警的铁拳握起了，我们的降妖利剑举起了！同志们，用我们的铁拳去砸烂这个抢劫团伙，用我们的利剑去斩断他们犯罪的魔爪。今夜这一仗，我们只能打胜，不能失败！

3月8日晚，气候有变化，下起了雨。雨淅淅沥沥，湿了路面，街上的行人少了起来，夜显得格外的安谧与寂静。夜11点，吴必新和王国华发出命令：出发！

刑警大队、特警队、东城派出所和北门派出所参战民警全部便装，所有参加行动的公安车辆摘掉公安牌照，王国华与焦兴礼带队出发。

吴必新回区分局，以随时准备调入接应。

车辆载着参战人员在雨中的江津路上无声地奔行，荆沙市民在这早春的雨夜里早早地进入梦乡，他们的好梦有公安人员在守护。

车队驶到沙市区联合乡派出所，荆州区公安分局已联系过，联合乡派出所的民警们予以接应。

车停在派出所，民警们全部下车冒雨步行，大约走了一里多路，就到了胜利村。

按照布置，早有民警把胜利村四周包围起来，各道路的出口都已堵死，罪犯即使想逃，也难逃出这张法网了。

王国华、焦兴礼、刘士仿、张绪才、江南、吴明端、蔡金玉等人，以查户口为名，敲开了胜利村59号小院的院门。焦兴礼和蔡金玉把白色桑塔纳出租车司机苏明中带着，认准了这院子中的小楼。

小院子里房间很多，曲里拐弯，里面竟然住了近30名外来人员。经查对身份证和苏明中的指认，查过临时居住证，也就让他

们各自回屋了。焦兴礼带几个人到了二楼的一间房子里，敲开了门，拉亮了电灯。

这间屋子里凳子上床头边随意地放着牛仔裤和皮夹克衫，地上扔了几个饮料罐啤酒瓶。

房子中间是一张大床，床上睡着三个年轻人。"起来起来，我们是查户口的，请出示你们的身份证。"焦兴礼和另一民警把床上睡着的三个年轻人叫醒。

从睡梦中惊醒的三个年轻人，从床上爬起来，在灯光下眯着眼睛说："没有身份证。"

王国华蔡金玉带着苏明中站在房间窗户外的晾台上。苏明中朝屋里三个打着赤膊睡觉的年轻人看了看，悄悄地对蔡金玉和王国华说："这三个人都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小会。"

王国华让蔡金玉带着苏明中，领着几个民警以最快的速度冲进房间。三个年轻人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还赤着上身偎在被子里回答焦兴礼等人的查问，就被冲进来的民警和焦兴礼等人一起，在床上按住了，动弹不得。

三个年轻人被命令穿上衣服，然后被戴上了手铐。

房间里没什么其它物件，只有一只纸箱子，打开纸箱一看，里面有一堆10元以下的人民币零钞。这几个家伙把零钞这么随意地扔在一边，说明他们的这些金钱来得很容易，他们只认大票子，零碎的票子看不上眼。

这三个人是陈诗权、李才学（即李才广）、林克州。他们是荆沙抢劫团伙的三名主犯。

必须迅速抓住其他犯罪分子，王国华、焦兴礼和刘士仿把三人分开，各带民警，分三个地方审讯李才学（李才广）、林克州、陈诗权。

三人分别说了自已的姓名、家庭住址，都是马家寨乡的农民。李才广说自己叫李才学，报了他一个哥哥的名字。

“你们的同伙在哪儿？有哪些人？今夜住在哪儿？希望你们如实交待。我们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三个房间分开审讯三个人，三个人都不作声，问来问去，都不开口。

“你要知道，今天夜里我们已经把胜利村围了，你们是跑不出去的。你还是交待吧，你交待不交待，你们在胜利村的同伙都是跑不了的。”审讯陈诗权的焦兴礼说。

陈诗权戴着手铐，抬头望了望焦兴礼，说：“胜利村除了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人，他住在46号，叫谢青。”

“好，希望你继续交待。”焦兴礼把陈诗权交给另外的民警继续审问，他立即带领民警直扑46号谢青的住处。

谢青在3月8日这天凌晨带人抢劫作案三起后，就呆在家里没出门。这两天，赵德来回潍桥老家去了，何运海因两年没回家，也悄悄地溜回去，说是回老家看看就来。鲁雪是3月5日走的，也说是回家去看看。谢青想，这几个人是做不了什么大事的，还这么想家呀！赵德来是因为潍桥老家有老婆孩子，大概是好久没拿钱回去，这次手上有点钱，送点钱回去还情有可原，你鲁雪年纪轻轻跑回去干嘛？你何运海这么久没回去不也过去了，为什么在这当口回家。谢青的计划是抓紧时间多抢几笔，然后再远走高飞的。管他的，等他们来了，再抓紧搞吧！喜子不断地在耳边叫结婚的话。谢青说：“再等个把月吧，到4月份，我们到武汉去旅行结婚！”

谢青把这几天抢来的钱都交给喜子了。谢青说：“这是父母给我们结婚用的钱，你先放好，到4月份时，看他们能不能再给一点。”

傍晚下起了雨，谢青和喜子吃了晚饭后，看了一会电视。他们买的这台彩电，质量还不错，虽说他们的房间在一楼，而且电视没有室外天线，但收看效果还是那么清晰。傍晚的雨下得淅淅

沥沥，他们刚好看了一部爱情电视剧。喜子看着看着，情绪就来了，10点钟刚过，就拉着谢青上了床。两个人都年轻，浓情蜜意，做起爱来没完没了。终于疲倦了，谢青睡前检查了一下床头的一个提包，穿好了内衣，才熄灯睡觉。

谢青睡着了一会。突然就梦见一只老虎向他扑过来，谢青拼命地跑啊跑啊，终于没逃脱，那老虎扑过来，用虎爪抓他。谢青吓得"啊"地一声叫，醒了。谢青拉开灯，窗外漆黑，雨还在下，而且越来越大了。谢青推醒了偎着他睡的喜子，让喜子穿好了内衣内裤。谢青对喜子说："我做了个可怕的梦，我怕是要出事了。如果我出了什么事的话，怕是回不来了，你不要等我，自己寻找自己的幸福去。"

"深更半夜的，你瞎说个什么呢！你出什么事，你又没做什么杀人放火的事，你能出什么事。我爱你，你不要再瞎说了，好好睡觉。"喜子说。

谢青苦笑了笑，关了灯，抱着喜子在雨夜里睡着了。

焦兴礼带着民警赶到谢青住的胜利村46号时，已是3月9日凌晨1点了。

46号是一幢两层楼的民居，没有院子，大门就开在一楼的当中厅前，谢青的房间紧靠着大厅，在右侧。焦兴礼从陈诗权的交待中，已把房子的情况摸清了，他派人把46号控制住，后门、窗户等处都有人守住。

焦兴礼敲门。

"开门，请开门，我们是查户口的。"

房东住在楼上，可能睡得太熟，没有听到。房门半天没人开。这时焦兴礼听到谢青住的房间里有动静。不能等了！焦兴礼飞起一脚，踢开了大门，民警们冲进了一楼的厅堂，焦兴礼又是一脚，踢开了谢青住的房间的门。

谢青和喜子睡得正香，被这突如其来的踢门声惊醒，立时从

被子里爬起来，拉亮了电灯，伸手去取床边放着的那只提包。

说时迟那时快，焦兴礼、刘士仿、江南等人扑了上去，把谢青按在被子里。

喜子正在梦中，被响声惊醒，睁开眼发现房间里站满了人，而谢青正被几个人按在被子里，她吓得惊叫了一声，就哭了起来。

谢青和喜子被从被子里拖了出来。“穿上衣服！”民警命令道。

谢青和喜子穿好了衣服。江南给谢青带上了手铐。喜子一看，哭起来了，说：“你们为什么要铐他？”

“他是个抢劫犯！”焦兴礼说。

“真的吗？你真的是个抢劫犯吗？”喜子拉住谢青的胳膊问。

谢青没有出声，点了点头。

喜子望着谢青，愣住了。一会儿，她哭叫着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不是一个坏人！”

“你不要再哭闹了，你是什么人，你的身份证呢？拿出来看看。”刘士仿说。

喜子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喜子说：“我是谢青的女朋友，我是监利人，我们准备结婚的。我们住在一起，是我自愿的。”

床边放的那只提包，里面装着四把长刀和一支钢珠手枪，一把长刀的刀口上还有血迹，钢珠手枪的枪身上还夹着几根被害人的头发。

就地审讯谢青，让他交待其他团伙成员的踪迹。

谢青一言不发，问的遍数多了，说了句：“不知道。”态度相当顽固。

胜利村的搜捕侦查已结束。王国华、焦兴礼与吴必新联系，告之四名案犯已抓获，民警们准备撤退。

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四人被带到北门派出所。喜子也被带回审查，谢青家的长虹彩电、威力洗衣机，谢青给喜子买的金戒指，以及谢青交给喜子保存的5750元现金，也一应被民

警们查获。

胜利村雨夜出击，初战告捷。民警们回到派出所时，已是3月9日凌晨3点钟了。

北门派出所，连夜作战，突审工作立即开始。审讯时交代政策，交谈攻心，斗智斗勇。

四名案犯相当顽固狡诈，一问三不知。

谢青说："我反正是做好了杀头的准备的，你们不消费心多问了，问多久我都是不会说的。"

"谢青，你的自信心也太强了。你杀头不杀头，我们是依据法律来定罪来决定的，你现在要做的事就是把你们这个团伙中有多少人，都叫做什么名字，他们现在在哪儿？你们一共抢劫过多少次，每次都是怎么个过程，一一交待清楚。你不要以为你不说我们就不知道。我们也有信心，让你开口，一笔一件大事小事说得清清楚楚。"

谢青、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四人分四个地方审讯，区分局与北门派出所有经验的审讯民警都上，各种方法各种武器都使用了，目的就是要使四个人开口，交待其他案犯下落，以扩大战果。

陈诗权开口了，他说离胜利村不远的胜利街××号有个女孩叫丽丽，这女孩跟陈军有联系，跟陈军好过一阵。"我和陈军、陈鹏是一个村的，我们都是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的人，我们一起出来混生活，做了些犯法的事。"

"陈军陈鹏现在住在哪里？"

"那我就不知道了。"陈诗权答。其实他是知道他们的住处的。

马上去胜利街××号找那个女孩。

雨还在下，仍然是淅淅沥沥的，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焦兴礼带着三名民警驱车冒雨上路了。汽车在空寂无人的街头飞驰，溅起一片片水花。

胜利街××号的门被敲开了，房东看见门前站着的焦兴礼等人，吃了一惊。焦兴礼忙说明情况，说是找一个叫丽丽的女孩，她住这儿吧！

房东把手朝东侧的一间房指了指，说："她住在这里面。"说完，嘴角翘了翘。

原来叫丽丽的女孩是租了××号的房住。

东侧房间大约十来个平方，门敲了半天，里面才亮了灯，一个女孩问："找谁呀，这么晚了。"

焦兴礼说："我们是派出所的，找丽丽了解一个情况，请把门打开。"

房间里有些慌乱，稍过了一会，门打开了。房间里除了一个女孩外，还有一个40来岁的男子。那男子有些惊慌，忙说："我是襄樊某某公司的经理，这是我的身份证和工作证。我跟丽丽是谈朋友，我们准备结婚的。"男子说着就把身份证和工作证递给公安民警看。

焦兴礼瞄了一眼，证件都是真的，照片与眼前的人还对得上。妈的，老子现在没闲心来管你这花案子。焦兴礼对女孩说："你是丽丽吗？"

女孩点点头，脸上竟没有一点惊慌与羞涩。

"你是否认识陈军，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

"陈军，我跟他玩过一段时间，但后来就没有跟他联系了，不知道他现在住哪儿？"

又是个不知道。焦兴礼心里有点火。但他估计这女孩的工作是可以做的，不追究她眼前的事，她应该知道尽力配合派出所的。

"你再想想，看能否通过其他办法，找到陈军，因为我们有急事找他。"焦兴礼说。

果然，女孩想了想，说："我知道后来陈军跟另一个女孩方蓉好，方蓉在我面前经常提到陈军，说不定方蓉知道陈军的下落的。"

“方蓉住哪儿呢?”

“方蓉的住处我知道，我带你们去。”女孩显得很主动。

丽丽带着焦兴礼和三名民警,驱车找到沙市热水瓶厂宿舍。丽丽到一间宿舍前敲门,并喊:“方蓉方蓉,我是丽丽,快开一下门。”

方蓉听见是丽丽的声音，把门打开了。

丽丽对方蓉说:“你晓得陈军住的地方吗?这是派出所的同志,找他有急事。”

“陈军不是住在沙市印染厂宿舍吗?我好像记得他就住在那儿。前两天我还在舞厅跟他跳过舞呢!”方蓉说。

“你现在带我们去找他吧!”焦所长说。

“那让我把衣服穿好，我带你们去。”

焦所长带着民警在门口等着，方蓉穿好了衣服，丽丽也在房间里梳好了头，擦了擦脸，两个女孩随焦所长等人一起上车。

汽车载着焦兴礼与民警，还有方蓉丽丽两个女孩，朝沙市印染厂宿舍奔去。

陈军陈鹏在沙印宿舍租了一间房,他们有时租两间,鲁雪、何运海或者李才广等人过来住。这几个人不过来住时，陈军陈鹏就只住一间。

焦兴礼他们到达沙市印染厂宿舍时，已是5点多钟了。宿舍里很安静，都还没起床，大家都在睡梦里。

方蓉丽丽带着焦兴礼等几个人,都是穿着便装,进了宿舍区,找到了那幢楼，在一间房子跟前停下来。“好像是这间屋。”方蓉不敢肯定。

“你先喊一声试一下。”焦兴礼说。

“陈军!陈军!我是方蓉呀!”

房间里过了一会，有回答声了。

“方蓉，你这么早有么事呀?别个睡得正香，真是见鬼。”

“陈军,你开门嘛,我找你是有事的。你开门让我进去嘛!”方

蓉发起嗲来。

"等一下等一下，总得让我把裤子穿上，总不能光屁股见你嘛！"

方蓉骂："你个流氓。"

门在一刹那打开了，焦兴礼带着三名民警冲了进去。打着赤膊穿着短裤的陈军愣了愣，被焦兴礼等人扭住，"咔嚓"一声被戴上了手铐。

陈军这时才知上当，转头骂方蓉："你个臭婊子卖了老子，看老子出来不把你撕了。"

方蓉和丽丽都有些吃惊。

房间里床上还有一个人，头发好长，初看还以为陈军和一个女的睡在一起。那人见陈军被铐住了，爬起来就想跑，早被一个民警用扫堂腿扫趴下了，焦兴礼上前把他扭住，是个青年男子。这次原只准备抓个陈军，只带了一只手铐。焦兴礼刷地从自己的鞋上抽出了鞋带，两根鞋带一连，他三下五去二地把那人的手指朝背后一绑，结结实实，那人立时动弹不得。

焦兴礼这手是他当警察后练的绝招。

转头来再找方蓉和丽丽时，两个女孩早就跑了。焦兴礼心下说："你们跑个什么呢？你们提供情况应该有些功劳呢！只是可惜这两个年轻女孩，在外面鬼混，不好呢！"

经审讯，沙市印染厂宿舍抓住的两人，一个是陈军，一个是陈鹏，都是抢劫团伙的主犯。

就在陈诗权透出陈军的消息，焦兴礼带民警前去捉拿陈军时，审讯中的林克州交待了赵德来的去向。"赵德来是滩桥观音寺那边的渔民，他是跟我们在一起搞的，他回去看他的姑娘去了，他姑娘才两三岁，他对我说他好久没见到姑娘了，他就回去了。"林克州说。

这时是1995年3月9日凌晨3点20分左右。林克州交待的这一重要线索，必须紧紧抓住，事不宜迟。

北门派出所的指导员陈国元立即让待命的民警备车，他带了两名民警和司机一起，坐了吉普车，立刻出发，冲进了雨夜中。

吉普车在路上开得飞快。天还未亮，路上无行人少车辆，吉普车跑起来无阻拦。滩桥镇距荆沙市有30多公里的路程，汽车上了沙洪公路后，跑起来“嚓嚓”有声。雨打在吉普车的篷布上，发出“嘣嘣嘣”的声响。黎明前是人最困的时候，陈国元和大家一样，为了破获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不知有多少天没好好休息了。现在不能睡，连瞌盹都不能打。吉普车必须赶在天亮前到达滩桥镇观音寺，把赵德来堵在被子里。如果晚了，赵德来坐车回到荆沙，得了风声，逃之夭夭，那就麻烦了。

沙洪公路走了一段后，陈国元带着吉普车拐上了一条乡间公路，走了一会，就到了滩桥镇。吉普车在路上跑得飞快，到滩桥镇时，天还很黑，陈国元看看手腕上的表，只4点多钟。

马上开到观音寺去，先不必跟滩桥派出所打招呼，以免耽误时间，兵贵神速。陈国元指挥着司机又拐上了一条满是泥巴的乡间路。

观音寺到了，林克州说赵德来家住在观音寺搬运站。陈国元带着民警跳下吉普车，朝观音寺搬运站包抄过去。搬运站附近，有一片房子，都是三间一幢的平房，式样大小都差不多。此时这些房子都在睡梦中，村子里寂静得很。

赵德来住在哪幢房子里呢？陈国元与民警和司机都是穿着便装，他们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智取的方法。

他们敲开了一家人家的门，开门的是个老人家，昏花的眼，咕咕地咳嗽着，嘴里说：“这么早来敲什么门，有什么事啊？”

陈国元带一民警上前。陈国元满脸堆笑说：“老大爷，对不起吵了你的瞌睡。我们想找一个人，不知他住在哪儿？特地问您呢！”

"啊，我的年龄大瞌睡也少，其实也早醒了。你问哪个啊？"

"赵德来。我们是他的朋友，从沙市来的，来得太早了。"

"赵德来？谁家的孩子叫赵德来啊！姓赵的倒是有好几家，但这赵德来是官名吧，我不太知道，他们的小名我知道的。"

"他们家是河南人。"陈国元突然想起来，说。

"啊，河南人，那就是前面那屋里的，过去他们家在长江上打鱼。就前面那一家。"老头用枯瘦的手指了指。

陈国元谢了老头，老头关了门。

陈国元让一名民警和司机守住老头指的赵家屋的后门及后窗，自己带一名民警到前面叫门。门开了，也是一个老头。

老头说："你们找谁呀？"话音里河南味很浓。

"我们是赵德来的朋友，是昨晚上从荆沙市赶来的，来得太早了，我们找赵德来，他在家么？"

"赵德来前两天回来的，昨天不知走了没有？我是他爹。他没跟我住在一起，他跟他妈住在那间屋子里。"老头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房屋。

陈国元正准备谢了老头带民警去那房子时，老头说："走，我带你们过去。"

陈国元和一名民警就跟着老头到了赵德来住的房子。老头走到房子门前，敲着门，喊："高高！高高！有人找！"

房子里传出一个老妇人的声音："高高到他媳妇娘家去了，昨天没有回来。你进不进来？"

"他的朋友来找他啦！我不进去了。"老头说。

高高是赵德来的小名。刚才那老妇人是赵德来的娘。"我们老俩口，我跟大儿子住在一起，我老伴跟赵德来住在一起。你们这么远来了，要不先进屋去歇歇，我去把赵德来找回。"

"他岳母的家离这里有多远？"陈国元问。

"离这里有两三里路，在路边那个村里，他媳妇叫邓晓玲，你们

去问，都晓得的。"赵德来的父亲挺热情的，他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在荆沙专搞抢劫的营生，而来的这几个人正是抓他儿子的。

陈国元带了民警，告别了赵老头，上了吉普车，转上了泥巴路，朝赵德来的岳父家开去。

到了赵德来岳父的那个村子，陈国元下了车，刚好遇上了个起早床捡粪的老头。这时天还没亮，大约就是5点钟的样子。

陈国元向捡粪老头问到了邓晓玲的家。

陈国元对两名干警和司机说："大家做好准备，这回赵德来的住处是准的。这家伙高个子，打架厉害，可能会反抗，决不能让他逃脱了。"

邓晓玲家的大门叫开了，陈国元问："赵德来在哪儿？我们找他。"

开门的是个老头，支支吾吾地半天没说出赵德来在哪儿？

陈国元一声命令："搜！"

民警们就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找。

一个房间的床上，被子里有两个人正在动，民警冲上去，喊了声："赵德来！"顺手揭开了被子。

被子里一对男女抱得紧紧的正在亲热。那男人说："我不是赵德来，我是他的郎舅哥。赵德来在里面房间住。"

陈国元冲进了里间房，房间里的一张床上，果然睡着一个男人。"赵德来！"陈国元喊。

那人醒了，睁开眼睛，答应了一声。

陈国元和两名民警一起冲上前去，把赵德来按在床上了。赵德来明白这几个人是公安局的时，一个鲤鱼打挺坐了起来，想反抗，但双手已被铐住。一支乌黑的手枪对着他。

"赵德来，你老实点，不要想反抗了，你的同伙都已经被抓了，你也跑不了啦！走吧！"

赵德来垂头丧气，老老实实地跟着陈国元和民警走出房间。

这时，赵德来岳父家的人都起来了，包括赵德来的郎舅哥和嫂子。邓晓玲从另一个房里出来，看见赵德来手上的铐子，愣了，问：

“他犯了什么法？你们要把他带到哪里去？”

“赵德来是一个抢劫团伙里的主犯，他们抢劫了多起车辆。我们是荆沙市公安局的人。你们要打听消息，可以到荆州区公安分局看守所去问。”陈国元说。

陈国元和民警把赵德来带上吉普车，司机把车启动起来。这时天还未大亮，小村尚在清晨迷濛的雾气里。村里人大都还没起床。

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小孩的哭声：“爸爸，爸爸，我要我爸爸！”

孩子的哭声里夹杂着大人的哭声，那是赵德来的妻子邓晓玲和女儿赵余的哭声。

“你们停一下，让我看一眼我女儿，可以么？”赵德来要求道。

陈国元点点头，司机把车停了。

赵德来从打开的吉普车窗子里，看到妻子邓晓玲抱着女儿赵余在朝这边望着。女儿还在一声一声地喊：“爸爸，我要爸爸！”

赵德来呆呆地望着，几颗无声的眼泪溢出了眼眶。赵德来在女儿的哭叫声里走了。

陈国元是到了滩桥镇派出所后，给北门派出所打电话的。陈国元说：“赵德来已经抓住了，我们马上回来。”

一个整夜都没合眼的王国华副局长和焦兴礼所长笑了。这一仗，已经取得了根本的胜利。

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在3月8日夜里也基本上没睡，他在分局的值班室里，守着电话，随时指挥着战斗，也听取王国华焦兴礼他们报来的情况。当他接到陈国元已带人抓到赵德来的电话时，他轻轻地嘘了一口气。

天已亮了，北门派出所的民警和分局的同志，从2月18日立案到3月9日破案，刚好20天（2月份只有28天），已经摧毁了荆沙市的一个特大抢劫团伙。主犯谢青、赵德来、陈诗权、李才

广、林克州、陈军、陈鹏七人已经落网，目前正在分班审讯，扩大战果。根据初步审讯情况，这个团伙的人员之多，作案起数之多，是荆沙解放以来所少见的。

吴必新没有想到，也不会知道，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刘荣礼是带着省厅督办此案的指令来的。

第 17 章：
雨中追捕　鲁雪落网

荆州区公安分局北门派出所 3 月 8 日夜，一举抓获荆沙特大抢劫团伙的主犯，破获了荆沙市民十分关注的 2.18 意财饭庄门口抢劫案的消息，通过《荆沙日报》、荆沙电视台的报导，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老百姓拍手称快。

“那个案子终于破了，听说都是从马家寨滩桥那边来的农村青年！”

“他们住到沙市，天天抢，抢了好多起呢！”

“要把这些人枪毙掉，他们专抢外地的车，败坏荆州沙市的名声呢！”

老百姓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到处是一片叫好声。

但荆州区公安分局和北门派出所的民警们，虽说案破了，主要罪犯抓住了，可工作仍然是那么紧张，不分日夜。结案工作不容易啊！

抽出最精粹的警员，审讯取证寻找受害者，落实一件件的案子，可谓用尽了心智。

最顽固的分子是谢青，审讯时，5 个小时不开口。赵德来、陈军、陈鹏、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几人，除了陈诗权说了些情况外，也是一律不开口。

就天天审，不开口，就与他们闲聊，做工作，谈家常。要抽烟吗，就抽烟吧！想想看，还是说了的好，你终究是要说的，你不说，别人会说。说了吧，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知道吧！你们作的每一件案子，公安局迟早都会查清楚。想想看，能蒙混过关

么？不可能。

各个击破，打心理战，做思想工作，连续审讯，抓住对方的只语片言，深挖进去。

最后开口了，都开口了。

同伙中的主犯张大权、龚庆军被荆门市十里铺派出所抓住，张大权的老婆正在那边活动，准备交钱取人的事说出来了。

荆州区分局与北门派出所立即与荆门十里铺派出所联系，把张大权和龚庆军押回荆沙。再迟一点，那边派出所审查完毕，就准备要放人了。这两个人在十里铺确实没动手参与抢劫。

何运海被交待出来了。这人1994年就持枪打伤过人，后来一直逃逸在外，估计在他老家那一带潜藏。

民警们立即出动，何运海落网了。

杜艾军、杜清洪、杨利林、张敬涛、张小华、叶军等大小喽啰纷纷落网。张大华跑了。

根据在押罪犯所交待的多起抢劫案件情况，以及他们平时纠结最紧密活动最多的成员，在抢劫犯罪中行凶打人从不落后的情形，这个团伙中还有一名主犯没有到案，这就是鲁雪。

鲁雪是个重要成员，必须要抓住他。

审讯、取证、落实案件的工作继续进行。为了寻找受害者主动提供证据，办案人员只要有一点线索，就打电话、打电报联系，设法取证。宣传车上街了，荆州城沙市城的大街小巷各处宣传，希望市民及知情者主动与专案组联系，使得公安部门打击车匪路霸的斗争取得更大的胜利。

1995年3月9日，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刘荣礼在听取了荆州区公安分局破获特大抢劫团伙案的汇报后，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1995年4月7日，荆州区公安分局局长吴必新和荆沙市公安局长张普华，陪同湖北省公安厅厅长刘荣礼到了北门派出所。刘

荣礼对全所民警们的辛劳与奉献表示慰问，指出破获这个抢劫团伙大案，对荆沙市的改革开放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影响巨大，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人民警察为人民的良好形象。刘厅长最后说：要加强领导，加紧办案，要保质保量在5月上旬终结案件。

吴必新在送走刘荣礼厅长和张普华局长后，找到焦兴礼。焦兴礼这人不抽烟，吴必新自已点燃烟抽起来。吴必新说："伙计，这个案子你们北门干得不错。可要结案还有许多工作咧，特别是那个鲁雪，还没抓住呢！反正我俩是绑在一起了。分局将给予你最大的支持，但最后完成任务，还靠你呢！案子完了，我为你请功。"

焦兴礼是个不会说大话的人，他对吴必新局长说："你放心咧，我们尽力去办到。"

焦兴礼、陈国元、蔡金玉等几个北门派出所的领导，研究了一下如何落实领导指示，搞好结案工作。焦兴礼作了分工，他和蔡金玉带干警们集中全力抓逃，而主要是抓鲁雪。

反复审讯在押案犯，口供都是鲁雪说是回家了，但是否回家，不知道。

杨利林是鲁雪的哥哥、杨利林的口供是：已好多天没见到鲁雪，不知他的下落。

滩桥派出所到鲁雪老家观中村四组去过多次，鲁雪没有回家。

鲁雪在哪儿？

可能还躲在荆沙市内，在某一处出租房子里，龟缩着不露头！

也可能躲在某个乡村的角落里。估计鲁雪不会藏在老家观中村四组。

1995年4月12日，江汉平原大雨滂沱，荆沙市区也罩在雨雾中。晚上10点，街上车少人稀，城市的喧嚣似乎也被这大雨浇湿，显得没天晴时那么火爆。

焦兴礼、蔡金玉和追逃小组的民警们，此时在北门派出所里，

正在分析研究对策。

"今晚是个行动的好机会，如果罪犯还在荆沙市内的话，外面下这么大的雨，他是不会出来的，我们去查去找，专查专找那些出租房屋的地方。"焦兴礼说。

"这几天我们已把荆沙市郊出租房屋的地方查了个遍，也没发现踪迹。"有人说。

"还要查，只要功夫用到了，就会有效果的，我就不信找不出一点线索！"蔡金玉说。

"出发，马上行动。"焦兴礼命令。

连司机一起五个人，一辆车，立即驰到雨珠纷飞的夜色中。

吉普车在街道上溅起一片水花，转到沙市沿江堤边，前面有一片房屋，近了一看，是某公司的宿舍。现在宿舍也出租呢，上次陈军陈鹏不就是租了别人的宿舍住的吗？上去看看。

吉普车停在一幢宿舍前。四个人从车上跳下来，焦兴礼领头。

这幢宿舍一楼有两个前门，两个后门。

焦兴礼上去敲门，敲了半天，不见开门。

"开门开门，我们是查户口的。"焦兴礼喊。

门迟迟疑疑地开了，一个妇女抱着小孩，满脸是惊恐。小孩在妇女怀里睡着了。

这是一间十来个平方的房间，房子里陈设非常简陋，除了一张床外，只有几样简单的日常用品，一看就是从乡下来租房住打工的，

"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

"还有我爱人，他不在家。"妇女说。

墙角堆着一堆被絮，被絮很乱地堆着，床上却没见盖的被子。焦兴礼向民警小杨使了个眼色，小杨一个箭步跨进去，朝那絮堆上一按，就按出一个人来。

"你叫什么名字？哪儿人？干什么的？"

“我叫张平，监利县人，荆沙市打工的。”那是个不到30岁的男子，回答得抖抖索索。

“你的身份证呢?”

“我的身份证不在，被人偷走了。”

“走，跟我们一起到派出所去交待问题，你见我们来了，怎么就躲起来，做了犯法的事了吧!”

“你们不能把他带走，他是我爱人，他没做坏事。真的，你们不能带走他。”抱小孩的妇女叫了起来。

“你的身份证呢?”

妇女掏了自己的身份证递上来，焦兴礼眼睛一亮，江陵区滩桥镇观中村人。

“走，你们一起跟我们到派出所去，把问题搞清楚就行了，他没身份证，我们要查查。”焦兴礼说。

焦兴礼一行人挤在一辆车上，把张平一家三口带到派出所。这时雨下得更大了，雨下得大，工作却不能停止。

焦兴礼派人把张平送到西门收审所，从收审所里提出赵德来，让赵德来辨认一下张平是谁? 此时已是雨夜11点了。

赵德来说：“这人叫周忠平，参与过一两次抢劫，他不是马家寨滩桥那边的人，他爱人可能是的。”

伪张平真周忠平被带回北门派出所。

“鲁雪在哪里?”焦兴礼什么开场白也没有，突然就来了这么一句，两眼紧盯着周忠平。

周忠平愣了愣，说：“鲁雪在我隔壁房间住了好些天，前几天看到宣传车，就走了。”

“他对你说过到哪里去没有?”

“他说他回家找地方躲去，他的罪比较大，抓住了准没活路，在沙市太危险了。”

审问周忠平的爱人，那妇女也说鲁雪是前几天走的，可能回

滩桥老家去了。

“你们只要放了我爱人，我愿带你们去找，滩桥镇观中村那里我熟，我晓得他们的家。”妇女表示要将功赎罪。

焦兴礼和蔡金玉研究了一下，决定要抓紧时机，立即行动。

此时已是午夜12点了，雨下得越来越大，追逃小组的民警被叫起来时，已来不及去准备雨衣和雨具了。两辆车，追逃小组的八名民警，带着周忠平的妻子，冲进大雨里，朝滩桥方向扑过去，雨点打在车篷上，噼哩哗啦响，车在公路上，像飞一般地行驶。

1995年4月13日凌晨1点多，焦兴礼蔡金玉带着追逃小组的民警，由周忠平的妻子引路，经过雨中跋涉，到了滩桥镇观中村。江汉平原的土地都在大雨的浸泡中，村庄在沉睡，四周无声，只有虫鸣草粟，鸡啼荒村。

鲁雪的家是观中村四组，泥沙小路，经雨水一泡，车辆不能行走。

车外雨还在下，不过比出发时要小得多。

“下车步行。”焦兴礼第一个跳下车，走进雨中的泥泞。

八名民警跟着周忠平的妻子，在雨中泥泞里行走，大家都没带雨具，任雨点将浑身的衣服湿透。夜很黑，摸摸跌跌地走了两里多路，到了观中村四组。周忠平的妻子指了指一座房子，说：“这是鲁雪的家。”

追逃小组立即分散，把房子的门窗把住了。

突然“扑通”一响，几个民警围了过来，天太黑，大家以为有人逃过来。没想到是焦兴礼踩在一个水坑里，跌了一跤。

焦兴礼跌得浑身泥水，爬起来抹了抹脸，这个山东汉子一声不吭，吩咐追逃小组的民警各归各位，他和蔡金玉上前敲门。

夜半敲门，敲了半天，屋里出来开门的是鲁雪的父亲杨发炎。杨发炎见雨夜中水淋淋的焦兴礼和蔡金玉，吓了一跳！

焦兴礼蔡金玉跟着冲进屋子："鲁雪在哪里？"

杨发炎哭丧着脸说："鲁雪真的没回来过，他在哪里我们真的不知道。派出所来过多次了，他要是回来，我们一定叫他去投案自首。"

焦兴礼手一招，从雨地里又进来两名民警，蔡金玉就和民警们把鲁雪家里搜了一遍，不见鲁雪，只有鲁雪的母亲鲁觉香在。

鲁觉香说："我儿子犯了法，我知道他有罪，但他确实没回来啊！"

"杨利林的家在哪？"焦兴礼问。

"杨利林不是被你们捉走了吗？他的家在前面屋，只有他媳妇一个人在。"杨发炎说。

"到杨利林家去搜！"焦兴礼走到屋外雨中，发出命令。

杨利林的家很快就被监视起来，焦兴礼和蔡金玉带两名民警敲开了杨利林家的大门。

杨利林的妻子开了门，民警们一拥而入，杨利林家也没鲁雪。

"鲁雪回来过没有？他在哪里？"焦兴礼问。

杨利林的妻子即鲁雪的嫂子说："鲁雪跟他哥是3月初回来过，呆了一天就走了，一个多月了。杨利林被公安局的捉走了，鲁雪再没回来过。"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你们家还有些什么亲戚？"

"我真的不晓得他在哪里！我们家还有个姑子在滩桥镇，是鲁雪的姐姐，叫鲁正兰。"鲁雪的嫂子说。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到滩桥镇找鲁正兰好吧！"焦兴礼说。

追逃小组八名民警带着周忠平的妻子和鲁雪的嫂子两个女人，离开观中村四组，又在雨地里摸着黑，跌跌撞撞地走了两里多路，来到停车的地方。

众人上车，车朝滩桥镇开去。这时，雨又大起来了，时间已到凌晨两点多了。

鲁雪的姐姐鲁正兰，在滩桥镇制药厂工作，鲁正兰的爱人叫李海龙，也在镇上工作，两口子住在滩桥镇制药厂宿舍。

鲁正兰和李海龙在凌晨两点多钟被敲门声惊醒。当李海龙打开门，看到雨地里的民警们时，心里一格登：他们是来找鲁雪的。

鲁雪肯定不会躲在姐姐姐夫家里，但民警们还是进屋找了一遍。

鲁正兰和李海龙被民警们带到了滩桥镇派出所。焦兴礼立即开始了讯问。

"鲁雪到你们家来过没有？希望你们能够说实话。不说实话没有好处，你们都是明白人。"焦兴礼开门见山。

鲁正兰和李海龙听了半天没有开口。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鲁雪前几天从荆沙回到滩桥了。鲁雪回来没有回观中村四组，是不是到你们这里来过？他现在在哪里？"

李海龙见身边坐着的一身水一身泥的公安民警都在望着他，心里一动。

"我弟弟到底犯了什么罪？他的罪大吗？"鲁正兰惴惴地问。

"鲁雪参加了一个抢劫团伙，在荆沙城区及国道上抢劫过多起车辆和群众。他的罪到底有多大，目前我们还在调查取证。希望你们配合我们，让鲁雪早点归案。"焦兴礼反复做起工作来。看样子鲁正兰和李海龙掌握有线索，而且这两人似乎也懂道理。

"哎呀，我这个弟弟哟，怎么就不务正业呢？犯法的事可是做不得的啊！现在可好了，我哥被抓走了，这个弟弟也到处逃呀逃呀。我弟弟还小啊，他是跟一些坏人学坏的！"鲁正兰说着说着，就哭起来了。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现在是要早些把鲁雪找到，让他老实交待问题，揭发团伙，争取立功，以求从宽处理。"

"鲁雪前几天是到我们这里来过啊，他不回观中村去，只说是犯了点事、没想到犯这么大的事。我的这个弟弟，你怎么这么胡

涂呢!”鲁正兰泪眼婆娑的，只顾自言自语。

鲁雪到他们这里来过，前几天。焦兴礼心中一喜，有门了。要追根究底。

“鲁雪后来去了哪里呢?他是不是还在滩桥镇上躲着。你们要是知道地点，让他投案自首吧!不要东躲西藏了，躲是躲不过去的。”蔡金玉在一边说。

“他不在滩桥，他当天就走了。我们现在见不到他呀!他去了监利。”鲁正兰说。

“在监利哪儿?”

这时，李海龙开口了:“他只是说到监利县他大伯家里去躲一躲，他大伯在监利朱河。”

“你们去过吗?知不知鲁雪的大伯的住处?”焦兴礼问。

“我不晓得，从来没去过，就看她去没去过?”李海龙说。

“我小时候去过，晓得大致的方向。我大伯那个村子叫黄杨村。”鲁正兰说。

“好，你陪我们马上去一趟。”焦兴礼说。

民警们分成两班。留下三人在滩桥派出所，继续讯问李海龙、鲁雪的嫂子和周忠平的妻子。焦兴礼和蔡金玉与三名民警共五人，带着鲁正兰，马上到监利县，寻找鲁雪。

雨还在下，这时已是凌晨3点了。

1995年4月13日凌晨3点，焦兴礼蔡金玉等五名民警，由鲁正兰带路，从滩桥镇派出所出发，前往监利县朱河镇。

大半夜的紧张奔行战斗，坐到车上，一股疲累袭向每个人。雨还在下，开车的民警熊祖家掌握方向盘，让车在雨中奔驰。小熊很累，可他是不能有半点疏忽的。焦兴礼提醒大家，还有更艰苦的战斗在后面呢，大家轮流打个盹吧!他想把开车的小熊换下来，让他稍稍歇一会。小熊说:“你也歇一会吧，我没事。”

雨夜，车在公路上奔驰，一路经过熊河镇、郝穴镇、普济镇、秦市乡，由秦市乡进入监利县汪桥镇，直奔监利县城容城镇。到达容城镇时，县城尚在睡梦里。他们在县城没有停留，直奔上车湾镇，过了上车湾镇，下一个乡镇就是朱河镇了。

3 个小时，奔驰了 200 多公里。雨还在下，路上跑起来，溅起的泥水好高好高。焦兴礼他们到达朱河镇时，是早上 6 点钟。

焦兴礼他们把车开进朱河镇派出所时，派出所的人尚未上班。派出所值班的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很热情地接待了焦兴礼他们。小伙子看了他们的证件，让他们在值班室休息一会，他去找人。

焦兴礼没问朱河镇派出所的值班员的姓员，就称他值班员。小伙子很热情，焦兴礼事后说。

值班员把焦兴礼等人的来意及任务向派出所指导员说了，指导员说："黄杨村不属朱河镇管，属桥市乡管。你带他们去桥市乡派出所吧。"

值班员回来对焦兴礼说："你们要去的地方在桥市乡，我带你们去吧！"

在值班员去找入时，焦兴礼在派出所办公室的值班表上看到所长的名字，原来他曾和这个所长在一起，参加过原荆州地区派出所长培训班，是个熟人。焦兴礼把这个情况对值班员说了，值班员马上去找所长。

所长来了，见到焦兴礼，两入稍作寒暄。焦兴礼说："我们追捕一个重要犯罪分子，必须要马上走。"

朱河镇派出所长说："很对不起，我不能跟你们去，今天上午镇里有个会，我必须参加，叫值班员陪你们去吧！"

雨下得更大了，值班员带着焦兴礼等人，开着车冒雨上路，前往监利县桥市乡。

朱河镇与桥市乡都在洪湖边上，地势不高。遇上大雨，湖区的道路特别难走。大约走了七八公里，路干脆不通了，车辆无法

行进。

一条河拦住了去路，雨点打在河里，水花窜起老高。雨大雾也大，河水泛滥，比平时显得更宽，水也更急。

领路的朱河镇派出所值班员从车上下来，看了看路面和河面，就跑到旁边一个棚子里问了里面的人，马上又跑回来。

"河对面的村子就是黄杨村，我们是不是不用去桥市乡派出所，直接到黄杨村找人。"值班员淋了一头的雨水，对焦兴礼说。

"可以。我们直接到村子里找鲁雪的大伯杨发清。但是有渡船么?"焦兴礼也跳下车。

原来那棚子里的人就是摆渡的。一听说有人过河，高兴得很，冒雨摆渡，又是外地人，生意来了。

车子留在河这边，让小熊守车，抓紧时间还可以在车上休息一下。

焦兴礼等人就带着鲁正兰过河。渡船载着焦兴礼等六个人，在河水里跳荡着前进，不一会就到了对岸。此时，雨渐渐地小了。

值班员穿着公安制服，为了不暴露身份，就让他带着鲁正兰先在渡船上等着，焦兴礼蔡金玉带着两名民警上岸。

鲁正兰已经说了，她的伯父在黄杨村八组住，叫杨发清，原来当过村里的干部。

焦兴礼带着三人，都是穿的便衣。他们从河边走进村里，就见村口有一个棚子，棚子里有人正在炉火前炸油条面窝，看来是个小餐馆，专做早点卖的。由于下雨，买早点的人不多。

焦兴礼等人走上前去，问杨发清的家在哪儿？顺便每人买了两只面窝，先填填肚子。

炸油条面窝的人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房子说："那就是他们家。"

蔡金玉就跟卖油条面窝的人聊起家常，话题有意朝杨发清家里引。

“他们家前几天来了个客，年轻人，穿得蛮漂亮的，经常到我这儿来买早点。不过这两天这人没看到了，可能走了。”

几个人匆匆地吃完面窝，焦兴礼说：“等会再买几只带给船上和车上的人吃。”

四人来到杨发清的家，杨发清正好在家。蔡金玉说：“我们是从滩桥那边里的，说是鲁雪到你家来了，我们找他有点事。”

蔡金玉向杨发清问话时，焦兴礼和另两名民警非常严密地注视着屋里的动静，以防鲁雪从屋子里逃走。

杨发清年龄怕有60岁了，是从村党支书位置上退下来的，头脑还很敏锐。他一看这几个人的情形，就知道这几个人不仅仅是找鲁雪有事了，他心里有数。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你们找鲁雪有什么事?”杨发清没有回答蔡金玉的问题，反而问道。

“我们真的是从滩桥来的，我们找鲁雪有事。”蔡金玉说。

杨发清就一直不说鲁雪的下落。

焦兴礼对民警杨运宝说：“你去把鲁正兰和值班员叫来。”

杨运宝很快带来了鲁正兰和值班员。

鲁正兰见了杨发清，叫了声“大伯”，眼泪就要流出来了。

焦兴礼说：“老杨，你是当过干部的，我们就直说吧！我们是荆沙市公安局的。”

“我看出来了。”杨发清说。

“我们找鲁雪，是因为他涉及了一件案子。据说鲁雪跑到你这里来了，希望你把他交出来，这对鲁雪自己有好处。”

杨发清摇了摇头，没有作声。

“老杨同志，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做工作。党的政策很明白，对鲁雪来说，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他这样东跑西躲的，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早点归案，早点摘清问题，争取从宽处理。”

“鲁雪已经走了，不在我这里。你们要是不信，就到我屋里搜

吧!"

"但他到哪里去了,你一定知道。你知道了而不告诉我们的话,迟早鲁雪要落网了,对你也不好。老杨同志,你说呢?"

"这些道理我都懂啊!唉,这个孩子为么事就要去做这样的事呢!我告诉你们,鲁雪到他姑爹家里去了。他姑爹在棋盘乡孙熊村九组,叫孙治松,他去那儿有两天了。"杨发清终于说了。

棋盘乡离黄杨村还有八九里路,这时已是上午11点多钟了。雨又下得大起来了。

马上去棋盘乡孙熊村,我今天非抓住你鲁雪不可。焦兴礼这个山东汉子此时已没疲惫的感觉,倒是精神气十足起来。

离开杨发清家,在村口那个卖油条面窝的棚子里,焦兴礼让小杨买了几只面窝油条拿着,让鲁正兰和值班员吃,并带点过河给司机小熊吃。

渡船还在河边,一行人又上船过河。渡船又在雨中的河面上跳荡了一番,就到了对岸。

摆渡的要船钱,每人10元吧,共60元。

穿民警制服的值班员说:"你没看清我们是干什么的吗?我们是执行追逃任务的,你要的船钱太多,不行。"

"那就一起给10元钱吧!你们把坏人抓了,也免得总有些人在我这儿过渡,不仅不给钱,还抢我的钱呢!"那摆渡的听说是公安局抓逃犯的,就连忙松了口。

杨运宝就给了摆渡者一张10元的票子。

重新上车,焦兴礼亲自开车,换下小熊吃点东西充饥。

从河边到棋盘乡去的路是乡级公路了,在湖北省的分县地图上都没标出,那路难走极了,泥浆四溅,窄小面又凸凹不平。

车行到一处比较大的村落,雨下个不停。前面有两条路,怎么个走法呢?

蔡金玉下去问路。嗬,路边一幢房子,挂着中共监利县棋盘

乡万垸总支委员会的长牌子，旁边有一间房，有一方牌子，写着：棋盘乡派出所万垸片民警室。这不是到自己家了么？民警室是派出所下的机构，天下民警是一家。

蔡金玉对车上的焦兴礼说了，焦兴礼把车熄了火，跳下车跟蔡金玉一起走进民警室。

值班民警正在屋里。焦兴礼就把证件让值班民警看了，说了来意。

值班民警说："你们要找的孙熊村是属万垸片管，孙熊村九组就在前面，离这里只有里把路。"

看到焦兴礼和蔡金玉浑身的泥泞和水气，值班民警说："你们先坐一下，休息休息，有什么事，我们一定尽力配合。万垸总支的政法书记在，要不要叫他来一下，他熟悉这里的情况。"

焦兴礼就让车上的人都下来，让民警室的值班民警找了间空房，让大家落脚休息。

万垸总支政法书记请来了，这是个中年汉子，对焦兴礼蔡金玉很热情。

"书记同志，我们追捕的一个逃犯，据有关人员交待，现在躲在孙熊村九组孙治松家里。希望你能给予配合与帮助。"焦兴礼说。

"同志们几百里冒雨奔波，辛苦了。我们尽一切力量配合。"政法书记想了想，说："一定是他家了。走，我带你们去。"

总支办公室和民警室只有一把伞。政法书记年龄大些，他打伞，焦兴礼、蔡金玉、杨运宝等四人冒雨跟着。小熊与朱河镇派出所的值班员留在民警室，看住鲁正兰。

焦兴礼等人跟政法书记走了一里来路，浑身都已淋得透湿。到了村子里，政法书记带着他们去了孙治松家。

孙治松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在家种田，二儿子在深圳，三儿子游手好闲，从不落屋。焦兴礼等人在屋子里四处看了，不见人影。把孙治松找到了，问起鲁雪，这个孙治松不知道，说不认识

这个人，他们家也没有亲戚在江陵。

“那可能是他了！走，到另一个孙治松家。”政法书记想了想，一拍大腿，对焦兴礼说。

刚才这孙治松看样子不是装的，怕真的是搞错了。听说还有一个孙治松，焦兴礼说：“那就快点走。”

政法书记领着，大家在雨里跟着，那雨打在衣服上“卜卜”直响。那雨浇在头发上，顺着额头流进眼里，眼睛被水气罩了，难受。那雨流进衣领里，人的颈子被浸得冷飕飕的，也难受。难受也没办法，找鲁雪要紧。

政法书记带着焦兴礼等人到了一幢房子跟前，用手一指：“这是孙治松的家。”

民警们立即上前，把屋子的前后门一堵。焦兴礼和政法书记进了屋。孙治松在，是个中年人。“鲁雪来过没有？”焦兴礼问。

“什么鲁雪？你们搞得吓死个人的，有什么事啊？我不认识什么鲁雪。”孙治松说。

政法书记到屋里各处看了看，没有人。“孙治松，跟我们到前面民警室去一下，我们调查个事情。”政法书记说。

政法书记跟焦兴礼等人到了万垸片民警室。焦兴礼和政法书记耐心地询问了半天，这个孙治松各方面都不像鲁雪的姑爹，他的妻子不姓杨，更不是江陵那边的人。

肯定搞错了。

“你们怕是要找孙四松吧，一二三四的四，他的爱人是江陵的人，姓杨。”孙治松说。

政法书记和民警恍然悟过来。“对，九组有个孙四松吧。到他家看看，八成那个什么鲁雪就躲在他家里。”

焦兴礼问鲁正兰她姑爹的名字。鲁正兰说她从没到姑爹家来过，也不认识她的姑爹，更不晓得姑爹叫什么名字。

“那就到孙四松家里看一看。”焦兴礼有点着急。妈的，从昨

天夜里到现在，眼都没闭一下，长途奔波，雨里泥里，如果抓不住鲁雪，就太他妈的没用了。老子今天就是找到天上去，也要把你狗日的找到。

政法书记和民警带路，焦兴礼等人又走在泥水里，到了孙四松家里。

孙四松家三大间屋，堂屋里围了些人在玩牌，好热闹。焦兴礼和杨运宝站在东屋窗户边朝里一看，屋里有张床，床上睡着个年轻人，床下放着一双高腰真皮旅游鞋。杨运宝附在焦兴礼耳边说："这肯定是鲁雪，这旅游鞋是瑞布牌，乡下人哪个有钱花六七百元去买这鞋子。"

焦兴礼手一挥，几个民警扑了进去，把床上睡觉的年轻人按住，戴了手铐。

那人正是鲁雪。

焦兴礼带着民警，押了鲁雪，带着鲁正兰，还有朱河镇的值班民警，告别了万垸片的政法书记和民警，开车往回走。

在朱河，值班民警下车回派出所。

鲁雪落网，焦兴礼等人浑身泥水和疲累，返回到荆沙，已是华灯初上，夜幕低垂了。

第18章：
年龄　起诉书　判决书及其他

荆沙市的这个特大抢劫团伙随着最后一名主犯鲁雪的落网，已经彻底覆灭。北门派出所的全体民警，还有荆州区分局的部分参战人员，吃尽了辛苦。焦兴礼、陈国元、胡文祥、蔡金玉、邵永红、李国刚、郑连生、李晓东、熊祖家、严士贵、黄文高、戈义才、周成学、杨运宝、李军红、王华、吴明、姚高华、王美宁，北门派出所的这19名民警人人坚守岗位，连续战斗，当这个大案办下来，人瘦了，回到家里，连孩子们都感到生疏。民警李国刚，已50多岁了，有胃病，一直坚持着风里雨里参加追捕。蔡金玉的偏头痛经常犯，一犯他就咬牙坚持，从不哼出声来，还是日里夜里朝前冲。

鉴于侦破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成绩，经公安部批准，授予荆沙市北门派出所集体一等功。焦兴礼所长被授予个人二等功，蔡金玉副所长和邵永红被授予个人三等功。邵永红由民警提拔为北门派出所副所长。

以上都是事后的结果，我们还是回到案子的审结上来。

预审中出现了一个李才广的年龄问题。

翻阅李才广的审讯笔录，在年龄的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记载。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一年出生的？

答：我叫李才学，1974年3月14日出生。

问：哪一年上的学？

答：1981年上的小学。

以上是第一次审讯笔录中的有关情况。

问：你叫什么名字？哪一年出生的？

答：我叫李才广，1979年4月5日出生。

问：为什么上次你交待你叫李才学？

答：我有个哥哥叫李才学，他是个老实农民。我在外面混，如果出了事，别人去调查时，村里人会说李才学是个老实伢，从不出门。我欺骗了你们。我真的叫李才广。

问：你到底是哪一年出生的？

答：我是1979年出生的。

问：你上次交待说你是1974年出生的嘛！

答：我哥李才学是1974年生的，我报了他的年龄。

问：你是哪一年上的学？

答：我是1985年上的学。

问：你1985年上学时，有哪些同村同组的同学？

沉默。李才广想了半天，最后摇摇头，答：我不记得了。

以上是第二次审讯笔录中的有关情况。

对于犯罪人年龄的确定是十分重要的，李才广如果是1979年出生的，1995年时只有16岁，属于未成人的少年，在依法量刑时，是与对年满18岁的成年人量刑有很大区别的。李才广如果是1974年出生，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为证明李才广实际年龄的调查开始了。

询问笔录一则：

问：你叫什么名字？你个人的基本情况？

答：我叫罗友明，44岁，小学文化程度，家住马家寨乡同心村七组，职业种田，现任七组组长。

问：你有几个小孩？

答：有4个小孩。老大是儿子叫林克炳，1974年2月11日出生，老二是姑娘叫林克梅，1975年11月19日出生，以上说的是阴历的月份日子。

问：你们组还有谁跟你老大林克炳是同一年出生的？

答：有林池权、李才广等人。

问：你以上讲的是否实际情况？

答：是实际情况。

笔录后有罗友明的签名和手指印。询问人为民警邵永红、李国刚、涂永春，时间为 1995 年 5 月 16 日。

调查笔录一例：

地点：马家寨乡同心村七组李良月家。被调查人：魏安生，李良月之妻，同心村七组村民（李才广之父李良成的邻居）。调查人：刘某某，荆沙市第三律师事务所律师。

问：今天找你了解一下李才广的年龄情况，请实事求是回答。

答：好。

问：你知道李才广今年多大了？为什么？

答：我只知道他跟我的伢子是一伴生的。

问：你小孩哪一年生的？

答：1979 年 10 月 23 日生的，今年 16 岁。

问：你知不知道李才广是 1979 年几月生的？

答：我只知道他跟我伢子是一年生的，大概他是上半年的。

问：你凭什么记得李才广与你的伢子是同年生的？

答：因为那时分田到户，我和李才广的母亲一起干农活，一伴回来给小孩吃妈（奶），又一伴隔妈（断奶），所以记得。

问：你小孩叫什么名字？在家里干什么？

答：叫李才菊，在屋里玩。

问：你女儿哪年读的书？

答：1985 年。

笔录后有魏安生的签字（李才菊代）和手印，时间是 1995 年 5 月 17 日。

案卷中还有几则关于李才广年龄的调查笔录，这里不详引。但

有一份证明则要引用出来。

证明：

兹有我同心村七组李良成之子李才广，出生年月1979年4月5日，给予证明。

此致敬礼！

证明后是中共同心村党支部、同心村学校的公章，时间也是1995年5月17日。

李才广的辩护律师刘某某在关于李才广的年龄问题上，是这样解释的：李才广出生在农村，又无医院证明，无正规申报户口制度。李才广兄弟姊妹多，父母又长期在沙市做生意，所以年龄搞混了，应该是1979年生的。

但是最有说服力的证据找到了，这份证据的复印件存在案卷中。

这份证据是马家寨乡派出所留存的户口存根，李才广出生时申报户口的年度是1974年。而且那上面还有李才广的哥哥们的出生年月申报户口的记载。

这份证据最终确定了李才广的实际年龄。李才广本来就是1974年生的，他第一次交待笔录就是说的这个年份，后来为什么他又改口说自己是1979年生的呢？而同心村党支部和同心村学校出的证明，以及律师刘某某去调查的那个农妇出的证据，客观上只能说是伪证。而且马家寨乡派出所有一个民警，在李才广的年龄问题上，也是出了伪证的，这个民警已受到了处分。马家寨乡派出所的这个集体，我们在本书的第3章中说过，是个有名的先进集体，立过功受过奖。据说这个受处分的民警，干的年头不少了，正准备提拔他为所级领导的。

这真是教训！这真是遗憾！

根据李才广的犯罪事实，后来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初审判处死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定李才广死刑，剥夺政治权利

终身。但是，如果李才广的年龄认定只有16岁的话，他就不会被判处死刑的。

关键的问题就在这里。

要把李才广的年龄从1974年出生的21岁改成1979年出生的16岁，这是有预谋的，是经过策划的。是谁策划的？那些作了伪证的个人和单位是否应该追究法律责任?那是另外的故事了。我只是想警告人们说：伪证是作不得的。

审结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工作是艰苦而又细致的。荆州区公安分局、北门派出所、荆沙市人民检察院、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安民警、检察官、法官们各自按照自己的职责工作程序法律条文，严肃认真而又有秩序地工作，最终保证了此案的公正判决。

关于检察官和法官们所做的大量工作，本书不准备细说了。但这里必须要摘录引叙荆沙市人民检察院"鄂荆检刑起字【1995】第56号"起诉书，和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荆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中的部分内容。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有许多内容都是重复的相同的，而有些具体作案过程前面已经写到，所以这种摘录和引叙是作者根据本书的需要而取舍的。

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是，在我调查采访时，从北门派出所得到的大量原始材料中，与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有关联的成员是43名，这伙人共作案151起。这43名成员和作案151起，是罪犯归案后逐一交待的，不是凭空设计的。但是，在本案终结时，落实作案起数为抢劫38起，抢夺1起，故意伤害1起，收审期逃跑1起。这个团伙被检察院起诉和被法院判决是17人。没有被起诉和判决的成员或是另案处理或是没有追究刑事责任，而抢劫的151起案子中或是没有被落实的，或是事实不清，或是证据不全。因为有的案子，抢劫之后，被害者或是外地人，既未报案，又无线索，你就无法去落实。没有落实没有证据，就无法以此为据定罪。

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人民共和国的国徽下的工作，是神圣和庄严的，不能有半点的含糊和疏漏。

我现在开始摘录引叙起诉书和刑事判决书中的材料了。

被告人谢青，别名阿三，男，现年23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白杨村一组。

被告人陈诗权，别名小会，男，现年20岁，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六组。

被告人陈军，别名军儿，男，现年20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五组。

被告人何运海，别名汤平、小虫，男，现年23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马林村七组。

被告人李才广，别名李才学、长春，男，现年21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同心村七组。

被告人林克州，别名圣州、夜鬼，男，现年23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同心村六组。

被告人鲁雪，别名杨雪，小名雪儿，男，现年19岁，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观中村四组。

被告人赵德来，别名袁永辉，小名高高，男，现年25岁，汉族，河南省永城县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观音寺搬运站。

被告人张大权，小名大银，绰号杨志、羊子，男，现年28岁，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五组。因盗窃罪，1988年6月被原江陵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二个月。1991年5月刑满释放。

被告人陈鹏，小名大寨，男，现年20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赵桥村六组。

被告人龚庆军，别名阿毛，男，现年20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马家寨乡同心村八组。

被告人杜艾军，别名杜平、杜芝军、军伢子、爱军，现年21岁，男，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北闸村二组。

被告人张小华，小名小华，男，现年20岁，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北闸村一组。

被告人叶军，别名叫立军，男，现年20岁，汉族，四川省云阳县人，小学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机床一厂。因盗窃罪，1993年7月被原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二年。1994年9月刑满释放。

被告人杜谦洪，男，现年23岁，汉族，荆沙市人，高中文化程度，无业，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北闸村二组。

被告人张敬涛，小名林伢子，男，现年31岁，汉族，荆沙市人，初中文化程度，务农，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观中村四组。

被告人杨利林，小名利伢子，男，现年25岁，汉族，荆沙市人，小学文化程度，务农，家住荆沙市江陵区滩桥镇观中村四组。

上述17名被告人从1994年8月至1995年3月期间，共抢劫作案38起，打伤12人，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共计17万多元，其中人民币14万余元，港币10元，BP机6只，手表8块，香烟20条，牲猪7头；抢夺一起，抢得人民币9300元；流氓敲诈三起，勒索人民币990元；故意伤害（重伤）二起。

根据北门派出所提供的一份材料，歹徒们落网后，自己交待的数据是：他们一共抢劫的财物总数达25万6千余元。在这个团伙共抢劫作案151起中，特大案件84起，含湖北省公安厅督办的特大抢劫案1起；重大案件37起，其余为一般案件。1995年2月

至3月，他们平均每天作案3起，最多时一天作案4起。

在一份《关于谢青团伙系列抢劫案的综合报告》中，17名主要成员的犯罪事实如下：

谢青参与作案21起。其中抢劫19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2万4千元，流氓敲诈2起，勒索现金700元，谢青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达18923.16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12340元（其中现金6570元，彩色电视机1台，洗衣机1台，金戒指1枚，皮夹克1件）。

陈诗权参与作案24起。其中抢劫21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32159元，流氓敲诈3起，勒索现金990元。陈诗权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6485.16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3120元（其中现金820元，BP机1只）。

陈军参与作案23起。其中抢劫21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2万5千多元，流氓敲诈2起，勒索现金790元。陈军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达16529.6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为2620元（其中现金820元，皮夹克1件）。

陈鹏参与作案11起。其中抢劫10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达7万元，流氓敲诈1起，勒索现金200元。陈鹏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1470元。

张大权参与抢劫作案5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54226元，张大权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计8306元。

何运海参与作案14起。其中抢劫10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87999元，抢夺1起，抢得现金9300元，流氓敲诈2起，勒索现金790元，故意伤害（重伤）1起。何运海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4511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3120元（其中现金820元，BP机一只）。

李才广参与作案19起。其中抢劫16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105506元，流氓敲诈3起，勒索现金990元。李才广分得现金

和物资折款 18677.46 元，追回物资折款 350 元（手表一块）。

林克州参与抢劫作案 17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73183 元。林克州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计 11674 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 1200 元（其中现金 820 元，手表 1 块）。

赵德来参与作案 17 起。其中抢劫 14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64088 元，流氓敲诈 3 起，勒索现金 990 元。赵德来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计 12103.3 元，追回现金 820 元。

龚庆军参与作案 11 起。其中抢劫 8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82179 元，流氓敲诈 3 起，勒索现金 990 元。龚庆军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11375.5 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 820 元。

鲁雪参与作案 16 起。其中抢劫 13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53618 元，流氓敲诈 3 起，勒索现金 990 元。鲁雪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共计 10588 元。

杜艾军参与作案 10 起。其中抢劫 9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21225 元，抢夺 1 起，抢得现金 9300 元。杜艾军分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4935 元，追回现金 50 元。

张小华参与作案 6 起。其中抢劫 5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10175 元，抢夺 1 起，抢得现金 9300 元。张小华分得现金和物资 4154.3 元，追回现金和物资折款 430 元。

杜清洪参与抢劫作案 3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9495。杜清洪分得现金 1091 元。

叶军参与抢劫作案 4 起。抢得现金和物资折款 4750 元。叶军分得现金 1073.3 元，追回现金 330 元。

张敬涛参与抢劫作案 3 起。抢得现金 6040 元，张敬涛分得现金 1620 元。

杨利林参与抢劫作案 2 起。抢得现金 4250 元。杨利林分得现金 560 元。

另外，杨利林因抢劫一案，1995 年 1 月 16 日被收审于荆沙市

公安局荆州区分局收审所。杨利林为逃避羁押与处罚，于1995年2月11日挖墙后逃跑，当月19日被抓获归案。

上述17名被告人手中被追回的现金和物资，全部由北门派出所退回给了受害人。受害者领取追回的现金和物资时，都写有收条，这些收条全部保存在这个团伙案的案卷中。退回的物资和现金只是很少一部分，受害者的损失还是很大的。这些损失的现金和物资，都被犯罪分子挥霍掉了。

下面这些文字，全部抄自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1995〗荆刑初字第83号刑事判决书：

上述关于抢劫、抢夺的事实，有上列被害人的报案材料和陈述以及证人证言证实；有追缴的凶器、赃款、赃物佐证；被打伤的被害人的伤情有法医鉴定书在卷为证。17名被告人均供认不讳，且能相互印证。

关于被告人何运海故意伤害的事实，有被害人代新平指控，有证人龚大平、陈广柏证实；有法医鉴定佐证。被告人何运海亦供认不讳。

关于被告人杨利林脱逃的事实，有其同监人犯陈林等3人及杨之父杨发炎证实；有现场勘查笔录佐证。被告人杨利林亦供认不讳。

本院认为，被告人陈诗权、谢青、陈军、李才广、何运海、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陈鹏、鲁雪、张大权、杜艾军、张小华、叶军、杜清洪、张敬涛、杨利林公然藐视国家法律，以暴力、威胁手段，大肆抢劫他人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且多次在繁华地区、交通要道上持械抢劫多人巨额财物，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社会危害极大。在共同抢劫犯罪中，被告人陈诗权、谢青、陈军、李才广、何运海、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陈鹏、鲁雪、张大权、杜艾军、张小华分别起了邀约或主要作用，均系主犯；被告人叶军、杜清洪、张敬涛、杨利林系从犯。被告人张小华、何运

海、杜艾军抢夺他人巨额财物，其行为还构成抢夺罪。在共同抢夺犯罪中，被告人张小华起主要作用，系主犯；被告人何运海、杜艾军起次要作用，系从犯。被告人何运海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其行为还构成故意伤害罪。被告人杨利林被羁押后打洞逃跑，其行为还构成脱逃罪。被告人张大权系重新犯罪的劳改犯；被告人叶军刑满释放后三年内又犯罪，系累犯，均应从重处罚。被告人陈军及其辩护人辩解的被告人陈军没参与1995年2月27日的一起抢劫的理由成立。其它理由不能成立。其余被告人的辩解和辩护人的辩护意见，经法庭核实，均不能成立。为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和合法财产不受侵犯，严厉打击刑事犯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五十条第二款、第一百五十二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二款、第一百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第六十一条第一款、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二条、第五十一条第一款、第六十四条、第四十三条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处理逃跑或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第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人陈诗权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谢青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陈军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李才广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何运海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故意伤害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七年；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林克州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龚庆军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赵德来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张大权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陈鹏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鲁雪犯抢劫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杜艾军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夺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五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张小华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夺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叶军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被告人杜清洪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主刑刑期从一九九五年二月十一日起计算）。

被告人张敬涛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主刑刑期从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起计算）。

被告人杨利林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犯脱逃罪，加处其有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主刑刑期从一九九五年一月二十四起计算）。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本判决书的第二日起十日内，通过本院或直接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书面上诉的，应交上诉状一式二分。

审判长　陈再国

审判员　杨邦元

代理审判员　黄海涛

书记员　李云　　　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

上引刑事判决书后面，盖有湖北省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公章，鲜红的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圆形公章，庄严而凛然，代表着法律和国家、人民的意志。

1995年5月11日，我受湖北省公安厅主办的《警笛》杂志副主编黄土之约，前往荆沙市荆州区北门派出所采访，为《警笛》杂志撰写一篇反映公安干警侦破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也称谢青抢劫团伙案）的报告文学。《警笛》规定我只写两万字，所以这次采访只用了来回三天的时间，主要是与北门派出所的干警们谈案子侦破的事情，没有细致深入地进行。

在1995年5月12日的下午，我提出了要见见这个团伙的主要成员。焦兴礼所长陪同我前往荆州区公安分局看守所。这天是个晴天，天气有点闷热。我们走进看守所的大房子，觉得里面并不太热，通风条件不错。焦兴礼告诉我，这是个模范看守所。中间是个大通道，两边都是关着铁门的房间。看守所负责人知道我的来意后，把谢青、陈诗权、李才广、陈军、陈鹏、龚庆军、林克州、赵德来、何运海、张大权、鲁雪、杜艾军等12名主犯分别从12间房间里叫出来，站在走道的两边，他们的身后是羁押他们的房间，每个房间都关有七八个人。房间里弄得很干净整洁。被叫出来的12个人犯，剃着光头，穿着短裤，打着赤膊，他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从他们中间的通道上走一遍，每走到一个人身边，就叫他们报自己的名字。12个年轻的人犯，长得都很壮实，模样都周正，有的甚至可以说漂亮。他们的面部表情看来还平静，有两三个甚至还带点微笑。

那时，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还没有下。但焦兴礼和开车的民警熊祖家告诉我，这12个家伙都要判死刑。可他们自己尚不知道。

小熊还告诉我，谢青是认为自己必死无疑的，他在被审讯时就流露出来了。鲁雪据说是向审讯他的民警说：你们把我判死刑算了。

我从这12个人犯身边走过之后，他们又回到房间里去了。铁

门关了，通道又显得宽大而空荡，我的心却是十分地沉重。我什么话都没问他们，也没说任何话。

我想，这些孩子们目前尚不知道自己犯了死罪，他们好像还无所谓的样子，难道他们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他们就不知活着好？阳光、树林、大地，美好的天空，生活多么地好！后来我自己想通了，我嘲笑了我自己。这是罪犯，他们抢劫，危害了社会。他们是愚昧的是无知的！他们不懂热爱生活和生命。他们如果懂得热爱生命和生活，他们就不会去犯罪，去伤害他人去扰乱治安，破坏更多人们的正常生活。

我又想，这些孩子都是农村出来的，农村生活的艰难我是知道的。他们的父母在艰难中把他们养大，费了多少心血！他们 20 来岁，正是劳动做事来挣钱报答父母服务社会的最好年龄。但他们没有，他们却去抢劫去犯罪，没有给父母给社会一点报答与贡献，反而去危害了社会，给父母的精神上以狠命的一击。父母白养活他们这么大，他们的父母看到他们，心中的难受和创伤该是何等巨大！父母心中在滴血啊！我心里替他们的父母难过，同情他们的父母。

第二天即 1995 年 5 月 13 日，我从荆沙市回武汉。在车上我同陪我采访的《警笛》杂志的编辑李秀成谈起这些。我突然想到著名诗人郭小川的长诗《一个和八个》的情节。假如战争暴发，把这犯罪的 12 个人送到前线打仗，让他们在对异族的战争中杀敌立功，以赎罪孽。李秀成笑了，说：现在没有这样的战争，这些人必须伏法，法律是无情的严正的。

我总觉得这些孩子不犯罪多好！我真是惋惜他们年轻的生命。

但他们真正是犯罪了！他们犯罪，受到法律惩罚，是罪有应得。

第19章：
上诉状　刑场上的忏悔

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下来之后，谢青是表现得比较平静的一个，他原来就预定自己必死无疑。他们这个抢劫团伙案在审结时，没有定首犯，只定了主犯。谢青虽说在组织召集等方面起了很大作用，但最终还是大家自由纠合，来去随便。首犯也好主犯也好，反正都是死刑。谢青在看到判决书时，没有吃惊，他觉得这是必然的结果。

看守人员和对他们宣读中院一审判决的法官说："你们不服本判决的，可以提出上诉，但必须在十日之内。"

"判得太重了，我有点冤枉！我肯定要上诉。"张大权说。

"我不应该判死刑，我要上诉。"龚庆军说。

"我们还年轻啊，给我们一次机会吧，哪怕判无期徒刑都可以，我们还可以改正错误重新做人啊！"陈军听了判决后，受了重重一击，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被判为死刑的。陈军哭了，哭得涕泪交加。

赵德来、何运海也没有去死的准备，但既然判下来了，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没有表示出像陈军那样受不了的样子，但心里也在流泪。后悔药是没有的，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你哭你叫冤枉也是没用的。

陈鹏、陈诗权、李才广、林克州听了一审判决，都是腿软头晕。怎么就要杀头呢？生活好像才开始呢，他们都只20来岁啊！

只有鲁雪表现得最无所谓，因为他早就对审讯他的公安民警说：你们判我死刑算了！

十日之内，这些被一审判决的人犯，除了少数两三个人之外，都向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写了书面上诉状。

我在翻阅有关本案的案卷时，从中摘抄出三分上诉状，这里原原本本写出。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龚庆军，男，现龄20岁，汉族，荆沙市人，家住江陵区马家寨乡同兴村八组，务农。

上诉人因中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死刑一案，荆沙市人民法院于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九日荆刑初字83号刑事判决，现提出上诉，上诉的请求和理由如下：

尊敬的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我刚进入二十个岁月的今天，应该是风华正茂、青春旺盛的顶峰时期。于人生、生活、事业才刚是生命的开端，人间的生活甘露刚刚开始洒向我的心扉，然而在漫长的人生路上才迈出第一步，在茫茫人海中，我的灵魂却被罪恶侵蚀，自我误入歧途而堕落。时代与潮流即将淘汰我，历史教训是很好的借鉴。当我接到死刑判决书时，我震惊、忏悔、遗憾，但更多的还是痛苦！

无论上诉有什么结论，但我应该让既已成为事实中的不实处，弄清是非曲直。案件中的情节应该是怎样就是怎样，陈述实情。这里，我想就抢劫一案中谈谈几点看法，提出几点看法，提出几个问题和疑异，望鉴谅。

1、1995年1月26日晚，我伙同谢青、陈诗权、陈军、李才广、何运海、陈鹏、张大权等人抢劫被害入张义明的密码箱、香烟及四万四千零五拾元现金一案中，我确实是参与了，但我不能定为主犯。

①此案是在陈诗权、谢青、张大权等人的策划、计谋、指使下实施的，我全然不知，根本没起多大作用。

②我没有叫车和提供作案线索、工具，在整个案件中我没起关键和决定性作用，没采用任何手段，没有携带凶器。

③此案案发前我在湖南省石门县玩，准备在那里过春节。结果事与愿违，我突然接到陈诗权打给我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要我立即从湖南回来。我问有何事？陈不说，则用胁迫威胁的手段说："你不回来，不然就……"就这样我不得已才从湖南回来了。结果回来后，陈诗权对我说："他们准备抢沙市区燎原菜场一副食品批发部，并准备了砍刀和汽油等。"要我参加，当时我不同意。陈诗权说："你现在不同意已经晚了……"等等。我虽被迫同意，但去燎原菜场我还是没去。他们去了没抢成。就在第二天我参加了此起。

④事后由张大权给我6500元钱和一条红塔山香烟。当时分东西我不在场。此后陈诗权要我给他买了近1500元钱的衣服和鞋子。

2.1994年11月26日晚，伙同张大权、鲁雪、陈鹏、何运海、杜艾军、吴祥涛等人在沙市鼓湖路李明英家中抢劫一案，我一直没下车。整个作案过程我概不清楚，我也没实施任何行为，采取什么手段。我也不知道他们抢了多少钱。我没有携带凶器，钢珠枪、菜刀、断丝钳是谁带的也不知。只是事后张大权给了我350元钱。

3.1995年2月10日晨6时许，在沙市文湖公园后门处，抢劫行人秦顺武时，是秦拦的陈诗权、何运海等人的车。我与鲁雪等人是乘后面的的士。当他们将秦按倒在地搜身时，我一直没有下车，根本没有动手。至于他们怎样预谋策划概不清楚。事后由何运海给了我100元钱。此案中他们究竟抢得多少钱我至今不知道。

4.1995年2月17日晚8时许，伙同谢青、陈诗权、赵德来、何运海、陈军、鲁雪在荆沙路容器厂附近抢劫陕西货车一案中。

①我用匕首划伤司机脸部是实，但匕首不是我的，是鲁雪给我的，是赵德来、何运海等人的指使和威逼的。

②此案中我没得一分文的赃款，判决书上写的是抢劫现金9808元，但我至今不清楚。我在预审中交待的是6500元，因为是事后，何运海好久才告诉我，请你们查证。

5.1995年2月18日晨6时许与陈诗权、谢青、赵德来、何运海、陈军、林克州、鲁雪等人在沙市文星楼抢劫松滋县货车和在荆州北门318国道停在意财饭庄门口路边上的一辆四川货车时，判决书上说我与鲁雪持刀，不是事实。

①我没持刀。鲁雪持没持刀我不清楚。在文星楼抢劫时我没下车。此次抢了多少钱我不知道。两次我分了五十元。

②何运海当时确实是将赃款给了我，但我立即交给了赵德来。

6.1995年2月19日晨5时许，伙同谢青、陈诗权、赵德来、陈军、何运海、张大权、林克州、鲁雪乘坐的士在318国道太湖收费站，在荆门十里铺星星餐馆门前抢劫货车一案中，在太湖段抢劫我参与了。但在后起餐馆门前抢货车时，我不知道任何情节，没有参与。当时我正在餐馆楼上与服务小姐一道“玩”。案发后听到他们在争吵打斗，我才从楼上下来。赵德来即将一些钱给我，并没说明原委。以后我即被人打昏在地，被当地派出所抓获。钱多少，是谁拿去了我不知道。此起我没实施行为可否定罪？

综上所述：

一、在我所涉及的整个案件中，我从未邀约过他人。没有参与过任何案件的预谋、策划、商讨，没有指使、教唆、组织，根本没起决定作用。不应定为主犯，乃系从犯。还有在1995年春节前后的几起作案中，属系他人的胁迫、威逼、挟待所为。

二、在所有作案过程中，我没有凶器，更谈不上携带过。没有采用恶劣手段，实施暴力和提供过作案地点、时间、信息以及作案工具。

三、八起中有两起我根本没有实施行为，只有作案动机，但不具备抢劫性质。我从没参与组织分赃，都是他们事后给我的。还

有两起我没分赃。多次作案所抢得赃款数额至今不清楚。我实分得7300余元，而判决书上是10946.24元，比本人实际所得多了3646.24元，与起诉书也不相符，请核准。

四、我与何运海一起去存赃款，是无根据的。我的确与何运海一起去了，但在中途我回BP机就由何一个人去了。此事属何运海一人所为，所存赃款我也没用一分一文。事后我即关在荆门收审所了，实是无证可查说是我用了。倒不如说是张大权的老婆一人所用了吧。

五、我在收审关押中，能走坦白从宽的道路。不但认罪态度好，还能积极靠拢政府，主动交待和检举揭发他人的犯罪事实。曾经荆州区分局王大祥干警查证落实，属立功表现。应减轻处罚。

就以上本人所谈的几个问题和提出的我个人的一些理解意见，请贵院予以明察秋毫！

因为我还很年轻，为什么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做人，洗心革面，来服务于人民，而报效国家，创建安乐的家园和未来美好的生活呢？教训沉痛：血腥中省悟。由于我曾经是一个幼稚的雏儿，年轻而不谙人世，不懂法律，从而犯此重罪，理不可饶恕。虽法律无情，但在绳之以法的原则上，然也应该尊重法律，讲究事实情节。草菅人命，更不可以。概而论之，轻率处之，那么所事不可无足轻重了。按照我的犯罪事实与作案情节，我认为荆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初审中量刑过重，裁决不当。恳请高院予以重新调查审理、裁决为宜。

我的生命还很年轻，敬盼贵院能给我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衷心感谢！

此致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

具状人：龚庆军（签名）

一九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

龚庆军的这份上诉状字迹清晰，除了个别地方外，语句通顺，也有条理。作为一个乡村初中毕业的学生，龚庆军能有这样的写作水平确实不容易。但龚庆军在这份上诉状中为自己的辩解是否属实，那就有待法院最后审理了。

相比之下，陈军的上诉状就非常简单了。

陈军上诉状

1. 因我不懂法，认为是跟着人闹着好玩。

2. 在犯罪过程中没有造成他人伤亡。

3. 1995年元月26日晚（应为27日下午）抢劫四万多元的一起我没有参加，陈诗权、谢青、李才广、何运海、龚庆军、陈鹏、张大权他们都能证明，因为他们在场的人以后分给我1000元的赃款是因为我不知道是抢劫来的钱，我以为是他们讲哥们义气，这一起是强加的。

4. 1995年的一天晚上沙隆达旁边抢劫的士一案，是被派出所审得无法了，随便说的，根本没有此事。

5. 根据以上情况，中院对我用刑不当，量刑太重，要求重新审理。

6. 因我年轻，请求从轻处理，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

陈军　　95.5.21

鲁雪原本就要求判他死刑的，大约是看到同伙都在写上诉状，他想了想，也就写了一份。鲁雪的上诉状更为简单直接。

鲁雪上诉状

理由：1. 我没有前科。

2. 我年幼无知。

3. 我认罪态度好。

请求：请政府给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宽大处理。

鲁雪　　95.5.20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书下来了。从荆沙中院的初审判决到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中间相隔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省高院在荆沙中院的初审判决上作了些变化，在量刑上更科学更合适些。

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判决是：

谢青、陈诗权、陈军、李才广、何运海、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八名罪犯死刑，立即执行。

陈鹏、鲁雪两名罪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张大权、杜艾军两名罪犯无期徒刑。

张小华、叶军、杜清洪、张敬涛、杨利林均判有期徒刑。

1995 年 9 月 26 日上午，天有些阴，这天是谢青、陈诗权、陈军、李才广、何运海、林克州、龚庆军、赵德来八名罪犯执行死刑的日子。

刑场在荆州区李埠镇万城江堤外边的一片树林边。树林边是一块干江滩，江滩外长江在静静地奔流着，一泻千里，直向东方。

行刑车经过市区时，市民们在路边观看着，这些专事抢劫的歹徒，扰乱社会的坏人，终于有这一天了。让他们吃子弹是罪有应得。但有人看到这八名罪犯年轻的脸庞时，心里还是有一种惋惜的。他们不犯罪，他们好好地用自己的劳动去取得报酬，去过日子不是挺好的么？这是一种失误啊，这些孩子迷失本性，误入歧途，走向犯罪，最后断送了自己的生命。

八名死刑犯在万城江堤外树林边的江滩上分开站着。树林茂密，浓荫遍地，这是长江边的防浪林带。这个地方远离市区，不多的围观群众被拦在警戒线外。警戒线外的人群里可能有他们的亲人，但八名罪犯自己是不知道的。

脚下是土地，是干干的江滩，江滩长了一层茸茸的青草。太阳呢，太阳在云层里，是个阴天。远处是长江，这几个来自马家寨乡和滩桥镇乡下的孩子，是死刑犯，他们谁又不熟悉长江呢？他

们的家乡就在长江边上啊！谁不知道长江那浩荡的水，那东进的浪，那坦荡的江面。赵德来，打鱼的人，在长江边打过多少鱼啊！长江不再属于他们了。

他们属于死刑。

他们还年轻，他们不想死，但是，晚了，一切都晚了，特别是八名马上就要执行死刑的罪犯。

谢青是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从马家寨乡下那贫瘠的土地上开始，他就想混出个人样子来。他不甘愿在乡村发展，就走向城市，走入歧路。临死前，谢青想到他的家，那白杨村的母亲和妹妹，她们知道我今天上路吗？母亲，你养了三个儿子，大儿子给人家做女婿去了，二儿子因犯罪自杀了，我这个三儿子今天也完蛋了。母亲，你三个儿子一个也没有了。妹妹，哥哥不能再给你买礼物了，不能再带你出去玩了，你好好地照顾母亲吧！母亲啊，儿子不孝，儿子后悔啊，后悔现在有什么用？儿子犯了大罪，儿子死了你莫哭啊，儿子不值得你哭。你把我由小到大抚养成人，吃尽了辛苦。你忍辱负重，没过一天好日子，却又因为儿子的不肖而忍受心灵的一次次打击。二儿子死了，我又被判死刑，母亲，这是插向你心头的两把刀啊！我好悔我好悔啊母亲。我应该在家乡陪着你种田，我应该孝敬你，给你买好吃的好穿的，但我没有。即使后来我抢到了钱，我也没有给一分钱你啊母亲。啊，树林子那边，警戒线外边的那些人，那些人里有我的父亲么？父亲在荆沙市踩麻木（三轮车），靠汗水换钱。我在荆沙的日子，一次也没去看望父亲，也没让父亲来看我。父子俩同在一座城市，彼此不相见不来往，是因为我怕父亲知道我干的事情。我被抓了，父亲知道了，来看过我。我判了死刑，父亲知道吗？父亲，你今天来了吗？你来送你的儿子么？儿子不孝，儿子有罪，儿子是罪有应得啊！父亲，你年龄大了，再不要踩三轮车了吧，农村来城里踩三轮车的人，受欺负呢！父亲你回家，回去和母亲种好那几亩田，在那田地上过

一生吧！喜子，我是个抢劫犯，我是个犯了死罪的人。但我是真心爱你的啊喜子，感谢你在我短暂的生命中给了我一个女人的爱。我是准备收手和你到外地去过安生日子，老老实实地劳动作人的。但我的罪孽已无法洗刷。来不及了，后悔来不及了。喜子，对不起了，恨我吧！忘了我吧！再去找个老实守法的男人过日子，我是有罪的，对家庭对亲人对社会，我都是有罪的。我多么想重新开始啊！我真想再活一次。谢青闭了眼睛，有眼泪溢出。他等待着那声枪响。

在这个团伙的主犯中，陈诗权是作案最多的，共抢劫 23 次。陈诗权是个比较凶狠的家伙，他 12 岁小学毕业后就没再读书，一直在乡下混，自小就打砸抢样样搞。他蛮横，他崇拜暴力。龚庆军是被他从湖南威逼回来的，他连同伙都敲诈：要龚庆军给他买了 1500 元的衣服与鞋子。但陈诗权又最怕死，他只 20 岁，他想活下来。3 月 8 日在围捕时他落网，是他第一个交待谢青和陈军的下落的。就这么一个顽冥不化的家伙，也后悔了。死到临头，他后悔，他不该那么凶，不该自小在社会上打砸抢。在村里时，村支书找他谈过多次话，希望他学好。年轻人，好好干，即使在乡下也能干出名堂。现在的赵桥村不错了。办了几个小企业，马上要办个大砖瓦厂。如果在乡下好好干，到村办企业当个工人，也不会蛮差。自己为什么就鬼迷心窍，干起了抢劫的勾当呢？哪个又不晓得干这个事是犯法的？干了一次又一次，干了 23 次，是陷得太深了太久了，拔不出来了。死刑判决下来了，马上就要吃一颗子弹。这是自找的，怪得了谁。爷爷奶奶都还在呢，都是六七十岁的人了，不要让他们知道我死了，他们要是知道自己的小孙子被枪毙了，两个老人会哭死的。让我去死吧，父母亲还有哥哥，你们不要来送我。我是该死！但我多不想死，我想即使判我个无期徒刑，我也会重新开始的啊！后悔来不及了，枪声快点响吧，早点倒下早点再托生一次人，再次人生我是不会做违法的事了。陈

诗权静静地等待着。

李才广在想2月份他和陈鹏在沙市长港雨棚躲雨那天，几个年轻人挥刀上前朝他和陈鹏两人乱砍。他被砍了五刀，头上三刀，手脚各被砍一刀。那时，他觉得要死了，头脸身上到处淌着血，头要裂开了一般。死是很痛很痛的，痛得他昏过去了。送到医院，他又没死，他觉得活着真好，他是捡得了一条命的。应该说，他要珍惜第二次生命，洗手不干了。如果说，从住院后就不再参与团伙作案的话，他被抓住，根据他过去抢劫的次数与钱数，他不会被判死刑，他可以像杜艾军、张大权那样，判个无期徒刑，命就保住了。但他从医院出来后，仍然参与抢劫，最后只有死定了。他是想活着的，要不他不会说自己是1979年生，想隐瞒年龄，害得一帮子人去调查取证。他隐瞒年龄的目的就是想说明自己未成年，不满18岁，那样的话，他就不会判死刑了。结果他的年龄还是查出来了。他还是来服死刑，这是罪有应得，他后悔啊，后悔不该跟着他们抢劫犯罪。如果跟哥哥李才学一样，在村里好好地劳动，老老实实地出力，娶个媳妇，生个孩子，过点安稳日子。或者听父亲的话，到沙市收废品，也能赚些钱养活自己呢！一切都不用说了，一切都不用想了，服刑吧。如果有来生，来生再做个好人。李才广眼睛盯着脚下的草，他羡慕这些无名的草，它们有绿色生命呢！

林克州此时很想他的爷爷。爷爷是三弟兄共他父亲一条根。父亲生了他和哥哥还有姐姐，爷爷多高兴啊！爷爷自小就喜欢他，疼爱他，一切都按他的意愿来。还有奶奶，70多岁了，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他。哥哥姐姐也对他好，处处照顾他。父亲母亲更是没有话说，供养他吃，供养他穿，从中学毕业回来后，不要他做什么事，就让他在家呆着。父母亲说：你不干活可以，家里的田地不需要你来种，你就是不能学坏。林家在村里是规矩人家，林家的子孙应该是规矩孩子。自己辜负了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

的一片爱心啊。自己知道抢劫是犯罪的，但没有考虑后果，只想捞些钱，图个安逸生活。林克州啊林克州，你该死，你是林家的叛逆子孙，你对不起生你养你的父母，你对不起爱你疼你的亲人。自己被判死刑，亲人们是多么伤心啊！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姐，我对不起你们！我没听你们的话，我没学好，我犯了罪，你们不要来看我。听说现在枪毙人之后，把尸体送到火葬场烧掉，然后让家里人领骨灰。你们不要领我的骨灰了，让我的骨灰扔到臭水沟里去吧！我恨我自己，我恨我自己没好生做人，把自己的生命断送了。去死吧，行刑的武警战士都站在身后，他们的枪里已装上子弹。哪一个来枪毙我呢？一枪结果了我吧，我是不应活在这个世界上了，我不配活在世界上。我有罪，我有罪啊！我后悔，我后悔，亲人们！

何运海在武警战士押他上车时，他还笑着说了句：麻烦你给我烧点纸钱吧，免得在阴间没钱用。现在站在刑场上，他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不用说了。远处是长江，他想到他在滩桥用潜江伢的枪打伤了代新平，他跑啊跑啊，把那枪丢在长江里了。那是在镇江铁牛那儿，还在这个地方的下游。如果那天不出那个事，他也许不会去流浪，也许不会和谢青他们一起犯法了。自己那年学木匠，要是好生学，把手艺学到手，也许就有活干了，就不会去抢劫了。后来在砖瓦厂上班，其实只要好生干，那活路也干得了，那工资也能养活自己，有吃有穿有玩的。为什么就要去抢呢？是因为觉得这钱来得容易，比在砖瓦厂干活来得容易多了。他对家里不留恋，他不喜欢继父，他只是想看看他的母亲。哥哥，嫂子，母亲就拜托你们了，你们要对她好一些。你们劝她，叫她别伤心，就说没养我这个儿子。我这个儿子变坏了，犯罪了，判了死刑。法律是无情的，如果再让我活一次的话，我是再不会犯法了。嗯，还有龙妹，那个女孩子，你记得何运海吗？明天你在荆沙城里看到枪毙我的布告，你就晓得我是什么人了。我是个坏人，是个抢劫

犯。好了，去死吧！我当然后悔，但后悔又有什么用？

陈军这会儿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奶奶今年 83 岁了啊！陈军还没满 20 岁呢，陈军要死在奶奶的前头了。奶奶，你不要伤心，孙儿的死是罪有应得，孙儿犯了罪，犯了死罪。孙儿参加这伙子人抢劫，先是闹着玩儿的。钱来得容易，有钱能买衣服买好烟好酒享受。可钱应当靠正当手段去赚，靠自己的劳动所得。钱如果来得不正当，迟早要遭到惩罚的。我现在就遭到惩罚了，这惩罚是应该的。我很希望活下去，如果改判我无期徒刑的话，我一定要好好地改造，争取重新做人。但这样的机会再没有了。父亲啊，母亲啊，你们爱我养我生我，我太对不起你们了。我骗你们说是在城里公司里干业务，其实这业务就是抢劫。父亲母亲，你们要管好弟弟，叫他千万莫学我。弟弟中学毕了业，如果继续读书更好，如果考不上学校，千万莫让他一个人到城里来闯。你们已失去了一个儿子，你们再不能失去第二个儿子啊！我干的事是坏事，今天走向死亡，是我活该。真的，我很后悔，当初听人劝就好了。

高个子赵德来，把脑袋耷拉着。刚才刑车在路上走着，他在两边的行人中寻找，他是想找妻子邓晓玲，想找女儿赵余。女儿，我亲爱的女儿，在你 3 岁时，你就没有了父亲。你的父亲死了，将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你成了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我可爱的女儿啊，我内疚啊！你父亲是个坏蛋，他抢劫犯罪，政府判了他的死刑，他是罪有应得。女儿，父亲很后悔，父亲不该去干那些抢劫坏事的，父亲应该留在家里，过那种安稳的渔民生活，把你抚养大，然后读书。你是个聪明的孩子，你要读到大学毕业，你要成为一个了不得的人。可是这一切都不可能了。女儿，忘掉你的父亲吧！就像没有我这个父亲一样，跟着爷爷奶奶母亲，永远不要提起你这个不光彩的遭人唾骂的父亲。邓晓玲，我对不起你，你还年轻，你改嫁吧，再找一个好人，千万不要做犯法的事。你要把女儿养大，让她做个好人。再见吧，亲人们，我赵德来好悔好

悔哟！

龚庆军哭了。龚庆军认为自己不应该判死刑，他写了几千字的上诉书。但省高院根据他的犯罪事实，维持了中院的一审判决。龚庆军恨陈诗权更恨自己。抢劫了一两次后他就怕，他想不干，他回到湖南去了。是陈诗权把他叫回来的，他又跟着干了。他恨自己不该跟着这些人一起干的，他回家去帮父母种田，或者在哥哥的商店里当营业员，都可以嘛！他为什么要去抢劫，要去犯罪呢？恨也无益，悔也无益，死刑判决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枪一响，倒在脚下的草地上，让血浸透这片江滩。活着是多么的好！父亲母亲哥哥嫂子弟弟，还有小侄女，你们忘了我这个人吧，我让你们脸上无光，我让你们做人抬不起头啊！来生再做好人来报答你们吧。

大堤外，树林边，江滩上，八名即将执行死刑的囚犯站立着。这时阴着的天下起了小雨，刚好执行的时间也到了。

枪声响起！八支枪同时响了。八名死刑犯同时扑倒在地，结束了他们短暂而有罪的生命。

八名罪犯四名20岁，三名23岁，一名25岁，平均年龄21.75岁。

他们的生命还没完全展开，就已经结束了。

第20章：
大墙里的交谈　有关本案的思考

1996年6月27日，我到了湖北省某监狱，见到监狱长。我带了介绍信，还有荆沙市公安局的同志陪着。我要找荆沙特大抢劫团伙中的4名主犯鲁雪、陈鹏、杜文军、张大权谈谈。这4犯正在某监狱服刑。大墙里，守卫森严，秩序井然，服刑的犯人在厂房间操坪上来来去去。监狱长很严肃地跟我约法三章，第一写出的文章不许说这监狱在什么地方是什么监狱；第二与犯人交谈时必须有管教人员在旁边陪同；第三犯人如写成文字的东西而要带出去的话，必须经过监狱长审查后才能带走。监狱长最后说：我们把丑话说在前头，不照这三条办，咱们将来是有官司打的。

监狱长是尽职尽责的，我也照三条办事。

鲁雪被叫来了，剃个光头，长得壮壮实实，穿短裤汗衫，脚下是双拖鞋。鲁雪说：我那时就没想到我们抢点东西，就能犯这么大的法。我想如果捉住了，了不得判个几年刑，像张大权那样坐几年牢不又出来了么？抢劫时，想得不多，真的，没有什么多想的。我这人文化水平也不高，也不喜欢动脑子。只想到跟他们在一起，热闹好玩，也都讲哥们义气。抢几辆车子，分一批钱，就在一起喝酒唱歌看录相玩牌，好愉快呢！那钱来得容易，花得也容易。这日子比在乡下要好多了，比在滩桥制药厂上班要好多了。自由自在，有好吃的好玩的好穿的，哪个年轻人不想？哪个年轻人愿意在农村在大太阳底下在泥巴田里去出力流汗，而又没什么收获，弄的钱又少？你别说，城市里的日子是诱惑人呢！要想钱就去抢。其实我后来也感觉到这不是个长远的打算，不能总是抢，

我们中间的其他人也是这么想，只是想再搞几笔就收手的。我原来只想存5000元钱去买电麻木车拉客的，没想到这5000元就一直攒不起来，都花了。我们一伙人最大的盲点（鲁雪学的个新名词）就是没想到后果，没想到案子发了后捉住要杀头的，没把问题看得这么重。要是开始就知道捉住要杀头，我们可能就不敢了。我们都是20来岁，哪个不怕死？都想活呢！我开始捉进来时说把我杀了算了，那是那样说。我还不是想活？我们后悔呢，谢青他们八个已被枪毙了，后悔也没用了。我还可以后悔，我要好好地改造，争取减刑立功，我今年20岁，还来得及。

鲁雪小声地跟我说了不少话，他看上去平静，已经习惯了大墙内的生活，能吃能睡能劳动，他会成为新人吗？他是被判的死缓呢！

我见到的第二个犯人是杜艾军。杜艾军是个团脸，个子不算小，也壮实。我们交谈时，旁边有好几个管教干部在说话，他放不开。后来我们换了一个地方，杜艾军就说得多了起来。杜艾军说：我犯罪的根本原因是我的家庭。我要是生在一个有父爱有母爱的正常家庭里，肯定不会犯罪。父母离婚后，没有人管我教育我，哪里谈得上爱。后来母亲再婚，继父对我很坏，要我做事，不给我饭吃，经常打我骂我，把我赶出家门。我受不了啊，我跑出来，回去后继父又打，把我朝死里打。我想读书，我要上学，但我只上了小学，就读不成书了。我不愿在家里呆着。家里对我来说还不如我现在坐牢。你说我呆在乡下还有个什么意思。别人说，呆在家里没有钱，出去搞钱容易得很，喊我一起出来搞。第一次喊我我没有出来，第二次喊我我就出来了。这一出来就不想回去了。北闸村出来的几个弟兄，找间屋子住下来，经常出去鬼闹，抢些钱，钱也容易抢。我就抢了，也没多大危险，只要自己小心些，危险性一般都很小。派出所有时捉住了，无非是关几天教育一下，又放了。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多着呢，从乡下出来，找不到好事

情，不愿意吃苦，更不愿意再回乡下种田。一是没田种，二是种田划不来，赚不到钱，就在城里混吧，在城里混也是要吃要喝要穿吧，这些都要钱。钱从哪里来？又没地方去挣。管他妈的，就几个人一合计，抢去。抢了一次两次，觉得挺容易的，也没多大的事，尝到甜头了，于是就抢下去，成了一种职业似的。其实真正说起来，我跟谢青他们严格来说算不上一伙的。我们平时都是各人搞各人的，我只是跟何运海在一起搞过好几次。我跟何运海认识得较早，后来在一起喝酒时，我跟他搞翻了，就再没在一起了。何运海总瞧不起我们北闸村的几个人，说是小打小闹。我们要是都像他们那样大搞的话，我们还不是要判死刑的？哎，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判的是无期徒刑，就在这里面好好地劳动吧，争取表现好减刑，早点出去，重新做个人吧！

陈鹏被通知来时，好像是已经到了监狱吃晚饭的时候，外面有了筷子敲碗的声音。这时是下午 5 点钟左右，夕阳西下，天也不是太热。

陈鹏剃了个光头，坐着，静静地等我问他。陈鹏说：我犯罪的原因与其他同犯有共同之处，但也有我自己家庭的原因，至少说这个家庭原因占了很大比重。我父亲犯罪被抓去时，我才 7 岁，我弟弟 5 岁。我母亲带我们两个孩子在家里熬着，那种苦想必一般人都能想象得出来。一个青年妇女，要种田地，里里外外都要管，要操持，还带两个孩子。劳改犯的家属呢，在做人上就低人一等。我的母亲苦啊，我弟兄俩从小也苦啊！不管我母亲后来怎么样，她是自杀的，但我永远承认她是我的母亲，我在心里纪念她。我的母亲太不容易了。她太苦了。我是在挖河的水利工地上听说我母亲死的消息的，那时我没哭，我只是觉得自己不行了，父亲坐牢，母亲自杀，我还有个弟弟，我今后怎么办？我觉得我承受不了啦，我要垮了。我没有家了，我和弟弟成了孤儿了，今后怎么办啊？

（关于陈鹏母亲死的原因，我已在赵桥村的党支部书记那儿得知了。我在与陈鹏交谈时，避开这个话题，陈鹏也没谈。他只说母亲死后对他灵魂上的影响。）

陈鹏接着说：母亲死后家里没有支撑，我又支撑不了，从此我与弟弟俩饥一餐饱一餐地过日子，田地也种不好，我悲观到了极点，哪还想到将来怎么样啊？后来，陈诗权陈军张大权们来安慰我，拉我出去玩，都是一个村里的，关系不错，他们能关心我，使我很感激。我是1994年下半年就出来混了，后来跟他们一起到沙市租房子住，在一起抢劫。大家抢到钱就分，有钱就吃好穿好玩好，还赌博，总之过一天快活日子算一天。从来没有仔细地想想将来怎么办？我们这伙人中，除了谢青分到钱还做点正经事，像买电视洗衣机金戒指什么的，我们其他人是有一个钱就花一个钱，没有积攒的。

我对陈鹏说：我研究了你的案卷，假如你那天不是在雨棚躲雨，从而导致沙市当地的流氓把你当何运海错砍了，你住院治伤去了的话，1995年2月18日、19日发生的几起大抢劫案，你一定参加了。而这几起案子你要是参加了的话，在你的罪行记录上，就会多上几起，就会多了抢劫金额和分赃金额，你必判死刑无疑。那省高等法院也不会将你的死刑改为现在的死缓。你认为是不是这样？

陈鹏想了想，点点头，说：真的是这样子。

陈鹏对我说他弟弟经常来看他。他对弟弟说，可千万别学哥哥，要做个老实人，就在家里老实种田地吧，千万别做犯法的事。

陈鹏也表示要好好改造自己，重新做人。

我最后见到的是张大权。鲁雪、杜艾军、陈鹏给我的是年轻还有点幼稚的印象，张大权给我的则完全是成年人的印象了。张大权比这几个人在思想上要成熟得多，到底年龄大些，在社会上闯荡时间长些，而且是二进宫，他说话就有些字斟句酌了。张大

权说：我参加谢青这个团伙，搞了几次，是不对的，是犯罪。这种活动是违背国家法律的，法律对我们的惩罚也是对的，我们应该老实伏法，努力改造，争取减刑，重新做人。但是（张大权的这个但是用得很准确），把我和他们混在一起，算作主犯，而且判我这么重的刑，我是有些想法的。他们抢了几十起，我只参与了5起。说我分了8000多块钱，哪有那么多？我只分了6000多块钱，而且这钱很快就花了（很快就花了也是抢的嘛）。其实我跟他们联系不多，只是碰上了就搞一下，搞的时候，我动手很少的。

张大权谈的多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我在其他地方采访时，民警们说张大权是个军师，最狡猾，好几起劫案的主意是他出的。看来这个人你就别指望他谈其他的东西了。我就问他："你爱人来看过你吗？"

"来过。"

"她从谢青的手上拿了15000元钱保你们。后来怎么只剩下6500元钱，其他钱呢？"

"都用了。来往坐出租车，吃住花销，给人送礼求情，这个一千那个两千，就用了。"张大权说。从他的神态看，他生怕人家说他爱人罗小梅把钱贪了。

我觉得从这个人身上发现不了什么东西，就叫他走了。

监狱里留我们吃饭，我们辞谢了。天色不早，我们还得赶路回去呢！

出了高墙，是另一种喧嚣生活。高墙里的灵魂，愿你们一点点干净起来。

有关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叙述，随着江堤外的执行死刑的枪声，随着大墙里服刑犯人的悔意与重新做人的决心，随着公安民警们庆功的喜悦，随着荆沙人民对公安民警的赞扬，应该结束了。

我的这本书也该结尾了。

我的一个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朋友，听说我写这个题材，给我寄来了从几本杂志上撕下来的零碎材料。在一篇《车匪路霸启示录》中说：我们国家的车匪路霸案件上升，蔓延的地区之广，是不容回避的现实。某县在206国道边，一年发生抢劫59起，全系沿路边的农民所作。有个叫汪村的地方，全村男劳力80%都从事过这类活动。此文统计的数字，是80年代的事。这文章还说：农民种田苦来钱慢又少，要想富，就上路，一夜变个万元户。《人民公安》杂志1994年12月号上有篇报道，题目是《抢劫，发生在沈大高速公路》，说的是一辆大客车上的25名女乘客和27名男乘客身上携带的总计232250元人民币，价值28500元的金戒指金项链金耳环，被七名歹徒抢劫一空，连女乘客藏在乳罩的钱也被搜去。此案破获后，七名歹徒全是吉林省舒兰县农民。

打开我们的报刊，特别是公安法制类报刊和生活类报刊及晚报的周末版或月末版，上面登载的关于抢劫的案例比比皆是。

这些案例中的犯罪分子，一般都是农民，而且都是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青年农民。他们单个作案少，结伙作案多。《警学经纬》杂志上登过一篇《群体性：车匪路霸犯罪的基本特征》的文章，所论极是。

归结起来说，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社会主义商品大发展，带来了人财物的大流动。这个大流动的过程，就给一些犯罪分子带来了作案机会。他们就抓住你这个大流动的环节，抢！抢你的财抢你的物。他们以交通干线为阵地，形成了诸多的团伙，因此，在我们的语言中就出现了“车匪路霸”这个词。说直白点，车匪路霸就是抢劫团伙，以道路为依托，抢劫车辆。

但是干此类活的为什么多是农民，而且是文化程度不高的青年农民呢？

我国农村经济体制实行改革后，农村分田到户，农民劳动的

组织性与集体性没有了，各家各户种那几亩责任田。土地贫瘠的地方，农民在那几亩田上再怎么下力，收入也提不高，生活水平还处于贫困状态。土地少人口多的地方，每个人头只能分到几分田，几分田种什么？加之分田到户后，农民种田，基本是半年辛苦半年闲。那么，没田种的农民，嫌土地贫瘠不愿种田的农民，半年辛苦后还余下半年闲的农民，他们干什么呢？对这些人的称呼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安置问题，是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安置不好，这些人的生活问题得不到解决，他们会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政府和基层组织是想了许多办法的，办乡村企业，搞乡村的多种经营，都是很好的经验。但是，有的地方搞得好，有的地方搞得不好。我去过的马家寨乡的两个村子。赵桥村办了酒厂、花生加工厂、窑场，经济状况就好多了。同心村呢，没什么乡村企业，农民们除了种那么一点田外，就闲在家里玩。农村剩余劳动力在乡村企业多的地方或在乡村企业少的地方，都有一些人不愿在乡村干。他们大量流往城市，形成了二十世纪末中国经济发展的新景观。农民进城，艰苦奋斗，什么苦都能吃，在城里人眼中，他们是低价劳动力。进城的农民，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城市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个功劳是不可磨灭的。

但是，这些进城农民中间，一些素质低下，道德不良，有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恶习，贪图物质享受，严重法盲者，或是有着扭曲的心理的人，得不到正确的引导与教正，往往就成了扰乱社会治安，危害人民生命财产的罪犯。

而且这类人中，青年人占绝大多数。

青年人占绝大多数的原因，还有一层，是乡村的回乡知识青年多。这批人或小学毕业或初中毕业，少数的是高中毕业者。他们或因贫穷读不成书，或因成绩与条件差而不能升学，或者是自己读不进书不愿读书。他们离开学校回到村里，应该成为乡村新一代有文化的农民，为现代乡村建设作贡献。可遗憾的是，这批

人中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这个思想水平，不愿意也不准备在乡村干。本书所写荆沙抢劫团伙的成员，就是这样一批人，而谢青则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宣言是：决不困在乡下，要走进城市，过城市人的生活，不成功，宁愿死。

这是一批很危险的人物，对这些人的引导与教育，应该成为我们整个社会关注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注意，放任发展，将对我们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造成大的破坏。

社会学家们早已注意到当代青年的道德观念与人生信念问题，发表过一些引人警醒与重视的调查统计数字，并屡屡呼吁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共同努力，提高他们的道德水准，增强他们正确的人生信念。这些70年代或60年代末出生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很多优秀人才，他们的大多数是有正确的道德观与人生观的。但是在总的比例上，他们的道德观与人生观比起他们的父辈祖父辈要差。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这也是我们的社会要重视的事实。

在农村里，这些孩子回家了，觉得自己多少读了些书，有些文化，比起父辈来，他们有点优越感。农村无法容下他们，他们很少有甘于当农民的。特别是他那地方田又少，土地又贫瘠，养不活人，你叫他安于种那点薄田，过和他父辈一样的苦日子，他是不情愿的。而现当代的父母，特别是农村的父母，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龙成凤，他们是自己宁愿苦也不愿意苦了孩子的。他们也不愿孩子困在村里种田。那田他们自己种都不够，怎么还能要孩子来种呢？除非自己老了，但他们都不老，都是四五十岁的正当壮年。再说种田确实收人不多，发不了财致不了富，只能过艰难日子。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不像自己一辈子劳作在土地上。荆沙抢劫团伙的成员们，他们骗家里人说在外面找到工作，过春节时坐出租车回家，他们的父母谁不高兴（陈鹏的母亲不死也会高兴的）？他们的父母骄傲得很，在村里觉得很露脸。看

看我儿子吧，在城里做事，挣钱多穿得好，回乡下还坐小轿车。他们就没有仔细问问自己的孩子干什么？就没去实地考察一番，他们的孩子抢劫犯罪，他们都蒙在了鼓里。这个团伙成员的家长，就没有一个人发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干坏事。他们的希望太殷切了，殷切得他们的眼睛都看不清，想都没想过自己的孩子是在抢劫。

我的一个研究中国家庭问题的朋友说，当代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溺爱情结很重。他说，你别看农村穷，家庭情况差，但农村父母对子女的溺爱超过城市家庭。农村的家庭教育，在上一两代于严正的家风中是很强的，以致50年代60年代出生的农村青年，奋斗精神、责任感和道德观念，都远远超过现在的一代。而现在做父母的，即使穷吧，也还是要尽量满足子女的要求，宁肯自己不吃不穿，也要让子女过好些。他们的溺爱表现在对子女物质上的满足，而没有在奋斗精神与道德观念上去作要求，许多悲剧由此酿成。

不想吃苦不愿种田，但是又想过好日子，在物质享受上追求较高档次，喝美酒吃佳肴，穿高级服装有优良条件的住处，有个工作轻松收入不错的单位，有个好妻子，能经常上上舞厅唱个卡拉OK什么的。这类人的追求享受尚未达到轿车别墅大哥大之类的档次。他们的起点不高，所以他们能达到上面所述几点，就满足了。荆沙抢劫团伙中的成员，能追求的也就是这么个水平，甚至比这个水平还低些。比如鲁雪，他当时的目的就是能搞到5000元买辆电麻木车。谢青最大的目标是能弄到两三万元钱，大家洗手。用这钱作本钱，到外地去开个店子之类的过日子，他和喜子能过幸福的生活。按说，他们的这个追求也不算高。如果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勤恳劳作，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实现这个追求也不难。不是有许多乡下人到城里来，凭着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最后成了大款，买房买车拥有资金数百万上千万的吗？不说那些成了大款的，只说后来在城里站住了脚买了住房，开个小店，衣食无

虞的人，也有很多。我认识的朋友中有不少这样的人。就说被这个抢劫团伙抢了的公安那个乡村的小老板张义明，也是这样靠自己的劳动与智慧成功的嘛！

问题是，谢青他们这一伙人，和与他们有相同思想的乡村青年，想过好生活，追求一定的物质享受，又不通过正当的劳动去获得，怕苦怕累。不劳动又想过好日子，怎么办呢？老天又不让他们捡到一捆金条，他们的父母又供养不了，于是他们就找到了一条来钱快的道路。他们年龄相仿，本质相同，臭味相投，结成团伙，专事抢劫。要想富，上公路！

北门派出所在有关荆沙特大抢劫团伙案的一分材料里谈到：腐朽文化和思想意识的传播成为犯罪的诱发因素。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在引入西方优秀科学技术的同时，一些腐朽意识形态和不健康的文化也乘机侵入国内。受到这些不良宣传的诱惑，一些青少年崇尚暴力，模仿其中黑社会纠合方式和组织形式，干出犯罪勾当。加之我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一些消极的江湖意识，也不同程度地影响和危害了一部分人，他们把结帮立盟、为朋友两肋插刀当作一种追求的时尚和精神支柱，进而进行犯罪活动。该犯罪团伙主犯陈军在学校品学兼优，还当过班长，初中毕业后就认识了一帮哥们开始闲散子社会。据他自己说，平时除了弄钱吃饭，就是打台球，玩电子游戏机，看武侠小说和火爆枪战片，给他印象最深的录相片是《侠道高飞》、《兄弟珍重》等。影片主人公重义气、抖威风的形象对他以后的成长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次他碍于朋友情而受人邀约作案得手后，他心中一面害怕被抓，另一方而又为钱来得如此容易而深感庆幸和高兴。以后他就频繁地邀约同伙行动，这个时候他除了一丝畏惧，更多是感到得意和当了"英豪"的满足感。

这里我想起了老作家陈荒煤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事。广东《南方周末》报发表一篇文章，说是母亲与 9 岁儿子对话．母

亲问儿子将来想干什么？儿子回答说想当“职业杀手”，引起了母亲的惊恐。荒煤老认为，这些年电影电视引进西方的太多，这类影视片中凶杀所占比重大，而其中的“职业杀手”往往是英俊青年，活得潇洒，有豪华的住处有漂亮的情人，玩起枪来百发百中，很有英雄气概，引起了孩子们的崇拜与羡慕。传播的诱发作用可谓大矣。

我的一位教授朋友和我谈起传播学。他说越是发展中国家，传播所起的诱惑作用越大。在中国乡村电视的普及率很高，即使是比较贫困的地区，也能买台黑白电视看看。现今乡村娱乐活动少，就看看电视，农民在看电视上所用时间比城市人多。而电视上传播出的高消费生活，花天酒地，那些凶杀打斗黑社会帮派等东西，农民过去了解得较少，使得电视里的东西与现实中他们所见到的形成了巨大反差，引起了他们的心理动荡。当有了一定的思想条件与环境条件，他们就会照着去做，于是犯罪就发生了。传播学中的这一特性，我的教授朋友认为是鲜明的，我觉得有些道理，试想一下，电视里放的那些东西，对于富庶的国家与地区，诱惑作用不会大，因为电视里放的与那国家与地区的现实差不多，无反差也不易激起躁动。

北门派出所的材料还谈到一个原因，即社会总体机制相对减弱，为犯罪团伙形成开了绿灯。一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年不懂法，不守法，不知道什么是违法犯罪，更不知道犯罪后会受到处罚。二是对有劣迹人员，特别是刑释解教人员的接茬教育也缺乏系统管理。这些人无业可就，缺乏生活来源，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报复心理，导致结成团伙，重操旧业。三是有少数犯罪分子，藐视法律，气焰猖獗，公开向法律挑战；多数群众不敢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畏惧心理严重，甚至受到侵犯，也敢怒不敢言；农村基层行政组织软弱无力，行政控制能力呈弱化态势。

我想如果谢青他们一伙人懂法而且知道抢劫最终会判死刑的

话，他们会不会还去抢劫？我想如果有人对谢青他们这伙人进行了有效教育正确引导的话，他们是否还会去抢劫？我想如果谢青他们一伙在抢劫时在场群众敢于阻止，受害人敢于斗争（这个团伙作案151起，主动向公安部门报案的不到10%）的话，他们的犯罪是否会收敛一点？我想如果谢青他们一伙所在的乡村基层组织对他们的活动有所控制，有所作为的话，他们会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吗？

这都是想。现实是如本书所写的事实。一切的想都不过是想。但愿对人们有所鉴戒。

乡村，一群迷失的魂灵！

社会和人们啊，使尚未迷失而有迷失危险的魂灵不再迷失，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1996年9月1日完稿于武昌

---

17. 迷失的青春

18. 课堂教学：走出迷失之境——由一节英语公开课引发的思考

19. 从《呼啸山庄》解读人性的迷失和回归

20. 不死的魂灵

21. 保德县公安局打掉一抢劫团伙

22. 读《孙子兵法》提高作案技战浙江湿州抢劫团伙被打掉

23. 迷失在招标代理中的魂灵

24. 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与回归

25. 浅析美国人婚姻家庭观影响下《昨日当我们盛年》和《重返十七岁》中主人公在爱情和亲情的迷失与寻找

26. 醉在净月潭（组诗）

27. “6・01”抓捕战斗失误评新

28. 迷失家园的灵魂——新感觉派笔下的上海人

29. “《死魂灵》”

30. 自贸区“雁阵起航”决不能迷失方向

31.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32. 油茶的故事

33. 让魂灵经历

34. 对中国当代艺术的反思

35. 迷失海底

36. 迷失在钱眼里的暮年人生——自治区农机局原副局长李文科滥用职权、受贿犯罪案件纪实

37. 勇拔“透骨钉”

38. 清道 迷失在“阿凡达”美景里

39. 盗抢团伙有个“小老大”

40. 从传统法律文化中找寻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失落的魂灵

41. 从网络日志转载的盛行看80后同辈群体的认同迷失

42. 我的魂灵

43. 迷失在中国崛起中的墨西哥出口

44. 别迷失在“成功故事”中

45. 写给魂灵

46. 死魂灵

47. 酒店员工 结伙抢劫

48. 嘉陵江畔觅狼迹 ——川北“5・16”特大抢劫、强奸、杀人团伙案侦破纪实

49. 荒漠深处(组诗)

50. 她迷失在富人圈里